

舊
C
SE-(2)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譯輯華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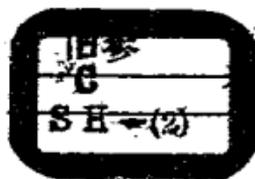
版書全科百新聯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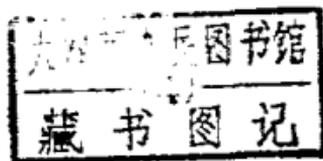
行刊社版出華光海上

762096

二卷
500
77204-(2)



著名學科會社
程教明簡學科會社



蘇聯新百科全書版
韶華輯譯
光華出版社刊

目錄

第一講 社會

- | | |
|-----------|----|
| 一 什麼是社會 | 七 |
| 二 關於社會的學說 | 七 |
| 三 社會發展的基礎 | 八 |
| 四 社會發展的法則 | 一〇 |
| 五 社會發展的動力 | 一一 |
| 六 社會發展的方式 | 一二 |
| 七 社會的上層建築 | 一五 |
-
- | | |
|-----------|----|
| 第二講 社會發展史 | |
| 一 原始社會 | 二〇 |
| 二 奴隸所有者社會 | 二七 |
| 三 封建制度 | 二九 |

四	資本主義	三〇
五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	三九
六	共產主義	五一

第三講 社會意識形態

一	什麼是意識形態	五九
二	原始社會的意識形態	五九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意識形態	六〇
四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六一
五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六二
六	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六四
七	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學說	六五
八	反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學說	六八

第四講 政治

一	政治	七一
二	國家	七五

三 政體·····	七九
四 政黨·····	九四
五 法制·····	九六
六 革命·····	一〇〇

第五講 階 級

一 階級的定義·····	一六
二 階級的起源·····	一七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階級·····	二〇
四 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二五
五 無產階級的鬥爭·····	三〇
六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	三七
七 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理論·····	四八

第六講 民 族

一 民族的定義·····	五四
二 民族問題·····	五六

第七講 婦女

- | | |
|-------------------------|-----|
| 一 婦女的生理特徵····· | 一七六 |
| 二 原始社會的婦女····· | 一七六 |
| 三 古代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婦女····· | 一七七 |
| 四 封建時代的婦女····· | 一七八 |
| 五 資本主義時代的婦女····· | 一八〇 |
| 六 國際組織和婦女工作····· | 一八八 |
| 七 東方各國的婦女····· | 一八八 |
| 八 俄國封建時代的婦女····· | 一九三 |
| 九 革命以前俄國的婦女····· | 一九五 |
| 十 蘇聯的婦女····· | 二〇〇 |
| 三 帝俄的民族政策····· | 一六七 |
| 四 俄國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 | 一六八 |
| 五 蘇聯政府的列寧和史達林的民族政策····· | 一六九 |

第八講 農民

一	農民的定義	二一〇
二	封建時代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農民	二一一
三	工業資本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農民	二一六
四	俄國封建—農奴時代的農民	二一八
五	俄國的農民改革	二二四
六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農民	二二六
七	偉大的十月革命和農民	二二八

第九講 職 工

一	資本主義各國的職工運動	二三六
二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職工運動	二四〇
三	帝俄的職工運動	二四二
四	蘇聯的職工運動	二四六

第十講 殖民地

一	殖民地的定義	二五八
二	古代的殖民地	二五九

第十一講 國際

三	歐洲封建制度時代的殖民地·····	二六〇
四	工業資本發展時代的殖民地·····	二六一
五	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	二六二
六	列強再分割世界的鬥爭·····	二七五
七	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	二八五
一	第一國際·····	二九二
二	第二國際·····	三〇四
三	第三國際·····	三二七

第一講 社會

一 什麼是社會

社會就是
人間的種
種關係

社會是人與人之間一切關係的總和，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就是社會的基礎。「生產關係，就自己的總和來說，構成了叫做社會關係、社會的東西，構成了處在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上的社會——有着特殊性質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就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其中每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也就是人類歷史中發展的特殊階段」。（馬克斯：「雇傭勞動和資本」，見「馬一恩全集」，第五卷，四二九頁）。

二 關於社會的學說

資產階級
的社會學
和馬克斯
的社會學

馬克斯以前的歷史學和社會學，以及馬克斯以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學，都是站在觀念論的立場上。以前的社會理論，「在最好的情況中，也不過研究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同時，却不去追究惹起這些動機的東西，不去抓住社會關係體制發展中的客觀法則，不去尋找這些關係在物質生產發展程度中的根源」。（「列甫全集」，

第十八卷，一三頁）。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社會理論，是由機械的世界觀和方法出發，把社會看做是孤立的分子——個人（魯賓孫一類的人們）的結合，企圖由那種好像是不要的人的肉體和精神天性中來得出社會關係。馬克斯首先指出了：人不是抽象的東西，他不僅是自然的產物，而且是社會的產物。人類社會，比如說，是和動物羣、蜜蜂窠有着原則上的區別的。動物的生活，是被牠們的天然器官的發展所約制。勞動、生產力及適合牠的生產關係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斯主義，由社會關係的全體總和中，把生產關係作為人們的最初物質關係分出來了的時候，牠發見了社會發展中的法則，比如說，社會學中的主觀觀念論者——新康德主義者、人民派（或譯民粹派）——否定了這種法則。『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加入了一定的、必要的、不依賴他們的意志的關係——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是適合他們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實在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社會意識的一定形態也適合着這種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約制着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般生活過程』。

（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見『馬——恩全集』，第十二卷，第一部分，六頁）。

三 社會發展的基礎

社會物質
生產力是

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生產力是由生產手段和勞動力所構成。那種怎樣實現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結合的方法和特性，區分着社會結構的

「社會發展
的基礎。」

個別的經濟時代。(馬克斯：「資本論」，第二卷，三三頁)。例如在奴隸制度時代，奴隸所有者握着奴隸、奴隸所需要的勞動手段和生存資料，強迫奴隸替自己做工，像這樣，他把握產者——奴隸和生產手段結合起來了。資本家握着生產手段及在市場上當作商品的勞動力，並強迫工人產着被他所剝奪的剩餘價值。這是在敵對的生產方式下的別一種結合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典型。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和敵對的生產方式根本不同，生產手段已經不是少數榨取者的私有財產，而是勞動者自己的公有財產，(例如蘇聯國營企業一類的社會主義的財產，牠是全體人民的資財，以及合作社的——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的財產，牠屬於這個集體農場公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下，消滅了人對人的榨取，保證大家享有勞動權、休息權、教育權、社會保險權等等。這種結合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方式，對於社會生產力及人的個性的發展，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

生產方式
的性質

支配着這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在這個社會中，也約制着並決定着社會全部構造——首先要說到牠的經濟構造——的性質。每種生產方式的性質，都要用一定的財產形態來說明。在財產關係中(奴隸所有者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表現了生產者對於生產手段主要的、根本的關係，而這些關係也約制着這個社會中分配、交換、消費的原則和形態。比如說，社會主義的財產，是蘇聯、蘇維埃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奴隸所有者、封建領主和資本家的財產一類的私有財產，是這三種敵對主義的社會機構(奴隸所有者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是社會歷史中三個很久的時代的經濟基礎。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以前，有過原始共產主義的氏族制度。

四 社會發展的法則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法則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法則。在原始氏族制度中，生產力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和氏族的、公社的財產制度發生了矛盾和衝突。發展了的分工，致令構成了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致令社會分成了階級，所以，也致令出現了國家。馬克斯首先證明了：階級及階級鬥爭，是和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聯繫着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為着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為着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

馬克斯以前及以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學，都從事了關於這樣的一般社會的討論：企圖找出社會存在的抽象的不變的『法則』。馬克斯首先把社會學提高到了科學的基礎上，用這樣的方法——『由一切社會關係中，把「生產關係」作為約制着一切其餘關係的基本的、最初的關係分化出來』（『列寧全集』，第一卷，五九頁）。而確立了社會！經濟機構的概念。但社會及社會——經濟機構的概念，如果缺少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理論，就是不夠具體的，因為缺少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就不能理解社會在一切敵對主義的機構的各時期的本質和發展。

五 社會發展的動力

階級鬥爭
推使社會
向前發展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階級鬥爭中找到了表現。當生產關係由生產力發展的形態變成了生產力的枷鎖的時候，當牠們之間發生了衝突的時候，那時就進到了社會革命的時代。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具體地指出了一種社會——經濟機構被別種更高的社會——經濟機構所代替。由原始——氏族社會轉到了奴隸所有者社會，由奴隸所有者社會轉到了封建社會，以後又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最後，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轉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社會發展的總行程、總法則，其間，每種社會——經濟機構，都有自己特別的、僅牠所固有的發展法則，沒有對於一切時代和一切社會——經濟機構不變的、一律的發展法則，站在形而上學的立場上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者，就企圖證明這種法則，例如他們堅持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的永久性和自然性。然而，發展的總行程和世界歷史中的總法則，却沒有取消每一國和每一民族發展中的特性。『……同一種經濟基礎，由同一種主要條件方面，因為大不相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人種關係、外來起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能夠在自己的表現中暴露無窮的偏差和變態，只有藉分析這些經驗所提供的幫助，才有可能去理解牠』。（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六九七頁）。馬克斯主義的這種指導的主旨，要求對各個國家及各種民族中的社會發展進行具體歷史的分析，同時拒絕先驗的、觀念論的、『超歷史的』圖式。馬克

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學說，例如，提供了理解亞洲和歐洲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發展程序及形態中的特性的鑰匙，提供了理解美國的和地主貴族的普魯士的資本主義發展途徑的特性的鑰匙，提供了理解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發展的特性的鑰匙，以及其他等等。

六 社會發展的方式

沒有純粹的單一的社會經濟機構

除此以外，還必須注意到：一種社會——經濟機構的內部，產生着別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物質條件、前提、胚胎或甚至現成的形態，同時也保存着先行的社會——經濟機構的殘餘。例如，原始——氏族制度的內部發生了奴隸所有者制度的胚胎；奴隸所有者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內部，也長期保留着原始氏族社會的殘餘，誠然，這些殘餘是有着從屬的因素的性質和不變的形式；封建制度的內部，產生了並發展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使以前的生產方式都服從自己，同時，却以各種構造的形式，保存着牠們的殘餘（尤其要說到封建的生產方式）。小農和手工業的生產，在許多世代的期間，都是以從屬的經濟構造資格存在着，牠不是任何一種機構的統治的生產方式。由這些小農的和手工業的生產中，成長出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以對資本主義從屬的構造的資格，把單純商品生產保留着。這樣看來，沒有『純粹的』社會——經濟機構，在社會歷史的每個時代中，直到現在為止，和主要的、統治的、領導的生產方式平行，時常存在着舊的生產方式的殘餘和新的生產方式的胚胎、因素、形態。

社會主義
不能在資
本主義內
完全成熟

共產主義的機構，例如不能像封建制度內部的資本主義一樣，不能以現成的構造的資格，在資本主義內部發生並成熟起來。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是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發展了，而社會主義却是表示私有財產的消滅。因此，資本主義只能產生革命的階級以及對於革命地改造舊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前提。對於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社會轉變，必須特別的過渡時期，必須整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家，組織社會主義的國有的和合作社的企業，按統一的國家計劃關心提高大眾的物質和文化水準，鞏固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的獨立及國防能力，關心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澈底戰勝資本主義，像這樣來指導全體國民經濟。

社會主義，是過渡期經濟中的領導的構造，是比以前一切的生產形態更高的生產形態，牠和以前一切的生產形態有着原則上的不同。牠比資本主義更優越的地方，在於有計劃的發展，沒有無政府狀態、恐慌、失業、擲取、寄生分子。牠澈底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在於牠們創造着比資本主義更加高得多的勞動生產性，能夠滿足勞動者的一切需要。自從蘇聯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起，世界就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處在殘酷鬥爭的狀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

蘇聯過
渡期
的經濟

在蘇聯過渡期的經濟中，列甯和史達林指出了最初階段上有五種不同的結構：
（一）最落後的邊區有家長制的自然經濟；
（二）農民的小商品生產，牠在國內占優勢，並時時自然而然地產生着資本主義；
（三）私人的資本主義，牠是在

一定的條件上被容許的及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興盛過的；（四）國家資本主義（租借利權，但牠沒有得到發展）；（五）社會主義。在現時，蘇聯無論在城市中或在鄉村裏，社會主義結構都成了完全支配的結構，成了蘇聯唯一的經濟基礎。因為全國工業化及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的結果，小的、細碎的個人的農民的農場，改造成了大規模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肅清了榨取者階級。僅僅剩下了工人階級、農民大眾和知識者羣，他們根本改變了自己的天性。消滅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根本差異，留存着的他們之間的階級區別也在漸漸地拭除掉；消滅了產生階級的原因。在蘇聯，『根本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史達林：「關於蘇聯的憲法草案」，一七頁）。在蘇聯，被牠的政黨——聯共（布）所領導的工人階級，指導着社會，把社會引上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去，組織了和社會主義一切敵人的鬥爭；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及牠們的代理局——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與布哈林派法西斯主義的匪團的鬥爭，這些敵人們立起了自己的任務，是要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就是說，開始了人類歷史中的新紀元，結束了人類的前史，把人們由獸的生存條件，轉到了真正人的生存條件；由艱苦貧窮和盲目必然性的王國，轉到了自由的王國。以前的社會，是自然發展了的。社會的力量和關係——人們自己活動的產物——，作為外在的、敵視的、不理解的力量來支配着人們。現在，牠們要受人們的監督、支配了。蘇聯工人階級的專政，就是表示工人階級支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支配牠們的發展法則。這是社會中的根本變革，是社會歷史中的新紀元。

七 社會的上層建築

什麼是
社會上

上面說明了社會的基礎及其發展的概念，在這裏，有敘述一下社會上層建築的必要。

上層建築，在歷史唯物論中，是用來表示「每個歷史時期法律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哲學和其他見解」（恩格斯）的總和的範疇。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是馬克斯和恩格斯首先在歷史（社會）科學中採用的。馬克斯和恩格斯——歷史唯物論的創造者——證明了：每種社會——經濟機構，也有一定的上層建築，這種上層建築，在最後的結算中，是被這個社會的經濟構造所約制。「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實在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社會意識的一定形態也適合着這種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約制着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般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反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恩全集」，第十二卷，第一部分，六七頁）。

在階級社會中，無論政治的上層建築（國家、法律、政黨），無論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科學、藝術、倫理、哲學、宗教），都有着階級的、黨派的性質。在階級社會中，思想的鬥爭「不過是社會階級鬥爭的上層建築」。（「列甫全集」，第一卷，二六五頁）。事情是在於：「每個時代中，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即是說，那種代表社會統治的物質力量

的階級，同時也有牠的統治的精神力量。支配物質生產手段的階級，因為這種力量，也支配着精神生產的手段，同時，那些沒有精神生產手段的人們的思想，因此是對他們完全服從的。統治的思想，不外就是統治的物質關係的思想表現」。（「馬一恩全集」，第四卷，三六一—三七頁）。

基礎與

上

層建築

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着辯證的統一、相互聯繫和交互作用，經濟基礎就是這種統一的根底。在每種社會——經濟機構中，上層建築的本質、起源和作用，只有由這種機構的經濟構造出發才能正確地理解。然而必須注意：由經濟基礎而產生的上層建築，僅在最後的結算中，才被經濟基礎所決定。「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及其他的發展，都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但牠們都彼此相互發生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事情完全不是像這樣的：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唯一的積極原因，而其餘的都不過是被動的因素。不，那種以經濟的必然性為基礎的交互作用，是在最後的結算中才出現着」。（「馬一恩通信集」，四〇七頁）。

上層建築

相對的

獨立性

以經濟基礎為根底而發生的上層建築，在自己的發展中得到了相對的獨立。每種上層建築，一般說來是追隨着經濟的運動，但在發展中及歷史過程的行程中，却有自己的繼承權，對基礎起着反作用，而且，在個別情況中，上層建築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別種情況中，牠也能阻礙、妨害社會的發展。例如恩格斯指示了：「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能夠有三種。牠能夠在這種方向中影響着：使事業進行得更快

；牠能夠相反地影響着：現今在每個大民族那裏，牠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使事業遭到破壞；或者，牠對於經濟的發展，能夠在某一方面中放着障礙，並向着別種方向推進。這種情況，在最後的結算中，會歸着到上述中的一種。但是明明白白的，在第二種和第三種的情況中，政權能夠使經濟的發展遭到極大的損害，能夠惹起大量的能力和物質的浪費。」（「馬恩通信集」，三八一頁）。例如在臨死的榨取者階級的手中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其牠上層建築的反動作用，是明明白白的，這些臨死的榨取者階級，利用這些工具，用種種方法努力保全階級的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的發展成了障礙的榨取關係。法西主義起着特別反動的作用。法西主義是最反動的、最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分子公開的恐怖獨裁。法西主義的政策，損害了發生法西主義的經濟基礎，加強了資本主義的腐化。「法西主義，實行經濟國家主義的政策（奧秦基政策），為着準備戰爭奪去了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同時也就損害了國家的全部經濟，銳化了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經濟戰爭」。（季米特洛夫：「法西主義的進攻和第三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反對法西主義的統一鬥爭中的任務」，二六頁）。法西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衰敗的產物，牠「在最後的結算中，却又作為資本主義繼續朽腐的因素活動着」。（同書一九頁）。

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能夠用做上層建築革命的、進步的作用的實例。「我們現在有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這種經濟不知道恐慌和失業，不知道貧窮和落魄，並且對公民提供了富裕和文化生活的一切可能性」。（史達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一〇頁）。

無產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政權，是對於社會主義勝利的極重要的前提，因為只有牠才提供了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性。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以後，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們有計劃的監督下，上層建築對於基礎的反影響也就獲得了特別的作用。比如，無產階級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極有力的槓桿。關於政治的重要性，列甫在自己的論文「再論職工會……」中寫過：『政治對於經濟不能不有優先權利』。（『列甫全集』，第二十六卷，二六頁）。『……如果缺少正確的政治見解，這個階級就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權，所以，也就不能解決自己的生產任務』（同書）。無產階級在共產黨及牠的天才的領袖——列甫和史達林——的領導下，得到了極大的勝利。

歪曲了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

資產階級的觀念論的社會學，把上層建築看做初次的東西，而把物質生產看做由上層建築派生出來的東西。在最好的情況中，以前的歷史理論，『也不過研究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同時，却不去追究惹起這些動機的東西，不去抓住社會關係體制發展中的客觀法則，不去尋找這些關係在物質生產發展程度中的根源』。（『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二三頁）。

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關係，被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歪曲了。他們，尤其要說到考茨基，使經濟和政治分裂了，同時却說着由資本主義和平地轉上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更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的必要性。例如，考茨基企圖證明：在全國經濟保持在資本家手中的時候，爲着由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只要無產階級在議會

中取得多數就足夠了。考茨基把資產階級的國家看做『純粹民主政治』、『對一切人』都是民主政治的國家的見解，掩蔽了這種上層建築的階級本質，牠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從屬性，傾向保衛資本主義制度。

反革命的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齊諾維耶夫派及其他的匪徒、人民公敵、法西斯主義的雇人的各種醜惡的『理論』，都是用做他們傾向推翻社會主義的和國家的公有制度、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卑劣的敵意活動的掩護。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叛徒布哈林，就宣傳了叫無產階級根本敵視國家、毀滅種種國家的無政府——新提加主義的思想，在這裏，他企圖在無產階級爭取專政的鬥爭中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

第二講 社會發展史

一 原始社會

人類歷史
中最古
的階段

原始社會，是人類歷史中最古的階段，馬克斯把牠叫做最初的或極古的社會——經濟機構。形成了的原始社會，是原始——社會制度。『在原始——社會制度時代，生產手段上的公有權是生產關係的基礎。這根本適合這個時期生產力的性質。石器以後出現的弓和箭，除了單獨者和自然力及猛獸鬥爭的可能性。如果人們不願餓死及成爲猛獸、隣社的犧牲品的話，爲着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中捕魚、建築某種住宅，他們就不得不共同工作着。共同的勞動，引來了生產手段上的公有權，也引來了所生產的生產品上的公有權。在這裏，如果不計及某種生產工具（牠同時也是防禦猛獸的器具）上的個人所有權的話，還沒有關於生產手段上的私有權的概念。在這裏沒有擄取、沒有階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一九頁）。

恩格斯在「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了：原始社會還沒有分成階級，還沒有擄取。恩格斯在「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中，依據康爾根及別幾位原始社會研究者的著作，剖明了原始社會發生、發展及崩潰的法則。

野生時
代的低
級階段

恩格斯把原始社會的歷史分成了兩個時代：野生時代和野蠻時代；又把每個時代分成了三個階段：低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

野生時代的低級階段，是從人類由動物界分離的過程中人類社會出現的時候——更確實說來是在冰河時代的曙光期——開始着。牠是由類人猿的階段到原始人種的過渡狀態，牠的特性，被最原始的人類體型——猿人、西蘭特羅伯人和內安德塔爾人——及最原始的社會形態——原始人羣——說明出來了。原始石器和低級及中級的古石器時代的器具，是這些極古的人們的工具。西蘭特羅伯人已經利用了火，更確實說來，雖然他們還不知道獲取火種。採集是獲取食物的基本方式。在內安德塔爾人那裏，才由採集分出來了狩獵。在野生時代的低級階段，能夠產生極古的家庭形態——血族家庭，牠是由雜婚——雜亂的性交——而發生的。那時應當產生了以生理的差異——性的差異、年齡的差異及其他——為基礎的原始的分工。根據恩格斯的話，『有音節的言語，是這個時期的主要成果』（「家族、私意及國家的起源」，見「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一部份，第九頁）；在這種語言以前，顯然有過由委式、擬態的記號、無音節的叫聲所構成的語言。這個時期，有了宗教的表象的萌芽，在這以前，有過羣人的前宗教的意識形態。根據野生人和自然鬥爭中無能為力的狀態而發生的極古的宗教表象，是支配他們的自然力在他們意識中的荒唐的反映。野生時代的低級階段，長到了幾十萬年；在這個時期，人類的分佈限於舊世界。

野生時

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進到了冰河時期的開端。以生產力緩慢的、但是不屈

代的中不擔的發展做基礎，居民的人數擴大了。最高的舊石器和最早的新石器，是這個階段的工具。由狩獵而發生的捕魚及磨擦取火，是這個階段的特殊標誌。已經有

了用獸皮製成的衣着。這個時期，已經馴養了最古的家畜——狗。根據澳大利亞人及塔斯馬尼人（他們的經濟，是對於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典型的）來判斷，人們在野生時代的這個階段，是照那些分成了地方集團或分成了所謂的婚姻階級和集團家庭的遊牧羣的種族生活着。人們當然是過着漂泊式的生活，躲在洞裏、小棚和泥屋裏。在這個階段上，形成了最古的財產形態——這個地區上的親族的集團所有權。婚姻關係和親族關係是集團的（所謂的羣婚家庭）。在這個階段，也許發生了禁止同族結婚。這是發生了的氏族社會，即是這樣的社會：在牠裏面，出現了氏族組織——氏族生活——的萌芽。在內安德塔爾人那裏就已經發生了的人吃人的情形，仍然繼續存在着。在內安德塔爾人那裏就已經有過的軍事衝突，在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更常常發生了。爭取狩獵、捕魚、採集區域的各氏族之間的鬥爭，是這些戰爭的原因。替親屬報仇（牠是各氏族閉塞和疏遠的結果），是戰爭的動因之一。在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氏族徽號的崇敬有着宗教的特色，這種崇敬是和最原始形態的祖先崇拜聯繫着的（如獸物和植物形象的崇拜等等）。在舊世界，確實說來也在美洲，完成了後冰河時期和現代地質時代的分界點的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被澳大利亞最落後的土著種族表述出來了。

野生的
代的高

弓和箭的發明（牠們提高了狩獵的勞動生產性），是野生時代的高級階段的特殊標誌。高級的野生人，在初期的新石器時代的末了，他顯然已經帶着工具了

「**級階段**」。把食物放在極簡陋的食器中的烹飪，提供了經常積蓄的複雜的採集方式、熟習收藏植物及磨碎種子和根果，提高了婦女在家庭經濟中的重要性。這一切，是對於出現定住生活的萌芽的基礎。

，因為人口的增加及氏族（牠僅依照母親來識別，是所謂的母系氏族）的極端複雜和分化的連帶關係，在這種生產基礎上，鞏固了氏族，牠形成了種族的基本經濟細胞。形成了集團的氏族所有權。羣婚的家庭變成了對偶的家庭，然而牠還不是經濟的單位。氏族徽號的崇拜，和對於類人的形態的祖先的崇拜錯綜着。野生時代的高級階段的末了，牠的殘餘（誠然是有力地改變了的）在南美的火地島人那裏，在錫蘭的維德人那裏，在東印度羣島的安達曼人那裏，在約克島上的澳大利亞人那裏，在非洲的布什曼人和涅克利爾人那裏都保存着。在「克約克康米登」的上層，找到了陶製食器的破片，牠不僅證明了固定住所的鞏固，而且也證明了人類由野生的階段提高到了野蠻的階段（約在紀元前一萬年以前）。

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

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是以陶器生產開始，陶器生產不僅使經常積蓄的保存容易了，而且把陶製的食器日常使用了。這個階段的特徵，被人口的繼續增加、地球上人口的分佈及形成現代的人種說明出來了。改善了彫琢石器的技術。織機的發明和紡紗（在野生時代的中級階段就有了）同時，更出現了織布。由複雜的採集工作而發生的園藝、馴化野獸和畜養家畜、一切勞動生產性的成長，引來了經常貯藏品的積蓄及定住的羣團的發展，新石器時代的村落、水上高架的建築物及其他，是這個階段的紀念品。

以原始一公社的家庭經濟為基礎，氏族制度達到了繁盛。有着自己典型的「大住屋」的母系氏族，是經濟和社會細胞的基礎，在母系氏族中，經濟不是由個別的對偶的家庭來經營，而是由屬於母系的全體近親共同經營。擴大了的種族的內部形成了作為分成了各部分的氏族聯合的部族。出現了最初的種族同盟。各種族之間經常的軍事衝突，伴來了搶劫和捕獲俘虜，這些俘虜或是拿來殺死（有時也拿來吃掉），或是把他們收養來補充自己隊伍中的損失。母系氏族制度的種族的生活狀況，是藉幾世紀所形成的習慣來調節。對祖先的崇拜，集中在氏族祠堂的周圍。

『從野蠻時代的到來，我們達到了這樣的階段：當時兩大洲的自然環境中的差異獲得了重要性。……因為自然環境中的這些差異，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居民，從這時起就沿着各自特殊的途徑前進了，指示發展的個別階段的界標，對於這兩種情形中的每一種也成了不同的。』（恩格斯：「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見「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一部份，十一頁）。這些也就說明了：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的末了，在舊世界和新世界，時期是各不相同的。在東印度羣島、馬來半島、美洲，歐洲的遊歷家研究了許多種族（巴卡利人、惹洛克齊人、拍羅亞斯人等等），他們都是處在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的。在舊世界的野蠻社會、並甚至在文明社會的傳說中，也保留有牠的許許多多痕跡。

野蠻時代的中

牧畜和灌溉的園藝的萌芽，是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開始的界線。舊世界牧畜的發展，引來了製乳事業的發生；在舊世界的許多國家中，由園藝轉到了農業。

「級階段」

和石器同時，起初是銅器、以後是青銅器起了極大的作用。在這個階段上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分出了牧畜的種族，對於勞動生產性的成長、存蓄的加大、人口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有力的推動。牠不僅使敵人的擄取及肅清人吃人成了可能的，而且使這種擄取成了有利的；這種人對人的擄取，是作為大衆現象的奴隸所有制的前提。財富的積蓄和把俘虜變成兩脚的耕畜的可能性，惹起了常常發生搶劫的戰爭。各種族及各氏族之間的交換，由偶然的變成了經常的，這種交換，也如奴隸所有權一樣，起初有着集團的性質。這一切，把婦女排斥到了原始——公社家庭經濟的次要的地位，並使男子（獵人、牧人、農夫、軍士）在社會生產中占優勢。發生了並發展了父系氏族。在這種氏族中，男子——家長起着領導的作用，被認為是男系的起源。對偶的家庭，因為購買或搶奪妻子的連帶關係，尤其是在奴隸所有制影響下，變成了家長制的家庭，這種家庭是到達一夫一妻制的過渡階段。勞動生產性的增大，使私有的生產、私有的財產、私有的交換的萌芽成了可能的。氏族的內部開始了財產的分化。在這種階段上發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崩潰，形成了這樣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的勝利，引來了原始社會的滅亡及代替牠的階級社會的出現；奴隸所有制，就是階級社會最古的形態。

野蠻時代

代的高

級階段

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人類已經徹底超出了原始社會的界限，這個階段是從製煉熟鐵開始，同時，用有色金屬製成的製品排斥了石器。

勞動生產性的擴大和人類對自然的權威的加強，引來了私有生產及私有財產

的確立，所以也引來了氏族內部財產不平等的深化。這種過程，從分出手工業者集團的時候起，就加強了，這些手工業製造者專是用來交換的生產品，使交換由集團的成了私人的。常常發生軍事衝突，使軍隊司令官的地位特別顯著，他們努力使其餘的居民犬衆服從自己，同時倚靠着家長制的家族中的富人的擁護。宗教獲得了搾取的性質；在新近產生的階級社會的搾取者和寄生者上層中，分化出來了一羣職業化的神官。以前的氏族公社，讓位給由私營經濟所構成的社會，牠聯合着近鄰，而且有時（在農業公社中）也有着土地上的集體所有權，這種土地是由原始社會保留下來的。這種社會分成了奴隸和奴隸所有者、富人和窮人、服從者和權力者，即是階級社會，並且組織了國家。『新形成的社會各階級的衝突，使停息在氏族同盟上的舊社會崩解了；舊社會讓位組成了國家的新社會』（恩格斯：「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見「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一部份，第八頁）。因為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原故，原始社會在各地、各時、野蠻時代的各階段上，被階級社會所代替了。米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早在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紀元前五千年至六千年），就形成了階級社會；古希臘和羅馬，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紀元前一千年）才形成了階級社會；在美洲、非洲、東印度羣島和大洋州，某些社會至今還沒有超出氏族制度以外。因為和封建國家的衝突，以後更因為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衝突，氏族組織迅速地被破壞了。牠們被征服了，變成了殖民地 and 奴隸貿易的泉源。

一 奴隸所有者社會

社會分成
階級的第一
種形態

奴隸所有者制度，是階級社會的第一種形態。『在奴隸所有者制度時代，奴隸所有者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以及對於生產勞動者——奴隸的所有權，是生產關係的基礎。……這樣的生產關係，根本適合這個時期的生產力的狀況。代替石器，這時人們在自己的支配中有着金屬的器具，代替那種不知道牧業也不知道農業的貧乏的和簡陋的狩獵經濟，出現了牧業、農業、手工業、這些生產部門之間的分工，出現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生產品交換的可能性、在不多的人的手中積聚財富的可能性、生產手段在少數人手中實際的積聚以及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他們變成奴隸的可能性。在這裏，生產過程中已經沒有社會全體成員共同的和自由的勞動，——在這裏，是被那些不勞動的奴隸所有者榨取着的奴隸的強制勞動支配着。因此沒有生產手段上的公有財產，所生產的生產品也不是公有財產。公有財產被私有財產代替了。在這裏，奴隸所有者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十足的所有者。富人和窮人、榨取者和被榨取者、全權者和無權者、他們之間殘酷的階級鬥爭，——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情景就是這樣的。』（恩格（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一九——二〇頁）。

列甯在自己的講義「論國家」中指出了：『全體人類社會幾千年期間毫無例外的各國的發展，像這樣指示了我們這種發展的總的法則、規律、順序：起初我們有着無階級的社會——最初的家長制的原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沒有貴族；以後有着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社會

、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全體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過了這種社會，在兩千年以前，歐洲是奴隸所有者制度完全支配着。世界其他部分絕大多數的民族也都經過了這種社會。……奴隸所有者和奴隸，是第一次大規模的階級分化」。（『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六六頁）。

奴隸所有

者制度及

其崩潰

地中海是奴隸所有者社會的一個最老的和最重要的發展區域。『在亞細亞與型的古代，奴隸所有者制度是階級壓迫的最重要的形態』。（恩格斯·見『馬恩

提示了奴隸所有者社會各種具體的歷史形態。在東方，長期保存了樸實的奴隸所有者制度的形態（家長制的、家庭的、債務的及其他）和最堅固的公社關係。在希臘和羅馬，發生了發展的奴隸所有者制度的形態，牠把公社關係引到了深深的崩潰。

古代世界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分解，經過了好幾世紀的長時期（在希臘，牠在紀元前四世紀就已經開始了），但僅在紀元前二世紀和一世紀，被剝奪的自由的小生產者的羣衆運動和奴隸的起義，才捲括了整個地中海（牠是被羅馬統一在世界奴隸所有者國家中的）；奴隸所有者社會進入了自己這種制度的總危機。從最初的這些大規模的革命爆發的時候起，奴隸所有者的上層就設法對付了，創立了強有力的軍事獨裁。在紀元後三世紀爆發的新的奴隸革命，和野蠻人的侵入配合着，使奴隸所有者社會進到了末路，牠被新的封建的社會——經濟機構代替了。『奴隸的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但代替牠們，牠却扶立了農奴所有者及農奴所有者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

取者代替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三 封建制度

封建制

的內容

封建制度，是代替奴隸所有者社會並先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制度。在封建制度時代，封建領主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和對於生產勞動者——農奴的半所有權，是生產關係的基礎，封建領主已經不能殺死農奴，但他能夠把農奴買、賣。和封建所有權同時，還存在着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及以自己的勞動做基礎的私有經濟上的個人所有權。封建領主不親自耕種屬於他的土地，他強迫農民來替他耕種。大地主享有對自己土地上的居民的政治權力，他好像就是一個小君主。國王是最大的封建領主。大封建領主號稱君主，服從他的更小的封建領主叫做臣屬；小的武士構成封建領主的下層。農民負擔賦役，即是以自己的耕具來耕種地主的土地，對地主繳納賦稅，並履行其他的義務。在封建制度時代，農民對地主處在人身從屬中。列寧寫過：『如果地主對於農民人身上沒有直接的權力，那末他就不能強迫分給了土地並經營自己的農場的人來替他做工。所以必需「超經濟的強制」』……（即是對於農民公開的暴行）。如同列寧所指出的，這種強制的形態和程度，能夠是各種各樣的，由農奴的狀況始，以至沒有全權的農民階級止。在封建制度時代，自然經濟占優勢，即是所生產的牛產品不是為着在市場上銷售，而是為着地主的或農民的農場消費或用來納貢。封建制度的特色是：小生產（農民的和手工業者的）、不

大的商業、極低的技術水準，因為被貧窮所壓制的、被人身從屬性所屈服的和最昧的小農，是生產的實際生產者。和這同時，在封建制度時代，已經發生了鐵的熔煉和製作的繼續改善，鐵犁和織機的普及，農業、園藝、葡萄培植、製油事業的繼續發展；和手工業的作坊同時，還出現了手工工廠的企業。歐洲的一切國家都經過了封建制度時代。在亞洲許多國家中，封建制度的殘餘現在也還是有力的。

四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的特徵

資本主義，是以一個階級榨取別個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機構中最後的和最發展的一種。因為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結合的特殊性質，使資本主義和先行於牠的社會——經濟機構不同。

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以私有財產為基礎，握有生產手段。直接生產者、工人，沒有生產手段，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勞動過程中，工人不僅要補償自己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還要創造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被資本家剝奪去了。比如隸所有者和封建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別一種壓迫和榨取勞動的形態。在奴隸所有者和封建的生產方式下，榨取是用直接的強制方法來實現；在資本主義下，榨取是採用經濟強制的形態，即是以資本家剝奪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做基礎。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勞動力成了商品，貨幣也變成了資本。在資本主義時代

，商品生產採取普遍的和統治的形態。雖然工人、自己唯一的商品——勞動力——的所有者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他在經濟上却牢固地束縛在資本主義的車輪下。『對自己的所有者，羅馬的奴隸是被鍊條鎖着，雇傭工人是被看不見的總條束縛着。但這種所有者不僅是個別的資本金家，而是資本家階級』。（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四五〇頁）。

跟着單純商品生產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時候起，單純商品生產所特有的財產法則，也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占有法則——資本家占有別人勞動的生產品的法則。生產在資本主義下帶着社會性質（生產採取手工廠和工廠形態的社會化，一個企業對其他企業的聯繫和依存性、社會分工）的同時，占有却依然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牠約制着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個別企業的有組織性和市場上自然力支配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並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主義中表現出來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和統治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還繼續存在着以前的各種經濟機構所特有的生產形態和社會關係。『世界上沒有也不能有「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時常有着封建制度的雜質、小市民性的雜質，還有某些其他雜質』。（「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二六三頁）。

資本主義
是怎樣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看做永久的超歷史的生產形態，以為這種生產形態是一切時期和一切民族所固有的。他們說到希臘、羅馬、古代東方各國

「發生的」的資本主義。『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最初的萌芽，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個別城市中就有地位，但仍然僅在十六世紀，才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紀元。牠在這樣的地方出現了：這些地方已經取消了農奴制度，中世紀最鮮豔的花朵已經大大地凋謝了，這是一些自由的城市』。（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五七四頁）。

資本主義的發生，伴來了中世紀城市中行會手工業的崩解、鄉村中小生產者的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成長出來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的崩解，是解放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的要素』。（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五七三頁）。十四世紀，英國、意大利和佛蘭德爾，出現了有五至十個手藝工匠的作坊。同時，商人們擔任了工業企業家的角色。商業、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和農業中貨幣地租的採用（十四世紀），使鄉村中封建的自然經濟開始崩解了。農業中商品生產加大了，和這同時，也加大了農民對於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從屬性。在意大利、尼德蘭、佛蘭德爾，從十四世紀末葉起也在英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羊毛工業。在礦工業和航海業中，更早就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

原始積蓄過程

從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起，猛烈地展開着歷史發展全部行程準備好了的所謂的原始積蓄的過程，即是用暴力使直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牠是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用血和火的語言』（馬克斯）記載了的。英國提供了發生資本主義的典型。十四世紀，因為羊毛手工廠在佛蘭德爾發展的連帶關係，羊毛的價格提高了，

因此引來了英國用暴力「圍圍」公社的土地，地主收奪這些土地，是爲着發展牧羊業，把農民的耕地變成了牧場，致令鄉村中大批生產者都被剝奪了土地，用暴力把他們由公社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喪失了生產手段。國家政權的集中和小的封建領主對國王政權（他是倚靠資產階級的城市的支持的）的更加服從，惹起了解散封建領主的親兵及增大其所事事者的人數。這一切創造了喪失了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作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

十五世紀偉大的地理發現（發現美洲、繞行非洲的海道以及其他），加快了原始積蓄的過程。存在大量的自由工作人及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積蓄，創造了轉到專門的資本主義生產——手工工廠——的條件。手工工廠是資本主義合作的更簡單的形態，牠的特性是以手工技術爲基礎的作坊內部的分工；手工工廠的工人們，不過是生產過程的構成部分，陷落到了對資本完全的依存中。

**商品生產
的發展與
工業革命**

商品生產的發展，使市場和生產者疏遠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站着收買商人，他起初銷售直接生產者的生產品，後來更開始對生產者供給原料和勞動工具。（例如十七世紀的六十年代，在法國的阿曼城，有十萬製造洋布的手工業者，都是替八個收買商人做工）。但「手工工廠既不能全部範圍地包括社會生產，也不能在牠自己的基礎上把牠改造。牠作爲一種經濟的詭計，在城市手工業和鄉村家庭工業的廣大的基礎上聳立着。牠自己的窄狹的技術基礎，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和牠自己所創造的生產的需要發生了矛盾」。（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九頁）。

十八世紀的下半期，完成了工業革命、工作機的革命的改造。一七六四年，發明了叫做「得會里」的紡車，一七六七年發明了紡機，一七八五年，克羅潑頓發明了走錘精紡機，一八〇四年卡爾特賴特改善了他所發明的機械織機。瓦特發明的蒸汽機，開始用來發動紡織機。在這些發明以後，引起了冶金技術的變化。採用機器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就是榨取空前的增大、人服從機器、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對於最初的機器的出現，工人以破壞、消滅機器的企圖和暴動來答覆了。以後，工人明白了機器的意義及牠被資本主義應用的性質，他們把對機器的嫌惡轉加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上。工人變成機器的單純附屬品，約制了資本主義一項最重要的矛盾——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作坊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廠。普汎應用的發動機的發明及製造機器的機器生產，使資本主義替自己創造了強有力的技術基礎。在英國以後，法國、美國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在十九世紀，德國、俄國、日本及其他國家也都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些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國家，倚賴生產——技術的水準，已經趕上了英國的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的發生却「有着各種的色調，以各種的程序通過着各種的階段及各種的歷史時代」。（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五七四頁）。法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更慢得多地進行了。同時，在英國進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幾乎沒有了小農經濟，而在法國，牠們却占優勢。小農經濟的存在，促進了高利貸資本加強的發展及大量貨幣資金在少數人手裏的集中。

十九世紀初葉，德國也被吸收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十九世紀初葉取消了農奴制

，同時却沒有排除封建關係，把小農放到了對大地主服從中，大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列甯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這種發展途徑，叫做普魯士式的途徑。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加快了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而民族統一的過程及一八七一年德國對法國的勝利及由法國取得的賠款，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發展。

資本主義 在農業中 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漸漸地擴張到了農業中，雖然土地上的私有權在這裏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阻礙。因為個別國家條件的特殊性的結果，形成了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的兩種途徑，所謂的普魯士式的途徑和亞美利加式的途徑。在普魯士式的發展途徑下，和資本主義生產同時，還保存着小生產者對地主——貴族的從屬性；保存着並鞏固着封建關係及農奴制度的殘餘。亞美利加式的發展途徑，是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更自由的發展；消滅了封建關係，和小商品生產者同時更創造了農場經營者——資本家。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創造了三種農村居民：鄉村資產階級，他們和全體資產階級共同反對無產階級；貧農——有着分地的雇傭的勞動力，他們和無產階級一同前進；中間的農民集團，他們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但在無產階級和榨取者階級鬥爭的行程中，他們却會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在資本主義時代達到了最高的發展。資本主義形成了生產力強大的發展、生產巨大的成長的條件，牠們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追求利潤、競爭，惹起了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性的增長。技術、交通手段、城市、無產階級的成長，取得了巨大的規模。→資產階級，創造

了比以前一切世代總共的生產力更加強盛的並更加巨大的生產力」。(「馬恩全集」, 第五卷, 四八八頁)。但「在私有財產的統治下, 這些生產力却不過取得一方面的發展, 對於大多數人成了破壞的力量, 並且許多這類的生產力, 在私有財產下完全不能找到自己的應用」。(同書, 五一頁)。

資本主義
的擴大再
生產與週
期恐慌

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鬥爭, 使他們不得不去經常擴大自己的生產, 提高牠的技術水準, 加強勞動生產性, 而且同時加強對工人階級的榨取。

這樣看來, 採取資本積蓄的形態的擴大再生產, 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資本積蓄, 是用把剩餘價值變為資本的方法來進行。也以擴大的規模再生產着資本主義的關係。在積蓄的行程中, 加高了資本有機構成。發生了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與集合的過程、大企業成長和小企業被排除的過程。資本有機構成的加高, 致令形成了相對的人口過剩——失業者經常的預備軍及牠繼續的增加。加大了婦女和兒童勞動的應用; 加大了勞動強度, 這些事實的結果, 異常提高了勞動力的殘廢性。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 工人的壽命不斷地縮短了, 工人過早就衰老了和死亡了。加大了工人階級的絕對和相對貧窮化。失業經常地使工資降低; 使工資離開勞動力的價值更遠了。資本積蓄、生產力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在深刻敵對的基礎上來完成。一端是空前地加大着富有和奢侈, 別端是空前地加大着貧窮和壓迫。在資本主義時代, 「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 都變成了屈服和榨取生產者的手段, 使工人畸形成, 把他造成不完全的人, 把他降低到機器附屬品的地位, 跟着勞動的越加艱苦, 並取去了牠的

內容，依照科學作爲獨立的力量和勞動過程結合的程度，使勞動過程的精神力量和工人疏遠着；牠們改變着工人在其中工作的條件，使他在勞動過程的時候服從極瑣細的、可惡的專橫，使他全部生活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把他的妻兒子女都拋到了資本的「德查格爾拉烏托夫馬車的輪下」。〔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五一四頁〕。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無阻擴大生產的傾向，和那種因爲無產階級絕對和相對貧窮化的結果而來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相對縮小，發生了矛盾。從一八二五年起，資本主義有規則地、大約每經過十年，就要經歷一次相對生產過剩的時期——恐慌。

階級矛盾
的
尖銳化

資本主義越發展，階級矛盾就會更加尖銳化。勞動和資本的鬥爭，構成着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基礎。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向，在於創造新的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物質前提，在於準備轉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加大了資本的集中和集合，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生產社會化。和這同時，也加大了不斷地加多的工人階級的激昂憤慨，這些工人階級，在工廠生產過程中訓練了、團結了、組織了，習慣了集團主義和協作。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這樣的水準；在這種水準下，牠們和牠們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成了不能並存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着」」。〔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三頁〕。

獨占資本

生產的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引到了發生資本主義的獨占及工業

主義與不平等性——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獨占成了資本主義的支配形態。和商品輸出同時，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的重要性。世界被帝國主義國家和獨占團體之間瓜分了。加強了對殖民地和平殖民地人民的榨取。

和這同時，加強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尖銳化了，牠把帝國主義列強持久的國際聯合造成了不可能的，把爭取再分割世界的新戰爭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把一切人種、一切民族都捲入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旋流中。資本輸出和對殖民地的經濟奴役，創造着把整個國家變成金利生活者國家的條件，形成了整羣藉債券利息生活的寄生者的社廝。獨占產生了停滯和朽腐的傾向。帝國主義是朽腐的和臨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牠的特性，是成熟了轉到更高的社會關係——社會主義——去的客觀要素。『金融壓迫的世界體制內部矛盾的增大和軍事衝突的不可避免性，致令帝國主義世界陣線成了更容易被革命方面擊破的，而且從個別國家方面反對這種陣線成了更加可能的』。(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八二頁)。『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預夜』。(『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一七頁)。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了極點，當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踐的問題，當時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舊時代過去了，並成長出來了直接進攻資本主義的新時代』。(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三頁)。這種進攻，開始於偉大的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偉大的領袖列寧和史達林的領導下所進行的英勇鬥爭、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完全勝利。『資

本主義已經不是唯一的和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體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同時，還存在社會主義着體制，社會主義體制成長着、進步着、和資本主義體制對立着，牠自己存在的事實本身，就實際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朽腐，撼動着資本主義的基礎」。〔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五二頁〕。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直接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面，無產階級革命體現着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偉大學說，按照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實例，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進入末路。

五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

怎樣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是革命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馬克斯提供了如下的過渡期的經典的定義：「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放着革命地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相當於這個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除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外，不能是別樣的」。〔馬克斯：「哥特羅領批判」，見「著作選集」，第二卷，四一九頁〕。

社會的革命改造，是「出生着的新社會和崩潰着的舊社會巨大鬥爭」的時期。〔馬—恩文集〕，第三卷，七七頁〕。由歷史上知道，任何一個擄取者階級，都不會自願地退出歷史舞台；爲着把牠排除，永遠要求被壓迫階級方面的革命暴力。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是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的方法來實現，

（考茨基、希爾費丁、勒涅爾、布哈林及其他社會主義的叛徒們，曾經斷定由資本主義能夠『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而是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使用無產階級和擄取者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經過肅清擄取者階級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環境中所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實現。

馬克斯主義的經典作家指出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不是短時期的行爲，而是長時期猛烈的、持久的鬥爭。史達林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不應當看做許多『最革命的』法令和布告一樣的一剎那的時期，而應當看做全部內戰和對外的衝突、持久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的整個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不僅對於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和文化前提是必要的，而且爲着使無產階級有這些可能性也是必要的：第一，教育和鍛煉自己成爲有能力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以保障組織社會主義建設的傾向來再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社層』。（『列寧主義問題』，二六一—二七頁）。馬克斯對工人說過：『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戰及國際戰鬥，不僅是爲着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也是爲着改變你們自己並成爲對於政治統治有能力的』（『馬恩全集』，第八卷，五〇六頁）。

共產主義 馬克斯主義的經典作家，把共產主義的發展分爲兩個階段——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低級階段上（習慣上把牠叫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要把一切生產手段社會化，肅清階級，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紀律，及在勞動的高度生產性下創造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在社會主義時代，勞動是每個公民的義

務和榮譽。在這裏，是下述的原則支配着：「誰不做工，誰就沒有飯吃」、「每個人都按能力來貢獻，每個人都按勞動給酬報」。要求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方面，最嚴格地監督勞動和消費的標準。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除勞動的平等權外，還不能給與完全的平等。用馬克斯的話來說，這個階段還是佈滿了舊社會的「斑點」的，在經濟中和人們的意識中都還有舊的殘餘，牠自己還帶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因為牠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變化出來的。

社會主義時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準備着漸漸地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高級階段去的條件。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中，消滅着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勞動由生產的手段變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社會實現着這樣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

列甫發展
了馬——恩
的過渡
期理論

馬克斯和恩格斯，研究了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並天才地預言了把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他們這樣假定了：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各國，或就最低限度說來也要在資本主義的主要各國（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同時進行，並同時開始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

列甫是馬克斯——恩格斯的忠實的和澈底的學生，他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斯主義的學說，把種應用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代——帝國主義時代。他在自己不朽的著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中指出了：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再分割世界的武裝鬥爭，會創弱帝國主義國家，並創造在帝國主義陣線最弱的一環突破這種陣線的可能性。他證明了：

因為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使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國、或甚至在一國單獨獲得勝利成了完全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國首先勝利了，而其餘的國家在某些期間却依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六二頁）。

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提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上，因為牠用適合新的歷史情況的新的論旨，代替了不適合變更了的歷史條件的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的論旨。「這是新的集大成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勝利的可能性、牠的勝利的條件、牠的勝利的前途的理論」。（同書一六三頁）。

黨和政權
是保證轉
變的必要
條件

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和決定的前提。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拆毀、破壞、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法院等等）；用武力擊毀、鎮壓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帝國主義代理人等等的反革命的出動、叛亂、怠工。

無產階級利用政權，第一是「為着鎮壓榨取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聯繫，在一切國家發展革命並使牠勝利」；第二是「為着使勞動者及被榨取者大眾徹底和資產階級破裂，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羣衆的同盟，把這些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無產階級方面對這些羣衆實行政治上的領導」；第三是「為着組織社會主義，消滅階級，轉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去」。（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一二—一三頁）。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許多敵人——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及其他，他們變成了法西主義保安局的代理人——，爲反對史達林所發展和鍛鍊的列寧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及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進行了鬥爭。他們擁護托羅茨基的口號——『歐羅巴聯邦』，牠否定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布哈林企圖誹謗、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及列寧的關於過渡期的學說，提出了敵意的『均衡論』與由富農『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革命以前努力束縛勞動者，在革命的時候對無產階級國家『原則上』的敵視，目的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

無產階級專政——新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在保存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下的特種形態的階級同盟，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態。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政治的最高類型；牠是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形態，這種民主形態表現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是由人民自己來實行。從奪取政權的時候起，就在無產階級專政全部制度（政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同盟等等）的幫助下，以新的形態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的領導地位，屬於勞動者的前衛——共產黨，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力量，牠把勞動者團結在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周圍，並領導這種鬥爭和建設。

過渡期是
新舊經濟
鬥爭時期

列寧指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新的和舊的經濟制度之間鬥爭的整個歷史地帶。『理論上沒有懷疑：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着一定的過渡期。牠不能不在自己身上結合這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特色和特性。這種過渡期，不能不是

臨死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時期；——或換句話說：是失敗的、但還不是消滅了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但仍是很虛弱的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的時期。』（『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七頁）。失敗的、但還不是消滅了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但還是虛弱的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不能一下就解決。不僅要把生產工具上的大規模的私有財產，而且也要把小規模的私有財產（主要是說農民的私有財產）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財產的過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最根本的、長期的和複雜的任務。

這樣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政治上的強大的力量，而且也是經濟上的強大的力量，這種經濟力量是無產階級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統治權——如大工業、土地、銀行、運輸等等——為基礎，在經濟上統制資本主義，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是作為統治階級。牠領導全國，鞏立自己的經濟政策，實現國民經濟計劃，把這種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極有力的工具來利用，選拔並養成自己的專家的幹部，自己的知識者羣，以及其他。工人階級以自己的政治統治權做基礎，在文化上來改造並再教育自己，而且通過國家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政策，來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改造並再教育一般勞動羣衆——首先是農民。像這樣把工人階級、農民、知識者羣，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自覺的工作者。

轉變不是
聽其自然

革命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自動地進行，不是自然地進行。而是以共產黨為首腦的無產階級和勞動者——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及其他榨取

「自然進行」者的持久鬥爭來進行。依照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程度，階級鬥爭『沒有消滅』（布哈林派）——社會主義可惡的敵人，企圖斷定這時消滅了階級鬥爭，而是採取別種更加尖銳的形態。被擊碎的敵人，表現了頑強的反抗，求助於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極殘酷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態』（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二五二頁）。『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統流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和經濟的、教育的行政的持久鬥爭』（『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九一頁）。

蘇聯過渡
時期
的
階級

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這種關於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的嚴密科學的論旨，被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的經驗完全證實了，在蘇聯，正在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

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在蘇聯有許多階段，其中每個階段的特性，都與蘇聯國內和國外情勢的一定的特殊性來說明。

從一九一七年的年底至一九一八年的半中的時期，照列寧的說法，是『赤衛隊進攻資本』的時期。她包括着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下所實行的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成立蘇維埃國家，樹立和平，掌握國民經濟的最高統制權——土地、銀行、鐵路、大工業、對外貿易，創立紅軍及他們反對徹底武裝了的德國強盜——干涉者的英勇鬥爭，在鄉村中創立貧農委員會及鎮壓富農們。在這個時期，列寧就已經編製了計劃，着手社會主義建設。

但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被開始了的干涉及國內的内戰所破壞了。

這個時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經濟，是服從主要的任務——保障戰勝干涉者和國內的反革命派。全國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生活，都以軍事色調改組了。蘇維埃政府實行了軍事共產主義——國防的特別困難的條件所惹起的方略的體系。曾經實行了這些方略：蘇維埃政權不僅把大工業國有化了，而且也把小工業國有化了，建立了農產品的徵收制度，禁止穀物的私人貿易，實行了普遍的勞動義務。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蘇聯進入了復興國民經濟的第三時期。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政策的一項最重要的槓杆。從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起，蘇聯經濟的一切部門開始了迅速的恢復。列甯規定了：這個時期蘇維埃經濟的特色，是在於存在着多種結構，在於存在着各種類型的生產關係。有五種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家長制的經濟，大部分是自然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大多數農民經濟，他們從事着出賣農業生產品，以及手工業者；這種結構那時候包括着大多數居民；（三）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牠在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是很興盛的；（四）國家資本主義，主要是租讓利權；（五）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工業（牠在那時還虛弱）、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牠們在國民經濟中占着小得很多的地位）、國營貿易和合作社。無產階級的任務是要肅清這種多種結構性，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競賽的行程中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保障無產階級一九一七年所獲得的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勝利，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經濟上絞殺資本主義。

從一九二六年起，開始了蘇聯過渡期的新階段——黨爭取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鬥爭的時期。黨在史達林的領導下，粉碎了托羅茨基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好像在一國沒有勝利的可能性的反革命的理論，撲滅了右派資本主義復辟者的反革命的計劃，着手了全國工業化，並組織了就自己的速度說來是歷史中空前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建設、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第一、二
• 三屆
五年計劃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各年間，是蘇聯過渡期的特殊階段——第一屆五年計劃和爭取農業集體化的各年間，全線展開了的社會主義進攻及創造社會主義基礎的各年間。在這些年間，細碎的農民經濟，絕大部分都在集體農場中結合起來了，集體農場由社會主義工業取得了巨大的技術。富農的財產被沒收了，轉交給了集體農場。以農民經濟的全面集體化為基礎，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了。蘇聯由細碎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及牠的粗陋的技術和低下的收穫性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這是極深入的革命激變、由社會舊質的狀態向新質的狀態的飛躍，牠就自己的後果說來，是和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激變同等重要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九一頁）。

第二屆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提出了這樣的歷史任務：徹底肅清國內資本主義的成分，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改造，使新的技術和新的企業熟練化。在這些年間，也特別注意了訓練幹部、提高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問題。

在第八屆蘇維埃非常大會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史達林檢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中完全勝利的事實，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根本

實現。勞動者的這種極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因為以領袖史達林為首的共產黨勇敢的、革命的、賢明的政策才達到了。社會主義的勝利，記載在新的「史達林憲法」——社會主義的憲法中。這些勝利保障了蘇聯公民的勞動權、休息權、教育權、衰老以及疾病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形中的物質保障權。社會主義的勝利，提供了在蘇聯實行完全民主的選舉制度的可能性，實行秘密投票下的普遍、平等、直接選舉權的可能性。

蘇聯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同時，也就開始漸漸地過渡到新的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去。「史達林憲法」確證了這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蘇聯進入了發展的新地帶，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完成及漸漸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的地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應當是社會生活的指導原理。

在這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的標誌下，編製了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茲洛托夫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提出了這計劃，並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大體認可了。偉大工作的第三屆五年計劃，立起了這樣的任務：在技術——經濟關係中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擴大勞動者的消費到一倍半以上；在城市中實行普遍的中等教育；在鄉村中實行七年的義務教育；在歷史事業中實行擴大範圍的方略，把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程——技術勞動的工作人員的水準；為着共產主義完全勝利，而保障勞動者的文化水準及共產主義意識普遍的提高。第三屆五年計劃所提出的極偉大的任務，是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有歷史重要性的競賽中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力量最好的證據。

怎樣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

由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過渡到第二階段——完全的共產主義，是要按照勞動生產性的繼續增大、城市和鄉村對立性的消滅、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對立性的消滅、蘇聯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的程度，來漸漸地進行。這種轉變，要在自己特有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使用消滅資本主義的「斑點」和殘餘的方法來完成；共產主義制度在第一階段上，還沒有脫除這些資本主義的殘餘。

如果蘇聯國內有着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東西，那末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徹底勝利是和資本主義的包圍的崩潰有聯繫的。直到蘇聯依然處在現存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包圍之間的時候，共產主義的勝利還不能認為是徹底的勝利。共產主義徹底的勝利，就完全保證免除資產階級各種關係復辟的可能性的意義說來，只有採取國際的規模才是可能的。完全保障蘇聯免除軍事干涉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問題，「只有採取聯合國際無產階級重大的努力和我們蘇維埃全體人民更加重大的努力的程序，才有解決的可能」。（中達林）

粉碎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民族主義者、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一切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及爭取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勢力，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托羅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死滅的反革命的「理論」，目的是要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並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是社會主義最可惡的敵人，他們變成了殺人犯、間諜、刺客、法西斯主義偵探部的代理人的匪團。蘇維埃政權，如同制裁人民公敵和祖國叛徒一樣，毫不留情地制裁了他們。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過渡期根本完成了。但這種勝利，無論如何都不是說廢止了和死滅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工人階級手中最銳利的武器；反而應當用一切方法來鞏固社會主義的國家，以便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免除外敵的危害，以及反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個別團體和人們，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包圍的代理者們。因此在共產主義的第二階段，也應當保留無產階級國家、紅軍、內政人民委員會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機關。

蘇聯建設

成功與

其他世界

社會主義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勝利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機能，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除資本主義的包圍，組織着戰勝資本主義的包圍，組織着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的勝利。這將構成以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整個歷史時代。列甫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寫過：社會主義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資本家及替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時候』，要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二二二—二三三頁）。在這種鬥爭中，將有不少的各種階段——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和殖民地戰爭、無產階級和農民反對統治階級的武裝起義、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以及其他。

蘇聯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興盛、增大、牠的「史達林憲法」，蘇聯各民族的爱愛，指出了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面前有着巨大的優越性。由這裏產生了榨取者階級方面、尤其要

說到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方面對蘇聯的寒心、慳惡、野獸般的敵意。資產階級及牠的法西斯主義的主幹人物，在和蘇聯的鬥爭中，每天都喪失了一切新的陣地，把戰爭看做唯一的出路。蘇聯盡全力預防軍事危險，但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捲入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西班牙和中國的事變指出了：蘇聯成了全世界民衆一切民主和進步運動的吸引力。工人組織中間、勞動者中間、知識者羣的優秀代表之間向着統一行動的突進，向着統一的人民戰線的突進，不可制止地加大了。世界加緊地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分裂了。『進攻的思想在大衆的意識中成熟了』。（史達林）。

蘇聯過渡期的經驗，將被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人民革命運動所利用，而且已經利用了。在列甯—史達林黨領導下的蘇聯人民，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事業中，有力量執行自己的任務；在爭取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爲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的事業中，有力量執行自己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及全世界勞動者的義務。

六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將來的社會制度，牠是以大規模科學地組織的社會生產、生產
義及	手段的社會所有、有組織的分配爲基礎的。在生產力高度水準的基礎上，因爲無
其特徵	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創造性的努力的結果，會達

到共產主義的勝利。因爲消滅了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共產主義時代不能有階級、榨取和

國家。高度技術和勞動的科學組織，是高度勞動生產性的基礎。勞動本身，爲自己、爲不知道採取的社會的勞動，在一切都豐富的條件中，在共產主義時代，成了人的第一種需要，成了一種享樂。共產主義社會的成員的文化——技術水準，高到了這樣的程度：有可能完全克服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解除了一切掙取結果的社會，取得了這種可能性：指導那些在資本主義時代因階級鬥爭而消耗了的、因爭取生存的鬥爭而弄得疲憊不堪的力量，支配自然的力量，目的是利用牠們來謀一般的福利。因此共產主義社會將擁有巨大的生產可能性及消費資料的存儲量。這對社會提供了充分滿足自己的成員的各種需要的可能性。『和個性的各方面發展的同時，也增長了生產力，集體財富的一切泉源也成了極充分的，只有這時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法律的狹窄的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馬克思，見「馬恩全集」，第十五卷，二七五頁）。史達林在和美國工人代表團第一次談話中，這樣敘述了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基本特色：『……這將是這樣的社會：（一）在那裏將沒有生產手段和工具上的私有權，而將是社會的、集團的所有權；（二）在那裏將沒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將是工業和農業的勞動者在經濟上支配着，如勞動者的自由協會；（三）在那裏，國民經濟是按計劃組織的，無論在工業領域中或在農業領域中，都將是以最高的技術做基礎；（四）在那裏將沒有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立；（五）在那裏，生產品將是按照法國老共產主義者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來分配；（六）在那裏，科學和藝術將取得達到充分繁榮的十分順利的條件；（七）在那

裏，免除了對於小片麵包的憂慮及對「暴力世界」阿諛的必要的個人，成了真正自由的」。
（史達林，「列甫主義問題」，一九三頁）。

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中，馬克斯分成了兩個階段：（一）共產主義的
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社會主義），是這樣的社會：牠「……剛剛由資本主義社
會中走出來，因此牠在一切關係中，在經濟的、倫理的和精神的關係中，依然保
留有舊社會的斑點，牠是由這種舊社會的內部變化出來的」。（馬克斯，見「馬恩全集」，
第十五卷，二七四頁）。「生產手段屬於全社會」（「列甫全集」，第二十一卷，四三三頁），但
還繼續保留有資產階級法律、貨幣、工資的某些形態。「……每個個別的生產者，由社會取
回的東西，除去一切扣除的部分外，恰如他對社會所提供的數量」。（馬克斯，同書）。這些
扣除的部分，是用來擴大再生產，用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以及其他。這，如同馬克斯說過的
，這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因為對每個人都按他的勞動給酬報，這也就預定了不平等，因為社
會主義社會的人們的能力還不是一律的，天賦還不是一律的，也不是一律地工作者。在共產
主義的低級階級上，還保留着國家，作為核對勞動、和階級社會的殘餘鬥爭、抵制資本主義
的勢力和殘餘的機關。（二）僅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
其力、各取所需」。巨大的勞動生產性，把必要的勞動時間引到了最小限度，強制勞動讓位
給創造性的勞動，這種勞動提供了個人的滿足。在這個階段上，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在「自己
特有的基礎上」（馬克斯）自由地發展着，而不是在由資本主義繼承來的那種窄狹的物質基

礎上發展着，才能解決共產主義的偉大的文化任務。這一切，把共產主義造成了最前進的、最文明的、對於人類最有利益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與原始

這些特色，使將來的共產主義制度，無論和以前存在過的所謂的共產公社的

共產主

形態（原始共產主義制度及各時期發生的共產公社），無論和各種改良主義者和

義不同

思想家的想像所描述的將來的「理想國」，都有區別。原始共產主義，表現在勞

動和牠的生產品的享有的公共性中，但這種共產主義，是建立在極低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在原始的技術和低下的勞動生產性上。這把收取剩餘生產品造成了不可能的。所以原始共產主義是貧窮和野蠻的共產主義。

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殘餘及公社生活的殘餘（意大利的馬爾卡（部落）、土地公社、強盜「公社」及其他），和將來的共產主義制度也毫無共同點，因為這些經濟形態沒有排除階級的統治，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成了極端落後的和遲滯的。因此甚至古代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描寫將來的共產主義的國家的理想，也把牠當作階級的國家，這種國家是被最高的聖賢和武士階級統治着並應用奴隸的勞動。

古代基督教的共產主義、中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異端派的共產主義，都描述了將來的社會制度，並以這種形式的制度來實現共產主義：牠是以消費的共產主義為基礎，而絕不是以生產的共產主義為基礎。小生產幾乎是那時獨占的農場形態，不僅農民的農場是這樣的，而且地主的農場也是這樣的；地主的農場，也是由農民應用那種和小農場一樣的方式經營着、

和鞏固的小經營配合着的財產的公平分割、共同消費，成了被壓迫階級的理想。

與空想
共產主義
不同

在資本主義和大經營發展時期就形成了的烏托邦的（空想的）共產主義，高地估計了大生產的利益。在托馬斯·草爾的「烏托邦」中，尤其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偉大的空想主義者的學說中，我們碰着了生產手段社會化的思想、對有組織的經濟的高度作用的承認。在空想主義者的學說的影響下所組織的共產公社中，應用了公共的勞動組織。但空想主義者以為：爲着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只要叫人確信資本主義制度不公平、及設想了真正公平的和完善的制度就足夠了（甚至用不着廣大羣衆的手）。馬克斯主義者證明了：『這種轉變，不是因爲理解階級的存在和公正、平等及其他的思想之間的矛盾，不是因爲消滅階級的單純的願望，就成了可能的，而只有在牠們一定的新經濟條件存在的時候才成了可能的』（恩格斯，「反杜林論」，二〇二頁）。馬克斯指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資本主義的關係幾乎擁括全體人類社會，從別方面說來，牠也引來了資本主義矛盾空前的尖銳化，會引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破滅。資本主義的這種破滅，不會『自動』到來，牠要藉無產階級、不倦地增長着和組織着鬥爭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準備起來和加快起來。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創造性的努力，是資本主義發展及無產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共產主義，照馬克斯主義的理解說來，不僅是社會結構的理想，而且是關於社會發展的學說，這種學說，鼓勵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大衆，進行推翻榨取者階級的統治、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建設

社會主義的偉大門爭。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階級鬥爭，鑄入了共產主義的羣衆運動中，這種運動從第一步就帶着國際的性質。

是革命運動

而不是

改良運動

中世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已經就受着共產主義的異端派所宣傳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社會下層的大規模的運動，提出了社會平等的思想。共產主義的學說，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工人運動中，找到了完全的形成。德國先進工人在國外的組織，一八四七年取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名稱，並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馬克斯和恩格斯接受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托而起草的「共產主義宣言」，異常清楚並明白地敘述了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及共產主義的綱領，牠很快就成了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鬥爭綱領。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奠下了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國際鬥爭的基礎」（「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把馬克斯主義作成了無產階級的綱領。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在各國發生的工黨，這些工黨擁有極廣大的工人羣衆，大部分都接受了馬克斯主義的綱領。第二國際是這些政黨的薄弱的聯合，但牠依然「是準備在許多國家中廣大展開運動的地基的時代」。（「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歪曲了馬克斯的學說，並盡一切努力來使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變成改良主義運動。只有在俄國無產階級反對專制政體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革命情況中成長出來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牠從最初就作為主張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的黨派存在着，因為列甯和史達

林不朽的勞績，才復活了革命的馬克斯主義，以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帝國主義——為基礎而發展了馬克斯主義，把這種學說造成了國際全體無產階級的鬥爭綱領。『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繼續第一國際的事業，接受第二國際工作的成果，斷然清除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牠的社會——愛國主義、牠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着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第一國際綱領」，七頁）。

十月革命 與共產 主義建設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提供了在蘇聯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的農民同盟，粉碎了被推翻的階級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勢力的同時，更發展了全部國民經濟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布爾塞維克黨，毅然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並實施了列甯的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和先進的社會主義農業的方針的同時，在史達林的領導下，達到了全國工業化，把蘇聯由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家，創造了強大的蘇維埃農場，結束了小農場的細碎性，把牠們變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農場。在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年間，就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基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年間，是爭取肅清搾取者階級，爭取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鬥爭的年代。工人階級在戰勝了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後，又粉碎了並肅清了人類最多的搾取者階級——富農階級。社會主義，列甯扼要地用『階級消滅』來說明了牠的特性，已經得到了極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勝利。『如果舉出我國現在的社會基礎，那末牠就完全適合這種事實：國家的全部國民經濟都成了社會主義的。就這種意義說來，我們已經解決了肅

階級的任務』。(莫洛托夫)。還留有被肅清了的階級殘餘，還沒有完全撲滅個別的敵意分子，社會主義國家對他們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如同對他們一樣，也對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及人們意識中的殘餘進行了鬥爭。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上不可避免的『斑點』。

現在蘇維埃國家的制度，準備着產生和發展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要素、萌芽的條件。爭取發展勞動生產性的羣衆運動，就是一個這樣的要素，這種運動發生在一九三五年，是在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名稱下著名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猛烈成長、工業和農業中新技術的發展、新的生產幹部對這些技術熟習成功、這些幹部文化——技術水準一般的提高、全國民衆物質富裕的迅速加大——，這一切，把爭取高度勞動生產性的鬥爭造成了勞動者們切身的事情。史達哈諾夫運動，反映了勞動者達到最高的勞動生產性的水準——資本主義生產中不可能的水準——的慾望，反映了工人和集體農場員斷然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水準的熱望。史達林這樣說明了這種運動的特性：他在『準備着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條件』。

(史達林，「蘇聯全國第一次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會議上的演說」)。大眾文化——技術的提高，會達到克服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會達到財富空前的加多，會達到可能完全滿足社會一切人員的需要，會達到實現這樣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這種大眾文化——技術水準的提高，是共產主義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

第三講 社會意識形態

一 什麼是意識形態

自然與社會樣式和概念體系
意識形態，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模式和概念的體系，即是世界觀。例如說到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有着這種意義。社會意識的個別形態——科學、哲學、藝術、倫理、法律、宗教——形成意識形態的外觀。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構造中有自己的基礎。

人類的物質生存，是人類一切社會生活——其中也有他的意識的發展——的主要條件。『人們必須有生存的可能性，才有力量去製造歷史。但爲着生存，首先必須食物和飲料、住宅及其他的東西』。（『馬—恩全集』，第四卷，一八頁）。人的意識，是作爲他的物質生產活動的歷史產物而發生的。

二 原始社會的意識形態

原始生產與原始
原始的、前階級的社會的人類，因爲他的生產力極不發達，只有藉爭取生存的共
同利益而團結的集團才能生存。生產力不發達，使人喪失了物質積蓄及形成私有

意識形態

財產的可能性。這些條件，約制了原始共產主義制度及人的關係的共產主義的表象。種族中的每個成年的人員，其中也包括婦女，在討論及解決公共的事情的時候，都具有平等的『權利』。種族的軍事領袖和民事領袖，都根據全民族的決議來選舉和更換。原始人關於自然的表象，也是被他的物質活動的能力所約制着的，原始人只有能力在極有限的範圍中生產（漁、獵），也就具有極有限的、最純樸的關於自然的表象。自己還沒有脫離自然界的，他把自己關於自己的表象轉加到了自然身上。由這裏發生了萬物有靈說，牠起初是簡陋的唯物的（關於作為物體的『精神』的表象），而後來，逐漸地沿着把世界分成自然和精神世界的傾向發展了。

在前階級的時代，物質的生產過程是規定意識形態的直接條件。例如原始人的藝術，直接反映了他的勞動行為（獵人舞、用石擊獸的繪畫）；崇拜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和他有聯繫的自然力量（獸、樹、地、火、及其他）。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意識形態

最初階級
社會的

跟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繼續向前的發展，跟着階級的發生，意識形態對於人們的物質活動的依存性，成了更加複雜的，是間接通過人們的階級關係、社會政治組織來表現；也間接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發展來表現。在敵對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沒有也不能有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物質關係領域中的階級鬥爭，也在意識形態領

域的鬥爭中找到了反映。在物質生產範圍中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這個社會的統治的意識形態。

在奴隸所有者的社會中，在土地貴族統治時代（紀元前八世紀至七世紀），例如是保證這些貴族的利益的，關於他們的神的起源的神話支配着。這些貴族的利益，也在非成文的習慣法的統治中找到了反映，依照這種習慣法，奴隸所有者，好像是上帝對他們賦與了政權，能夠創立法院並專斷地裁判。商業的奴隸所有者的貴族們，在下一世紀（紀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獲得了統治權，他們是用種種方法促進了哲學、成文法、科學、藝術的發展的階級。因為商業是這個階級的政治統治權的物質基礎及動產成了財產的基本形態，所以成熟了用成文法（牠是作為和所有者的『門閥』毫無關係的財產的看守人）來代替古代的習慣（牠保護着氏族的、繼承的、不是任何人所寫的土地王公的法律）的迫切必要性。同時，新的統治階級，富於企業心的殖民者、商人階級，需要廣泛的知識，他們需要算學、地理學、天文學（爲着航海的時候測定方位）及其牠的知識。

四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在封建社會中，俗世的和教會的封建領主的統治權，建基在侵奪（用武力）小的自耕農的土地上及農民的人身隸屬上。這種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形態，在封建領主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了自己的反映和倫理的辯護，牠對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

神
的
意
志

中的一切關係，都用神的意志的表示來說明。基督教的神學者奧姑斯丁，他是封建時代的不容反駁的權威者，曾經指示了：地上的一切物體的秩序，其中也包括社會關係的秩序，都是神——創造主嚴格規定的。『地上的王國沒立獨立的意義，牠是對於天上的王國的準備階段、初步入門。在天空的王國中，是嚴格的教會等級制度支配着（神父、神子、神靈、天使、聖人、正人及其他）。這樣的教會等級制度，也應當在人們的關係中嚴格實行；其餘的封建領主都應當服從大公，農奴應當對全體封建領主順從地服務。宗教的權威深入了各種的封建意識形態中。奧姑斯丁也指示了：科學和藝術都應當服從宗教的權威，僅僅那些在聖經中記載的事物，才能用做自己的對象。』

五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的制度在封建機構內部的發展，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怎樣表現自己 革命，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中引來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確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也和奴隸所有者社會及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一樣，是有產者——榨取者的意識形態。但資本主義的財產及榨取的特殊形態，也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特色中找到了自己的反映。

在封建制度的內部產生了資產階級，他們出面反對束縛着牠的發展的封建制度的經濟和政治形態（等級的政治制度和特權、封建國家的分裂、沒有自由的工作人手、行會的限制及

其他)。進步的資產階級的這些要求，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表現出來了。保障資本主義榨取的自由，是這些口號的實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牠建基在直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完全分離、生產手段在社會少數人手中的獨占上，發生了爭取私人的、個體的積蓄的瘋狂鬥爭。資本主義的財產，在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的意識中，變成了生活的主要目的，變成了神聖的東西（『神聖的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得到了統治權的一切地方，他們都破壞了一切封建的、家長制的、牧歌式的關係。牠毫無留情地裂斷了那些聯結着人和他的繼承指定人的雜色封建線索，並且，除赤裸裸的利益、無情的現金以外，在人們之間沒有留下任何的聯繫。……牠把個人的長處變成了交換價值，並且代替無數的各種正當的和特許的自由，而提出了一項不要臉的商業自由。一句話，牠用公開的、率直的、無恥的、乾脆的榨取，來代替那種用宗教的和政治的錯覺掩蔽着的榨取』（馬克斯：「共產主義宣言」）。那種創造着私有財產的榨取的意識形態的條件，造成了極端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特性，並且在資產階級的法律、哲學、倫理、藝術等等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據。爲着追求新的市場，資產階級利用政府的幫助，走上了對許多民族侵略、殖民的道路。這是對於民族主義發展的地基。人們的生產關係，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在作爲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買和賣）的市場關係中，取得了自己的外在的表現形態。在資產階級的意識中，這在商品拜物主義及自然盲目性的理論中找着了自已的反映。

資產階級

上述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主要特色（牠的榨取的、私有財產的性質，個

意識形
態的變化

人主義，民族主義，商品拜物主義及其他），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自己
的歷史發展的一切階段上所特有的。然而這却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資本
主義的各種階段上沒有遭到變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曙光期，資產階級出面要求一切科學
——尤其要說到自然科學——的發展，發展了唯物論的學說，甚至宣傳了無神論。跟着資產
階級獲得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權，牠也就成了更反動的，開始擁護宗教和觀念論。在帝國主
義時代，這時在資產階級的科學、哲學和藝術中，宗教的——觀念論的、形而上學的概念開始
占優勢，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反動性也就特別銳利地暴露出來了。

六 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他們是社
會主義的
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發展了的時候，也就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
喪失了一切生產手段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
他們為無產階級專政、新的生產方式、共產主義地改造社會而鬥爭着。只有他們
的意識形態，就自己的內容說來才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僅是
無產階級的利益的表現，而且也是一切被壓迫的人們的利益的表現。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是消滅資本主義的最尖銳的理論武器，和私有財產的、個人主
義的、宗教——觀念論的以及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進行着毫不妥協的鬥爭。無產階級發展着新
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時候，然而却利用着、批判地改造着哲學、科學、藝術等等的

先行發展中的一切有價值的事物。

七 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學說

意識形態
有着階
級的性質

這樣看來，意識形態史毫無疑義地確證了：（一）在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有着階級的性質；（二）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配。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質，被相當的階級的政黨更加完全並清楚地表現出來了。由這裏產生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派性的學說。然而那種努力使自己的統治不朽化的統治階級，却掩蔽着自己的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質——黨派性質。只有為消滅階級及階級統治而鬥爭的無產階級，才公開地宣佈意識形態的黨派性。資產階級宣傳『純粹的』、無黨無派的科學，努力引導勞動者脫離真正科學的無產階級的黨派性，並為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黨派性而鬥爭。只有徹底革命的階級的無產階級，牠無意保全現存的秩序，才有能力在自己的意識中正確地反映現實。所以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巨大的革命力量。反過來說，搾取者階級關心保全搾取制度（他們是這種搾取制度的担当者），把現存的秩序描寫成了合理的、永久確定的、適合自然的人間的秩序。搾取者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對現實歪曲的反映。馬克斯和恩格斯，指出了搾取者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這種性質的時候說過：意識形態，是現實世界在這些階級的意識形態代表者的意識中的歪曲的反映。觀念論和宗教，是這種歪曲的意識形態的最鮮明的例子，在觀念論和宗教裏，自然中和社會中的關係，是『被倒立地表現着』（馬克斯）。

意識形態
與社會經
濟的關係

意識形態被經濟的、生產的關係所決定。但意識形態在生產關係的影響下發
生了並發展了的時候，牠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却會落後於經濟的發展。『物質方
面的發展——生活的發展，先於精神方面的發展，觀念的發展。這是明明白白的
；起初變更着外在的條件，起初變更着物質，以後才適當地變更着意識和其他的精神現象，
——觀念方面的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的發展』（史達林）。

意識形態發生了的時候，就有力量反轉來積極地影響社會的經濟，促進或阻礙牠的發展
。換句話說，意識形態成了相當獨立的力量。算學，在牧畜的民族那裏，尤其是在商業的民
族那裏，由於計算家畜、商品、貨幣的數量及貨幣業務的實際需要而發生了。幾何學，在農
業民族那裏，由於測量土地及其他的實際需要而發生了。但這一切科學發生了的時候，就在
一切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獲得了最偉大的意義。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造成了數學及自
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輪到這些科學，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顯出了很大的影響。在帝國主義
時代，資產階級的哲學、科學、藝術都遭到了危機；在哲學和科學領域中，興盛着觀念論的
和宗教的學說，牠們在社會生活中起着極端反動的 and 反革命的作用。例如法西主義的人種理
論、法西主義關於世界精神（這種精神好像在法西主義國家及牠們的領袖身上找到了體現）
的學說，具資產階級科學的朽腐及牠的反革命的作用的『典型的』實例。

無產階級
的意識形
態是怎樣

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積極的、革命的作用，在過渡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
時期，特別加大了。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自覺地調節着和計劃着經

「得出來的」一。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統治權，在社會中第一次創造了消滅榨取者的意識形態及建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統治權的條件。在人類的歷史中，極廣大的勞動者羣衆，首次以那種解除了種種歪曲、神祕化、榨取者的奴隸道德的思想精，教育和再教育了。

消滅榨取者的意識形態及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能自動地到來，而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來達到。蘇聯消滅了資產階級的統治，社會主義徹底並且不可挽回地勝利了，建設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然而在大衆的意識中，資產階級的過去事物的殘餘還是有力的。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巨大規模的發展），落後，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不能說，我們克服了資本主義在人們意識中的殘餘。這不能說，不僅因為人們的意識的發展落後於他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而且因為依然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牠努力在蘇聯的經濟和人們意識中鼓勵並支持資本主義的殘餘並反對我們，布爾塞維克應當時時保持必要的準備』。（史達林）。

新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消滅着資本主義在大衆意識中的殘餘，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起着極大的作用。對社會主義財產自覺的態度，對社會主義勞動自覺的態度，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的鬥爭，爭取消滅資本主義成分及階級一般的自覺的鬥爭，爭取黨的路線、反對『左派』和右派對黨的路線的歪曲的自覺的鬥爭，對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這一切，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和極大的有效力量。

末了，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的社會組織本身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特色——計劃性，僅

當社會生活一切重要過程在自覺的、科學的領導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意識形態

的

相對獨立

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也在意識形態的繼承性中表現出來了，在牠裏面，意識形態主要是被經濟的發展所決定的同時，也遭受了從意識形態及一切文化的先行發展方面來的次要的影響。『每個時代的哲學，都以前提的性質，處理着一定的和考索的資料，先行者傳給牠的及牠由此出發的資料。……在這裏，經濟沒有從新創造任何東西，但牠决定着那些已有的思考資料的樣式、變化及繼續向前的發展，而且，甚至牠對這事，就大部分說來，也不過是以間接的方式來實行，因為政治的、法律的、倫理的反映，對哲學顯着最重要的作用。』（「馬恩通信集」，三八四—三八五頁）。

八 反馬一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學說

觀念論的

意識

形態學說

和馬克斯主義一列寧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學說相反，資產階級的哲學家發展了普通觀念論的關於意識形態的學說。甚至革命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哲學家，例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保衛關於自然的唯物論的學說的同時，說明意識形態問題的時候却落到了觀念論上。

在關於觀念的本質和發展的問題中的觀念論，以毫不掩飾的形式在康德和黑格爾那裏出現了，他們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有許多後繼者。他們中間，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德曾梯爾等人），以各種的形式，發展了關於世界精神的學說，這種世界精神，是在某個民族、人種

（『北方』人種及其他）的觀念、精神中實現着自己的發展。在這下面，這些民族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好像就是民族精神的特殊表現者，好像他們有能力決定自己民族的發展歷史及全世界的歷史。

托羅茨基
否定無產
階級文化

托羅茨基發展了孟塞維克——資產階級的關於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理論。他斷定說：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沒有力量創造無產階級的文化。他的這種斷定，不外是他的反革命的永久革命論的發展。托羅茨基發展了這種理論：社會主義僅是各國革命的結果，所以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不過把過渡期看做偶然的歷史插曲。在我們看來，過渡期是消滅資本主義及創造新社會的時期，同時也是創造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時期，托羅茨基却把牠想成了這樣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僅僅是做資產階級的『文化學徒』，但不能建設自己的新文化。托羅茨基，由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這種理解出發，在否定無產階級是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者的同時，反對創造無產階級文化的可能性，而現在，蘇聯却已經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

波格達諾夫
夫的
錯誤觀念

波格達諾夫也發展了觀念論的和孟塞維克的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在他的理解中，意識形態是歷史發展的基礎。在一定的社會中的階級統治，照波格達諾夫的見解看來，是被這種事實所決定：因為這個階級創造了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能許可他們最合理地——即是支出最小的力量來收獲最大的效果——組織着社會和一般世界。由這裏，波格達諾夫發展了反革命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及『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和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相反，波格達諾夫斷定說：無產階級，起初應當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中，創造作為新社會的組織力量的無產階級文化，然後去推翻資本主義。

機械唯物論的學說
助了意識形態學說

現代的機械唯物論，以各種各樣的傾向，歪曲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意識形態的學說。例如布哈林，把關於意識形態的問題，以機械的均衡論的看法來考察的時候寫過：『我們在社會中發現，三種要素：物體、人們、觀念，：

顯然，這一切要素之間，應當有一定的均衡』。（『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一九二二年版，一四八頁）。布哈林以為，均衡論也應當說明各種意識形態的相互聯繫。照布哈林的見解看來，各種意識形態——科學、法律、藝術等等——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均衡，這種均衡，是因為聯合的、『組織的』基礎——宗教和哲學——而創造的。在布哈林那裏，關於意識形態的組織作用，我們也找到了波格達諾夫那種精神的斷定。薩拉貝耶諾夫，發表過關於多種真理、關於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客觀同義性的斷定，是站在毫不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的立場上。

在孟塞維克化的觀念論的著作中，有着對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意識形態學說的觀念論的歪曲。孟塞維克化的觀念論者，把意識形態的過程和生產的實踐及階級鬥爭分裂了。比如說，在研究哲學史的時候，德波林和他的團體，把哲學體系的发展，抽象地、放在社會——經濟的規定性以外來觀察了，把哲學史設想成了觀念的內在（任意）發展史。換句話說，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在這裏，以黑格爾主義的精神變成了絕對獨立性。

第四講 政治

一 政治

什麼是政治

政治，是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領域；牠們是對於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的國家的關係；政治是階級鬥爭。關於政權的問題、關於一定的階級的統治權問題、關於各階級爭取國家政權的鬥爭的問題，是政治的中心的、主要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的國家，列寧寫過：『什麼是「政治」呢？（一）是無產階級的前衛對於牠的羣衆的關係，（二）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三）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三一四頁）。

國政管理和國家組織、黨派鬥爭、黨對階級的領導、階級鬥爭、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領導（例如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無產階級國家對生產的指導（經濟政策）及其他等等的一切問題，都屬於政治的領域。在政治領域中，也加入了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領域——外交政策，這種政策是被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

這樣看來，政治包括着全部政治制度和組織，或說包括社會經濟制度的政治和經濟的治上層建築。政治是影響經濟過程的強有力的手段。例如，國家成了促進或阻礙

相互關係

某種經濟制度發生的一項決定的因素。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能夠有三種。牠能夠在這種傾向中影響着：使事業進行得更快；牠能夠相反影響着：牠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使事業遭到破壞；或者，牠對於經濟的發展，能夠在一定的方向中放着障礙，並向着別種方向推進。」但是明明白白的，在第二種和第三種的情況中，政權能夠使經濟的發展遭到極大的損害，能夠惹起大量的能力和物質的浪費」。（「馬恩通信集」，三八頁）。階級、階級社會的形成，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完成了國家的創造，這種國家是經濟上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工具。因此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列寧指示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一一六頁）。在自己的任何表現中，政治都是經濟和社會關係的集中表現，是牠們的總括和完成。由這裏推演出來了：各階級的根本上經濟利益，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自己的政治統治才能完全實現。因此，如同列寧指教的，「政治對於經濟不能不有優先權利。別樣來討論的話，這就是說，忘記了馬克斯主義的ABC」。（「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二二六頁）。這特別關係到無產階級。

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古典作家，不只一次竭力指出了：如果對於革命鬥爭的根本問題不首先政治地接近的話，就不能對這些問題取得解決。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關於政治對於經濟的優先權利的學說，在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反對孟塞維克主義的一項最有利的機會主義教條的鬥爭中，以全力展開了；孟塞維克派斷定俄國好像

經濟上沒有成熟社會主義革命。列甯暴露着這種假論證的時候寫過：『如果對於創造社會主義要求一定的文化水準的話（雖誰也不能說這種一定的『文化水準』是怎樣的），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能一開始開始創造社會主義哩：首先運用革命方法奪取對於這種一定水準的前提，而以後，已經是以工農政權及蘇維埃制度做基礎，向前趕上其他的民族。』（『列甯全集』，第二十七卷，四〇〇頁）。

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大衆，在實踐上證明了：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社會主義勝利的決定力量，因爲只有牠才提供了向着社會主義推進的必基礎。作爲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特種聯盟形態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自己的基本任務：使用鎮壓和消滅，榨取分子以及工人階級方面對國家領導的方法，來社會主義地改造全部社會關係，來社會主義地再教育農民大衆。工人階級的專政及牠的政策，決定着、監督着、指導着蘇聯的發展，在改造全國經濟的事件中，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事件中，起着決定的作用。

在黨的領導、所進行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時常是科學地根據馬克斯主義——列甯主義的理論作成的，因此牠決定着經濟發展的傾向和速度。政治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牠被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所創造。牠適應着無產階級的利益、隨着這一歷史情勢的變更而變更。在黨和政府的每項決議中，都科學地證實了某種方略的必要性，提供了蘇聯發展傾向的科學的先見。蘇聯的發展，不是自然而然地進行，而是有計劃地進行，

因為經濟生活是被那種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所規定和指導。

蘇聯不僅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政治性質說來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就自己的經濟基礎說來也是這樣的國家，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現在是唯一的和完全統治的生產方式。

蘇維埃政權和牠的指導者——聯共（布），過去和現在都是從外國敵人方面來的、從榨取者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極可惡的民衆的敵人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等等——方面來的瘋狂攻擊的對象，這些間諜、刺客、叛徒、殺人犯，是法西斯主義偵探隊的雇員。反對法西斯主義匪黨的不容妥協的鬥爭、無情地撲滅他們秘密的反革命的巢穴、儘一切方法提高革命的警戒性，是蘇聯繼續向前的成功和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

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態』（中建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一九頁），是向着共產主義推進的政治基礎，是在蘇聯——處在敵視牠的資本主義包圍中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具。

蘇維埃正是這樣的『政治形態：在牠的範圍中，應當完成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三二頁）。因此儘一切方法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機關、蘇聯的政治上層建築、保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免除資本主義包圍，——是蘇聯向前勝利的基礎。

馬克斯主義的古典作家，認為政治時存在是和階級及國家「存在聯繫着的。因為沒有階

級和國家也就不會有政治。蘇維埃國家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在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以前，國家和政治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暫時保留着。蘇聯在肅清了敵意的、資本主義的各階級以後，保衛社會主義社會——以後是保衛共產主義社會——免除外敵的危害、組織戰勝資本主義的包圍，是國家和牠的政治的最重要的機能。

二 國家

什麼

是

國家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政權組織，牠的使命是保護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經濟及其社會關係，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這樣看來，國家『是統治階級手中用來鎮壓自己的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關』。（史達林）。到現時以前，資產階級的科學中，沒有一個關於國家實質的定義得到普遍的承認及認為合於科學。有人把國家定義做因為『公共契約』的結果而發生的人們的聯合（自然法學派）；也有人把國家定義做『組織着個人的聯合，牠因為自己的權利的關係，立起了多方面促進文化和野蠻鬥爭的任務』（科列爾）；有人把國家定義做『法律關係』，『國家結合的全體參加者，由國王至最下級的臣民』，都是這種『法律關係』的主體（科爾庫諾夫）；有人把國家定義做『國族的法律人格化』（愛斯曼），以及其他。

列寧在『論國家』的講義中十分正確地說道：『幾乎找不到其他的問題，能像關於國家的問題這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哲學、法律學、政治經濟學、社會評論的代表們有意地和無

意地紛擾着」。只有馬克斯，才提供了科學地理解國家的本性的鑰匙。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中，尤其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出版）中，闡明了國家的真的本質。馬克斯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因研究許多新的問題，例如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作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特種聯盟形態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態的蘇維埃國家，在列寧的著作中燦爛地集成了、發展了並提昇到了更高的階段上。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一九一七年出版），創造了關於國家的科學發展中的新時代。

國家的發生和變化的
國家不是原始的社會形態。作爲統治和強制的組織的國家，是跟着階級鬥爭的現才產生，當時原始的社會形態——氏族公社的集團，因爲分成了有着各種利益的各種社會階級的結果，而開始崩潰着。

生產技術的改善、分工及人口的增加，引到了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的確立、財產的不平等、無階級的氏族公社集團分爲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階級。有產者漸漸地奪得了生產一段，並使無產者階級在經濟上服從自己。激起了階級鬥爭，牠鼓勵有產者階級創造特殊的機關，要這種機關來鞏固他們的經濟支配權。出現了軍隊——親兵，他們對「主人」服務，並保護「主人們」的財產和特權；形成了官僚集團，他們代替了氏族尊長的權威；創立了強制的機關——監獄、法院、警察及其他。有產者階級的經濟支配權，被賦予了政權的形態。這樣產生了並鞏固了國家。恩格斯在「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中寫道：「國家是由於約束各階級的對立而發生的；因爲牠同時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發生的，所以，就一般的通則說來，

牠是有勢力的、經濟上支配的階級的國家，統治階級利用國家使自己也成爲政治上的統治階級，並像這樣獲得了用來鎮壓並榨取被壓迫階級的新的手段。國家的出生，伴來了社會的震動——起義、對這些起義的鎮壓及把統治階級澈底分成特權的集團。以前的氏族集團，被居民的地域的劃分所代替了。維持國家機關的經費，用強制收集的方式收集起來，出現了捐稅。

在歷史上，國家的發展是隨同社會上經濟機構的更替、一個階級的統治被別個階級的統治所代替而進行，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創造自己的國家機關及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古代世界的奴隸所有者的國家被封建制度的國家、地主、農奴所有者的國家所代替了；在新的時代，資產階級的國家又代替了封建制度的國家。

國家的

本分類

在資產階級的國家學那裏，國家的基本分類，是根據治理的形態把牠們分爲基：(一)君主政體——牠又分爲絕對君主政體和立憲君主政體——，(二)共和政體。除此以外，根據國家的類型分爲：(一)寡頭政體，即是這樣的國家；其中是少數貴族和富人掌握政權；(二)民主政體，其中政權屬於『人民』；(三)君主政體，其中政權屬於君主一人。後一種國家的分類，是根據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說而實行的。事實上，國家類型的基本區別，不是和治理的形態聯繫着，而是和怎樣的階級是這個國家中的統治階級聯繫着。例如，無論立憲君主政體(英國)，無論民主共和政體(法國、美國等等)，無論法西斯主義獨裁(意大利、德國)，都不過是資產階級政治支配的各種組

織形態吧了。

社會主義
革命會引
消滅國家

一個階級把政權移轉到別個階級，原因是在於生產條件中的變更，生產超過了舊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形態，並伴來了革命（例如法國革命、十月革命）。歷史上最後的階級統治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牠暫時僅在蘇聯建立了——，最後應當把作為社會組織的種種政治形態的國家引到消滅。消滅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消滅那種使人對人的榨取成為可能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就會引到階級消滅，所以也就會引到階級強制制度的消滅，國家就是這種階級強制制度。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同時打碎了牠的壓迫的國家機關，並建立自己的國家機關，這種國家機關同時也是鎮壓榨取者、組織勞動者大眾、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機關，而且也是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的社會所需要的設施。在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及牠的助手們的抵抗還沒有停止的時候，無產階級暫時還要保存並鞏固強制的機關（紅軍、法院、拘禁地等等）。

過渡期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如同列寧所闡明的，已經不是完全字義的國家，而是『半國家』，因為牠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用來鎮壓極少數以前的榨取者的組織，也是用來建設社會主義及無階級社會的組織。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創造對於一切政權死滅——即是對於國家死滅——所必要的條件。國家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會死滅，那時會完全根絕——不僅在經濟中、而且也在心理中——階級分化的一切殘餘；那時最高程度的勞動生產性會消滅實際不平等的一切殘餘；那時會消滅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會實現共產主義的原則

『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那時共同生活的規則會成爲社會每個人的意識的資產，一切種種的強制都用不着了。只有經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力，才是能夠走到這種國家死滅的道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及牠的國家機關，是爲着有成效地實現階級消滅、再教育勞動者大眾、把他們變成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的和積極的參加者、尤其要說到養成新的勞動紀律等等任務所必要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加強了蘇聯的內外實力，同時也就會鞏固着牠的國際地位。和這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干涉的心地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就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方面說來成了更加執拗的。這也就引來了更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力的必要性。

三 政體

專制

政體

專制政體是這樣的國家機構：在那裏是君主、家天下的國王的政權，而且這種政權是沒有限制的、專制的。政權有着私人的性質，君主個人和國家沒有區別（專制政體最典型的代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經宣佈：『朕即國家』）。專制政體是封建王國的變態，在封建王國中，君主的政權是被『國民會議』——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會議——所限制的，專制政體也和新時代的立憲君主政體相對立，在立憲君主國中，君主的政權是被資產階級的代表所限制的。專制政體構成在封建制度朽腐的時代，對於這個時代典型的是原始積蓄，當時需要替資本主義掃出地盤，奪取農民的田地，協助大資本壓迫城市手工業，用一切正當的和不正當的手段把資本（這個時代主要是商業資本）集中在

少數人手中。爲着解決這一切任務，照馬克斯的表現，必需『有組織的暴力制度』；專制政體就是這種制度。在牠的基礎中，是放着貨幣的稅、強制的借款、雇傭的軍隊、雇傭的官吏（官僚們）。在西歐，從腓立普六世起（十四世紀）到路易十四世（十七世紀）止的法國國王，是典型的專制政體的代表。在俄國，專制政體在雷厲的伊凡及羅曼諾夫朝最初的幾位皇帝、特別要說到彼得一世（十八世紀的初葉）的身上找到了體現。當工業資本因專制政體而發展了和鞏固了的時候，當專制政體所應用的直接暴力的方法（『超經濟的強制』）成了牠的壓迫的時候，工業資產階級就處處組成了『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政黨，來努力結束專制政體。在俄國，這種和專制政體的鬥爭繼續了很久，在俄國，『原始積蓄』延長得很久。

獨裁

政體

獨裁政體，是說沒有任何限制的、不被任何法律所拘束的、以實力爲基礎的政權。這種一般的定義，然而要求具體化和發展。種種國家，都是某一階級的統治、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暴力組織。所以，種種國家本身，某個階級的政權組織本身，永遠是階級獨裁，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獨裁——奴隸所有者對奴隸的獨裁，封建領主對農奴的獨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獨裁，工人階級對被推翻了的榨取者的獨裁。這種階級的獨裁，有時是以明確的、赤裸的樣式出現，但有時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牠是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的民主的飾詞掩蔽着、如所謂的民主自由、憲法的保證、議會政體、國家對於私人生活的不干涉、所謂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分權制度及其他。居民中的極少數人所構成的

搾取者階級，如果沒有這些飾詞來掩蔽着他們對巨大多數被壓迫者及被他們所搾取的居民中大多數的勞動者的經濟和政治支配權，他們就不能圓滑進行。因此他們採取赤裸的形式獨裁，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會出現；當時，他們的統治，遭到了被壓迫者階級方面來的、或有時是從外敵方面來的某種重大危險的威脅，當時掩護這種獨裁的飾詞已經失去了欺騙作用。

袞隸歷史上個人獨裁的例子（尤其要說到古羅馬的個人獨裁），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其中也包括着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考茨基等人）斷定說：一般說來，獨裁，只能有個人的獨裁，即是只有個人的獨裁、或就極端的情況說來也只有不大一羣人的獨裁才能存在。他們斷定說獨裁只有個人的獨裁的時候，是在政治上努力掩蔽着有產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搾取和壓迫性質，他們同時把國家描寫成了各階級和平共存及相互合作的形態。在這裏面是十分明顯的，古羅馬的獨裁，不是獨裁者『個人的』政權，而是奴隸所有者階級的獨裁，牠在一定的時機，是以這個階級的傑出代表者的個人的政權來實施。革命階級的政權，採取率直的、無掩飾的獨裁形態，例如法國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以羅伯斯比爾為首腦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獨裁就是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努力消滅種種搾取形態的公開的階級獨裁。歷史上也有許多反革命公開獨裁的例子——法國卡溫耶克的獨裁（鎮壓一八四八年的六月起義）、路易·拿破崙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以後的獨裁、以及特意爾的獨裁（鎮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賀爾特的獨裁（匈牙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主義的獨裁，他們都公開地脫去了民主政治的外衣。在這一切情況中，獨裁都是某個階級的政

權，牠們無情地鎮壓自己的階級敵人。當說到獨裁是以實力而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政權的時候，那末這完全不是說這個統治階級沒有創造任何法律，這種法律是不僅強制被壓迫階級的，而且也是強制統治階級自己的成員的。當然頒佈了這樣的法律，因為種種法律都是取得法律稱號的統治階級的意志。（馬克斯）。但階級的政權和統治，却永遠不是由法律引導出來的，而是由自己的實力引導出來的，牠們也在其牠的強制形態之間及在法律中表現了。這樣看來，法律不是階級獨裁的限制，而是牠的固定化和公式化。

民主

政體

民主政體這個術語，來自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關於國家制度的學說中。在他們那裏，民主政體的觀念，是作為和君主政體及貴族政體相反的人民政權；在君主政體的國家中，政權屬於國王個人；在貴族政體的國家中，政權握在那些因出身高貴、富有、作戰勇敢及其牠的原因而特出的少數一羣人的手中。經過了好幾世紀，作為無階級的「人民政權」的民主政體的定義，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代表者——自然法學派——的理論中，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宣言」中，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憲法中，取得了確認，而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國家學理論中取得了充分的發展。這些理論，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國家的模型。牠們也被社會改良主義者所採用。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不承認任何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國家政權，所以也不承認無階級的民主政權。「民主政體，和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不是一樣的。民主政體，是承認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國家，即是為着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別

部分居民實行有系統的暴行的組織」。(列甯：「國家與革命」)。這樣看來，民主政體是純階級的概念，是和某個階級的專政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一般」的民主政體。歷史上只有具體的、階級的民主政體的例子——奴隸所有的（古代民主政體）、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牠們都是採取者的民主政體，和牠們相反的，是蘇維埃的民主政體——對於廣泛的勞動者大眾的民主政體，由牠裏面除去了採取者。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法西主義者們（如考茨基），都努力證明：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及牠的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及牠的在資產階級的憲法中所宣佈的普選權和所謂的「自由」，是真正的、「純粹的」、無階級的民主政體。但事實上，當資產階級在和封建貴族的鬥爭中，担任被壓迫居民的代表者的時期，起着革命作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的口號，在資產階級的政權確立以後，就引到了虛偽，牠在資產階級的憲法中掩蔽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榨取性質。

馬克斯說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是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毫無限制的統治」。恩格斯說過：「國家不外是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別個階級的機器，在民主共和國中比在君主國中是毫無兩樣的」。發展這些主旨，列甯指教過：「馬克斯主義者時常說過：民主政體越發展、越「純粹」，階級鬥爭就成了更赤裸的、更尖銳的、更無情的，資本壓迫和資產階級（我也就更「明白地」出現了」。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和法西主義（牠是資產階級赤裸裸的獨裁）對立。馬克斯、恩格斯和列甯，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比封建制度是巨大的有歷史

意義的進步。他們指教了：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無產階級應當為獲取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而鬥爭，但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認為牠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例如馬克斯寫過：工人們『……沒有脫除資產階級的錯覺。他們能夠並且應當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牠是對於開始工人革命的必要條件。但工人們一瞬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看做自己的最終目的』。獲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政體，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體、少數採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大多數被採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些多數人。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於被採取者的真正自由及無產者和農民實際參加國政管理才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民主政體，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是大多數被採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少數採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少數人』。（史達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後一種民主政體，是蘇維埃的民主政體、最高形態的民主政體、大多數勞動者大眾真正的民主政體。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是唯一真正的民主政體。這不僅是在憲法的條文中的、而是在實際上的、在生活中的民主政體。這種民主政體，不僅不和其他階級的『民主政體』一樣採取任何人，而且用自己的專政來鎮壓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擊碎了的採取者階級，吸收極廣泛的勞動者大眾加入國家的和社會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勞動者大眾極廣泛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努力的情況下，來實行創造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的互相提攜，不是從上到下、而是從下到上、從地方到中央來建設國家政權機關，在一切國家機關——地方的和中央的——經常的和統一的基礎上、在民主中央集

權的原則上，把牠變成那個被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的羣衆組織。

法西

獨裁，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專政。法西制度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建立，一方

面說來，這是『資產階級削弱的標誌，……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舊的議會

政治和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方法來統治的標誌，……』（史達林）。法西主義的政黨，在自

己爭取政權的鬥爭中，廣泛地利用了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小商人），這些小資產階級，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經濟恐慌的結果而遭到損害的。法西主義的政黨，努力把小資產階級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曾經宣佈了：他們『排除階級鬥爭』及『消滅馬克斯主義』。法西主義的政黨，唆使一個民族攻擊別個民族，宣傳了所謂的『人種理論』。從歐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初，在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其中也包括着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展開了對工人階級及勞動者大衆的進攻，建立了軍事獨裁的制度。這樣看來，拭去了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和法西國家之間的區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都加強了對勞動者的榨取，取消了民主自由和議會制度，把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組織趕到了地下，廢止了社會法制。

工農
民主
專政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利了的工農革命政權的階級內容，牠是這些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目的是要實行完全的民主革命、保證革命的收穫、創造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問題，列寧於一九〇五年，就在他的天才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項策略」裏研究了，並且和列寧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不可分割地聯繫着。依照這種理論，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當是無產階級起着領導作用，在無產階級後面是走着農民，因為這兩個階級最關心對沙皇制度獲得決定的勝利。「革命僅在這種情況中才會勝利：如果牠是無產階級所領導，如果作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知道保障和農民的同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一頁）。資產階級不能是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進行妥協，為着是要絞殺人民革命並把工農拘禁在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中。資產階級企圖使農民屈從自己的影響，好使他們和工人階級分裂。無產階級和牠的政策黨的任務，是要使農民和資產階級隔離，並領導農民的鬥爭。

列寧的這種立場，是鋒利地傾向反對孟塞維克，其中也包括着叛「羅茨基，他們拒絕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政策，為爭取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而鬥爭，為爭取和這些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而鬥爭，否定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這同時，列寧暴露了國際機會主義的見解，澈底粉碎了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策略，這些西歐社會民主黨否定農民革命的可能性，並把資產階級看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而把農民看做資產階級的後備隊。列寧教導了：希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戰勝沙皇制度的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只有農民才有力量支持，因為如果沒有革命的完全勝利，他們就不能取得地主的土地。無產階級應當澈底汲取農民的革命力量，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隊。

列寧認為：人民勝利的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及獲取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因為武裝起義的結果，應當創立臨時的革命政府，牠要有力量保證革命的收穫、鎮壓反革命派的反抗、實現社會民主黨的最限度的綱領。爲着解決這些任務，臨時革命政府應當是勝利了的各階級的專政——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革命對沙皇制度決定的勝利。……這只能是專政，因為實行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急切的必要的改革，就會惹起地主、大資產者及沙皇制度的拼死的抵抗。如果沒有專政，就不能撲滅這些抵抗，就不能擊退反革命派的企圖。然而，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列寧全集』，第八卷，六一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應當成爲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的武器。

列寧沒有用萬里長城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隔開來。他把這兩種革命看做一條綫子上的兩個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各階級勢力新的分野下，應當轉上、長出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寫過：『由民主革命，我們現在開始轉向，恰如我們的力量、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程度，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起來爭取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留在半途上』。（『列寧全集』，第八卷，一八六頁）。

這樣看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應當成爲無產階級和城市與鄉村的半無產階級分子在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的武器。『在列寧看來，需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不是爲着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結束這種革命，而是爲着儘可能更久地

延長革命的形勢，完全消滅反革命的殘餘，把革命的火焰投入歐洲，並在這個時期，在政治上教育無產階級，把他們組成偉大的軍隊，——開始直接轉上社會主義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

俄國民主

革命與工

農政補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是俄國歷史發展最近的任務。對於正確地估計了情況的布爾塞維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依然保留了決定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黨的策略的那種主要前提的重要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的思想，在第四屆國會全部時期，透入了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中。布爾塞維克，對於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成爲農民運動的領袖的企圖，進行了不知疲倦的鬥爭。布爾塞維克，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也準備了工農推翻沙皇制度。一九一五年，列寧竭力指出了：『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能是俄國最近革命的社會內容。』（『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三二二頁）。在這下面，『無論一九〇五年，無論一九一五年，列寧都是由這一點出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應當轉上社會主義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這種階段，對於即刻轉上牠的第二階段、轉上社會主義革命，是必要的。』（史達林：『論反對派』，三九二頁）。

一九一七年二月，列寧和史達林領導下的布爾塞維克黨所鼓勵的工人和士兵的努力，推翻專制政體。在革命的行程中，大眾創造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革命政權的萌芽的機關。這也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但和這種專政同時，還出現了臨時政府——資產階級的

專政。形成了二重政權、兩種專政的交錯。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性也就是在這裏。

由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極複雜的革命條件中，偉大的列寧在議程上提出了轉到革命的第三階

段——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著名的「四月論綱」中，列寧提供了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總計劃。全黨，除卡末涅夫、勒科夫、拔塔科夫一類的孤獨者以外，都異常滿意地接受了列寧的論綱。爭取實現列寧這種「轉上」的計劃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黨準備了、組織了並實現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十月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新型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

列寧的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學說、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這些學說是在俄國三次革命的行程中光輝地確證了的），作為革命經驗的總結，作為對於行動的指導，加入了第三國際的綱領中，牠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有着頭等的重要性。

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無限制的、絕不分給其他任何階級的統治，這種

專政，因為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的結果而建立，直接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暴力壓迫為基礎，要實行鎮壓採取者的反抗、消滅階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沒有階級也沒有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中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馬克斯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維德米爾的信中指出了：在現代社會中發現階級存在及牠們之間的鬥爭的這種功績，不屬於馬克斯自己；資產階級的

理論家，在他很久以前就發現了階級的存在及牠們的鬥爭。馬克斯寫過：『我所作成的那種新的東西，是下述的這些主旨：（一）階級的存在，是僅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種專政本身不過是走向種種階級消滅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更鋒利地描述了這種思想，他在『國家與革命』中寫過：『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張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斯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和凡俗的小資產者（是的，也要說到大資產者）的深刻區別，就是在這裏。應當在這種試金石上，來試驗對馬克斯主義的真正理解和承認』。

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和資產階級關於國家的學說的鬥爭中，在和普魯東——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在和機會主義的歪曲的鬥爭中（牠們在馬克斯和恩格斯鬥爭的時期，在工人革命運動中就有地位），在和拉薩爾、拉薩爾主義者的鬥爭中，在那時就已經萌芽的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鍛鍊成了自己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毫不留情地繼續了這種爭取馬克斯——恩格斯學說純化的不容妥協的鬥爭，他實行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俄國的孟塞維克、托羅茨基、各種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列寧純化了馬克斯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掃除了機會主義的歪曲，用許多新的成分充實了這種學說。現在，史達林在理論和實踐上繼續了列寧的這種工作，在這下面，和世界社會——法西主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遣隊——托羅茨基主義、聯共（布）及第三國際中的一切機會主義

的分子進行了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資本主義生產及其他社會關係，成了社會、經濟、技術和文化向前發展的道路上障礙。只有使用革命地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粉碎牠的國家機關、無產階級建設自己的國家機關的方法，才有可能變更這些關係；成了千百萬勞動者農民大眾的首領的無產階級，在自己內共產黨的領導下，運用自己的國家機關，來消滅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及以牠為基礎的政治和法律關係與形態，肅清榨取者階級，組織無階級的社會及建設社會主義。如同馬克斯、恩格斯及列寧所指示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例。

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改造舊社會。牠要強制地消滅舊的生產條件，鎮壓榨取者的反抗及改造全社會。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如同右派機會主義者所斷定的各階級和平共處的時期，而是階級鬥爭採取新形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及傳統的那些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強制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持久鬥爭」。(列寧：「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這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傳統的偉大門爭，爭取消滅階級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在自己專政時期不是孤獨地完成着。他把全體勞動者、以前社會的被壓迫階層、首先是勞動的農民，組織在自己的周圍。列寧曾教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在這種必要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特種形態的同盟：以共產黨為首的工人階級，是這種同盟的指導者、領導者。無產階級使用農業集體化的方法，來改造勞動農

民的經濟和心理，以這種集體化爲基礎來肅清富農——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集體化把農民由小有產者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者。列寧指教了：在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下鞏固這種同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如果沒有和農民的同盟，就不可能維持無產階級的政權。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被史達林光輝地總括在他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三方面的學說中，這三方面是：（一）鎮壓採取者的反抗。（二）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大衆（首先是勞動的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和他們同盟，並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三）建設社會主義並轉入無階級也無國家的社會。

無產階級

專政與革

命政黨

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的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一切立在他們面前的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在這種情況中才是可能的：要他的首腦，是站着堅強的、有紀律的、統一的、被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了的黨。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脊骨、工人階級勝利的組織者及他們的領袖，黨不能代替全階級，也不能創造黨的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因爲沒有這樣的黨而被撲滅了。因爲有這樣的黨（牠是列寧所創造的並培植的，列寧死後是史達林領導的），引到了無產階級在俄國獲得勝利，引到了組織他們的專政，引到了在蘇聯成功建設社會主義。

黨的領導作用，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傳遞帶或槓桿來實現。在牠們中間，蘇維埃占着

第一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史達林）。牠主要是沿着政治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起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槓桿是：職工會，牠主要是沿着生產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起來了；合作社，牠是沿着分配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了；共產青年同盟，牠是城市和鄉村的青年們的組織者和教育者。除此以外，有着許多志願的團體，牠們把羣衆吸入了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事業中。

新民主 政體的 形態

把極廣泛的城市和鄉村勞動者大衆吸收到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新的、最高的民主政體的形態，不是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那樣的『僅僅對於富人的、假的、殘缺不全的民主政體』（列甯），而是對於以前一切被壓迫者和被榨取者的真正的民主政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於被榨取者的真正的自由及無產者和農民實際參加國政管理才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民主政體，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大多數被榨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少數榨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些少數人』（史達林）。

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態，在蘇維埃制度中，使真正吸收極廣泛的勞動者大衆實際參加國政管理、國家機關的工作、對國家機關的監督，成了可能的。『這樣看來，最初着手使每一個居民都真正參加管理，並開始了管理』（列甯）：『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蘇聯全國的第七屆蘇維埃大會關於變更蘇維埃憲法的議案，根據列寧和史達林關於是唯一真正民主政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更加深入地展開了蘇維埃的民主政治。

同時，蘇維埃民主政治的更加向前的展開及向着無階級社會成功的推進，却絕對不是說終止無產階級專政。『當然，無產階級社會不能按這樣的程序——比如說聽其自然的程序來達到。牠應當用全體勞動者的努力——使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方法、使用展開階級鬥爭的方法、使用消滅階級的方法、使用肅清資本主義各階級的殘餘的方法、在和國內及國外敵人的戰鬥中來爭取和建設』（史達林）。

四 政 黨

什 麼
是 政 黨

『黨是階級的一部分，是階級的前進部分』（史達林）。在現代資產階級的國家中，有着許多政黨，要用這種情形來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着敵對的階級，牠們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並且不容易妥協的（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富農和貧農）。從別方面說來，榨取者階級的內部也有各種集團，牠們之間因為分配剩餘價值而進行鬥爭。因為和這事的聯繫，同一個榨取者階級各種集團，都創立了特別的政黨。牠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差異，因為這一切政黨，不管牠們用怎樣的招牌掩蔽着，雖然有着不同的策略，但都是努力保全資本主義制度及使牠不朽化，並以統一戰線出面反對自己的主要敵人——工人階級。僅在關於挽救和保全資本主義制度的途徑和方法的問題中，這些政黨才有着差異。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牠和一切其牠的政黨對立着，因為牠的最終目的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及創造新的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真正

的前衛，是工人階級最覺悟的、革命的部分，在他的目的中表現了工人階級一般的和長期的關心。共產黨是新型的黨，是和第二國際的黨根本不同的。依照列寧和史達林關於無產階級新型政黨的學說，牠的根本特性是在於：牠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態，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獲得政權的時候，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獲取專政的武器；當無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的時候，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鞏固和擴大專政的武器。黨的使命是要指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並保障有成績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牠應當是意志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牠們是和違反黨綱、破壞黨紀、黨內分派勢不兩立的。

聯共是
新政黨的
典型

列寧所創造的蘇聯共產黨（布），是這種新政黨的典型。在這同樣的基礎上建設了各國共產黨。

聯共（布）是蘇維埃國家唯一的政黨。蘇聯工人階級的專政，結束了一切反無產階級的政黨的存在，牠們變成了外國偵探部雇用的間諜。因為肅清榨取者階級以及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結果，消滅了對於敵視工人階級的政黨的社會基礎。在蘇維埃的社會中，沒有敵對的階級，因此也就不能有對於互相鬥爭的政黨和流派存在的營養地盤。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一切其他的瘋狂的敵人，很早就已經不是政治流派，牠們很早就變成了被法西斯主義偵探部所收買的、無原則的、無思想的間諜、刺客、殺人犯的匪團。僅在法西斯主義的偵探部中，牠們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據地。社會主義的敵人們，在蘇聯國內喪失了任何的根據地。『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工

人和農民，牠們的利益不僅不是互相敵對的，而且相反，是相互友愛的。所以，在蘇聯，沒有對於這些政黨存在的地盤，也就是說，沒有對於這些政黨的自由。在蘇聯，僅僅有着對於一個政黨的地盤，這是共產黨。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才能存在，這是共產黨，牠勇敢地並徹底保衛着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史達林）。

蘇聯的新憲法（第二二六條）用如下的幾句話，規定了作為蘇聯全體勞動者唯一的指導者和領袖的聯共（布）的這種偉大作用：『由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者階層的隊伍中出身的最積極的和覺悟的公民，都團結在聯共（布）裏面，聯共（布）是勞動者在爭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的先鋒隊，並且是勞動者一切組織（無論政治組織或社會組織）的領導核心』。

五 法制

法律的內容和形式

法律，是國家政權所確定的一般強制的規則。因為國家政權屬於統治階級，所以某一國的現行法，是適合這個階級的利益的社會生活組織計劃。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你們的法律，不過是取得法律稱號的你們階級的意志罷了』。

在資產階級的法律學中，牠把國家的命令分爲法令和政令，普通都把法律和政令——指令和行政命令——對立着。就內容說來，規定一般的法規的命令，屬於法律；以牠們爲根據

而頒佈的並用來解決一定的事件的命令，屬於政令。就形式的標誌說來，按「立法」的程序（即是經國會通過的）所頒佈的命令屬於法律，執行政權的機關（例如內閣、各部等等）所頒佈的命令，屬於政令。特殊形態的國家的命令、非常法令，就內容說來是法規，但是經國家的政務機關（內閣、元首）根據法律所賦予的全權而頒佈的。沙皇政府在國會時期，廣泛地利用了非常法令的權利。這種非常法令的權利，常常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法預先允許的，在這下面，等於中止憲法主要保障的權利。奧登堡總統根據「威馬憲法」第四十八條所簽署的德國非常法令，以「憲法的形式」，正式轉到了法西主義的公開獨裁。

十八世紀的末葉和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斷定說：關於法律（即通過國會的決議所表現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意志的公式化）的概念，如同是關於最高規範的概念，這種最高規範好像是公共意志的表現，並且不僅站在個人以上，而且也站在全體社會以上（這尤其要說到法治國家的理論）。現今，在法西主義的和法西化的國家中，不是國會的決議，而是法西政府所頒佈的非常法令，才具有這樣的最高規範的意義，這種非常法令不僅廢止了普通法律，而且廢止了憲法。

在自己形成的過程中，法律通過了許多階段：（一）立法的提案，（二）法律的討論，（三）法律的批准，（四）法律的公佈。立法機關所提出的法律草案，取得了「法案」的名稱。在法國和某些其他的國家，區別着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和議員所提出的「法律提案」的概念。法律從正式公佈的時候起發生效力。

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一切命令，都是組織國民經濟、國家和文化建設及一般社會生活的工具。在蘇聯，或為全蘇聯某種公共規約的國家法令，由蘇聯的蘇維埃大會（取議案和決議的形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牠的常務委員會、蘇聯人民委員會頒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及蘇聯人民委員會，規定政治生活或經濟生活的公共規範或使蘇聯國家機關的實際工作發生根本變更的決議，必須取得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在個別別的聯盟共和國的範圍中，相當的國家法令，是由牠們的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有着上述的同樣的條件，也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及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頒佈。

蘇維埃國家的法律中，要特別指出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共同決議案。這些決議案，不僅有着蘇維埃法律的意義，而且同時也有着黨的指令的意義。

種 種

憲 法

憲法，就政治的意義說來，是決定着這一國政權的組織、各階級集團參加政權的程度和性質的階級鬥爭中的實力的相互比率，也就是這一國的政權組織、國家制度。就法律形式的意義說來，憲法是決定立法及最高治理機關的構成及活動程序以及公民的政治權利的根本法。成文憲法也能夠不存在，大不列顛就沒有成文憲法。在法國，一八七五年的憲法，不過論及個別的憲法問題，而其牠的問題，却是藉普通的法制或事實上確立了的憲法來調整。就十分普遍的字義的使用說來，憲法被理解做這樣的法律或習慣：牠限制專制政體或按某種程度建立人民代表制——立憲制度；限制的君主政體叫做立憲君主政體。最初的成文憲法，十七世紀的時候出現在英國的某些殖民地 and 北美。在歐洲，十

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憲法首先出現在法國（一七九一年九月三日及四日的憲法）。

大多數君主政體的國家的憲法，照資產階級法學家的術語說來，是欽定憲法，即是『欽賜』的憲法。這些憲法，普通都是由國王『自上賜給』的（是在資產階級及人民大眾的壓迫下）。牠們都是最『狹量的』。以前帝俄的憲法，在這種關係中，是尤其『狹量的』。

所謂的制憲會議所確定的資產階級的憲法，反映了資產階級對專制政體進行革命鬥爭的口號，尤其要說到人民主權和公民平等的思想、人民代表制的原則、三權分立的思想、所謂的公民自由的要求。在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後，普通擺在牠的憲法中的這些立場，變成了空洞的宣言的公式，藉這種公式來掩蔽對勞動者大眾的榨取和壓迫。無產階級起來領導廣大的民衆，爭取拱衛這些憲法的保障，使牠們避免剝奪或率直的廢止。

法西主義的『憲法』，取消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最後的殘餘，並廢止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法所創立的制度。法西主義的憲法，事實上取消了代議機關，並使公民的種種『權利和自由』都服從法西主義的警察和官吏的完全專斷。

蘇維埃的憲法，原則上和資產階級的憲法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牠的基礎，這種專政是傾向消滅人對人的榨取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以史達林為委員長的憲法委員會所起草的蘇聯新憲法，根本確定了蘇聯在聯共（布）及牠的領袖史達林指導下所達到的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功，並且表現了蘇維埃民主政體

繼續展開的新階段。

六 革命

武裝起義

武裝起義是民衆手握武器公開出動反對統治階級及他們的國家政權，目的是要推翻舊制度並建立革命的新政府。馬克斯和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指教着：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爭取政權最高的和決定的鬥爭形態，是種種真正的人民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根據對那些在人類歷史中有地位的武裝起義的深刻研究，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指教着：無產階級要把武裝起義看做「服從特殊法則的政治鬥爭的特殊形態，對他應當加以深刻的注意」。（「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一九頁）。要明白地想像到：武裝起義是「如同戰爭及其他種種藝術一樣的藝術」。（「馬——恩全集」，第六卷，九九頁）。

馬克斯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中歐的革命經驗，在著名的作品「德國革命和反革命」中，經典般確定了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第一，如果沒有確實考慮到牠的一切結果，就不應當企圖起義。起義是極不確定的計算，牠每天都能起變化。敵視你們的勢力，有一切組織、訓練、普遍威勢的優先權。如果不能用充分強固的力量來對抗他們，起義者就會遭到失敗和滅亡。第二，起義一旦開始了，就必須以極大的決心來行動並實行進攻。採取防禦的立場，是種種武裝起義的死兆，——不以實力和敵人角鬥，牠也就會滅亡。必須在敵方的力量還是分散的時候就攻擊敵人，準備新的勝利，即令這種勝利是極小的，但也要

一天一天獲得牠。必須維持那種提供了初步成功的精神優勢，並把那些動搖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方面來，他們時常服從更有力量的德運，並時常在注意加入那一方面更安全。必須在敵人爲反對你們而蒐集他自己的力量以前，就強迫敵人退却。一句話，如同丹頓（他是現在以前著名的革命政治家中最偉大的）說過的……：勇敢，勇敢，再勇敢！」

巴黎公

社的經驗

巴黎公社的經驗，再一次使馬克斯和恩格斯確信他們對於武裝起義在民衆革命中的作用之見解的正確。激於『在普魯士的刺刀』下起義的共產主義者的英勇，馬克斯於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對庫喀爾曼寫過：『……現在巴黎的起義，——如果牠將來甚至也被舊社會的豺狼們、野豬們及卑劣的獵狗們所壓潰，——是我們的黨從巴黎六月起義的時候以來最光榮的偉績』。（『馬—恩全集』，二十六卷，一〇六頁）。以對無產階級教訓的性質，馬克斯在這封信中指出了起義的共產主義者的極重大的錯誤，他們沒有即刻進攻敵人，就對凡爾賽派的態度說來，行動上是防守的、不充分堅決的。『現在就應當進攻凡爾賽，維模也一樣，而在牠們以後，更要進攻由巴黎逃出去的巴黎國民衛隊中的反動部隊』。

和平鬥爭
的手段能
完成革
命嗎？

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俗物們，反叛地歪曲了馬克斯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及武裝起義的學說，成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階級和平的宣傳者，成了資階級的祖國的公開保衛者。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機會主義者——孟塞維克，反叛地支持了避免革命及改良沙皇制度

的方針，出面反對準備武裝起義，用種種方法證明：用不着武裝起義，只要用和平的鬥爭手段就能完成革命。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把孟塞維克的立場指為反叛的立場，嚴厲批判了他們的策略，同時暴露了國際機會主義的策略。布爾塞維克採取了勝利地展開革命的方針，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三屆大會上（一九〇五年四月），作成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統一的和深思熟慮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提出了把民衆的武裝起義作為推翻專制政體及獲得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寧天才地創始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同時確定了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的基礎，他在自己有關史重要性的書「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裏，和孟塞維克相反，認為武裝起義是民衆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並建議黨「採取最有力的方法來武裝無產階級，並保障直接領導起義的可能性」。（「列寧全集」·第八卷·七五頁）。

俄國一九〇五年

〇五

年的起義

列寧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由僑居國外回到了俄國，直接參加了武裝起義的準備。史達林一九〇五年在後高加索進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準備工人對專制政體進行堅決的戰鬥，暴露了並粉碎了叛徒——孟塞維克，並號召普遍的武裝起義。在發表沙皇的佈告的日子，史達林在第佛利司的工人羣衆大會上說過：『爲着真正勝利，我們需要什麼呢？爲着真事，需要三件東西：第一件是武裝，第二件也是武裝，第三件還是武裝』。（「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八頁）。

在和沙皇制度鬥爭的烽火中，以民衆革命的創造力，於一九〇五年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

埃，牠是革命政權萌芽的機關、起義的機關。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直發展到了武裝起義。革命的起義，奪得了國內許多城市和區域：在莫斯科（在紅色的泊列斯勒，布爾塞維克領導下的武裝起義，帶有尤其堅強的和冷酷的性質）、克拉斯諾耶爾斯克、摩托維利赫（白爾姆）、諾瓦羅西斯克、索爾摩夫、塞瓦斯托波爾、克朗世塔德，都爆發了武裝起義。俄國被沙皇政府所壓迫的各民族，一九〇五年也採取了武裝鬥爭——在喬治亞、烏克蘭（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是發生在頓巴斯；哥爾洛夫克、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盧根斯克）、拉脫維亞、芬蘭都發生了武裝起義。一九〇五年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莫斯科及其他地方的武裝起義的經驗、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經驗，却完全粉碎了武裝起義的機會主義的反對者，證明了無產階級對那些用新武器武裝了的沙皇軍隊所進行的長期武裝鬥爭，有勝利的可能性。對於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加給黨的斥責：『不應當拿起武器』，列寧答覆道：『相反的，必須更堅決地、更有力地、更進攻地拿起武器，必須對羣衆說明：不能僅僅採取和平的罷工一種辦法，必須進行無情的和猛烈的武裝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五〇頁）。

俄國一九
一七年的
二月起義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成了永遠不會忘記的教訓，並準備了武裝的民衆——工人和士兵——在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迅速的勝利。一九一七年二月，工人們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下，激起了反對沙皇制度及戰爭的鬥爭，把彼得格勒的勞動者居民和士兵大衆吸收到了武裝起義中，並在幾天裏就推翻了俄國的專制政體。布爾塞維克，領導大衆爭取由資產階級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在自己的有

歷史重要性的第一屆大會上，把黨、無產階級和貧農引上了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武裝起義。

十月
武裝
起義

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羣衆進行十月進攻的時候，是被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所指導。列寧在十月武裝起義的前夜寫過：「起義，要想成功，應當不倚靠陰謀，不倚靠政黨，而倚靠前進的階級。……起義應當倚靠人民革命的高漲。……起義應當倚靠成長着的革命的歷史中的這種轉變點：當時民衆先進隊伍的積極性是最大的，當時敵人的隊伍中和革命一小半不堅決的朋友中的動搖是最有力的」。

（「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一九五頁）。列寧和史達林增進了：取得全國大多數民衆對自己方面同情並擁護的、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的存在，是勝利的無產階級武裝起義的最主要的條件。俄國的無產階級，進行武裝起義的時候，有堅固的、統一的、戰鬥的、列寧和史達林的布爾塞維克黨，牠使羣衆脫離了卑劣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倚靠作爲動員羣衆的機關的蘇維埃，整個指導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準備。

布爾塞維克，粉碎了科爾尼羅夫叛變以後，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取得了多數，並獲得了大多數民衆對自己的黨的信心，他們也就起來加緊準備武裝起義。列寧在論文中及致中央委員會及布爾塞維克組織的信中，設計了勝利的武裝起義的總計劃，指示了爲着保障武裝起義勝利，要怎樣利用主力——軍隊、海軍和赤衛隊，彼得格勒如何的重要地點必須占領，以及其他。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考慮了國際形勢、俄國革命的軍事和國內情

况，在列寧的領導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有歷史重要性的會議上，承認了無產階級武裝起義『不可避免並完全成熟』，把武裝起義提上了『議事日程』，並建議『黨的一切組織指導這事並以這種觀點來討論並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〇〇頁）。

根據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創設了附屬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牠成了起義的本部。十月十六日，在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選舉了以史達林為首的領導武裝起義的中央，牠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並實際領導了武裝起義。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斥退了把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獻給了革命的敵人的卑劣叛徒們齊諾維耶夫、卡末涅夫、托羅茨基，以列甯和史達林為首的布爾塞維克黨，把工人和革命的軍隊引上了勝利的武裝起義，牠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歷十一月七日）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府，並把國家政權移轉到了蘇維埃的手中。

在布爾塞維克黨及牠的偉大領袖列甯和史達林領導下，準備和實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典型的武裝起義的模範，加入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寶庫中，根據牠的經驗，全體勞動着的人們，學習着戰勝自己的壓迫者。

由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是列甯；史達林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學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末了為着直接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改編無產階級周圍的實力的理論。

這種轉上的理論，是列寧在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時期所創造的，並在他的有歷史重要性的

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這部書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即在第三屆黨大會以後兩個月出版）中所確立的。在這部書中，列寧不僅對於孟塞維克的策略提供了規範的批判，而且對於布爾塞維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也提供了天才的確立。同時，更暴露了「國際機會主義的策略，創立了馬克斯主義者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策略，區別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差異，——他同時更確定了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馬克斯主義的策略的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二—六三頁）。

列寧作成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的時候，第一，是根據馬克斯關於不斷革命的著名的論旨，這種論旨是馬克斯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所提供的。馬克斯的關於不斷革命的論旨的核心，在於把革命直到這樣的時候以前作成不斷的：「當或多或少有有產階級還沒有由統治上被排除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沒有建立國家政權的時候……並且就最低限度說來，當最重要的生產力還沒有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中的時候」。（「馬—恩全集」，第八卷，四八三頁）。第二，列寧是根據馬克斯的關於必須把農民的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配合的著名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馬克斯在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說過的，他在那裏說道：「在德國，全部事情都有賴於某種第二次宣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一—七二頁）。但馬克斯主義的這些天才的論旨，以後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取得自己的發展。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採取種種的方法，來埋藏並忘却馬克斯關於不斷革命及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的

論旨。列寧是這樣的唯一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取出了並恢復了馬克斯的這些天才的論旨，並把牠向前發展了，把牠作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的基礎之一』（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一〇六頁），由資產階級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的基礎之一。

民主革命
中無產階
級的領導

列寧首先創始了這樣的嚴整的理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前，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例如在西方，資產階級保有着領導地位，自由的和不自由的無產階級起着他們的助手的作用，農民構成資產階級的後備隊。『馬克斯主義者認為這樣的聯合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在這下面，無產階級應當儘可能保衛自己的最親近的階級的要求，並有自己特有的政黨』（「馬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六一—六七頁）。列寧創立了大不相同的見解，照這種見解看來，無產階級能夠並應當是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而且農民能夠並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後備隊。

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俄國，當前立着成熟了的資產階級革命。列寧首先看出了革命的兩種可能的結局：（一）或是這種事業以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推翻沙皇制度並建立民主共和國來結束；（二）如果力量不夠的話，或是這種事業能夠以沙皇藉犧牲民衆而和資產階級妥協、狹量向憲法、根據這種憲法來的漫畫而很快就結束。列寧在這點出發，指示了無產階級比一切都更關心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這種勝利對無產階級有着高度的利益，因為牠更堅決地掃除農奴制度的殘餘——專制政體、君主制度及其他，並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

的鬥爭造成了更有保障的。反過來說，資產階級却是關心這事：使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使用革命的方法，來對地主制度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因為勝利的革命而解放了的農民、尤其要說到工人的倡議、自我行動和活力，他們將來更容易——『如同法國人說的「把武器由一隻肩移到別隻肩上」，即是用資產階級革命供給他們的武器，用資產階級革命給與他們的自由，用由掃除了農奴制度的地盤上發生的民主制度，來反對資產階級自身』。這一切，把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造成了對資產階級革命完全勝利的反對者，並推使資產階級在立憲君主制度的基礎上去和沙皇妥協。這是顯然的，革命勝利的結局，有賴於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列寧指教過：無產階級有着一切可能性，來担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就他們的社會地位說來，是最前進的和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這把他們造成了有力量在一般的民主運動中起着領導的作用。他們有自己特有的、和資產階級沒有關係的政黨，這種政黨對他們提供了團結成爲統一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他們比資產階級更異常關心革命的決定勝利，因為『就一定的意義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比對資產階級是更有利益的』。

（「列寧全集」，第八卷，五七頁）。但爲着把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列寧認爲就最低限度說來也必須兩項條件。『爲着這事，第一必須在無產階級那裏有這、的同盟者：他們是關心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並能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的。這要求領導思想本身，因爲如果不去指導，指導者也就不再是指導者了，如果不去領導，領袖也就不再是領袖了。列寧認爲農民是這樣的同盟者。爲着這事，必須這樣的階級——是和無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

導權並且達到了使自己成爲牠的唯一領導者的——由領導權的競爭場上被排斥了並成了孤立的。這也要求領導思想本身，要牠除去容許革命的兩個領導者的可能性。列甯認爲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五頁）。由這裏，列甯所確定的預定用來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黨的戰略口號是：「無產階級應當徹底進行民主革命，同時把農民大眾和自己結合起來，以使用武力壓潰專制政體的反抗，並麻木資產階級的不穩」。〔「列甯全集」，第八卷，九六頁〕。

孟塞維克出面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孟塞維克教條般背誦着這樣的初步的真理：當前的民主革命，就自己的經濟基礎說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他們却不理解並且漠視新的歷史情況及新的階級勢力的相互關係，得出了俗流的——形而上學的、並且實際上是反叛的結論：無產階級的任務要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好使資產階級不致脫離革命，以及不致削弱牠的規模。孟塞維克得到了淺薄的結論：如果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那末革命的領袖只能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並且無產階級不應當和農民接近，而應當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接近。普列哈諾夫也出面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的要點，他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在事實上却孟塞維克般否定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爲他反對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分離的政策，而主張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政策。

【武裝起】

而且列甯的這種轉上的理論指教道：民衆的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及獲

義與民 主改革

取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這種武裝起義是用武力推翻沙皇政府並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目的是要鞏固革命的收穫、鎮壓反革命派的反抗、實現民主的改革。爲着開放羣衆的革命倡導權，組織他們起義並破壞沙皇制度的政權機關，列甯提出了戰鬥的口號，牠簡單明瞭地確定了鬥爭的目的，使千百萬民衆都理解，動員他們爲解決黨所提出的當前的任務而鬥爭。列甯認爲下述的口號就是這樣的口號：應用羣衆的政治罷工；用革命的方法來組織即刻實現八小時的工作日及工人階級其他迫切的要求；立即組織農民革命委員會，以使用革命的方法來實行一切民主的改革，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武裝工人。這些口號中的新的策略手段是在於：實現民主改革，預先就要無視現存的法律和政權，破壞牠們，並用最莊嚴的革命通告的方法，來建立新的秩序。實行這些策略，在城市中成立了革命罷工委員會，在鄉村中成立了農民革命委員會，「後來由這些罷工委員會發展成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由農民革命委員會發展成了農民代表蘇維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八頁）。應用羣衆的政治罷工，是無產階級手中動員羣衆的新的和重要的武器，這種武器，以前在馬克斯主義黨的實踐中是不大知道的。

臨時政府 應當是工 農政府

列甯認爲臨時革命政府應當不是普通的政府，而是勝利了的各階級——工人和農民——專政的政府，牠應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專政。列甯認爲：許可工人政黨參加臨時政府，是以勢力的比率及其牠的許多因素爲轉移的。孟塞維克也認爲：雖然不希望，但因爲起義的結果却可能創造臨時革命政府，然而他們根據這種理由

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政府：這種政府，就自己的特性說來，不是社會主義的政府；而主要的理由是：如果自己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那末社會民主黨自己的革命性，就會被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所逐退，這也就會損害革命。在這下面，再度形式地、書獃子般接近了問題，認為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米勒蘭主義（譯者註：米勒蘭起初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後參加了資產階級而背叛了工人階級）。列甯指出了：孟塞維克混合了『兩種不同的東西，並表現了自己沒有能力照馬克斯主義來接近問題：在法國，是說社會主義者在國內沒有革命情勢的時期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府，這也就使社會主義者不應當去參加這樣的政府；在俄國，是說社會主義者在革命最盛的時期參加爭取革命勝利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政府，這種情況許可，而且在順利的條件下，使社會民主黨員必須去參加這樣的政府，以便不僅「從下面」、從外面、而且也「從上面」、從政府的內部來打擊反革命派』（「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孟塞維克否定容許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一九〇五年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他們却在一九一七年容許參加反革命的臨時政府，並加入由資產階級及社會革命黨的代表所組成的聯立政府。

民主革	列甯指教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建立民主共和國，沒有排除階級鬥爭，
命與階	因為，除全體人民爭取自由、爭取民主、即爭取民衆的專制反對地主的專制的鬥
級鬥爭	爭以外，還有別一種社會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社會機構、爭取完全肅清階級

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列甯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練

子上的兩個環，看做俄國革命發展的統一而且不可分的過程。因此他寫過：『……由民主革命，我們現在開始轉向，恰如我們的力量、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程度，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起來爭取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留在半途上』。因此列甯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不是看做『秩序』的組織，而是看做戰爭的組織，即是說，『在列甯看來，需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不是爲着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結束這種革命，而是爲着儘可能更久地延長革命的形勢，完全消滅反革命的殘餘，把革命的火焰投入歐洲，並在這個時期，實行在政治上教育無產階級，並把他們組成偉大的軍隊，——開始直接轉上社會主義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

怎樣準備

轉上社會

主義革命

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黨的戰略口號，列甯這樣確定了：『無產階級

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使居民中的大批半無產階級的分子和自己結合起來，以使用武力擊毀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木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不穩性』。（『列甯全集』，第八卷，九六頁）。像這樣，列甯恢復了馬克斯關於不斷革命及關於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的天才的論旨，並把牠們向前發展了，改造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嚴整的理論，『事實上加入了新的因素，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因素，——無產階級和城市及鄉村半無產階級分子的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二頁）。

列甯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論綱』中，完全適合他早在一九〇五年就作成的那種轉上的理論，提供了黨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天才計劃，着手由革命

的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的具體計劃。俄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檢證了列寧的轉上的理論的正確性。後來，列寧在自己的書「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寫過：『正是如同我們說過的那樣進行了。革命的行程證實了我們的觀察的正確性。起初，會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政體，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狀態，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後，會同貧農，會同無產階級，會同全體被搾取者，反對資本主義，在其中也反對鄉村的富人、富農、投機者，因為革命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企圖把人工的萬里長城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除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及他和鄉村的窮人們聯合的程度以外，想用某種別的東西來把牠們彼此區分，這就是對馬克斯主義最大的歪曲，對馬克斯主義的卑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斯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三九一頁）。

列寧的理論，完全粉粹了第二國際的黨和俄國孟塞維克的策略的根據，他們是由這點出發：『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農民大眾——其中也有貧農大眾——應當必須脫離革命，所以，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應當來到一個長期中斷的時期，五十至一百年或更久的長期『和平』的時期，在這個期間，當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無產階級將『和平地』被搾取着，而資產階級也『合法地』獲利着。

列寧的理論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论，社會主義革命不是藉孤立無援的無產階級反對全體資產階級來實現，而是藉那種有着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幾百萬勞動者和被搾取者

大眾做同盟者的無產階級——領導者來實現。

根據這種理論，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在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時候的領導權，應當長成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在無產階級和其餘的勞動者及被搾取者大眾同盟的時候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應當是準備着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地基。

與種種歪曲的理論的鬥爭

牠推翻了西歐社會民主黨員的流行的理論，他們否定城市和鄉村的半無產階級大眾的革命可能性，並由這點出發：「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外，我們看不到反對派的或革命的聯合在我們這裏還有其牠能夠倚靠的社會力量」。（普列哈諾夫的話，是對於西歐社會民主黨典型的）。

西歐社會民主黨員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是單獨反對全體資產階級，沒有同盟者，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階級和社層。他們不願去考慮下述的事實：資本不僅搾取無產階級，而且也搾取城市和鄉村的幾百萬半無產階級的社層，他們被資本主義所壓迫，也能夠做無產階級爭取社會由資本主義重壓下的解放的鬥爭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歐社會民主黨員們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歐洲還沒有成熟，這些條件僅在這樣的時候才能認為成熟了：當時因為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成了民族的多數、社會的多數。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第二國際的黨和俄國孟塞維克的這種腐敗的、反無產階級的根據。在列寧的著作「兩個策略」中，還沒有直接得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國獲得勝利

的可能性的結論。但在這部著作中，已經奠定了對於遲早得出這種結論所必要的一切或近於一切的基本因素。如同大家知道的，一九一五年，列寧在自己的著名的論文「論歐洲聯邦的口號」中，得出了這種結論。

孟塞維克的極醜惡的變種托羅茨基派，出面反對列寧的革命理論，並用孟塞維克的「永久革命論」來和列寧的革命理論對立，『這種孟塞維克的「永久革命論」，僅在對馬克斯主義開玩笑的時候才能夠叫做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牠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可能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六二頁。跟着列寧，史達林舉發了托羅茨基並暴露了托羅茨基主義，從兩方面指出了托羅茨基的「永久革命論」，這是否定農民革命的可能性、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托羅茨基、布哈林、齊諾維耶夫、卡米涅夫等人，在自己反對列寧的革命理論的鬥爭中，墮落到了反革命的陣營中，並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兇猛的敵人，法西斯主義雇傭的間諜。

列寧——史達林的黨，在自己的光榮的道路上，殲滅了一切種種機會主義的、孟塞維克的及其他的敵視的流派，用唯一正確的策略武裝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根據列寧的革命理論，在一九一七年戰勝了資本主義，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並繼續展開着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掃除了資本主義，根本建設了社會主義，並創造了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鞏固的支柱。

第五講 階級

一 階級的定義

什麼

是

階級

「大羣人叫做階級，就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制中的地位說來，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說來（大部分是在法律中確認了的和規定了的）、就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說來、所以就分配給他們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規模和收受的方式說來，都是各不相同的。階級是這樣的人羣：因為他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構造中的地位不同，其中一羣人能夠把別羣人的勞動剝奪為己有。」（「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七頁）。

以前一切
社會史都
是階級
鬥爭史

各階級立場與利益的不同和對立——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階級鬥爭。『以往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手藝店主和工匠，簡括說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是處在彼此經常的敵對中，不斷地進行着秘密的或公開的鬥爭，每一次鬥爭，最後都是以全社會革命改造或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來結束。』（「馬克思選集」，第一卷，一五二—一五三頁）。

馬克斯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本結論，是包含在馬克斯關於這事的主旨中：『（

一）階級的存在，僅是和生產發展一定的歷史階段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種專政，本身不過是向着種種階級消滅及無階級社會的轉移」。
〔馬一恩全集〕，第二十五卷，一四六頁。

二 階級的起源

原始社會沒有階級 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發生起來的。原始社會不知有階級，也不知有階級鬥爭。原始社會的生產力，處在極低的發展階段上。這約制了原始社會的生產和生產品分配形態。低下的勞動生產性，除去了那種能夠被人剽竊為私有的任何剩餘生產品的可能性。因為這種狀況，原始社會中沒有便於人擷取人的經濟基礎，在原始社會中，沒有擷取者，也沒有被擷取者。各種民族在不同的時期，都經過了這個發展階段。

發生階級的第一條件 原始氏族制度的社會，被內在的經濟矛盾所破壞了。剩餘生產品的發生，是階級出現的一個主要條件。馬克斯寫道：「如兵工、在自己支配下所有的全部時間，不得不支出在對於自己及自己的家屬所必要的生存資料的生產上，那末，在他那裏，當然也就沒有用於第三人享受的無償勞動的時間了。這樣看來，當勞動生產性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的時候，在工人支配下就沒有這種剩餘時間；缺少這種剩餘時間，剩餘勞動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資本家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奴隸所有者、封建男爵也是不可能的，

一句話，任何的大有產者階級都是不可能的」。(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三九七頁)。

發生階段

的第二

個條件

生產手段和生產資料上的私有財產的發生，是發生階級和榨取的別一個條件。當氏族公社中出現了剩餘生產品的時候，尤其在第一次大規模分工——遊牧民和其餘的野蠻人大眾的分離——以後，發生了公社之間的交換。公社之間的交換，對於氏族財產的發展，以後更對於私有財產的發展，顯出了巨大的影響。原始社會中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是這過程的基礎，牠在以後更引來了公社內部的勞動更大的專門化和細分。手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是第二次大規模的分工。農業勞動工具、家用品的生產及其牠的勞動行為，逐漸更加作為特別一夥人的專門義務而分離出來了。和這同時，改善了勞動工具，由極簡陋的、要求集體努力的勞動工具，逐漸更加變成了不大的家庭和各個人的個人勞動的工具。個人勞動或家族勞動所獲得的生產品，漸漸地由公社的或氏族的財產，變成了家族或家長的私有財產。這樣看來，私有財產，僅僅跟着交換的出現才發生出來了。在牠的基礎中，是放着已經萌芽的社會勞動的專門化及生產品在市場上的讓渡。例如，當印度人的原始公社的全體成員，共同製造對於他們大家必要的生產品的時候，私有財產也就是不可說的。當分工侵入了公社中，牠的各個成員都單獨從事某一種生產品的生產，把這種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時候，私有財產的原則才是商品生產者這種物質獨立性的表現」。(「列甫全集」，第一卷，七二頁)。

發生階段

公社和分工的成長，致令在公社裏面創設了解決公共問題的機關。發生了公

的第三 個條件

職，分化出來了特別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勢力的人——酋長。委托他們監督公共的溝渠，解決公社成員之間的爭論，執行宗教的職務，指揮和相鄰的公社的鬥爭，以及其他等等。這些酋長，在發展了的私有財產的環境中，以個人的利益為目的，來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開始逐漸更多地剽竊公社的財物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的社會權力，變成了壓迫公社其他成員的工具。像這樣，由公社的公僕，變成了公社的主人，並且，「就情形觀察起來，是那種東方的暴君和酷吏，是那種希臘的族長，是那種克蘭和克爾特族的首領，以及其他等等。」（「馬一恩全集」，第十四卷，一八二頁）。而且後來，「獲得統治的個別的人們，匯合成了整個的統治階級……」（同書）。

發生階級 的第四 個條件

和這同時，「農業家族內部的自然分工，在一定的富裕的階段上，容許農業的第四個條件——家族結合一種或幾種勞動力了。……生產這樣發展了：人的勞動力，比他的簡單生存所必要的東西，能夠生產得更多了；有了維持和使用勞動力的手段，牠們並且獲得了價值。但無論在自己的公社中，或在牠所隸屬的那種同盟中，都找不到閒暇的、過剩的勞動力。戰爭供給了這種力量：這時以前，對於俘虜，找不到任何的使用，因此率直地把他們殺掉，而且在更早的時期是把俘虜來吃掉。但在這時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的階段上，俘虜獲得了價值，保留了他們的生命，並利用他們的勞動。……出現了奴隸制度。這種奴隸制度，在發展超出了舊的公社生活的一切民族那裏，很快就成了支配的生產形態，最後並做了公社生活崩潰的主要原因。」（「馬一恩全集」，第十四卷，一八二—一八三頁）。所以，

僅在分工、生產力發展、剩餘生產品及私有財產發生的經濟基礎上，才發生了階級、掠取和國家，國家是掠取者階級統治被掠取者的工具。

所
謂
的
暴
力
論

杜林、考茨基以及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提出了並保衛了所謂的暴力論。依照這種理論看來，階級好像是因為侵略才發生的，這種侵略是和生產力及私有財產的發展沒有關聯的，不過是由於一個公社和別個公社的外在衝突而來的。這種牽強附會的、觀念論的而且同時是機械論的公式，歪曲了原始社會的實際發展，漠視了牠的經濟基礎。侵略，在許多情況中實在促進了階級的發生，然而僅在適當的經濟前提下才是這樣的。比如說，在許多地方，形成階級的具體過程，主要是通過把俘虜變為奴隸來進行，而奴隸却是戰爭所供給的。然而這種過程，僅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能發生。只有在人的勞動力比對於他的生存所必要的而能夠創造更多的生產品和資料的時候，不殺死俘虜而把他們變為奴隸才成了有利益的。在沒有適當的經濟前提的地方，任何的侵略都沒有力量惹起社會分成階級。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階級

第一階
級社會
的內容

奴隸所有者的社會，比原始社會是前進的一步。然而，奴隸所有者社會中的一切成果，都是以猛烈掠取奴隸為代價而取得的。當經濟依然主要是自然經濟的時候，對奴隸的掠取，多少是以這種經濟需要的範圍為限度的。當奴隸所有者的

經濟開始被吸收到商業中的時候，當奴隸勞動的主要目的是獲取交換價值的的時候，對奴隸猛烈的榨取達到了極限。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是奴隸所有者階級統治奴隸大眾的工具，這種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並保證了殘酷的榨取。

奴隸制度，引來了更加前進的、更加廣泛的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分工、交換的發展、貨幣經濟的增長，而且也引來了特殊商人階級的分立；引來了第三次社會的分工。在這個時代，加強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像紅色線條一樣，貫穿了一切階級社會。

在一定的時機以前，奴隸制度服務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在一定的階段上，牠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奴隸的勞動，促進了『拉蒂芬劍』(Latifundium) (羅馬奴隸所有者的地產)的發展。然而，奴隸的勞動形態，跟着時間的經過，起來排斥着自己，在這種形態中，奴隸的勞動成了沒有利益的。恩格斯寫過：『小的農場從新作成了便於贖讓的形式。大田莊接二連三地分成了小的分地。……這些小的分地……首要是讓給殖民，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額，他們附着於土地了，並且能夠把他們連同自己的分地出賣。……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老前輩』。(「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三一—一三三頁)。像這樣，在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內部，已經創造了對於轉到封建制度的經濟前提。

奴隸社
會的階
級鬥爭

從別方面說來，對奴隸的榨取和壓迫，達到了極端的程度。奴隸的起義(耶歷紀元前二世紀在西西里的起義，耶歷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斯巴達的起義)，在自己的次序中，也漸漸地更加動搖了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制度。然而，最初

幾次推翻奴隸所有者制度的企圖，却都被壓潰了，奴隸被擊破了。奴隸反對奴隸所有者的繼續前進的運動，漸漸地更加獲得了小生產者廣大階層的支持，這些小生產者是親身遭受了奴隸所有者制度的壓迫的。末了，得到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窮人支持的奴隸的起義，同時和日耳曼族（野蠻人）的侵入結合起來了，內部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也就衰亡了。『奴隸的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二七頁）。奴隸本身不是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的担当者，但他們的革命，却對於社會發展的下一階段——封建制度——掃出了道路。

封建制 度的階 級內容

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實行代替了奴隸經濟。封建社會，是在地主——封建領主對於從屬他們的農奴的階級榨取上建立起來的。服役地租、賦役，是封建制度時代最早的榨取形態。在這種榨取形態下，直接生產者（農奴），一星期中有幾天，要在封建領主的田莊上，替封建領主做工。農民繳納領主的服役地租，是率直的、毫不掩蔽的榨取形態。爲着使牠成爲可能的，必須有補充的超經濟的強制。政治上的——法律上的從屬，而且後來更有農民對領主的依附，就是這種超經濟的強制。在封建制度時代，農民是不自由的，並且以土地附 品的資格，按某種方式依附着土地。地主——領主是土地的所有者，所以也是依附着這些土地的農民的所有者。農奴所有權是封建榨取的最鮮明的表現形態。

在生產力和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用收取一定數量的生產品來代替服役地租，對於地主成了更有利益的。這時，賦役就被現物地租所代替了。在繳納現物地租的時候

，爲領主和地主的勞動，和爲自己的勞動，已經不分開了。在農民勞動的每一個小時中，同時包含了一部分爲自己的勞動（必需勞動），也包含了爲地主的剩餘勞動。在新的地租形態下，對於農民和他的家族，在必需生產品和剩餘生產品的生產之間，留有相當的餘地。同時，在這裏，也就包含了對於個別的農民社層積蓄的若干可能性，包含了獲得更多時被他們所利用的生產手段的可能性，輪到他們也來榨取其餘的農民了。這樣創造了對於二重壓迫的條件：由地主方面來的壓迫和由新近產生的富農方面來的壓迫。

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發展，把封建領主的大地產也抓到自己的軌道上來了。世界貿易的發展，供給了新的商品，這種新商品惹起了新的需要。以前的自然經濟，由內部遭到了損害。貨幣地租代替現物地租，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崩潰的一定表現。封建的榨取形態，漸漸地更加自己傷害了自己。鄉村中發生了新的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例如富農對雇農的榨取。從別方面說來，地主也開始漸漸地由自然經濟轉上了商品經濟，轉上了爲市場的農業生產品的生產。

封建領主——地主們，創造了自己用來鎮壓農奴的國家機械——封建國家。封建領主是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裁判者及其他等等。這種情況，約制了封建社會的一切組織都有着政治、法律、等級的階梯形態。就對農民及新產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的關係說來，封建領主享有許許多多的特權。封建領主會同僧侶們，構成最高的等級。小的封建領主服從大的封建領主；最大的封建領主成了全國政權的担当者（大公、王、皇帝）。

封建制

度的階

級鬥爭

在封建制度時代，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主要是在農奴和地主間進行。階級的階級，於絕望的農民，常常暴動起來反對地主。但因為農奴的基本大衆自己的生產方式是細碎的和分離的，所以，農民的起義，大多數都帶有地方的、分散的、沒有組織的性質。『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度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牠却扶立了資本家和地主，資本主義和地主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二七頁）。

對於勝利的革命，農民需要那種更有組織的階級所實行的領導。在以前西方（英國、法國等等）的革命中，資產階級擔任了農民的領導者。資產階級在這下面利用了農民的革命運動，獲得了對於封建領主的勝利，但目的不是解除農民的榨取，而不過是用別種榨取形態來代替這種榨取形態。僅在後來，當那種以共產黨為首腦的激底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走上了歷史舞台的時候，農民才初次找到了自己可信賴的領袖和指導者。

在封建社會中，在奴隸社會中，階級是以等級的形態出現着（階級在法律上的形態），『……在奴隸社會中及在封建社會中，階級的差異，在居民等級的劃分中確定了，同時發生了每種階級在國家中特殊法律地位的規定。因此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各種階級，……也就是特殊的等級。和這相反，在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全體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取消了等級的劃分（就最低限度說來是在原則上取消了等級的劃分），因此階級不再是等級了』。（『列寧全集』，第五卷，九二頁）。

四 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資本主義
社會的階
級內容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他們在封建制度的內部早就發生了。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的成長，創造了出現雇傭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最初分子的地盤。『以前的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生產方式，更加不能滿足隨同新市場而加大的需要了。手工工場代替了行會制度。行會的手藝店主，被中等工業階級所排斥了；各種不同的行會之間的分工，在個別作坊內部的分工面前被消滅了。但市場仍時時在加大起來，時時擴大了需要。手工工場的生產也成了不夠的。這時蒸汽和機器把工業生產革命了。現代的大規模的工業代替了手工工場的生產，百萬富翁——工業家、全體產業軍隊的指揮者——現代的資產階級，代替了中等的工業階級。』（『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五三頁）。

在封建制度的內部，奠定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基礎的資產階級，努力奪取和自己的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權力。憑藉人民大眾的運動，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領主的統治，奪取了政權，並利用這種政權來鞏固並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把資產階級的革命描寫成了爭取一般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鬥爭。實際上，資產階級不過爭取了自己所有的自由，不過爭取了榨取雇傭工人的自由。

資產階
級與無

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並深入地展開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私有資本主義的剝奪之間的

產階級

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基礎。

——集體勞動的學校——中、猛烈的掙取和鬥爭，造成了工人的階級團結，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過程中，創造了工人階級的政黨，這種政黨憑藉革命的理論，在無產階級中培養了階級的自覺，並指導無產階級進行了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共產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除資本家和工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以外，還存在着不是主要的階級：大地主、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

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

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決定徹底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在資本主義各國，直到現在，依然存在着大地主階級。因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大地主仍然是一種階級，所以他們也就保留有他們特殊的階級利益，這種利益是和工業資產階級及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稍有區別的。工廠主不得不把一部分剩餘價值，以地租的形式，送給土地所有者。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他們之間的局部的矛盾。各種掙取者階級的政策的存在，就是這些矛盾的表现。然而，歷史指出了：工廠主和地主之間的一切分歧，只要無產階級走上了鬥爭舞台，這些分歧馬上就無形消滅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西歐的革命指出了這一點。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更異常明白地暴

露了這一點。

資本主義越繼續向前發展，大地主和資本家的結合就更有力量地進行了。地主們漸漸地更失去了特殊階級的意義，變成了資產階級中的一個支隊。

城市及鄉

在資本主義時代，還有許多小資產階級（農民、家內工業者、手工業者）。

村的小資

資本主義的競爭，把沉重的壓迫加到了他們身上，在他們裏面惹起了政治的和經

階級

濟的分化。例如在鄉村中形成了兩極：一方面是貧農和雇農，別方面是富農、小

商人和高利貸者。

中農占着農村資產階級和雇村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地位。他不採取別人的勞動，經營着一部分的自然經濟，而就大部分說來却是經營着單純的商品經濟，把自己勞動的生產品的若干部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依照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程度，中農『被沖刷掉了』，漸漸地更加分化了。一頭分化出來了少數上層富農，別一頭分化出來了貧農和雇農大眾。

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小商人等等），也遭到了分化的過程：他們大部分都被產了，加入了雇傭工人中，而不大的部分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家。

小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占着矛盾的、中間的地位。作為有產者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接近資產階級；作為勞動者的時候，他又接近無產階級。小生產者，感於自己小得很的地區所有者的幻覺，企圖保全自己個人的農場。為着這事，他忍受了異常長的工作日，也忍受了飢餓，也忍受了物質上的窮困。但資本主義却是冷酷無情的，

牠取消了他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

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捐稅等等，加強了對小生產者的壓迫，加快了他們的滅亡。因此，小生產者也不滿意資本主義的制度，並且也好像希望變更這種制度。但在這下面，他努力這樣來變更現在的關係：是要保全自己是小商品生產者。小資產階級努力阻止歷史的運動，並幻想恢復舊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他們關於變更現存制度的幻想，是空想的和反動的。

小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不滿，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具備徹底革命的性質，並且不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基礎。馬克斯和恩格斯寫過：『中等階層、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大家，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作為中等階層——的滅亡，都對資產階級戰鬥了。所以，他們不是革命家，而是保守主義者。他們甚至是反動主義者，他們努力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如果他們也是革命家，那末，不過因為他們快要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因為他們不是保衛自己現在的利益，而是保衛自己未來的利益，因為他們拋棄了自己固有的觀點，而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馬恩選集』，第一卷，一六一頁）。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環境中，小資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情緒，被法西主義反宣傳地利用於自己的目的。資本主義各國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轉到了法西主義方面。只要金融資本的榨取和壓迫的繼續加強，一切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無產階級反法西主義的鬥爭的開展，就會加深小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分化。小資產階級中的勞動者大眾，就轉到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是小資產階級真正解除資本壓迫的唯一的一道路。

知識

階級

除去無產階級、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大地主的殘餘、農民和家內工業者以外，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發現有特別一羣智力勞動的人們——知識者羣。資本主義特別有力地發展了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創造了專門或近於專門從事智力勞動的一羣特別的人。知識者羣不是特殊的獨立階級。某一羣知識分子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對某個階級的隸屬性，是被他們的政治見解、傾向、對社會生活和鬥爭的參加所決定。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的代表們，不只一次企圖把知識者羣描寫做超階級的社會團體，因此，好像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担任階級鬥爭中的『公正裁判者』。在這種斷定中，俄國的著作家，藉口俄國的知識者羣是由改革以前的俄國各種階層出身的，也就好像是『無階級的』，站在各種階級利益以上的。爲着消散這種迷霧，『必須把我們那些「無階級的知識者羣」的思想，而且把他們的糾纏，來和俄國社會現有的各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對照一下』（『列甯全集』，第一卷，二九三頁）。那時就成了明明白白的：俄國的知識者羣，就自己的思想傾向說來，實際上沒有超出他們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的利益的範圍以外。列寧指出了：『「無階級性」，絲毫沒有除去知識者羣的思想的階級起源』（『同書同頁』）。列寧由這一點出發，把知識者羣分成了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知識者羣（無產階級的知識者羣）。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階級落伍的分子、所謂流氓無產階級（乞丐、罪犯、盜賊

、賈淫奢等)。

五 無產階級的鬥爭

鬥爭的基
本形態。
經濟鬥爭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毫無妥協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牠們之間的階級鬥爭。工人階級，在沒有推翻搾取者的時候，在沒有根據共產主義的新原則來改造全社會的時候，就不能由搾取及其牠的壓迫形態下解放出來。

工人階級，不是一下就站在全體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道路上。在自己發展的最初階段上，無產階級不理解全體階級的任務及革命！政治鬥爭手段的必要性。他還不過是當作『自在階級』存在着，而不是當作『自為階級』存在着。『反對直接搾取他們的個別資本家的鬥爭，起初是由個別的工人們來進行，以後是由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來進行，更後是由同一個地方的同一個勞動部門的工人們來進行。他們不僅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進行了鬥爭，而且對生產工具本身進行了鬥爭；他們消滅了競爭的外國商品，他們打碎了機器，他們焚燒了工廠，他們企圖用暴力來重新恢復消逝了的的中世紀的工人的地位。在這個階段上，工人成爲全國分散的、因競爭而四分五裂的羣衆。……但跟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加多了，他聚成了很大的羣衆，他的勢力加大了，並且他更加感覺出來了自己的這種力量。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生活狀況，依照機器更加拭除了勞動條件中的差異的程度、及幾乎處處都把工資降到了一律低下的水準的程度，漸漸地更加整齊劃一了，……極迅速地發展了的機

器不斷的改良，把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造成了更加沒有保障的；個別的工人和個別的資本家之間的衝突，漸漸地更加採取了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的性質。」（「馬一恩遺集」，第一卷，一五九—一六〇頁）。

起初，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主要是帶着經濟鬥爭的性質，是爭取改善他們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然而這種鬥爭還不是階級鬥爭，因為牠不是傾向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政 治

鬥 爭

列甯寫過：「工人的鬥爭，僅在這時候才成了階級鬥爭：要各國全體工人階級的一切前進代表們，都認識了自己是統一的工人階級，並開始不是對個別的主要人進行鬥爭，而是對全體資本家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是對擁護這個階級的政府進行鬥爭。……『種種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馬克斯的這句名言，放在這樣的意義中來理解似乎是不正確的：工人和主人的種種鬥爭，時時都是政治鬥爭。這句話應當這樣來理解：工人和資本家的鬥爭，依照牠成爲階級鬥爭的那種程度，必然會成爲政治鬥爭。」（「列甯全集」，第二卷，四九五—四九六頁）。

創造工人階級的政黨，是把無產階級的鬥爭作成真正階級政治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爲着這事，正是要使一定階級的大衆能夠學會理解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狀況，學會進行自己的政策；爲着這事，階級前進分子的組織正是必要的。』（「列甯全集」，第十六卷，六三五頁）。

沒有領導大多數無產階級及牠的同盟者的統一的工人大眾的政黨，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的一項最主要的原因。從別方面來說，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布爾塞維克黨，根據一切國際工人運動、一九〇五年革命、日常反對資產階級及專制制度的鬥爭的經驗，組織和革命教育俄國無產階級的不倦地有系統的工作所準備起來的。

理論 要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帶入工人運動中，要把自發的運動提高到自覺的政治鬥爭的水準上的時候，黨是倚靠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前進的革命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無產階級自覺的階級鬥爭。喪失了革命意識和前途的工人運動，帶着自發的性質，就會成爲資產階級政治的俘虜。列寧在和「經濟主義者」的鬥爭中，不只一次指出了：在工人運動中，對自發性的屈服及把自覺性的作用降低，這就是說，加強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工人的影響，及使工人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理論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和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平行的一項基本的階級鬥爭形態。

三種鬥爭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三種基本形態——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是統形的態，一不可分的整體。政治鬥爭，是牠們中間最高的鬥爭形態。經濟的和理論的鬥爭的統一性，應當服從政治的鬥爭，應當服從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主要的和本的利益、爭取消滅資本主義和掠取以及階級一般、爭取無階級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着國際的性質。牠在世界各國對資本主義進行鬥爭，對各種掠取進行鬥爭。無產階級，把一切民族和國家的工人們的組織、團結、一致的力量，來對抗掠

取者階級的統一的力量。在他的旗幟上寫着這樣的標語：『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八六四年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馬克斯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第一國際，是無產階級的這種團結的表現。列寧和史達林繼續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事業，他們是第三國際的創立者和領導者。

帝國主義
時代無產
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和尖銳化，是和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發展處在最密切的聯繫中。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達到了極端的尖銳。

如果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是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時期，那末，在帝國主義時代，就進到了直接攻擊資本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的時候，列寧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內戰』，並且作成了一國單獨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一九一七年俄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地球六分之一一部分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創立，揭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把世界分成兩個陣營：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導致進入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間。戰後時期，直接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廣泛地展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並且在個別國家中採取了公開的內戰的形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和德國的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的工人占領工廠，以及芬蘭等等。這些革命，不是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結束。牠們被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政黨的協助下鎮

壓下去了。然而無產階級時時繼續了鬥爭，同時組織了許許多多的罷工（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總罷工）、起義（一九二七年維也納工人的起義及其他等等）。中國的革命，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基礎。

法西主

義與機 會主義

而對着日益加大的工人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許多國家中取消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並轉到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別種形態——法西主義，這是金融資本最反動的、最排外的、最帝國主義的分子公開的恐怖獨裁。法西主義，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二年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三年在保加利亞獲得了政權，一九二六年在波蘭獲得了政權，一九三三年在德國獲得了政權，以及其他等等。法西主義的勝利和猛進，不是說明資本主義的力量，而是說明資本主義的衰弱。這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議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老方法來統治的標誌』。（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四五頁）。由第二國際的領袖中出身的工人階級的叛徒的機會主義政策，替法西主義掃清了道路。

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一定成層的結果。『勞動貴族階級』是機會主義主要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創造了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榨取和搶劫殖民地而來的巨額利潤和額外利潤，給了資產階級這種可能性：使用更高的酬報、許給好的位置、直接賄賂等等的方法，來收買工人的上層分子。這樣創造了工人階級中的機會主義的上層分子，他們跑到了資產階級的身邊，出賣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法西主義者在德國得到了政權，使社會民主黨的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破產了。這種結論，對於無產階級最落後的社層，也成了明明白白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竭力指出了工人階級極廣大的羣衆中傾向共產主義的根據。在第三國際及牠的支部——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並鞏固了無產階級的統一陣線，而在無產階級統一陣線的基礎上，更展開了並鞏固了反法西主義的廣大的人民陣線。

克服了自己隊伍的分裂，克服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採入的妥協主義的政策，把經濟的及政治的鬥爭、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和爭取勞動者大衆日常利益的鬥爭巧妙地配合起來，無產階級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下，準備着就要來到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決鬥。

工人階級
的政黨及
其他組織

在階級鬥爭中，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也是牠們的領導者。僅在有了革命的政黨的時候，無產階級才能提高到真正階級鬥爭的階段上。否定無產階級鬥爭中其他組織，革命政黨和黨派性的必要性，這就是把牠的力量解除武裝、編遣和分散。

黨是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唯一的政治領袖和理論指導者。黨是和小組織及反黨集團的存在不共戴天的意志的統一。黨因冷酷無情地剷除是敵人的代理局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了。黨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表現了並保衛了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並使局部任務的解決服從整個階級基本任務的解決。黨指導了工人運動，對工人運動指示了革命的途徑，用理論、知識和提綱武裝了工人運動，把民衆自發的運動提高到了階級自覺的水準上。

和黨同時，更發生了並存在了工人階級的其他組織。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創

立了職工會、青年團、合作社和工廠組織、議會黨團、文化—教育團體，以及其他等等。爲着和那些作爲由黨到無產階級羣衆及牠的預備隊的聯繫的傳動帶，牠們對無產階級都是必要的。黨方面所給的統一的領導，是不使這些組織關閉在自己窄狹的範圍中，要把牠們的具體任務和整個工人階級的主要政治任務聯繫起來，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聯繫起來。

鬥爭的 戰略

列寧取出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革命戰略和策略的基礎，把牠們發展成了『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一頁）的完整的科學，發展成了獲取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史達林繼續研究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戰略和策略，他寫過：『戰略，是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基礎上主要突擊方向的規定，適合革命勢力配置（主要的預備隊和次要的預備隊）的計劃的作成，爭取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全部期間這種計劃實行的鬥爭』（同書，四頁）。『戰略要關涉到革命的主力 and 牠的預備隊』（同書，五二頁）。在革命發展一定階段的期間，戰略，根本上是保留不變的，每個階段所特有的戰略計劃，都適合每個階段。這個革命階段任務的解決，提出了新的任務，所以也就要適合這個新階段及牠的任務的新戰略計劃。

史達林指示了：『策略，是無產階級在運動的上潮和退潮、革命的高漲和低落的比較短的時期的行動路線的規定，……』（同書，五二—五三頁），策略服從戰略的計劃，並服務執行這種計劃的任務。

列寧和史達林的學說，奠做了第三國際一切戰略和策略的基礎。牠們透入了第三國際第

七次大會的這種決議案中：無產階級統一陣線的必要性，及在牠的基礎上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的人民陣線的必要性。大會警告各國的黨都必須熟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並且要知道依於階級鬥爭的行程和各國的具體條件，圓熟地應用這種策略；要知道依於實際情況，準備極快地改變鬥爭的形態和口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黨才能把勞動者大眾結成統一戰線，並推上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保障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六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

由無產階級專政導
上無階級
社會

一種社會被別種社會所更替——奴隸制度被封建制度所更替、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所更替——，是被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發展所約制着的。每種新的社會——經濟機構，比先行的社會——經濟機構，是前進的一步，是生產和交換發展中的新的更高的階段，是牠們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保障了社會有更多的生產品和財富。但如果社會和階級的更替是生產力進步的發展所惹起的，那末，從別方面說來，階級社會存在本身，就是這些力量不充分發展的產物。恩格斯寫道：『……如果階級的劃分也有一定的歷史的理由，那末，不單對於一定的時期及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才有這種階級劃分。牠們根源是在於生產的薄弱，並且將來會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掃除』。（恩格斯：「反杜林論」，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二八五頁）。

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化、生產的集中、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政治

覺悟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尖銳，達到了這樣的水準：它轉到無階級的社會不僅成了可能的，而且成了不可避免的。資本家成了完全的寄生蟲，資產階級的關係成了社會生產發展的束縛。資本主義制度應當被消滅，牠被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

十月革

俄國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是布爾塞維克黨在列寧和史

命與階

達林的領導下所組織的），揭開了新的時代——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

級消滅

代，牠達到了推翻資本主義，創造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並建設無階級社會主

義社會。

階級不能跟着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一下被消滅。牠們的基礎，深深地植根在社會的經濟制度中、各種經濟構造的存在中、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中。爲着消滅階級，應當肅清產生牠們的根源，創造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把這種生產方式變成唯一的生產方式。

工人階級，在自己專政的時期，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商品的生產，創造了更高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更高的勞動組織，牠們是以勞動者們的自覺的紀律做基礎的。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勝利了。『因爲牠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提供更高的勞動範疇、更高的勞動生產性。因爲牠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對社會提供更多的生產品，把社會造成更加富有的』（史達林：「在蘇聯第一次史達林哈諾夫運動者會議上的演說」，七頁），牠會在全世界戰勝資本主義制度。

十月革命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階級不會自動消滅。消滅階級和建設新的無階級

的社會，是工人階級長期和持久鬥爭的事情，這是工人階級專政整個時代的內容。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開初，有五種經濟構造：家長制的或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這些經濟構造適合，有着下述的各種階級：小資產階級（尤其要說到農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牠們裏面的主要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

在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和鞏固的過程中，變更了各階級間的互相關係、階級鬥爭的條件和形態、每個階級各別的狀況。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統治階級。他們鎮壓掉取者的反抗，領導農民。地主和資本家被擊碎了，但他們的殘餘，會同富農們、商人們、投機者及其他的分子，構成資本主義的階級。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表現了瘋狂的反抗，採用一切可能的鬥爭形態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怠工、謀叛、恐怖行爲、暴動、內戰、危害及其他等等。勞動農民的基本大眾——中農，有着二重的立場：從一方面說來，這是勞動者，他的根本利益關係是和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一致的。但從別方面說來，這是有產者，『他的農場是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是小商品生產』。（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段，二五八頁），作爲有產者，他接近富農。

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聯共（布）關於農民問題的戰略口號，是依於革命的各階段而變更者。

『例如，在我們革命的第一階段的主要口號，是『會同全體農民，在資產階級中立下，

反對沙皇和地主，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一五一—一五二頁〕。因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徹底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牠得到了勞動農民基本大眾的同情。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軍隊中的絕大部分的中農們，就已經認識了：工人階級是有才能對農民給與和平及土地的唯一力量。但只有貧農，才是無產階級在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的確實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口號是：『會同貧農，在中農的中立下，反對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同書同頁〕。在內戰的行程中，在反對那些企圖恢復資產階級——地主制度的干涉者和白衛軍的鬥爭中，發展了並鞏固了在反對富農的鬥爭中、以貧農為支柱的工人和中農的同盟。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在第八次黨大會上，這種在反對富農毫不留情的鬥爭中、及以貧農為支柱的工人階級和中農同盟的口號，作為無產階級關於農民的一切政策的基礎而通過了。這種同盟，是在工人和農民根本利害關係的共同性的基礎上創造起來的。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是這種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的主要任務。列寧認為：『擁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因為只有在牠的基礎上，工人階級才能使農民和資產階級徹底分離開來，才能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才能保持領導地位和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四六〇頁〕。

把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用機器、種子、放款等等來幫助農民（這把千百萬貧農提高到了中農的水準），反對富農的鬥爭，合作社的發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經驗

對於社會主義大農場的優點的指示，——無產階級的這一切方略，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道路。

列寧——史達林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的理解，被反革命的托羅茨基派和右派機會主義者企圖歪曲。托羅茨基派否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右派機會主義者否定經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展開來消滅階級的道路，他們主張由資本家長成社會主義的那種富農的理論。聯共（布）在史達林的領導下，粉碎了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也粉碎了右派機會主義。

無產階級
鬥爭的
五種基本
形態

工人階級獲得了政權，利用經濟的最高統治權和自己的政權，來爭取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階級鬥爭沒有停止，牠不過採取了別種形態。

列寧指出了，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着五種基本形態：（一）鎮壓那些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榨取者的反抗。這種反抗，以怠工、謀叛、危害、影響小資產階級、恐怖行為等等的形態表現出來了。（二）被推翻了的榨取者和外國干涉者，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初年間，糾纏着蘇聯勞動者的內戰。（三）小資產階級的『中立』，尤其要說到農民的『中立』。這種中立，『是用經驗的教訓、說服、例證，用暴力來切斷偏向等等所聚成的』。這是無產階級方面『對全體勞動者有系統的指導的影響……』。（一）列寧文集，第三卷，四九四—四九五頁）、農民的這種『中立』，後來更匯成了以貧農做支柱及和

富農的鬥爭中的工人和中農的鞏固同盟，在這種同盟中有着無產階級的領導。（四）利用資產階級的知識和技術經驗來管理經濟、軍事等等，利用資產階級的專家來做工作。無產階級做到了這事：全體忠厚的專家們，都誠實實地在工作，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五）養成新的紀律，對勞動和社會財產等等的社會主義的關係。

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形態，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一種任務，順次地又立起了新的任務，變更了階級勢力的比率，又同時提出了新的鬥爭形態。

五年計劃
引來了階
級的變更

第一屆五年計劃引來了階級狀況的重大變更，在這時候，聯共（布）在史達林的指導下，粉碎了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組織了全線展開了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完全肅清了失業。在工人階級大衆中，發生了對勞動關係的根本轉變。勞動變成了『光榮的事業、名譽的事業、英勇的事業』。（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九三頁）。社會主義的形態，成了全國國民經濟中支配的形態。無產階級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建設。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家。擊碎了最後的榨取者階級——富農階級。『誰假勝誰』的問題，徹底並不可挽回地利於社會主義解決了。然而這却不是說停止了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巨大的歷史意義的成功，在被擊碎了的資本主義階級最殘餘分子那裏，惹起了獸性的懷惡和絕望的惡意。他們混入了我們的企業、運輸機關、蘇維埃農場及集體農場中，是爲着在蘇維埃企業的內部來反抗社會主義，盜竊社

會主義的財產。

和無產階級結成了同盟並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勞動農民，和資本主義徹底斷絕了關係，加入了集體農場，積極參加了把富農當作階級的肅清。黨在史達林的領導下，根據工業化和列寧的合作計劃，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最大的困難——組織千百萬單個的農民大衆轉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鄉村中，集體農場制度勝利了，這種集體農場是以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及集體勞動爲基礎的，是用最新的技術裝備了的。蘇維埃政權，不僅在工業中取得了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在農業中也取得了這種基礎。個人的農場被排斥到了次要的地位。集體農場的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的鞏固支柱。全面集體化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斬斷了鄉村中種種榨取和貧窮的根源。在組織——經濟上和政治上鞏固集體農場的事件中，在集體農場布爾塞維克化的事件中所達到的成功，開闢了使農民走到富裕和文明生活去的廣大的道路。勞動者農民大多數都成了集體農場員，確信地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集體農場員不是特殊的新階級，這是這樣的農民：他們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在集體農場中改造成了無階級社會的工人。

第二屆五年計劃保障社會主義的成功

會組織，「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史達林：「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和高華爾德內談話」，十三頁）。

第二屆五年計劃和任務的成功執行，保障着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並且不可挽回地勝利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中，都成了完全完全的支配者。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在列寧—史達林黨的領導下，創造了新的更高的社

蘇聯各民族的工人、農民和知識者羣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這就是說：蘇聯已經肅清了一切榨取者階級。農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社會主義部門的工作者。在蘇聯，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根本差異已經沒有了，牠們之間的階級界限在拭除着，雖然還保存着階級差異的殘餘。在蘇聯，『沒有了互相對立的資本家階級和被資本家榨取的工人階級。我們的社會，專門是由城市和鄉村的自由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所構成』。（同書）。各社層中每個人生活的改善、文化、技術水準的提高、需要的滿足和發展，是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勞動生產性的增大、和社會主義文化的提高聯繫着的。

社會主義
社會中各
種階級的
相互關係

但這些社會主義社會的社層，他們不過剛剛由階級社會的內部走出來。因此，在一定的時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他們之間的某些差異，但不是根本的差異。蘇聯各社層之間的這種差異，要用他們接近和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過去歷史的、不同的途徑來說明。

工人在徹底！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中做工，這種企業是國有的、全體人民的財產。他們的勞動的全部生產品，都加入全體人民的基金中，由國家去分配。他們依於所支出的勞動的質和量來領取工資。工人階級實現自己的專政，指導勞動者農民，領導爭取消滅階級的鬥爭。這是全體勞動者大眾的前衛，這是在階級鬥爭中久經鍛鍊的、最有經驗的、政治上最有教養的、最有紀律的階級，這種階級是列寧——史達林的黨所創造的。工人是社會主義競賽、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先鋒。在階級鬥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也自己再教育了自己

。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時期，直到完全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的時候，當工人還沒有把其他的社層——尤其要說到農民——的政治自覺性、革命積極性、文化等等引到自己所提高的水準的時候，工人仍保留着對其他社層的前衛的地位。

農民，除極少數單獨經營農場的個人外，都在集體農場中做工，他們是使用着社會化的生產工具，這些工具具合作社——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的財產形態。集體農場員通過機器——曳引機供應站，也利用國有的生產手段，而且這種生產手段，在集體農場生產中所占的份額，一年比一年增加了。然而集體農場的財產——自動機器廠、集體農場的家畜羣、經濟的和文化的建築物及其他——也增加了。集體農場的一切生產產品，扣除全國的需要、種子的和保險的基金的部分以外，其餘的部分全在集體農場員之間按勞動來分配。但這是集體農場收入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形態，因為牠是以每個集體農場員的勞動的質和量做基礎。牠消除了一羣集體農場員剽竊別羣集體農場員的勞動或生產品的可能性。牠消除了任何一種的榨取形態。這種分配形態，是被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集體農場中的社會主義的關係所決定。

在工人和集體農場員的勞動的性質中，也暫時還有差異：農業勞動還沒有完全變成工業勞動的變種。意識、文化、勞動紀律的水準中的差異也還沒有消滅。在集體農場員的落後的層級那裏，還沒有根絕某些小有產者的傾向和習慣，對社會主義財產關係的資本主義的殘餘，還有貪慾和投機、破壞勞動紀律的企圖，把集體農場員所有的個人經濟和社會經濟對立及其他的企圖。但工人和農民之間已經沒有了根本的社會差異，農民加入了統一的社會主義

的家庭中，根據史達林的集體農場章程，和工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創造自己集體農場富裕的文明生活。

蘇聯的知識者羣，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新技術的名匠——工程——技術工作人員、國民經濟各種部門的指揮者、國家和社會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工人及農民共同進行了爭取社會主義、爭取提高勞動生產性、提高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準、爭取訓練幹部等等的鬥爭。大多數知識分子，這已經是由工人和農民的隊伍中出身者。史達哈諾夫運動，已經奠定了男工和女工這種文化——技術提高的最初的核心，他們使自己的水準和工程——技術工作人員的水準相等了。

蘇聯階級
與史達
林憲法

蘇聯肅清採取者階級，提供了變更選舉制度的可能性。根據「史達林憲法」，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僅和他們人種的和民族的屬性、信仰、教育及住居資格沒有關係，而且和他們的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過去的行爲也沒有關係。肅清採取者階級，引來了取消那種在入學及參加青年團等等的時候關於社會出身的限制。在蘇聯，肅清階級的任務，已經根本解決了。然而，「這却不是說：在我們這裏根絕了那種因自己的階級天性而敵視我們的分子。他們還有不少。他們並且利用革命警戒性極小的弛弱，而來損害我們並妨礙我們前進」。（莫洛托夫：「計劃和我們的任務」，二三頁）。他們看到完全預定了的命運和自己不可避免的滅亡，也就抓起了反革命恐怖的血的武器。他們對史達哈諾夫運動怠工，企圖延長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在落後的集體農場員那裏，在一部分國家

機關的職員那裏，有時甚至在工人中間，都有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習慣。這在貪慾、投機、破壞勞動紀律等等的事件中表現出來了。

只有在那種藉全體勞動者的努力、應用和內敵或外敵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的方法而實行的社會主義繼續向前進攻的基礎上，才能把社會主義社會引到徹底完成。爲着這事，必須繼續鞏固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社會主義人民的革命警戒性、把他們更加團結在列寧——史達林黨的周圍。

蘇聯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肅清一切搾取者階級及產生階級敵對主義的根源的同時，鎮壓着敵意分子種種的反抗，鞏固着社會主義社會的防衛，爲完全消滅階級差異的一切殘餘、資本主義在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殘餘而進行着鬥爭，爲把全體勞動者變成無產階級社會積極的和自覺的工作者而進行着鬥爭，爲繼續提高勞動生產性、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品豐富、把工農的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程——技術工作人員的水準而進行着鬥爭。這個鬥爭階段，就是說實現着列寧的這種指示：『……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異，把大家作成工作者』。（『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一頁）。『……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異，也消滅體力勞動的人們和智力勞動的人們之間的差異』。（『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三七頁）。無階級社會的工作者，爲鞏固社會主義、爲創造由社會主義轉上完全的共產主義的前提及把牠實現而進行的一切鬥爭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現在和將來，也和過去一樣，這是布爾塞維克黨。

七 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理論

分配的階級理論

一切反馬克斯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階級理論的特徵是這樣的：牠們都拋棄或迴避階級矛盾的不容妥協性，並且不把階級鬥爭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引到消滅階級。

照分配的理论看来，屬於某種階級是被收入的多少所決定。以這種觀點看來，例如不能規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如果關於階級不過是根據收入的多少來判斷，而不是根據他們對生產和搾取手段的關係來判斷，那末就不得不把小資本案、富農和高等熟練的工人歸入一個『階級』。除此以外，根據『收入』的多少，在無產階級中，就能夠列舉出來好些『階級』。這種理論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毒害，在於牠蒙蔽階級的敵對主義。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搾取，以及企圖分裂工人階級的統一。

考茨基的理論，是分配論的變種，考茨基在各種不同的收入泉源中，看出了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這種理論，在規定某個社會集團的階級屬性的時候，引到了完全不正確的結論。例如工人不得和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個階級中，因為他們都是藉工資生活。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工人和資產階級的『技術的』知識者羣，却占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並且在勞動組織中、在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執行着不同的作用；工人直接被搾取，生產剩餘價值，而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却常常執行着資本案代理人的機能，幫助資本案質

行榨取工人，因此資本家把工人所生產的一部分剩餘價值讓給他們。

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過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引到了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理解。因為這種理論的擁護者，不是在生產領域中而是在收入分配的範圍內，來發見社會分成階級的根源，所以，以他們的觀點看來，不應當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鬥爭，而不過是爭取收入的再分配，不過是爭取收入分配的多少。反馬克思主義的分配的階級理論，被考茨基用做反革命的階級『妥協』的政策，即是叫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政策的根據。

技術—組織的階級理論

這種理論的擁護者，由人們在生產中的技術作用和配置，而引申出來了社會在階級上的分解。波格達諾夫的理论，是最典型的技術—組織的階級理論。照波格達諾夫看來，勞動分成組織者的勞動和執行者的勞動，是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和原因。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起源的理論。在一切生存手段上的集體社會所有權的條件中，勞動的組織者不能變成所有者，執行者也不能變成生產手段喪失者。例如在原始公社中就是這樣的。現今在蘇聯社會主義的企業中也有着同樣的情形。生產手段上的私有權，這就是生長財產不平等、一夥人的經濟從屬和別夥人的經濟統治的基礎，是階級存在的基礎。

管理企業，成了生產手段所有者——例如資本家——的事情。照波格達諾夫看來，恰恰和這相反，好像資本家對於工廠的所有權，是他們在生產中的領導作用的結果。實際上，資本家，不因為他管理工業企業，才是資本家，反過來說，因為他是資本家，他才成了工業

的領導者」。(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二四九頁)。波格達諾夫把階級分成組織者的階級和執行者的階級，蒙蔽了對無產階級及勞動者大眾的擄取，蒙蔽了這種擄取的根源和基礎。

布哈林對階級的理解，近於技術——組織的階級理論。布哈林指出了：『在社會階級下，當然是這那些在生產中起着類似的作用的、在生產過程中站在對其他的人們一律的關係中的人們的總和，而且這些關係，也在物體中表現出來了。』(布哈林：「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第五十一節)。布哈林提出生產過程中的類似的的作用，作為階級主要的和基礎的標誌的屬性。但這時，就不得不把各種不同的、甚至敵對的階級的人們，歸納到一個階級中。例如，富農常常是和他所雇用的雇農一同工作。他們在生產的時候的技術作用，是近於一律的。然而，他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及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却是直接對立的：一個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擄取者，別一個喪失了生產手段上的所有權並且被富農所擄取。

右派機會主義在政治領域中的錯誤，是和布哈林在階級理論中的這種錯誤密切地聯繫着的。富農和平地長成社會主義的理論，聽其自然的理論，過渡時期國內各階級和平的理論等等——，這一切理論，都在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解中，有着自己的理論根源。

托羅茨基
派的階
級理論

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根本歪曲了馬克斯主義的階級理論，提出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永久革命論，在這裏，把勞動農民描寫成了完全反動的羣衆。托羅茨基的孟萊維克的『理論』——否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勝利

的可能性等等——，是爭取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反革命鬥爭的理論根據。

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的集團，爭取挽回資本主義的時候，變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先鋒隊，和法西斯主義合流了，走上了對聯共（布）和蘇維埃政權的領袖實行恐怖手段的道路。

托羅茨基派反革命的階級「理論」，抓住了孟塞維克化的觀念論者——這是托羅茨基主義在理論戰線上的代理部和掩護。他們否定工人和農民的同盟；宣傳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把過渡時期描寫成了一個階級的社會，這樣看來，同時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鎮壓搾取者及肅清階級的作用；主張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國家死滅的「理論」。這些「理論」，也和理論戰線上其他一切孟塞維克的反革命的胡說一樣，被黨在史達林的領導下暴露了並粉碎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階級理論

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表們，也提出了階級理論，這種理論是公開地保護搾取者的統治。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生物學的法則移用到人類社會上，用關於爭取生存的鬥爭中最強者的勝利的議論掩護着，藉口人們之間「天然的」、人種的差異，他們把階級看做永久的和「自然的」範疇，而不是看做歷史的範疇。統治階級，這好像是社會中的生物學上最優秀的、挑選出來的、最有天賦的人們，這是高級人種的代表，反過來說，被搾取階級，這好像是天賦很壞的、完全沒有才能的人們，這是低級人種的後裔和代表，這種理論，是直接保護搾取制度、資產階級統治和階級永久性的「理論」。

法西主義

的人種理論

要特別提出法西主義的『人種』理論。根據法西主義的思想代表者的聲明，社會中沒有階級；階級和階級矛盾，這是『馬克斯主義的鬼話』。照他們的意見看來，人類的全部歷史，不是階級鬥爭史，而是人種鬥爭史。法西主義者宣佈說：不是一切人種都有一律的價值；一種人是『高級』人種，上天賦予了他們一切完全的東西，並因此預定了他們要去統治其餘的、『低級的』人種。德國法西主義者認為日爾曼族是這樣的『高級』人種，日本法西主義者認為大和族是這樣的『高級』人種。

法西主義者的一切『人種』理論，都是傾向於用『唯一人種』的神秘幻想來誘引工人階級離開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脅迫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以及『建立』狂暴的民族主義、獸性的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者殖民的、侵略的政策。他們的一切議論，都是在於用野獸的嫌惡，來逼死革命的無產階級，來逼死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來逼死蘇聯。法西主義者在金融資本統治下關於『民族統一』、『唯一民族』的喧鬧，不過是一種不要臉的惡意宣傳了，這種宣傳當然是在於掩蔽着對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大衆的殘酷掠取，蓋藏着尖銳化了的階級矛盾。

那一種階級理論是

正確的

只有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才給了這種可能性：解剖掠取的真正根源、找尋改造全社會、消滅種種階級的途徑和手段。誰離開這種理論，那末就不可避免地會陷落到無產階級敵人的陣營中。

我們有着歷史檢驗了的兩種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策略。第二國際的黨提供了一種：牠們引

導無產階級，沿着以否定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以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及經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而由資本主義「長成」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前進。第二國際最有力量的政黨（德國的黨和奧國的黨）的企圖，證明了這一點：這種途徑，是背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保衛資本主義和榨取的途徑。這種階級和平的途徑與政策，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養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暫時勝利。

布爾塞維克指示了第二種途徑。以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為根據，對牠的種種歪曲及資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武裝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及他們領導下的農民，撲滅了世界反動的支柱——沙皇專制政體，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在地球六分之一的一部分上組織了無產階級專政。現在，蘇聯消滅了資本主義階級及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根本差異，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成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可攻破的堡壘和根據地。以史達林為首腦的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國際無產階級，根據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沿着這種途徑進行着鬥爭。

第六講 民族

一 民族的定義

什
麼
是
民
族

在史達林著名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中，提供了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的民族的經典定義：『民族，這是歷史上所構成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和在文化共通性中所表現的精神氣質的鞏固的共通性』。（該書第九頁）。史達林以後更竭力指出了：『單獨舉出上述的特徵中任何一個特徵，對於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完全的』，『只有同時舉出一切特徵，才對我們提供了什麼是民族』。（同書第七頁）。

由這個定義中推演出來了：民族是歷史的範疇，如同種種歷史現象一樣，民族也『從屬於變化的法則，有自己的歷史、起始和終了』。（同書同頁）。人們構成民族的過程，是和肅清封建制度及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聯繫着的。僅當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勝利了的時候及社會主義實現了的時候，才能消滅各民族的差異及把各民族融合成爲一個民族。在這下面必須注意到，各民族和國家之間民族的和國家的差異，『甚至在全世界規模中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也要維持一個很長的時期……』（「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二二九頁）。

所以，消滅各民族之差異及把各民族融合成爲一個民族的過程，是異常複雜的和時間很長的過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民族壓迫並建立了民族平等的時候，還不能消滅各民族現存的差異。反過來說，正是因爲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才復活了並發展了以前被壓迫的和落後的民族性，引來了民族文化真正的繁榮，這種文化就內容說來是社會主義的，就形式說來是民族的。在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主義勝利的蘇聯，正是有着這種情形。並且，一國內各民族文化（及語言）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興盛，不僅不矛盾，而且完全全在促進着這種事情：準備在全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時候，使牠們死滅及融合成爲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文化（一個共同的語言）的條件。

種 種
的 民族
理 論

列寧——史達林的民族理論，和一切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是尖銳對立的並且根本敵視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理論，是用做搾取者階級所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各民族的勞動者分裂的政策、嚇使一個民族攻擊別個民族的政策之掩護。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都斷定說：民族的共通性是一切歷史機構所固有的。民族，由歷史的範疇，變成了永久的、一般的範疇。法西主義，在民族概念中，加入了『血的共通性』、『人種』的鬼話，照希特勒主義看來，民族的主要內容就是包含在這種『血的共通性』裏。法西主義努力用這種民族起源的人種『理論』，來建立自己的野性的愛國主義、自己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企圖證明：好像自然（或上帝）親自規定了地球上誰是統治的——高級的——民族，以及誰是服從的——低級的——民族。別種資產階級的民族理論家（他

們是觀念論的流派的擁護者），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在民族構成中，是放着『神的因素』、『人民精神』、『民族意識』。巴哀爾的民族理論，就是這種觀念論的理論；列寧把巴爾哀的這種理論，叫做『心理學的』理論。巴哀爾把民族定義為：『以命運共通性為基礎的性質，共通性所聯繫着的人們的總和』。巴哀爾把民族的共通性，和領土、經濟生活及語言的共通性分裂了。如同史達林所指示的，喪失了物質基礎的巴哀爾的『民族性質』，和唯靈論者神祕的和自滿的『民族精神』毫無分別。史達林說道：『這不是活生生的和動作着的民族，而是那種神祕的、不可捉摸的和來世的東西』。（『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第九頁）。巴哀爾的民族理論，受到了各種機會主義者的熱烈歡迎。列寧和史達林，暴露了這種理論的反馬克斯主義的性質，同時也暴露了以牠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反革命民族綱領的反馬克斯主義的性質。

二 民族問題

民族

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從屬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少數民族也一樣，遭到了無限制的民族壓迫。民族壓迫，『這是帝國主義者團體所實行的榨取和搶劫被壓迫民族的制度、強迫限制被壓迫民族的政治權利的方法』。（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四六頁）。民族主義、民族敵意、唆使一個民族直接攻擊別個民族、種種民族壓迫制度，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

，煽動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及各民族之間的不和與敵意，並利用這種有害的民族主義的毒根，來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鬥爭，來準備並實行侵略的、搶劫的戰爭。民族壓迫採取了各種的形態。在兇惡着獨占資本公開的恐怖獨裁的地方，首先是希特勒主義的德國，大大地加強了民族壓迫，並採取了狂暴的形態。在這些地方，民族壓迫採取了獸性的愛國主義、反猶太主義——現代的吃人主義——的形態。愛國主義，是法西主義手中愚弄人民大眾的主要工具，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武器。

民族問題

巨題的巨

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時常賦予了民族問題巨大的意義。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指教了：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牠是種種壓迫——其中也有民族壓迫——的泉源）的時候，才能消滅民族壓迫，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才會保障各民族的人民的完全平等，才會創造

各民族的人民的友愛，蘇聯就是這種例子。「民族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的一部分，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的一部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四五頁）。這是關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隊的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爭取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創始者，對於那種對民族問題的過低估計、無政府主義般的輕視的態度，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種過低估計和輕視的態度，不可避免地會達到大國的愛國主義。和這同時，他列也以同樣的力量，對於那種對民族問題的過高估計進行了鬥爭，對於把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

題分裂的企圖進行了鬥爭；這種分裂的企圖，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不只一次指出了：民族問題屬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利益。『就和工人問題的比較說來，民族問題的從屬的意義，對於馬克斯是毫無疑問的』。（「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四六〇頁）。

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在於就牠的要點說來是農民問題，是關於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的問題，是關於工人和農民的同盟的問題。同時，『不能把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看做一樣的東西。因為，除農民問題以外，民族問題還包含了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但不用懷疑，農民問題仍然是民族問題的基礎、牠的內在的核心。是要用這一點來說明：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缺少農民軍隊，也就沒有並且不能有強大的民族運動。當說到民族問題就實質說來是農民問題的時候，正是要注意到這一點』。（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五二頁）。

怎樣解

在解決民族問題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原則，是工人階級的政策。

決 民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這是兩個不容妥協的——互相敵視

族問題

的口號，牠們和資本主義全世界兩大階級陣營一致，並表現了民族問題中的兩種

政策（而且是兩種世界觀）』（「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一三九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原則，『使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進行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共同革命鬥爭』（聯共（布）綱領）的原則，這是用做布爾塞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的基礎的原則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不僅不和個別國家的勞動者爭取民族、社會和文化自由的鬥爭矛盾，而且因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和戰鬥的統一，更保障了爲着在這種鬥爭中獲取勝利所必要的援助。起義反對種種奴役和民族壓迫的革命無產階級，是爭取民族自由和獨立的唯一真實的戰士。布爾塞維克黨，在民族問題的領域中，是『站在歷史的階級的觀點上』（聯共（布）綱領）。史達林指示了：積極地並堅決地支持被壓迫和從屬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自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時時、處處、在各種具體情況中都應當支持種種的民族運動。是說要去支持這樣的民族運動：牠是傾向於削弱和推翻帝國主義的，而不是傾向於鞏固和保全帝國主義的』（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六頁）。因此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馬克斯熱烈地支持了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反對了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因爲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那時是俄國專制政體在歐洲的前哨，同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是對專制政體鬥爭的「革命的民族」……支持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在那時這是說間接支持沙皇政府、歐洲革命運動最危險的敵人』（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六頁）。

在現代的情況中，法西斯主義是革命運動最危險的敵人。法西斯主義的野蠻人，在許多國家——例如在阿剌伯各國、在北非、在摩洛哥等地——組織了反革命的暴動。企圖把他們唆使的這些暴動叫做民族運動。共產主義者暴露了法西斯主義的搶劫性質的政策，在羣衆面前揭發了並證明了：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在保護全民族利益的藉口下，如同搶劫和奴役其他民族

一樣，對自己本族也實行了壓迫和榨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共產主義者主張：有把統治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主社層，團結成爲統一的人民陣線，來對法西主義及戰爭進行鬥爭的必要。同時指出了：法西主義者所組織的戰爭，對於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帶來的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壓迫。在這種鬥爭中，事實上實現了加入在牠的構成中的一切民族自由和真正平等的蘇聯，是那些遭到法西主義的威脅的一切國家的人民的希望和支柱。

民族問題

史達林確定了民族問題發展的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這是資本主義戰勝封建制度的時期，這是上昇的資本主義的時期，牠破壞了封建制度和專制政體放在一個時期

牠的道路上的障礙，這是資產階級爭取統一那些被稅卡分隔了的四分五裂的各區域、而造成統一的民族市場的時期，這是形成這種民族的時期；牠是「歷史上所構成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和在文化共通性中所表現的精神氣質的鞏固的共通性」。〔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第六頁〕。一六四八年英國的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是保證民族形成的這個時期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於這個時期，「典型的是民族運動的奮起、農民被吸收到民族運動中，農民，在爭取一般自由、尤其要說到在爭取民權的鬥爭的聯繫中，是人數最多並最熱心的居民階層」。〔「列甫全集」第十七卷，四三二頁〕。

這個時期的民族運動，在西歐（英國——愛爾蘭除外——、法國、意大利、德國）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民族，那時在這些國家中沒有民族壓迫。在東歐各國（匈牙利、奧地利、俄羅斯），「出現中央集權國家的過程，比人們構成民族的過程進行得更快，……形成

了由幾種人民所構成的混合的國家，這些人民是還沒有結合成為民族的，但他們却統一在共同的國家中了。』（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七三頁）。這樣發生了多數民族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統治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就對其他民族的關係說來，應用了民族壓迫。民族壓迫『產生了民族突衝、民族運動、民族問題……』（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七四頁）。

民族問題

第二時期，這是帝國主義時期。在這個時期，『西方老的民族國家——英國、意大利、法國，不再是民族國家了。即是說，牠們因為侵奪了新的領土，變成了一個時期成了多數民族的國家，變成了殖民的國家。牠們，也和以前東歐存在的那些國家

一樣，本身就是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舞台。在東歐，這個時期的特色，是從屬的民族（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的奮起和強盛，因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引來了老的資產階級多數民族的國家的崩潰及新的民族國家的形成，這些新形成的民族國家，是陷在對所謂的列強的奴役中。』（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七四頁）。

轉到了帝國主義，大大地加強了民族壓迫，並擴大了民族運動的基礎，『民族問題，由國內的問題，變成了國際的問題，變成了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為維持不平等的民族對自己的服從、為使歐洲境外新的民族和人種服從自己的勢力的牠們之間的戰爭的問題』（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七五頁）。加強了的民族壓迫，惹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大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增大，擴大了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鬥爭的戰線

。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勞動大眾，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重要的後備隊。

帝國主義時代，組成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傾向，和各民族經濟接近的傾向（這是因為和形成世界市場及世界經濟的聯繫而發生的），處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因為帝國主義用暴力的侵略、併吞使這種接近實現了。僅對共產主義，這兩種傾向「才是一種事業——使被壓迫的民族由帝國主義的桎梏下解放的事業——」的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聯合各民族為統一的世界經濟，只有在相互信任和自願同意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各民族自願聯合的道路，是要通過殖民地脫離「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通過把牠們變成獨立的國家來達到的」。（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九頁）。在和這事的聯繫中，列寧主義規定了黨的任務。「對於壓迫國家中的工人，國際主義的教育的重心，不可避免地應當是要對他們宣傳和主張被壓迫國家 離的自由。沒有這種自由，也就不是國際主義……」。反過來說，社會民主黨對於弱小民族，就應當把自己的宣傳的重心放在我們的總公式的第二句話上：各民族「自願的聯合」。（「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二六一—二六二頁）。

缺少這種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階級的兩方面的工作，就沒有可能去鞏固各民族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這種團結的目的是要對他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及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民族問題

發展的第一期

民族問題發展中的第三個時期，這是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蘇維埃的時期的第一時期。這是消滅資本主義並肅清民族壓迫的時期。蘇維埃的時期，這是加入了蘇聯

「三個時期」的各民族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强大发展的时期。蘇維埃的时期，這是聯合在蘇聯以內的一切民族的勞動者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时期。

民族運

動思想
的發展

生在狂風暴雨般的民族運動時代的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民族——殖民地問題，提供了基本的、出發的思想。早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馬克斯，在愛爾蘭問題的聯繫中，要求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時候，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而提出了民族自決直到有權脫離這個民族所加入的國家。馬克斯要求英國的工人們，在關於愛爾蘭的問題中，斷然和統治階級的政策決裂。馬克斯說明了：只有用這種方法，英國的工人才能在英國本國轉到革命鬥爭，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有自由的」。（馬克斯）。

一方面馬克斯和恩格斯及別方面是列寧中間，放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支配的地帶。第二國際的時代，「民族問題，通常限於那種主要是關涉『文明』民族問題的狹窄範圍以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餘的一些民族，這就是第二國際的英雄們關心牠們的命運不平等的民族的範圍。幾千萬和幾萬萬人遭到最野蠻和最殘酷形態的民族壓迫的亞洲和非洲民族，通常都放在他們的視野以外」。（史達林：「馬克斯主義殖民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四頁）。第二國際的領導者，放棄了馬克斯和恩格斯所確定的被壓迫民族爭取自決的革命原則，用對民族問題改良主義的解決，來秘密代替革命的解決，把民族題放在關於資本政權、打倒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的聯繫以外。「第二國際的某些領袖們，甚至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是變成了被壓迫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機關

的權利，把全部政權依然留在統治的民族的手中」。(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四頁)。這樣看來，把民族自決的思想，由對於吞併行爲進行鬥爭，武器，變成了辯護吞併的工具。第二國際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是保衛帝國主義、支持帝國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吞併的立場。

在列寧和史達林的身上，落下了由分析新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出發而來恢復和發展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學說的任務。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一切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也包括民族問題——的無情鬥爭中，列寧和史達林向前發展了馬克斯主義，也把馬克斯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提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上。

布爾塞維克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口號，這是關於民族自決直到脫離國家的口號：『民族自決權，即是說民族能夠照自己的願望組織起來。牠有權根據自治的原則來組織自己的生活。牠有權和其他的民族加入聯邦的關係中。牠有權完全脫離。民族有自主權，一切民族都有平等的權利』。(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頁)。列寧和史達林不只一次指示了：誰不承認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直到承認脫離國家的權利，那末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而是大國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民族自決的原則，絕對不是說民族脫離時處處都合理。『民族有權脫離，但依於環境，牠也不能享受這種權利』，因此共產主義者『依於無產階級的利益，依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對於這種脫離，保留煽動加以擁護或反對的自由』。(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四七—四八頁)。

蘇聯民族政策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民族政策的原則，史達林以下述的幾句話周到地規定了：「在解決民族問題的時候，列寧主義是由下述的主旨出發：（一）世界分成兩大的原則——陣營：少數文明民族的陣營——牠們占有金融資本並擄取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居民

和構成多數的殖民地與從屬國被壓迫和被擄取的人民的陣營；（二）後金融資本擄取和壓迫的殖民地與從屬國，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重要的泉源；（三）從屬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解除壓迫和擄取的唯一途徑；（四）最重要的從屬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已經走上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牠不能不引來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五）發展各國中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的利害關係，要求這兩種革命運動結合成為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陣線；（六）在發展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的勝利和被壓迫民族由帝國主義枷鎖下的解放，如果缺少形成和鞏固共同的革命陣線，就是不可能的；（七）要形成共同的革命陣線，如果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方面，對於被壓迫民族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不給予直接的和重大的支持，這就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有自由的』（馬克斯）；（八）這種支持，是說主張、擁護、採取這樣的口號：民族享有脫離權、獨立國家存在權；（九）如果不採用這種口號，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它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中的聯合和合作就是不可能的；（十）聯合，只有在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和友好關係的基礎上發生的自願聯合，這才是可能的。（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四七—一四八頁）。

在資本主義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和史達林帶人馬克斯主義寶庫中的關於民族問題領域的東西，也就是包含在這裏面。

以列寧和史達林為首腦的布爾塞維克，在和國際及俄國工人運動裏帝國主義代理者們的無情鬥爭中，保住了民族問題中澈底一貫的國際主義的路線。（這些帝國主義代理者是：孟塞維克和牠的托羅茨基主義的變種、猶太勞動者同盟、社會革命黨、模薩華特黨、達拉拉克黨、喬治亞的民族主義者，以及這一類的機會主義的、敵視無產階級的流派和團體）。布爾塞維克，澈底暴露了社會—愛國主義者，這些社會—愛國主義者的目的，是在於保有那些被帝國主義搶劫來的疆土、把民族強迫以制在帝國主義的疆界的範圍以內、使民族壓迫和帝國主義的劫奪永遠不朽。布爾塞維克對於叛徒布哈林……披塔科夫派加給了撲滅的打擊，這些叛徒和托羅茨基及托羅茨基派結成了同盟，為着保衛帝國主義而出面反對民族自決權，並且，目的是要使無產階級和牠的後備隊分離，而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挑撥離間的口號——『取消國界』。布爾塞維克，揭發了以盧森堡為首腦的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的錯誤的半孟塞維克的本質、盧森堡拒絕了列寧—史達林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統一陣線的計劃。列寧和史達林，在和民族問題內那些敵對的理論與實踐作長期的、不容妥協的鬥爭中，創造了唯一科學的、革命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论，並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蘇聯實際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蘇聯，完全消滅了民族壓迫，實現了參加蘇聯的一切民族真正的平等和偉大的友愛。

三 帝俄的民族政策

帝俄
是民族
監獄

帝俄是『民族的監獄』。統治的地主—資產階級，殘酷地壓迫俄羅斯族的勞動大眾，以更大的力量壓迫着非俄羅斯的勞動者們，這些非俄羅斯族，占帝俄全體居民的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六·七）。沙皇的專制制度，是建立在十足地奴役無權的民族及壓迫、絞榨和搶劫民族邊區廣大的和豐富的原料上。鎮壓反抗的大眾，伴來了加給被占領區域的土著居民大批流血的撲滅行爲，把他們由俄羅斯壓迫驅逐出去，在高加索就有這種情形。許多民族，尤其要說到東部的和北部的民族，喪失了自己的經濟基礎——土地。被征服的民族的土地上最好的土地，由土著居民那裏奪取來了，並分給俄羅斯族的將軍、官吏，地主、廠主、僧侶、富農。帝俄對於一半以上的居民，說話、學校、演劇、文學、出版，都禁止用民族語言。因為這種野蠻的殖民政策的結果，使被壓迫民族（吉爾希瑟人、巴世克爾人、耶庫特人、馬利意人等等）幾千萬人們，貧窮到了極點。民族區域勞動大眾的艱苦狀況，因為這種情形更加深化了：和俄羅斯族的地主及資本案同時，地方的富農、商人、王公、回教僧侶、神甫、猶太博士，也對他們榨取和壓迫。沙皇政府培養了俄國各民族之間敵意的氣氛，組織了對猶太人的虐待，挑撥弄韃靼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仇殺，也挑撥着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之間的仇殺，以及其牠等等。沙皇政府剝奪了六百萬猶太人起碼的做人的權利，用種種方法，努力把排斥猶太人主義傳播到大眾身上去，這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

義最野蠻的表現。大國的壓迫和地主；資本主義的榨取，造成了俄國各民族中間革命運動的擴張。俄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對於壓迫其他民族毫無興趣，而且積極支持了民族解放運動，擔任了全體勞動者反對種種榨取和壓迫的鬥爭中的領袖。布爾塞維克，在列寧和史達林的領導下，爲把沙皇殖民地千百萬居民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而進行了鬥爭。列寧——史達林的民族政策，以及布爾塞維克主義關於農業問題的口號，促使被壓迫民族幾百萬勞動大衆，廣泛地被吸收到了無產階級反對專制政體、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戰鬥的軌道上。

四 俄國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

臨時政府
繼續沙皇
政策的民
族政策

工農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所進行的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果，消滅了沙皇政府，但因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叛變，致令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是繼續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政府，是民族解放的最危險的敵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這種政策是完全取得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同意和支持的），是沙皇政府狼毒的民族政策的繼續。這種政策的基礎中，是放着「統一和不可分的俄羅斯」的大俄羅斯主義的原則，不過虛偽地「用革命民主」的旗幟掩護着吧了。臨時政府的大俄羅斯主義的民族政策，不能不加強在帝國主義戰爭初年間就廣泛地展開了的各民族資產階級脫離主義的傾向，不能不加強勞動者更有力的民族解放運動，并種運動傾向着實現比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所能達到的目的更加遠的目的。各民族的資產階級，以自己的知識

者牽出面，獲得了對輿論起來了的大衆的領導權。從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初幾日起，邊疆就佈滿了各種『全民族的』機關，例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喬治亞、亞美尼亞的民族蘇維埃（會議），烏克蘭的拉得（會議），克里米、巴世克利亞的庫魯爾塔意（集會），以及其他等等。臨時政府，在牠有實力的地方，就殘酷地制裁民族解放運動（解散芬蘭的寒意姆（國會），派遣討伐隊來鎮壓民族運動，禁止召集烏克蘭的軍隊大會，以及其他等等）。在沒有這種力量的地方或是力量不夠的地方，臨時政府就實行了拖延、預約和稍稍讓步的策略。屬於這種不得已的讓步的是：取消信仰的限制，取消學校中的百分率，允許『異族人』有在國家機關中擔任職務的權利，以及其他等等。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努力創造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要這種國家來擔任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的哨兵。因為邊疆的『全民族的』機關表現了國家獨立的傾向，牠們遭到了俄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來的不可克服的反抗。也因為牠們確認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的時候，依然對『本族的』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毫不關心，牠們惹起了工人和農民中間的不平和不滿。『成了明明白白的：被壓迫民族勞動大衆的解放和民族壓迫的消滅，如果沒有和帝國主義分裂、打倒『本族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勞動大衆自己奪得政權，這就是想都不能想到的』。（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五二頁）。

五 蘇聯政府的列寧和史達林的民族政策

肅清民族
壓迫與
民族自
由發展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在蘇維埃的基礎上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肅清了民族壓迫，實現了住在蘇俄領土上的一切民族和人種的平等。在蘇維埃政權最初的文獻——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開幕的全俄蘇維埃大會宣言——中說過：蘇維埃政權『保障住在俄國的一切民族有真正的自決權』。從蘇維埃政權最初幾日起，就創設了管理民族事務的人民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首腦是史達林，他直接指導了創造俄國各民族友愛合作的一切事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頒佈了列寧和史達林簽署的「俄羅斯民族宣言」，在這項宣言中宣佈了：『（一）俄國各民族平等和自主；（二）俄國各民族有自由的自決權，直到脫離和組織獨立國家；（三）取消一切種種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權和限制；（四）住在俄國領土上的少數民族和人羣的自由發展』。在十月革命最初幾個月，就頒佈了關於允許芬蘭脫離的佈告，關於允許烏克蘭、亞美尼亞、亞宅爾巴德安獨立的佈告，以及其他等等。『十月革命，以一下打擊，就擊碎了民族壓迫的鎖鍊，改變了各民族之間舊有的關係，毀掉了舊有的民族敵意，掃出了各民族合作的地盤，俄羅斯的無產階級，不僅獲得了他們在俄國的異民族的兄弟的信任，而且獲得了他們在歐洲和亞洲的異民族的兄弟們的信任』。（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二二二頁）。

怎樣創立

各民族同

盟！蘇聯

社會主義革命由俄國中央部分向俄國邊疆的擴張，遇到了由邊疆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方面來的反抗，牠們對蘇維埃政權宣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托羅茨基——布哈林派叛徒，和他們不只一次發生了接

觸)，決定出賣自己的祖國，使蘇維埃國家解放了的各民族回到以前的奴隸狀態中，把民族邊疆變成了西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在反對外國干涉者和白衛軍的將軍們的武裝鬥爭中，加大了並鞏固了俄國一切民族的勞動大眾的同盟，這保障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在內戰中的勝利。「如果缺少舊俄邊疆被壓迫民族方面對自己的這種同情和信任，俄羅斯的工人們就不能戰勝科爾薩克、但尼金、佛朗喀爾」。〔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八八頁〕。

內戰的結束和轉到和平的經濟建設，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各民族前面，提出了創立永久的合作形態的問題，目的是爲着鞏固蘇維埃國家的防衛能力，以及共同解決十月革命所提出的主要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根據列寧和史達林的發起，組織統一的多數民族的國家——蘇聯就是這種合作形態。到蘇聯成立以前，在民族建設的實踐上，曾經採取民族國家組織的三種基本類型：（一）自治區，（二）自治共和國，（三）聯盟共和國。

蘇聯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的。在完全平等和自願的原則上創造多數民族的國家的事件中，找到了正確的、唯一可能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但找到正確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却還不是說完全而且澈底解決了這種問題。對於這事，還必須克服民族壓迫時期遺傳下來的障礙（大國的愛國主義，地方的民族主義，各民族經濟的和文化的平等）。

援助落
後民族

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是在於肅清這些障礙，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創造加入蘇聯的各民族堅固的友愛。蘇維埃政權時代的民族問題的要點，根據史達林

「的發展」的定義，是歸着到「消滅我們由過去遺傳下來的各民族的落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對落後的各民族提供在政治、文化、經濟關係中趕上俄國中央部分的可能性」。

（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七六頁）。史達林不只一次指示了：民族問題的階級的實質，在蘇維埃的條件，是在於規定以前大國民族的無產階級、和以前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因為民族邊疆的居民的主要部分是農民。因此，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以工人階級是否知道建立和農民的正確相互關係為轉移的。布爾塞維克黨，光榮地解決了這項任務。各民族共和國經濟和文化興盛的全部歷史，是布爾塞維克民族政策勝利的實現。牠指出了：各民族的不平等，不僅是法律前面的平等，不僅是權利前面的平等。用做沒有採取和壓迫的社會制度的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担保，才保障，真正的、實際的平等。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就形式說來是民族的和就內容說來是社會主義的文化的興盛，肅清了所謂的民族邊疆先前的落後。「史達林憲法」，這是蘇維埃各民族鬥爭的總結果，他們消滅了榨取者階級，在列寧—史達林黨的領導下獲得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因為一貫地實行列寧—史達林的民族政策，在蘇聯這樣的多數民族的國家，解決了複雜的民族問題：「根本改變了蘇聯各民族的風貌，消滅了牠們中間互不信任的情感，發展了牠們中間互相友愛的情感，像這樣，調整了各民族在統一的聯盟國家系統中的真正友愛的合作。結果，我們現在有了充分發達了的並經過了種種試驗的多數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牠的堅固性，值得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任何民族的國家所羨慕」。（史達林：「關於蘇聯憲法草

案的報告」，第二篇）。

和一切資產階級的憲法不同，蘇聯的憲法是有深刻的國際意義的。「史達林憲法」第一二三條說道：「蘇聯公民在經濟、國家、文化和社會——政治生活一切領域中的平等權利（這種平等權利是和他們的民族性及種族沒有關係的），是不變的法則。公民依於他們的種族和民族屬性而來的，無論如何的直接和間接的權利限制，或反過來說，無論如何的直接和間接的特權，例如種族或民族的特殊性或嫌惡和輕視的種種宣傳，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史達林憲法」完成了蘇聯的國家機構。史達林說道：「新憲法，對於現今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主義野蠻而鬥爭的一切人們，是精神的助力和實際的援助」。（「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第四稿）。

關於民族問題在蘇聯憲法上的鬥爭

列寧——史達林的黨，在和敵意分子的猛烈鬥爭中，獲得了這些驚人的勝利。如果沒有粉碎托羅茨基——齊諾維耶夫派和布哈林——勒科夫派叛徒和密探，就不能鞏固蘇聯各民族的同盟，這些叛徒們企圖把蘇聯拉向後轉，走上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如果沒有黨在兩條戰線上——反對大俄羅斯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偏向和反對地方的民族主義的偏向——一貫實行了的毫不妥協的鬥爭，就不能鞏固各民族偉大的友愛，史達林在第十六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供了關於這兩種偏向的經典的定義：「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的偏向的實質，是包含在除去各民族的語言、文化、生活的差異的傾向中；是包含在準備肅清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傾向中；是包含在被褫民族平等權的原則、廢除黨關於機關民族化——

出版、學校及其他國家和社會組織民族化的政策的傾向中」。『地方民族主義的偏向的實質，是包含在使自己民族的外殼孤立起來和局閉起來的傾向中，是包含在掩蔽自己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的傾向中；是包含在使用遠離社會主義建設巨流的方法而來對大俄羅斯愛國主義實行防衛的傾向中；是包含在這種傾向中；不去注意蘇聯各民族的勞動大衆接近和聯合的事實，而僅僅注意牠們可能彼此分離的事實』。（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一頁和一九六頁）。

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民族偏向者，在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鬥爭行程中，和反革命的托羅茨基派反布哈林派勾結，早就和他們一同變成了被法西主義偵探部收買了的密探、暗殺者、危害者、殺人犯的暴徒團。『右派—托羅茨基派反蘇維埃聯合』的審判，在蘇聯的民衆及世界的勞動者面前，暴露了這些法西主義的雇人們的醜惡的作用，他們企圖出賣蘇聯各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幸福。他們執行自己的法西主人的命令，努力使蘇聯遭到失敗，使蘇聯遭到分割，把烏克蘭、白俄羅斯、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後高加索各共和國、遠東的沿海省割給法西主義國家；他們企圖把蘇維埃要塞的門戶，對德國、日本、英國及一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打開。他們對於自由的烏克蘭民族、白俄羅斯民族、喬治亞民族、烏齊白克民族、亞美尼亞民族、土耳其曼民族、達得支克民族，準備了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他們遵照法西主義偵探局的命令，進行了破壞各民族的勞動者之間的信任、以及恢復以前沙皇政府時代各民族之間的不信任和敵意的工作。他們實行了有系統的危殆，是爲着要引起

民衆對蘇維埃政權、對牠的民族政策不滿。

但和一切革命敵人的陰謀相反，偉大的蘇聯的實力加大了和鞏固了。被史達林的警戒性所武裝了的、被史達林的人民委員也卓夫所領導的光榮的蘇維埃偵察部指出了：敵人的任何企圖，都完全被粉碎了。任何的叛徒和敵人，都不能動搖偉大的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精神和政治的統一，牠們被列雷——史達林的民族政策結合成了不可分的整體，在蘇聯，大俄羅斯族，是平等的各民族中頭一個，以自己不顧一切的國際主義的鬥爭，把蘇聯的各民族引到了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蘇聯各民族的勞動者，都獻身自己偉大的祖國、自己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史達林憲法」的環境中，在蘇維埃民主的環境中，在社會主義勝利的環境中，一萬七千萬蘇維埃的民衆，由小孩到大人，一切民族、國民、人種的男人和女人，都保衛着這個祖國。蘇聯的各民族，都在列寧和史達林的大旗下獻身自己真正的祖國，達到了自由、平等、社會主義；蘇聯——各民族友愛和社會主義的國家，成了堅不可破的要塞。

第七講 婦女

一 婦女的生理特徵

婦女生理
上有什
麼不同
，脂肪層更豐滿。大體說來，在不從文明的種族那裏，比在更文明的種族那裏，性的差異（兩性的特徵）表現得比較薄弱，就外表看來，婦女和男子很少區別。

二 原始社會的婦女

在原始社會中婦女有怎樣的位置
婦女的地位，永遠是被她的經濟作用 and 社會發展的這個階段的全部社會關係所決定。在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婦女的經濟作用是很大的。在那些藉狩獵和採集來獲取生活資料的種族那裏，婦女的責任是採集和調製植物的食品。某些學者認為：家火上利用火（爐竈）和最初的人室住所（小屋），是婦女——母親的發明。在用鋤耕作的農業時期，婦女則有占優勢的經濟作用，男子普通都不大參加農業工作。在遊牧民那裏

及在用犁耕作的農業時期，婦女的經濟作用，是從屬的、輔助的作用。在很多民族那裏，在發展的最初階段，認為存在過母系氏族，但這不是表示婦女占有很高的地位，牠也不能認為是婦女統治、女權制度的標誌。僅在不多的民族那裏，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上，婦女在家族中和在社會生活中都占有崇高的地位，有時甚至占有優越的地位，被認為全家財產的女主人，參加公共事件的討論，以及其他等等。

跟着氏族關係的崩潰，跟着族長制的家庭因破立及財富開始集中在個人手中，婦女的地位變更了：她的活動限於家庭的事務，並且，跟着階級社會的開始，她也就占着從屬的地位了。

三 古代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婦女

婦	女
權	無
利	無

男性和女性的奴隸，都是同樣沒有權利的。統治階級的婦女，在荷馬時代，已經屈服於男子的家庭支配權及對女奴的競爭，同時，這些統治階級的婦女，對女奴們却有異常大的女主人的權力。婦女在崇尚古風的斯巴達，比在雅典占着高得多的地位，在雅典，除妓女以外，婦女們都是幽居生活者，妓女是雅典賣淫制度下的特權階層。在羅馬族長制度的家庭中，婦女，雖然是女家長，也不過是沒有權能的貴夫人，並且不過表面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羅馬帝國對女子的變亂，不過特別說明了一般女子的毫無權利吧了。

四 封建時代的婦女

婦女對

男子的

依存性

從事着掠奪、襲擊和強盜事業的封建領主的妻子、城堡的女主人，是領地閉塞的自然經濟的內部管理人。因為和這事的聯繫，婦女在封建社會中，表面上享有很大的權威，尤其在她的丈夫的家臣們及流浪的騎士們之間更享有很大的權威（『對太太們的崇敬』），但就對丈夫的關係說來，就對封建君主的關係說來，婦女是絕對服從的奴隸，雖然一般說來她們比男子是更有教養的，並且普通都是比男子更有學問的。女農奴，執行着許多女子一般的和特別的當然義務、紡紗和織布、在主人的宮邸中做擠乳和養鳥的事情，以及其他等等，她們同時忍受着兩重壓迫：她是毫無權利的丈夫的奴隸，同時，就對他們的共同主人——封建領主的專橫的關係說來，是更加沒有保障的（例如初夜權）。城市中的婦女，如同封建領主及農民的妻子一樣，也是對丈夫完全服從的：在手工業者的家庭中，婦女起着很大的生產作用，但依然處在對家長及家庭生產的完全依存中。如果騎士們『對太太們的崇敬』，維持了由貴族階級出身的婦女不干涉騎士們的俗事的原則，那末，教會就在藉崇敬聖母來維持婦女對『不潔』的信仰的同時，更完全阻止了個別婦女——尤其是由平民階級出身的婦女——對宗教、封建習慣極小的背離，特別是藉那些恐嚇婦女的關於巫術的嚴酷審判來達到這種目的。因為某種原因而希望把某個婦女由家庭和社會中排斥出去，對貴族服務的有別一種手段——使她們出家修行，終身幽禁在女修道院裏。封建的戰爭、十

字軍遠征、騎士的殺害，消滅了居民中男子的絕大部分，留下了大批的寡婦和孤兒。除此以外，嚴酷的家庭制度，也把不少的婦女由家庭環境中驅逐出來了。經濟的不能獨立、同行公會的限制，增加了大批無家可歸的婦女；她們中間的一部分人，進入了許許多多的女修道院，也有一部分人投進了娼家，打算用這種方法，由經營這些組織的教會、王公和城市政權那裏取得某種保護。主要是由城市中的窮人所組織的半修道院的婦女團體「白根克」團，是迷信的溫床和基督教僧侶們的勢力的支柱。然而，在牠們裏面同時却產生了帶有共產主義的色彩的各種異端的流派，牠們是和「白加爾德」派有聯繫的。由城市的窮人和貧農出身的婦女，常常在共產主義的宗派中，來尋求婦女艱苦命運的解放。（例如馬爾加利特·基·特利德諾和女友多爾智諾，她們一同成了使徒宗派的首領，遭到了火刑。）

封建時

代的婦

女生活

商業交換的發展和封建自然經濟的崩潰，加大了由貴族及城市社會上層出身的婦女們的怠惰。「人身解放」的意識形態，當然不過在統治階級的關係中促進了這些階級的婦女解放。她們取得了參加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科學的可能性。克利斯梯娜·德·彼曾，著作過一部「婦女城」（在十五世紀初葉），是第一本關於婦女解放的書。但同時，貴族出身的婦女，却耽於和自己階級的男子一樣放肆的淫亂。在專制政體時代，貴族集中在宮廷附近，造成了一大羣宮廷的寵女和高等賣淫婦以及宮廷賣淫制度，她們使國事受到了影響。某些由貴族出身的及由資產階級上層出身的婦女，創辦了影響很大的政治的和文藝的沙龍（交際會）。同時，資本積蓄也創造了市民家庭及女一家周和女性家長

的理想。由城市和鄉村的窮人出身的婦女，擴大了城市手工業者的小隊伍。在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的時期，就發生了婦女的都市手工業以及由婦女所構成的同行公會組織。在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時期，婦女漸漸地由同行公會中被驅逐出去了，和同行公會以外的大批手工業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家庭手工業的主要核心，這種家庭手工業遭到了商業資本及手工工廠——工業資本的殘酷榨取。農民的土地被剝奪和城市手工業者大衆跟着手工工廠的發展而來的貧窮化，創造了對於賣淫制度發展的順利地盤。尤其要說到傭兵隊長的僱傭軍隊和專制君主的軍隊，他們創造了跟在他們後面的『婦女輻重』的行軍賣淫制度。

五 資本主義時代的婦女

工業革命，惹起了婦女勞動和勞動婦女經濟地位中的革命。機器把婦女拖進了工廠生產中。英國的手工業者，在對機器進攻的同時，更對婦女勞動進行了鬥爭。職工會拒絕婦女參加，迫使她們去創立自己的職工組織，這種組織被廠主利用了。一般的工資，不斷地滑落了更廉賤的婦女勞動的水準。限着職工會的強化，廠主獎勵了職工會以外的家庭工業採取新的機械形態的發展，在其中首先不受限制地榨取婦女的勞動。這對廠主給與了偽善地同意在工廠中實行婦女勞動保護的可能性。在工業的某些部門中（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男子的勞動被更廉賤的婦女勞動所驅逐了。在美國，形成了幾乎專門是雇用婦女勞動的整個工業城市——所謂的『女性城』（*She towns*）。殘酷榨取婦女

勞動，引來了生殖能力的降低，引來了兒童流浪率和死亡率的擴大，引來了殺死小孩和墮胎事故的加多。引來了勞動婦女过早殘廢率的擴大，和這同時也引來了她們之間官淫的擴張。資產階級利用官淫和人口迅速的增進鬥爭，來保護家庭的根據地，同時使官淫制度合法化。『活商品的買賣』採取了巨大的規模。

提出 資產階級經濟——民變的發展，進入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婦女熱烈地參加了這種革命，提出了所謂的婦女問題。資產階級中間，開始了有利於婦女解放的運動（這種解放主要是形式上的——法律上的），然而在這種運動裏却出現了更加

激烈的婦女運動。這種婦女運動，提出了婦女在政治上、家庭上、教育上的平等權利的要求。在北美革命的時期，米爾西·奧格斯·約翰的沙龍（交際會），是婦女運動的一個組織中心。同時，她和愛巴加麗·斯密·亞丹，是北美爭取婦女平權的最初的戰士。新澤西州和弗吉尼亞州允許了婦女的選舉權，然而却沒有得到實現。在法國革命的時期，羅冉的吉盛特黨的沙龍，是資產階級最有勢力的政治中心之一。吉盛特黨的女黨員奧里姆比亞·德·姑姊，直到自己被處死刑的不久以前，仍提出了『婦女權利宣言』（『婦女有上級首領的權利，她們應當有上講壇的權利』）。城市的貧窮婦女和女工，進行了大部分是自然發生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一七八九年巴黎飢饉的時期，女魚販子對凡爾賽的行進，就是這樣的鬥爭。一七九一年十月五日，爲找國王和王妃回向凡爾賽的行進，主要是以楊魯安·德·米利庫爾爲首的巴

黎貧窮婦女的事業。克拉娜·拉堪貝，是激怒者（瘋人派）的一位領袖。城市貧窮婦女，所謂的編結婦女（Trotter's），是革命中最不妥協的份子。然而，資產階級革命，一般說來却使婦女解放的希望遭到了欺騙；婦女解放的希望，和刺傷資產階級家庭基礎的恐懼發生了衝突。一七九三年，國民會議封閉了婦女俱樂部，而蕭麥特却以『自然的名義』破壞了婦女政治解放的要求。拿破倫法典確定了婦女沒有平等權利。但確立了革命的新的民變，對於婦女也有巨大的意義。一七九一年取消同行公會的制度，對於勞動婦女，就是說她們的勞動有了法律上的自由，並促貧窮的勞動婦女大批地被吸收到了手工業的和工廠的勞動裏。法國革命掀起了國外的解放運動。在英國，愛爾蘭的女教員馬麗·約爾斯頓克拉福特，發表了一本書『女權保障』（一七九二年），這部書的主要內容，是敘述婦女教育的改革，但也提到了因為和英國產業革命的聯繫而發生的有關婦女的經濟問題。

怎樣爭取解放

歐洲王政復辟時代的反動，惡化了婦女在家庭及在社會上的地位。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後，婦女的解放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了，在她的小資產階級的社層中，尤其是在無產階級的社層中，成了特別積極的；這些社層受了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的影響。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三年，女裁縫師D·維爾和M·B·剛多爾瓦，出版了機關報『自由婦女』，這個機關報起初是聖·西門主義者的，以後是傳立業主義者的。也就是在這些年間，卓爾支·肯德，在自己的小說中，起來反對婦女在家庭中的奴隸狀態。佛洛拉·特利斯曼，在四十年代的初葉，展開了自己的文學活動。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中，由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婦女，採取了實際的參加。出現了婦女的俱樂部、婦女的報紙、婦女的職工組織。在盧森堡的委員會中，吸收了由勞動婦女出身的代表委員。但國民會議是向着反動的地平而推進的，拒絕了婦女的政治解放。在德國，許多由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婦女們，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例如愛馬·黑爾維格，就參加了一八四八年九月法蘭克福的起義。然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實際結果，却絲毫沒有解決婦女問題。在亞美利加，北部的資產階級的婦女知識者羣，英勇地參加了爭取廢除奴隸制度的鬥爭（比赤爾·斯托烏的文學活動），興奮起來了婦女政治解放的熱望，也是對於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刺激物。在英國，利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家庭和社會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是和六十年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溫和的改革一致的（米爾士的書「論婦女從屬的地位」一八六九年出版），愛里奧特的小說）。

僅僅巴黎公社，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一日，關於因爭取民權而死亡的國民軍的寡婦和家屬的撫恤金的法令，才宣佈了對於婦女的家庭解放有着重大意義的新口號——取消合法的妻子和家屬之間的劃分。城市貧窮婦女和無產階級婦女，爲保衛巴黎公社而戰鬥了（女教員盧意渣·米塞爾等人），並組織了女公民的中央會議及保衛巴黎的婦女同盟。由居民的各種階層出身的婦女們，大批地參加了巴黎公社的英勇鬥爭，成了凡爾賽派加緊傳播關於「女放火者」(Pétroleuses)的誹謗的流言的動機，鎮壓者把這種流言，利用於對女共產主義者實行血的制裁的挑撥煽動的目的。

女權 綱要 主義

資產階級的婦女們、資產階級知識者羣的婦女們中間的運動，採取女權擴張主義的形態，專門是爲「婦女的利益」而鬥爭。解放的問題，在這種資產階級的運動中，比經濟問題更占優勢，如果她們涉及到了別個階級的婦女利益時，那末甚至使解放的問題和經濟的問題進到了衝突。比如說，英國的「婦女自由聯盟」，因爲虛偽地害怕承認婦女體格的虛弱會損害她們的政治解放，而出面反對保護工廠婦女勞動的標準。

爭取高等教育和政治權利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知識者羣女權擴張主義的主要任務。爭取婦女高等教育，不得不堅持長期的鬥爭（無產階級婦女，在資產階級各國，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達到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由貴族階級最貧窮的階層和中等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了應用自己的勞動的很大的婦女知識者羣。她們在社會上碰到了殘酷的競爭，並和這些階級的保守偏見發生了衝突。在美國，知識勞動的市場是不大飽和的，婦女知識者羣早就獲得了從事職業的權利。在十九世紀的中葉，美國就出現了最初的女醫生和女律師，——是比歐洲更早的，那時歐洲還沒有這種鬥爭。有着女醫藥職員的最初的女醫院和有着女店員的最初的商店，遭到了社會的排斥。然而，商號和國家却樂於推取更廉賤的婦女勞動。爭取婦女政治解放的鬥爭，尤其是長期的鬥爭。普魯士，在一九〇四年以前，禁止婦女出席政治集會。在美國，一八六九年在懷俄明州取得了選舉權，但在許多州中，她們直到現在也沒有選舉權，而且僅在一九二〇年，婦女才取得了聯邦的選舉權。歐洲，一九〇六年，婦女才在芬蘭最初取得了選舉權。歐洲大多數國家，僅在世界大戰以後，才允許了婦女的選舉權，這是因爲要把

婦女加緊吸收到經濟的旋流中去——尤其是要把婦女吸收到工業和事務所的勞動的隊伍中去。以及吸收到行政機關中去。在法國，婦女到現在都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在比利時，允許了個別範疇的婦女有選舉權，是以在戰爭的時候有過功績和犧牲為條件的。在英國，關於婦女政治權利的請願，在每次選舉改革的時候都提出了。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英勇的婦女參政論者（潘克赫爾斯特等人），用自己奇矯的暴行，使政治家遭到了恐怖。然而英國婦女的選舉權，僅在一九一八年才取得了。在許多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很少把婦女所獲得的選舉權實際推行到女工們的身上去。

婦女在
法律上的
不平等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婦女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上形式的平等，對於婦女在民法和親屬法中的權利（尤其在婚姻法中的權利），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的變化。許多國家，尤其採取拿破倫法典的那些國家，已婚女子的行為能力，被丈夫財產階級社會的『家長』——『合法』監護所限制。丈夫有支配共同的及妻子個人的財產的權利，甚至丈夫片面有權要求剝奪妻子管理她自己的工資的權利。許多國家（意大利及其他國家），丈夫有權廢除妻子的勞動條約。大多數國家，已婚的女子必須採用丈夫的姓。好像成了通例，妻子必須處處跟隨着丈夫（法國及其他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各國，都實行着『合法的結婚』和『不合法的同居』之間的界限，都實行着『合法的兒子』和『不合法的兒子』之間的界限，由牠推演出來了對於『不合法的』妻子、母親和兒子的一切艱苦結果。對於離婚的『合法的』理由，在某些國家，造成了丈夫在離婚關係中的特權地位。比如

說，妻子方面與人通姦，在一切情況中都構成離婚的理由，而丈夫方面與人通姦，要在配偶的屋內才構成離婚的理由（比利時），或在特別難堪的情況中——近親通姦、重婚、遺棄——才構成離婚的理由（英國）。法國的刑法，預先規定了妻子犯『通姦』罪的時候判處監禁，而丈夫犯『通姦』罪的時候却不過罰款，而且要在奸夫淫婦雙方當場搗獲的情況下才有效。法國刑法第三二四條，宣佈赦免丈夫在『犯罪』地點（姦淫地點）殺死他所捉住的『淫婦』或她的『共犯』的殺人罪，但在相反的情形下却沒有明白說明。

婦女運動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情況中，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確實地法西化了（在德

西化的法

國有『路易絲王妃同盟』和『國家——社會主義婦女團』，在英國有『帝國婦女聯盟』，牠的主要目的，是動員婦女來和同盟罷工鬥爭，在美國有『革命的女兒』

和『庫·克路克斯·克龍』(Ku Klux Klan)（國家主義的組織）的婦女組織，以及其他等）。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招募了特別的婦女警察。

勞動婦女

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婦女們，在和男子同等的勞動下，却領取少得多的工

女的解放運動

資，尤其在極深入的工業恐慌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時期，掠取婦女勞動更達到極點。資本主義國家，對產婦和嬰兒的保護，對婦女勞動的保護，不過是一種

幻想。

把勞動婦女廣大幹部吸收在工業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以及工業資本對她們特別殘酷的掠取，創造了對於廣大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前提。第二國際不知道把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引

上革命的軌道，致令在個別國家裏，在婦女問題中，推使她們和資產階級的女權擴張主義接近了。

爭取允許婦女加入職工會，是女工面前一項最重要的任務，這種鬥爭延續了很長的年月。比如說，在德國，僅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才規定了兩性職業上的平等權利（而且也是形式上的）。婦女工廠勞動的擴大和牠達到極大的擄取，使一部分無產階級婦女的意識革命化了。國際革命的工人運動，在婦女隊伍中，推舉了自己的領袖——克拉爾·蔡特金、羅渣·盧森堡，她們後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蔡特金和她所指導的雜誌「平等」，對於培養勞動婦女的階級自覺，起了巨大的作用。世界，戰把大批婦女吸收到了工業裏，吸收到了最艱苦的勞動條件上。對婦女勞動殘酷榨取和糧食恐慌，惹起了「婦女暴動」。大戰以後，尤其一開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期，資產階級提出了虛偽的口號：『母親由生產上回家去』，這種口號，得到社會改良主義者關於『保護工人家屬』的虛偽論綱的支持。法西主義、尤其要說到德國的國社黨員，企圖用人工的方法、把婦女由從事獨立勞動事業的勞動居民階層中吸引出來全部網領，來緩和資本主義國家大大地加強了的失業。法西主義者企圖把她們的關心，迫強推進卑俗的範圍去，恢復她們舊有的公式：『教會(Kirche)——廚房(Küche)——兒子(Kinder)——衣服(Kleidung)，並把婦女重新造成專門的『家眷』、和革命運動鬥爭中使社會停滯的工具。

六 國際組織和婦女工作

國際婦
女組織
和運動

第三國際特別注意了勞動婦女間的工作（國際共產黨會議，牠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一九二〇年，在這同一年創設了國際婦女書記局，婦女工作部）。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上，提出了這樣的綱領：實現牠的任務及世界無產階級澈底勝利。僅在男工和女工密切的共同鬥爭的條件下，才是有保障的。大會確認應用婦女勞動力的巨大增加，同時在牠所採取的綱領中，竭力指出了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中，尤其在過渡期中，無產階級婦女的作用的重要性。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對婦女單獨的組織發表了反對的意見，但同時承認婦女工作的特殊機關和特殊方式是合理的。第五次大會竭力指出了：勞動婦女中間的工作的重心，應當移到企業上，各國的共產黨，無論在女工中間或在農婦中間，都展開了廣泛的革命工作。各國都特別出版了共產主義的婦女機關報。

七 東方各國的婦女

土 耳 其 的 婦 女

世界大戰以後，婦女被吸收到了民族解放運動裏。一九二〇年組織了幫助保衛民族的婦女聯盟，在這個婦女聯盟中，參加了女知識份子。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參加了農婦，她們和丈夫一同戰鬥了。她們担任偵察的職務，在輜重隊中工作，以及其他等等。現在，土耳其的婦女，已經不是閨房中的幽居者，有權出席公衆的

場所，以公開的面貌（不用蓋面紗）出外了；暫時僅僅有產階級的婦女才能受教育。婦女能夠擔任國家的和社會的職位，比如說，有女律師、女著作家等等。一九二四年和取消多妻制的法律同時，頒佈了確立公民婚姻法。但凱末爾的改革却沒有改善女工和農婦的地位。工作日延長到十二小時，有時比這還更長，沒有對婦女勞動和產婦的保護。在凱末爾主義的職工會中，女工是很少組織的。在不合法的職工會中，只有個別婦女工作者。在其產黨中，煙草女工和紡織女工積極地工作了。資產階級的婦女，組織在婦女聯盟裏，這聯盟是專門以慈善為目的的。

伊朗

農婦遭到了地主殘酷的榨取。他們大多數都是文盲。在家庭生活中是毫無權利的，雖然不戴面紗，雖然多妻制度因為經濟的原故而消滅了。伊朗南部半遊牧民的婦女和希伯來婦女、非回教的婦女，是比較上自由的。伊朗工業發展和工人運動的異常薄弱，也是保存家庭奴隸化的原因。伊朗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

埃及

在保存的氏族生活下，貝杜印族（沙漠中的遊牧民）婦女，比固定住所的埃及女人，在家庭生活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她們參加牛產（牧畜、製造毛氈）。埃及的農婦們，雖然參加農業的一切工作，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奴隸化的。農婦們由裏出外的時候，仍繼續要戴着面紗。回教徒特有的妻妾閨房仍繼續存在，雖然多妻制度在漸漸地消滅掉，農婦每個人都是文盲。女學生佔百分之三，女工達到了三萬三千至三萬五千人。沒有保護勞動的法律。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從民族革命的羣衆運動開始的時候起，

小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發展了，不僅資產階級的婦女們，而且也有女工們和農婦們，都被吸收到了反對英國人的鬥爭中。一九一九年，創立了兩個女權擴張主義的組織。一九二三年，創立了埃及婦女同盟，牠要求婦女有自由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法律的和政治的改革，尤其要求禁止十六歲以下的婦女結婚的法律（一九二三年的年底頒佈了這種法律）。從一九二五年起，出版了資產階級的婦女雜誌「埃及婦女」，是用法文出版的。埃及的婦女運動，沒有取得羣衆。在職工會中，女工是組織得很薄弱的；在工人革命運動中，女工也是參加得很少的。

中國 的 婦 女

中國工業中的婦女和兒童，大約占工人階級的百分之五三；在主要工業部門中（紡織工業和繅絲工業），占百分之七五至九〇。因為沒有保護勞動的法律，婦女和兒童是在異常艱苦的、不衛生的環境中工作着，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的工作日，却平均只取得二角至四角的工資。勞動階級的婦女，沒有政治權利，生活上是被壓迫者。貧窮和飢餓成了極普遍的現象，把幼年婦女賣給娼家或工廠，也是常見的事情。女工和農婦，在改良主義的職工會和農會中，是組織得薄弱的。然而，在一九一一年開始的工人的罷工運動中，婦女却積極地參加了。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從日本占領滿洲的時候起，在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中，女工們却大批地參加了，並且發起過這種鬥爭，雖然她們這種行動是自然發生的。外國留學的女學生，一九一一年就創設了女權擴張主義的聯盟。但在這種聯盟中，女工却包括得很少。從一九二三年起，組織了婦女職工會。女工們積極參加了一九二五

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雖然有着種種恐怖，婦女們却不斷地積極參加了同盟罷工的革命運動和遊擊運動。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女工和女青年站至保衛中華民族的最前線。在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她們起了相當巨大的作用。

印度

的
婦女

根據一九二一年的法律，婦女一天工作十一小時。在農業中，婦女的工作日

是沒有限制的。她們沒有政治權，在生活中是奴隸。存在着多妻制、和幼女結婚、販賣婦女、沒有離婚權。從十九世紀的末葉起，就開始了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跟着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婦女被吸收到了勞動階級的鬥爭中。在「消極反抗」運動的時期，婦女組織了羣衆大會，並把面紗公開地焚燒了。一九二一年，在亞黑麥德—亞巴德，召集了全印婦女會議。因爲在孟買和馬德拉斯鬥爭的結果，有產階級的婦女取得了部分的政治權利。女工們提出了保護婦女勞動及產婦的要求，參加了同盟罷工的運動。女工對於同盟罷工運動的積極性和參加，更加增大起來了；在一九二三年的同盟罷工中，已經參加了幾十萬婦女。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女工們積極參加了孟買的罷工。一九三〇年，加爾各答黃麻工業中的罷工，是因爲女工的發起而展開的，這次罷工是從兩千女工的罷工開始的。一九三三年，在碾米工廠的罷工運動中，女工大大地參加了。在職工會中，女工們是組織得很薄弱的，而且農業中的女工們是完全沒有組織的。農婦參加了從一九一五年以來農民不斷進行的總鬥爭，這種鬥爭是從一九一五年在平德流伯反對僧侶階級的起義開始的，發生這次起義，是因爲僧侶搶奪屬於農民的土地的原故。農婦用暴力奪取了土地，破壞了寺院附近的

聖林，以及其他等等。在一九二〇年印度南部起義的時期，農婦也破壞了鐵路，殺死了包稅者。一九三五年，婦女也參加了局部爆發的農民運動。

日本

極大規模應用了婦女勞動。在工業和農業中，約有三百萬以上的婦女在工作

婦女

着；在工業中，有婦女九十八萬一千六百人，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二·七，而且，在棉織工業中，女工占百分之八二。沒有對婦女和兒童勞動的保護。工作日，不管年齡大小，都是十小時至十二小時。婦女的勞動力，主要是由專門的招募者由鄉村中招募出來。招募者由小孩的父母那裏，以一年至三年期間的僱傭契約，把男孩和女孩收買過來。這些女工大多數都是住在公共宿舍中，她們在那裏，就實質說來是奴隸，因為如果沒有得到廠主的許可，就沒有權利和外界交際。對女工殘酷榨取和恐慌，引來了婦女們大大地熱心參加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的罷工運動。一九二四年，婦女的同盟罷工的次數，有過十九次，除此以外，婦女參加了一一四次總罷工。一九三〇年，婦女罷工的次數增加到了三十八次，婦女參加總罷工的次數也加到了兩倍。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在紡織工業和化學工業中發生了大罷工。女工們常常是罷工的主動者。無論革命的職工會或改良主義的職工會，都包括了總數百分之二的女工。農婦積極參加了農民運動。尤其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爭取米穀、爭取土地、反對捐稅、反對罰金的鬥爭中，在和地主及警察鬥爭中，農婦供給了倡導性和堅定性的許多例子。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十分重要地發展了，有了兩種流派：（一）小資產階級的、典型的女權擴張主義的流派，例如婦人愛國會，有一百五十萬會員；婦女義

務社，有七十萬會員，出版了三種雜誌；少女團，有二十萬會員，及其他等等，（二）反動的——愛國主義的流派，這一派是國家當局所扶持的，例如青年團，一九三二年有四百零八萬會員，其中有一百六十一萬婦女。因革命運動長成了堅定的共產黨員幹部的隊伍，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因革命而遭到了迫害。

八 俄國封建時代的婦女

女農奴
的生活
和地位

這個時期，在婦女的地位中，大大地表現了封建社會的階級分化。農婦從屬着主人、封建領主、自己地區的王公、大貴族——世襲領地或分與『公務人員』的大地產的所有者；她和丈夫共同參加負擔封建的義務，並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封建時代超經濟的強制和在家庭中毫無權利的與被壓迫的地位。在農奴時代，勞動的農婦是自己的『主人』——領主的農奴，經受了極有力地加大的封建榨取——賦役和賦貢——的壓迫。有着各種專門『婦女的』重要的封建義務（織麻布，編帶子，把蛋、堅果、菌、漿菜送到主人的府第中去，在菜園裏做工，以及其他等等）。農奴關係和婦女毫無權利的重壓，也落在社會『下等』階級其餘的婦女們身上；非貴族的『自由的』婦女，嫁給了農奴，自己也就成了農奴。『府第裏的』女僕——即是送進了『主人府第中』的女農奴——的地位是尤其艱苦的：在女孩時代，由黎明至黃昏的苦役，卑辱的體罰；在處女時代，比住在鄉村中的女農奴，更加浪費了寶貴青春，最後，滿足『主人』的性慾（常有這種情形，由農奴身份的

「婢女」變成了地主真正的小妾——這一切，把在主人府中的農奴的生活，造成了難堪的苦役。女農奴甚至喪失了嫁給她自己所選擇的人的可能性，——結婚、結婚的時日、新郎的選擇，都是被地主的專斷所決定。女農奴的兒女，是地主的所有物；歷史上留有地主令人難信地並野獸般玩弄女農奴母性感情的例子（例如農奴母親應當用乳來喂養主人的小狗，把主人不喜歡的嬰兒在母親的眼前拋給狗吃，以及其他等等）。工廠中的農奴女工的狀況尤其艱苦；不僅強迫農奴的「老婆婆」和「處女」去做工廠的工作，而且強迫幼年小女孩也去做工廠的工作，她們常常因為遠抗主人的專斷或性慾而遭到處罰。

在農奴時代的末葉及在農民「解放」以後的最後時期，女農奴的艱苦狀況，在涅克拉斯夫的許多詩中，及在「愚昧的老人」中，而且也在薩爾特科夫·世潤德倫的許多其他的著作中反映出來了。

貴族婦
女的生活
和地位

在莫斯科的羅斯時代，婦女——封建時代榨取者上層的女代表們——以特別的生活方式生活了，這種生活方式和封建時代農奴的生活樣式剛剛是一種對照。貴婦和她的女兒——貴女，是深閨的幽居者，她們處在對自己的全權主人——丈夫或父親——絕對的服從中。女紅、祈禱、禮拜、和女修道士及女遊方者談話、和化緣者開玩笑以及長期閒散，——這就是貴族婦女的特色。封建時代最大的風俗習慣的紀念品——「家訓」，給了關於丈夫對待妻子的異常嚴格性質的命令；這部紀念品，對於家庭處罰（慫恿地用鞭子鞭打妻子，而不能任何別樣做）有減輕的必要性的指示，不過竭力指出了一般採

用的對待妻子的態度的野蠻性和粗暴性吧了。參加政治生活的婦女們，在封建時代是極少的現象。在少見例子中，可以說出馬爾博·坡薩德里茨和公主索非·亞列克塞耶夫娜，她們爲着擄取着上層的利益而參加了政治。在最後的時期，貴族婦女的狀況及牠們在自己階級歷史中的作用，恰恰是和勞動婦女的狀況成了尖銳的階級對照。柔弱的怠惰女人，是同樣的貴族怠惰男人嘆息的對象，她們把自己的全部時間，都浪費在跳舞會、晚餐、裝飾和談情說愛的事情上面，——這是農奴的俄羅斯的貴族婦女最普通的一種生活典型。貴族詩人所歌頌的貴族美女的典型，反映出來了貴族社會擄取的本質：看重溫柔、脆弱、「懶的屈波」、白而且弱的手、無力地傾斜的肩、細小的脚、面貌「有趣的蒼白」。貴婦——女主人、擄取農奴的女人、太太們，她們收受買物並在成羣的婢僕的幫助下來管理家務，——這是農奴的俄羅斯貴族婦女第二種普遍的典型。這一類的「女主人」，常常就是對農民極殘忍的虐待者，她們發明了對於「犯了過失的」農奴的虐待的「處罰」。個別鄉村的起義，常常報復了這一類的可惡的貴婦們——地主婆。

九 革命以前俄國的婦女

俄國貴族婦女的運動

農奴制度的經濟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關係的成長，有着所謂的「農奴解放」的結果，引來了重大的階級配置的變更：大大地改變了貴族階級的經濟地位，成長出來了一深所謂的市民。由市民中間及破落的貴族出身的婦女面前，提起了作

爲生活資料的工資的問題，發生了所謂的『婦女問題』。無產者婦女，拋在這種『婦女問題』以外：俄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平權』的口號下開始的婦女運動，帶着資產階級的性質，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專門爲着普及婦女教育及擴大應用婦女勞動的範圍而進行了鬥爭。在這種運動中，絕對找不到保護無產者婦女經濟利益的要求，也找不到對於她們的政治權利的要求。俄國所有的一切婦女團體，都主要是帶着博愛的性質。在婦女教育的問題中，她們得到了成功；女青年流集在國外，研究着革命的學說。因此而成爲不安的政府，一八七二年，決定在莫斯科開辦女子高等專門學校，一八七六年在喀山也開辦了這種學校，一八七八年在聖彼得堡也開辦了這種學校。從七十年代開始，由市民各社層出身的婦女中間，發現了對『人民服務』的傾向，表現了社會主義的情緒。這一羣婦女，脫離了單純的婦女運動，轉來參加了人民派的革命運動。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僅從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起，才走上了政治的道路，同時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黨取得了密切的聯繫。在婦女運動中出現了兩種流派：左派，組織了婦女平權同盟，把爭取婦女政治上的平等權利的鬥爭認爲最重要；右派，繼續團結在婦女慈善社的周圍，不願違反舊的慈善的傳統。她們兩派都是資產階級婦女的要求和領事的代言人。婦女參加了總的革命運動的時候，分化出來了許多革命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

俄國勞動婦女

無產者婦女，走上了別條途徑——爭取改善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鬥爭，是和全體工人階級的鬥爭密切地聯繫着的。從七十年代起，女工們就是所謂的

「的運動」——「工人的騷動」和罷工的積極參加者：一八七八年彼得堡的紡織工廠的罷工，耶羅斯拉夫的罷工，廢羅卓夫的罷工，以及其他等等。

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婦女的勞動，伸進了一切生產部門（紡織的、採礦的、化學的；印刷的及其他）。到了一九一一年，婦女已經占有生產中雇用的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二一。一。婦女勞動占優勢的生產中的工作日，是標準長度的工作日；在和男子同樣的十一小時半的工作日下，婦女的勞動却只取得比男子少一半的工資。一九〇八年，在工業區域中，男子的平均工資是一日一盧布二十科比，婦女的平均工資是四十五至五十五科比。在紡織工業中，婦女的工資一日是八十五科比，在煙草工業中是四十五科比，在糖果工業中是四十至四十五科比，在磚瓦工業中不過只有二十科比。甚至知識婦女的勞動，也比男子的勞動取得低得多的酬報。

到八十年代以前，完全沒有保護婦女勞動的法律；她們也在有害的生產中工作，而且對於產婦也毫無慈悲心。僅在多次風潮和罷工以後，才迫使資產階級同意了保護未成年的少女和婦女勞動的許多辦法（一八八二年六月一日關於禁止未成年做夜工的法律，一八八六年禁止婦女做夜工的法律），但這些辦法有許多都不過是紙上具文，因為工人運動的暫時停止，她們也就開始削減了。物質生活的毫無保障，壓迫勞動婦女們逼着她們來找尋「副工資」。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就彼得堡一個地方說來，就有三萬至五萬出賣自己的肉體的婦女。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幼女的賣淫也就極有力地發展了。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完全沒有和

賈淫制度進行鬥爭。

帝俄女子

在法律
上的地位

根據帝俄的法律，婦女喪失了國會的選舉權，也喪失了所謂的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權。然而，有財產資格的婦女，能夠把國會的選舉權讓給丈夫和兒子，而在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時候，也能夠把這種權利讓給兄弟和甥姪等人。她們對於國家和社會服務的權利是極有限的。出嫁了的婦女，是被丈夫個人的權力所束縛了的。法律規定了：『妻子必須服從作爲家長的自己的丈夫，愛自己的丈夫，尊敬自己的丈夫，無限地從順自己的丈夫，對自己的丈夫表示完全滿足和忠實』（民法第一〇七條）。她喪失了移動的自由，並應當跟隨着丈夫。『私生子』的父親對於私生子的基本義務，是極不確切的和有限的，扶養私生子的重担完全放在母親身上。離婚要具備許多形式，尤其要備對婦女不方便的和被卑視的形式。婦女的繼承權是被限制了的。已嫁的婦女沒有自由勞動權。『如果沒有取得丈夫的許可，就不能雇用他的妻子』（民法第二二〇二條這樣規定着。僅僅是爲着那些寧願採用更廉賤的雇傭勞動的廠主們的利益，工業章程才規定了：已嫁的婦女，如果有單獨的居住許可證，用不着取得丈夫的同意就能夠進工廠做工。

革命以前的俄國，沒有對產婦和幼女的保護。女工一直工作到生產的時候，產期和產後得不到任何的休息。

婦女的

政治經

資產階級的婦女——『平權』的擁護者——抹殺社會——政治的因素，努力抹除階級鬥爭的概念，把她的『性的差別』的思想來祕密代替階級鬥爭的概念，

「濟門爭」努力把造成勞動婦女被壓迫地位的罪過，由資產階級的肩上轉到一般男子的身上
去。

激起關於婦女政治平權問題的推動力，使無產者婦女積極參加了解放鬥爭：一九〇一年五月，女工們參加了所謂的奧布哈夫的保衛，用石塊和木片像落雹一樣擲到了兵士和警察的身上。從二十世紀初葉起，女工們就不僅是罷工參加者，而且是罷工組織者。尤其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以後，婦女在工人組織和團體中做了更大的工作，參加了罷工、羣衆大會。日俄戰爭的恐怖和重壓，預備兵的召集，把雙重憂慮加到了勞動婦女的肩上。這在一九〇五年惹起了反對力不勝任的戰爭重壓的『下層婦女的起義』。跟着她們後面，在經濟基礎上，發生了鄉村中的『起義』（農村婦女的『起義』）。女工們走上了爭取全體工人階級的利益的道路。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全俄第一次婦女大會上，參加了五十個女工代表，女工們完全獨立地出場了，同時就大會的一切主要問題，推舉了自己的發言者，主要是這些女工們：K·尼科拉耶瓦、和意諾瓦、斯魯茨卡耶。一九一三年，她們參加了女工國際紀念日的慶祝。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一切加強了的物價騰貴、糧食困難、加強了的榨取、丈夫和兒子在戰線上死亡，惹起了女工們的不滿和革命情緒的高漲。在許多城市中，都發生了飢餓的起義：一九一五年夏天，科斯特羅姆及伊瓦諾夫！霍齊涅生斯克的罷工，一九一六年彼得堡的罷工，都參加了人數很多的婦女。一九一七年女工國際紀念日，被禁止舉行慶祝，因為這種原故，發生了最初的衝突；女工們跑到了大街上遊行，要求『麵包』、『消滅戰爭』、『丈夫由

戰線回來」。這些衝突，加強了無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提供了許多傑出的人物：和洛基娜（女裁縫師）——伊瓦諾夫！霍齊涅生斯克最初的一位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者，女織工耶哥羅瓦（波爾德列洛），瓦巴諾瓦（「亞加舍」），彼列爾曼（製帽女工），K·尼科拉耶瓦，潑羅賀羅瓦，亞爾丟希娜，斯達爾及其他等人。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給了婦女在選舉中和男子平等的權利，但和這同時，却保留了婦女在民法領域中的不平等。

十 蘇聯的婦女

列甯在「論蘇維埃共和國中女工運動的任務」裏說過：『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一個月，就在關於婦女的法制中實行了斷然的變革。那些把婦女放在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完全推翻了』。蘇維埃的法制，把婦女徹底解放了，在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一切領域中，實行了婦女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在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機關中，婦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蘇維埃的親屬法和婚姻法，規定了個人的自由，不僅根據雙方的同意可以離婚，而且根據單方面的聲明也可以離婚。

蘇維埃的法制，對於登記了的結婚和沒有登記的結婚所生的子女之間，沒有作出絲毫的差異（尤其在贍養的關係中）。牠允許嬰兒的母親，在她懷孕的期間及產後六個月內，有

權由她的嬰兒的父親方面要求贍養。

婦女勞動，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法律，就和男子的勞動的比較說來，優先地享有保護。法律和各種辦法的全部制度，保護着做了母親的勞動婦女：產前和產後的休假，爲着喂養嬰兒，在工作中有着增加的休息時間，獲取對於新出生者必要的物件的補助金，對於喂養的補助金，以及其他。

蘇維埃政權，從自己存在的最初幾天起，就站在把婦女由腐敗的家庭經濟的物質重壓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上，用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托兒所、幼稚園、公共食場、洗衣所等等的設備），來代替小的家庭經濟。這種唯一的途徑，牠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中，使勞動婦女實際解除了家庭中的補充的工作，這種工作大大地妨礙了她們自己的權利的實現，妨礙了她們和男子平等地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

婦女的

自覺與政

治活動

女工們、女集體農場員、勞動婦女的自覺性和政治的積極性，一年比一年加高了，這在蘇聯婦女參加蘇維埃改選的人數的增加上表現出來了。比如說，就蘇俄說來，參加蘇維埃選舉的婦女的人數，對於有選舉權的婦女總數的比率，在城中是這樣的：一九二七年占百分之四九·八，一九二八年占百分之六五·二，一九二九年占百分之六五·二，一九三一年占百分之七六，一九三四年占百分之八九·四。在鄉村中，參加蘇維埃改選的婦女的人數，一九二七年占百分之三一·一，一九二九年占百分之四八·五，一九三一年占百分之六三·四，一九三四年占百分之八〇·三。

從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蘇聯共產黨（布），就提出了並解決了這種問題：在蘇維埃、職工會和合作機關中，把女工、農婦、勞動婦女提拔擔任領導的工作。在蘇聯一切管理機關中都有婦女。有蘇聯女中央執行委員，有蘇俄女中央執行委員，有市執行委員會的女委員長，有區執行委員會的女委員長，有區、市和村蘇維埃的主席團的女委員。把在管理機關中的婦女的百分數列表如下：

類	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四年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一·四	一五·七	二三·三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三·五	二二·五	一七·五
蘇聯蘇維埃大會		一五·四	二〇·四	一八·九
區執行委員會		一九·四	二〇·五	二二·七
村蘇維埃		一八·八	二一·〇	二六·三

然而，提拔婦女擔任領導的職位，尤其是提拔女集體農場員擔任領導的職位，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適當的機關，對這事不只一次加給了注意。在集體農場的委員長的構成中，婦女的人數，一九三一年平均僅占全體人數的百分之七。一九三二年，因為和集體農場管理局改選的連帶關係，婦女的人數增加到了百分之三。五。集體農場女委員長的人數，由一九三一年的一千二百人，增加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七千人（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統計）；女農作團長的人數，在這個時間也由一萬二千人增加到了

五萬人。

婦女在生產工作
中的作用

在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的決議案中，提議了和過低估計婦女在生產中的作用進行堅決的鬥爭，和對於政治上教育婦女並提拔婦女擔任領導工作的事件不關心的態度進行堅決的鬥爭。史達林在蘇聯第一屆集體農場員——突擊農場大會上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說到婦女——集體農場中的重要性的時候竭力指出了：『集體農場運動，把許許多多傑出的和有能力的婦女提拔到了領導的職務上』。『集體農場中的婦女，是很大的力量。用懸崖絕壁來阻礙這種力量，這就是允許自己犯罪。我們的義務，是在於要把集體農場中的婦女推向前進，並利用這種力量來起作用』。

千百萬婦女，以工廠經理、技術員、工程師、機械員、熟練工人的資格，最積極地參加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總共雇用了七百一十萬婦女，占國民經濟中所雇用的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三·七。工業中的女工的人數，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期間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一年一月，約有一百七十萬婦女，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二八；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有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九百婦女，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三六·二。一九三一年，蘇聯的女工中，有百分之五四·二是女突擊隊員，就紡織工業說來，這種百分數達到六四·四。在農業中，有幾萬、幾十萬女突擊隊員——女團長，組織了婦女突擊隊，她們在執行最重要的農作運動中（播種的、收穫的、供應穀物的、裝倉、提高收穫量及其他等等），起了

很大的作用。

婦女
與黨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女黨員可以一個一個計算出來；僅從一九〇五年起，才增加了女布爾塞維克的人數，主要是女工。現在，蘇聯共產黨（布）已經有了幾十萬女黨員（女工、女集體農場員、女職員、黨的女工作人員）。一九三一年，有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個女共產黨員（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一五·六。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蘇聯共產黨（布）的女黨員和女預備黨員，占共產黨員（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一六·五。

加入蘇聯列寧共產青年團的女青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有一百零九萬一千三百五十五人，而一九二二年却只有四萬五千二百零一人。她們在蘇聯列寧共產青年團的構成中的比重，在這個時期，由百分之一八·三增加到了百分之三〇·九。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常常是由這點出發：在女工和勞動婦女那裏，沒有和階級的任務不同的特別的任務和利害關心。黨考慮到了婦女文化—政治的很落後（是她長期被束縛的結果）、女工更晚走上工業勞動的道路及艱苦的社會—生活條件，同時認為婦女中間的工作有採用特別方法的必要。

列寧賦給了這部分工作的巨大意義。一九〇一年，根據他的發起，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婦女—女工」，這本小冊子規定了婦女中間的工作的任務。革命以前各年間黨在婦女中間的工作，除革命的總目的以外，也提起了利用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可能性的文化的任務，—

「組織專門婦女的集會、婦女的俱樂部，在這些集會和俱樂部中，在學校功課的外表下，進行女工中間的煽動和宣傳。一九一四年，女工的團體請俄羅斯部編輯了一種雜誌「女工」。這種雜誌幾個月以後就封閉了，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間才復活。這個時期，在許多黨委員會下，已經發生了婦女工作委員會（莫斯科、彼得堡），舉行了多次婦女的會議，一九一八年九月間，這種委員會，改組成了附屬中央委員會及黨委員會下的女工和農婦工作部。在各工廠，在各鄉，婦女中間的工作，是附屬黨支部下的婦女組織者們進行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召集了第一次全俄女工和農婦大會，牠「奠下了組織我國女工和農婦的政治教育事業的基礎」（史達林）。黨的工作，包括了人數日益加多的婦女們。

這部分工作，時時是放在黨的直接指導下。黨在自己的大會、會議、討論會的許多議案中，竭力指出了有吸收勞動婦女參加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的迫切必要性，有吸收她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迫切必要性，指示了這種工作的形式和方法（第八次大會，第九次大會，第十一次大會）。女工和農婦，作為積極的戰士加入了展開了的內戰，她們把自己的部隊派到了戰線上，以遊擊隊中的普通的戰士、指揮官、政治指導員的資格參加了戰爭（在莫斯科遊擊隊中央委員會中，登記了一百零一個婦女），在白軍的後方做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在自己的後方，她們對破壞進行鬥爭，代替走上了戰線的工人的生產，積極參加了「星期六」，就對於「星期六」的組織說來，婦女部進行了很大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下，創辦了「婦女—女工專頁」，維持着和羣衆

的聯繫，而中央委員會的婦女部，就出版了一種理論的雜誌「女共產主義者」，牠指導了各地婦女中間的工作。

第十三次黨大會，包括在主要的任務中，竭力指出了要加緊吸收女工入黨的工作，要加緊有系統地提拔女工和農婦担任一切選拔的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召集了第二屆全俄女工和農婦大會，把十年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

消滅了失業、大批婦女被吸人生產中、動員她們來執行政治經濟的主要任務——這種任務是黨和蘇維埃政府在改造時期所提出的和實行的——的必要性，提出了採取特別的煽動——羣衆工作的路線來改組婦女中間的工作的任務：這種煽動——羣衆工作，是黨委員會的各部都應當進行的。一九二九年，婦女部改組成了附屬黨委員會煽動和羣衆運動部的女工和農婦中間的羣衆工作科。沿着這種路線進行了工作：把婦女吸收到主要的工業部門中，提高生產的熟練，政治上教育、訓練工業幹部。在集體農場中，婦女中間的工作，是附屬機器——曳引機供應站政治部的婦女組織者沿着這種路線進行了：文化——生活問題（托兒所，幼稚園等等）周圍的廣大羣衆工作，吸收女集體農場員加入生產討論會，加入集體農場的管理局，由她們裏面訓練農業技術的幹部。在第十七次黨大會及附屬機器——曳引機供應站的政治部改革以後，在黨裏面，黨組織完全通過自己的各部和指導者來進行了婦女中間的羣衆政治——教育工作。婦女組織者，根據黨組織的路線，保留在有着婦女勞動佔優勢的大規模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中，保留在泥炭採掘者的隊伍中，也保留在某些民族共和國中。在政治上教育婦女大衆的

事件中，羣衆的婦女刊物——中央的雜誌「女工」和「農婦」及各地許多其他的羣衆雜誌（有十六種以上），對黨顯出了巨大的幫助。牠們對千百萬婦女服務，使她們知道了立在黨和蘇維埃政權面前的任務，並動員她們去執行這些任務。

落後民
族的婦
女解放

關於東方婦女——這些在過去是被壓迫者中的被壓迫者，黨進行了巨大的並更加複雜的工作。根據『永不變動』的回教徒的習慣法和親屬法而來的更加落後的和無權利的女奴、物體，丈夫能夠剝奪她們的生活、家族——賈掉——的東方婦女，站在離開革命鬥爭的一邊。關於解放她們的工作，跟着各民族共和國及各區域政治和經濟的鞏固，跟着黨組織的發展和蘇維埃的鞏固，才廣泛地展開了。蘇維埃政權所頒佈的關於婦女選舉權、關於參加任何勞動部門的權利及其他的法律，碰到了被宗教的迷信所支持的幾百年根深蒂固的習慣的反抗。因此黨在婦女部下面創設了特別科（一九二〇年），貫入了新的工作方法和形式。特別的婦女俱樂部成了這樣的形式，這是因為幽居生活不允許東方婦女出現在公衆的場所的原故。在這些俱樂部中的工作方法，是歸着到這些事情：教她們讀書識字，叫她們參加勞動（組織各種的職業訓練班等等），使她們接近政治問題。對於幽居生活及對婦女解釋這種生活的發生，加給了特別的注意。東方婦女覺悟性和積極性的增加，是這些俱樂部工作的結果，這種增加在下述的情形中表現出來了：她們起來占着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地位，開始大家拒絕戴面紗和面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

就許多民族共和國和區域說來，吸收婦女加入工業，以迅速的步伐進行了（就後高加索

各共和國說來，工業中吸收了六萬以上的婦女。東方婦女在農業戰線上也成了一羣積極的戰士，舉出了自己的組織者——團長，成了國家管理的積極參加者，由自己隊伍中，舉出了市蘇維埃和村蘇維埃的委員，舉出了區執行委員會、州執行委員會、邊區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舉出了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集體農場管理局的委員以及其他等等，學會了科學，每年都增加了女科學工作人員的人數：女醫生、女工程師、女農業技師等等。

婦女在蘇聯的地位

『婦女在蘇聯，被允許了在經濟、國事、文化及社會——政治生活一切領域中和男子平等的權利。允許婦女在勞動上、工資上、休息上、社會保險和教育上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國家對於產婦和嬰兒的利益的保護，允許婦女在懷孕的時候享有保存薪給的休假，產科醫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的廣泛的分佈網，保障了婦女這些權利實現的可能性』。（蘇聯「史達林憲法」，第二二二條）。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婦女都沒有享受完全的平等權利。在許多國家，她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選舉權。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上，女工支出和男子同等的勞動，却領取更低的工資。只有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政權及消滅了榨取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完全並永遠把婦女解放出來了，並在她們面前打開了一切道路。俄國革命以前，從事雇傭勞動的每一個婦女中，有五十個是做女僕和日雇女僕，有二十五個是做日雇農婦。一九三七年，蘇聯全體婦女——女工和農婦——的百分之八十八，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和運輸企業中工作，是在國家、文化和社會機關中工作，只有百分之一·八是家庭勞動婦女。在史達林歷屆五年計劃各

年間，婦女——女工和女職員——的人數，加大到了三倍，達到了九百萬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蘇聯的高等學校中受教育的婦女，比歐洲資本主義各國總共的人數還多到了兩倍（根據歐洲各國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度的統計資料）。在蘇聯，有女人民委員、女企業經理、女船長、女飛機師、女降落傘員。一九三九年，僅在大工業一項中，就約有十萬女工程師和女技術員在工作着。在科學工作人員中有一萬二千五百婦女。蘇聯最高蘇維埃（議會）的議員中，有一百八十九個婦女。在各聯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中，有八百四十八個婦女當選了。在各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中，有五百八十八個女議員。農婦的狀況也根本改變了。『集體農場的勞動日，把婦女解放了；把婦女作成了獨立的。現在，當婦女做閨女的時候，她已經不是爲父親工作，當她出嫁了的時候，她也不是爲丈夫工作，而首先是爲自己工作。這也就表示婦女——農婦的解放，這也就是表示集體農場制度把勞動婦女造成了和一切勞動男子平等的』（史達林）。在蘇聯，對於婦女勞動的保護及對於產婦及幼兒的保護，加給了特別的注意。爲着幫助勞動婦女，有了食堂、洗衣所、食品工業企業的分佈網，有了托兒所、幼稚園、青年俱樂部廣泛的分佈網。兒童在夏天，被送到了城外的幼稚園和青年野營中。各地固定的托兒所和幼稚園的數目，一九三七年達到了一百八十萬所，根據第三屆五年計劃，到一九四二年，牠達到了四百二十萬所。各地季節性的托兒所和幼稚園的數目，由五百七十萬所增加到一千三百六十萬所。布爾塞維克黨、政府和蘇維埃社會，對於調育、普遍教育的問題，加給了很大的注意。

第八講 農民

一 農民的定義

什麼
是
農
民

農業領域中的直接小生產者，叫做農民。在各個時代，農民的社會本質及他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生產方式及社會生產關係在各種社會——經濟機構中是不同的，也是各不相同的。封建時代，是小農的自然經濟占優勢，在自然經濟中，也包括著自己使用的主要家用物品——衣服、鞋子——的生產在內，這時期的農民，服從封建領主——土地所有者，農民付出一部分收穫及其他種種自然品，以及履行義務，像這樣來對封建領主服役和納貢。在農奴賦役的農場中，農民變成了這種農場的附屬品。地主把一小片地區分給農民，使農民藉耕種這一小片地區來養活自己（創造必需的生產品），以便農民能夠對地主做賦役的工作（創造剩餘的生產品）。農奴和奴隸有區別：農奴有自己的農場（雖然法律上也是屬於地主的），而奴隸却完全沒有自己的農場。『農奴主人——地主，不能認為是把農民當作物件一樣看待的所有者，而不過有權利用他的勞動及強迫他履行一定的義務吧了。實際說來，農奴制度，尤其在俄國（農奴制度在俄國維持得最久並且採取了最粗暴的形態），和奴隸制度毫無區別』，（『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六七頁），也就是因為這種原

故，地主曾經買、賣及交換農奴。

農民的

分化的

與變更

資本主義時代，農民分裂成了三大羣：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農村的）和小農民，藉沖刷中小農民，而加大了首尾兩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人數。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藉首尾兩羣人數的減少，而發生了農村的中國化。依照實行全面集體化、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的程度，依照社會主義改造全社會的程度，農民不再是先前社會中的那種階級了，他們變成了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

二 封建時代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農民

封建

時代的

農民的

封建的領地，是封建時代的經濟單位。交換關係薄弱的發展，把牠造成了閉塞的、經濟上和外界隔離的；封建的領地，主要是服務自己的需要。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在農奴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統治的支柱。封建的領地，雖然都是地主的領地，但分成了兩部分：領主的部分和農民的部分。在封建領主那裏，除有着府邸庭園土地的城寨外，還屬有耕地。地主的地區，分散在農民的地區中間，也是使用農民的地區一樣的方法耕種着，農民是用簡陋的農具耕種這些地區，因為這種原故，領主的和農民的土地的耕種，是依照一般的經營制度來實行。封建的領地中，屬於農民的部分，也是地主——領主的所有物，但交給農民去利用，農民因此要負擔一定的義務。農民公社，把地區拿在自己的

會員間來分配，但森林、牧場和草地却由大家共同利用。

在封建制度典型的國家——法國，農民分成了若干等級。農奴——以前的奴隸的後裔，必須『遵照主人的一切意志』，對領主負擔賦貢和賦役。『死手法』沉重地壓迫着他們，根據這種法律，領主是自己農奴的財富的支配者，在農奴死亡的情形下，當遺產轉移的時候，領主扣下遺產中一定的部分。農奴不能分派自己的財產；如果沒有得到領主的同意，他就沒有權力出賣自己的土地或離開這片土地。賤農及其他的類別，是從屬性較小的農民，從屬的農民，人身上不認為是奴隸化的，但僅就土地說來却是從屬領主的，好像是領主的領地上的無限期的佃戶，因此也負擔着義務。最後，有些農民繳納了所謂的贖金——即爲利用土地而付給的一定的費用，他們形式上被認為自由民。在一般的法律地位中，農民是異常雜亂的，但他們都按某種形式從屬於領主，領主在自己的領地中是最高裁判者和權力者。農民的狀況是異常艱苦的：殘酷的榨取結合着毫無權利的地位及把農民不當作人看待的態度，這惹起了到處爆發農民的騷動。但封建貴族，很容易就對付了這些很少組織的並且幾乎是沒有武器的農民大眾。

農民
狀況的
變化

以社會生產力一般發展爲基礎，封建社會內部所發生的商品生產的加大，是封建生產方式崩解的因素，牠使封建領地的經濟組織及農民的狀況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英國農業制度中的變化，是最典型的，在英國，特別顯明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的榨取代替

封建的榨取的過程。當時跟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英國的地主——封建領主，取得了在市場上銷售農業生產品的可能性，他們用種種的方法來努力提高自己領地上的收入。但農業技術的低下水準，不大生產的農民的勞動，以及領地制度本身妨礙了這事；在領地制度下，地主在經營關係中應當服從農業公社的規章——強制的輪流耕種制度、休耕制度及其他等等。在地主由農民完全收取自然品的時候，這些制度不大使地主感到苦惱，雖然農民不特別關心自己主人的耕地。當地主關心收取儘可能更多的剩餘品拿來出賣的時候，他就開始努力提高自己所有的農場的生產強度。對於這事需要資本。土地所有者——領主，發現了『免除』農民的天然賦貢和賦役，而把牠們改用貨幣來繳納是更有利益的。這種轉變取得了普遍的性質，是取消農奴制度的第一步。採用集約經營的可能性，鼓勵了地主設法避免公社的經營制度，這些制度大大地束縛了大農場的進步。地主努力大大地提高自己的農場的收入。因為和這事的聯繫，地主也就努力奪取儘可能更多的土地，把牠們加入自己的農場中。在政府的支持下，發生了貴族農場的『圍地運動』，農民土地的大部分，都被地主收奪去了。不願親自經營農場的地主們，常常把自己的領地分成不大的地區，把他們租給農場經營者，他們把相當的資本投入了農場中。這對地主給與了比農民耕種的時候更多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中，他的領地成了固定收入（租金）的泉源。

封建領主用收奪農民的土地的方法，創造了使自己的農場緊張化的條件。他們用自由雇傭的勞動，代替了不大生產的農奴的勞動；叫農民改納租金，而且以後更收取貨幣而解除農

奴的從屬性，在這同時，他們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把農民的絕大部分變成了雇農。人身自由的、但是由土地被驅逐出來的農業無產者，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地主，才能找到少得很多的生活資料。這種很長的過程，大大地變更了農民的成分，發生了激烈的分化，一方面產生了不大一羣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產生了土地很少的和破產的貧農和雇農。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英國爆發了瓦特·泰勒領導下的農民起義，這種過程不過是剛剛開始。牠在十八世紀的中葉取得了最大的發展，產生了所謂的農業革命。是和所謂的產業革命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大眾，都跑到城市裏去尋找工作，奠定了形成工業無產階級的基礎。

最早，十三世紀，在意大利，以後在法蘭西，農民的地位就發生了變化。在這些地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早，更快就把農民由農奴從屬下解放出來了。

在德意志，剛查同盟的商業，做了農業制度中的變化的泉源。在德意志，農民開始得到了由農奴從屬下的解放的時候，也同時開始把農民由土地上驅逐出來了。這種過程，因為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存在的障礙（因為發現海道的聯繫，德意志依然處在遠離世界貿易的方面），因封建的反動而中斷了。中止了把農民由土地上驅逐出去，而且重新恢復了農奴制度，在德意志的東部採取了尤其惡劣的形態。

依照馬克斯所描繪的表現，在自然經濟時代，封建領主的胃，是榨取農民的界限；地主所取得的都是自然品，沒有可能把牠們去銷售，也就沒有必要去收取比他所能消費的更多的

東西了。跟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領主的一切剩餘品，都能夠送到城市裏去銷售。這時，地主也就關心由農民收取儘可能更多的東西了，他的貪心也就沒有界限了。

農民運動

與資產

階級革命

擄取的強化，幾乎處處都惹起了狂風暴雨般的農民的起義。十四世紀在意大利發生的多爾赤諾領導下的使徒派的運動，是歐洲一個最初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在意大利，封建關係比其牠的國家更早就開始崩潰了。十四世紀的下半期，在法蘭西和英吉利，都發生了規模極大的農民運動（法國是查克里起義，英國是瓦特·泰列爾起義），十五世紀的末葉及十六世紀，在德意志也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巴斯馬克』的起義），『貧窮的康拉德』，尤其是農民戰爭，以及其他）。這一切起義，就規模、參加者的成分及環境說來是各不相同的，却都是以農民的失敗及勝利者的殘酷鎮壓來結束了。這種結局，要用下述的情形來說明：除去沒有組織的城市中的窮人和由高級社會出身的個人以外，沒有同盟者的農民，處在異常不利的鬥爭環境中。農民自己是四分五裂的，他們不理解自己共同的利害關係。但農民起義依然促進了社會發展更快的總行程，同時強制地肅清了崩潰着的封建關係。

資產階級的革命，在農民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運動中，找着了自已的支柱。在這裏，農民已經加入了和大小資產階級的同盟中，並在無產階級中找到了援助，這時，無產階級剛剛在構成着階級。『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度的擄取形態』。（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二七頁）。然而農民却被資產階級爲着資產階級的利

益而利用了。僅因農民大衆對封建制度堅決的進攻，十八世紀末葉，才在法蘭西資產階級的面前放着既成的事實，並使牠不得不以更堅決的步伐向着肅清農奴制度的殘餘的方面推進。在德意志和奧地利，農民大衆的革命壓力是很弱的，和貴族階級取得妥協的資產階級，保存了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僅僅限於取消對於農民極端殘酷的農奴制度的殘餘。

三 工業資本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農民

工業資
本時代
的農民

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廣泛地利用了農民。『在資產階級三次的革命中，農民都是戰鬥的軍隊。……完全因爲英吉利義勇騎兵團（農民）及城市平民分子的干涉，鬥爭才進行到了最後的、堅決的徹底，查理大帝（卡爾一世）也就被送上了斷頭台；……一七九三年在法蘭西，一八四八年在德意志，也都是和這完全一樣的』。（恩格斯：「由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序文）。然而，資產階級利用了農民的革命力量來反對封建制度的時候，却努力把勝利的全部成果奪到了自己的手裏，僅在農民大衆的壓迫下（農民奪取了地主的土地並焚燒了貴族的莊堡），才同意爲着農民的利益而作了稍稍的讓步。這些讓步的範圍，處處都是被革命時期的繼續性及農民在爭取自己的要求中所表現的力量所決定。在這些革命的時期，農民依然沒有力量獨立進行鬥爭及無產階級人數太少，使農民走到了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富農層和中農層努力把自己的農場去適應資產階級從新建立的環境，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地主，常常暗示農民，傾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

殺的思想，是農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並利用農民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工具。農民的保守主義，在國會選舉的時候表現出來了；在國會選舉的時候，他們投保守黨的票，而且尤其要說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時期。實行了援助富農的政策，資產階級、同時創造了殘酷榨取貧農階級並使他仍破落的制度，這些貧農的一部分逃到了城市裏，他們在這裏被發展着的工業所吸收了。

帝國主

義時代

的農民

跟着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農民狀況大大地惡化了。大資本支配工業的時候，爲着找尋補充的利潤來源，也開始把農業吸收到了自己的影響的範圍以內。像這樣，農民成了金融資本直接榨取的對象，金融資本是使用規定農民所消費的工業生產品（尤其是農業機器、肥料等等）上的獨占的高價的方法，使用在銀行的幫助下來降低農業生產品上的價格的方法，使用資助熱帶國家的農場經營者的方法，以及通過國家的捐稅和關稅制度、鐵路運費率、被銀行奪到了自己的領導下的農民合作社等來起作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結成了同盟，來對農民實行這種攻擊，金融資本和大地主漸漸地更加結合起來了。金融資本榨取農民，在農民廣大階級的狀況上有了強烈的反映，使這些農民的命運陷於破產和貧窮化。戰後世界農業恐慌（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構成部分）伴來了農民基本羣衆更加增大了的破產。農業恐慌和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工業恐慌的綜合，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批農民破產、貧窮化和生產退化的過程。農民的悲慘狀況，因爲破產的農民在城市中也不能找到生活資料而更加惡化了，這些農民跑到城市裏去，是

爲着尋找應用自己的勞動的可能性，然而他們在這裏却碰到了長期的失業。農民因爲熱望保護自己的利益，避免金融資本及牠的國家政權的壓迫，而企圖創造自己的政黨、聯盟等等（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國等等）。

農民約占地球上全體居民的百分之七十；農民中，絕大多數都是中農和貧農。因此，農民革命性的增高，有着巨大的意義。然而農民却是四分五裂的，只有工人階級才有力量組織他們來進行革命鬥爭，工人階級是傾向反對採取者階級的統治、反對人對人的採取的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俄羅斯，在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行程中，成了『爭取麵包、和平、真正自由』（列甫）的民衆運動的領導者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一同推翻了專制政體，以後在中農中立化下，和貧農同盟，在對城市及鄉村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完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在無產階級還沒有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團集在自己周圍的其牠國家中，農民的組織或是被法西斯主義的恐怖政策所破壞了（意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或是落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指導下（德意志、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

在現代最大的農民革命運動中，中國的農民和西班牙的農民，爲反對外國的干涉進行了極英勇的鬥爭。

四 俄國封建——農奴時代的農民

俄國封建

在俄羅斯歷史中的封建時代（由九世紀到十九世紀），農民處在對地主——領

時代農
奴的狀況

主的從屬中，農民要對地主——領主賦貢和賦役。從十六世紀起，封建的從屬獲得特別嚴重的形態，變成了農奴的從屬。

在基輔國，從九世紀至十二世紀，把農民叫做賤民。從九世紀起，封建領主開始進攻斯拉夫族的公社（村園），對他們徵收正規的捐稅，漸漸地使以前自由的賤民遭到了奴役。九世紀至十世紀，是封建關係開始確立的時期，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特色，是王公——貴族的世襲領地十分鞏固了及擴大了對賤民的封建奴役。雇人、平民、破門人、遠方人，是封建從屬的農民集團。和他們同時，還有領主自己的農奴——奴隸，這些奴隸是買賣的對象，對生產不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在基輔國發生過封建奴役的居民的起義，例如一〇六八年，在基輔的起義，這次起義，是和王公拒絕武裝居民來和坡洛夫族鬥爭有聯繫的，因王公被放逐及起義者暫時的勝利而結束了；一一一三年基輔的起義，在這次起義中，雇人起着巨大的作用；他們的若干讓步，是不得不召請佛拉基米爾·摩諾馬赫登上了基輔的王位。在羅斯的東北部，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更廣泛地展開了封建領主侵奪農民的土地的過程，並把封建的義務擴張到了農民身上。大主教基潑利安的勅令（一三九七年），列舉了農民對於教堂的各種各樣的義務——耕種田地，刈草，焙麵包，打籬笆，捕魚，要按一定的期限把小母牛送給教堂，禮拜日要把禮物送給修道院長，以及其他等等。這個時期，農民的封建義務成了一種習慣，並且一年比一年更加不容變更。在這個時期，納貢和賦役，還是和農民享有由一個領主轉屬別個領主的權利聯繫着的。農民還不能認為牢固地依附着領主——地主的土地，這

土地是農民住在牠上面並在牠上面工作着的。

尤利耶

一四九七年，伊凡三世的法典，規定了僅在一個期限內農民才能由一個領主

夫日和

轉屬別個領主，更惡化了農民的情況。『秋天的尤利耶夫日』——十一月二十六

禁制年

日——就是這樣的期限（這個日期以前的一星期和牠以後的一星期）。伊凡四世

的法典（一五五〇年），確定了關於『尤利耶夫日』的法律。農民僅在這個期限內，要對原先的地主繳納了『部屋的』和其他的費用以後，才能離開一個地主或世襲領地的所有者，而轉屬別個地主或世襲領地的所有者。關於『尤利耶夫日』的法律，是壓迫農民的基準，是加強封建壓迫的標誌。大多數農民，因為納費的重壓，都不能享受這種權利。領地制度的破壞和莫斯科國的形成，是因為兩羣封建階級——大貴族階級和得到了政權的貴族階級——尖銳的政治鬥爭而惹起的。爭取農民的鬥爭，是這種鬥爭的構成部分，並且是異常重要的部分。近衛制度——保證了貴族階級獲得政權的政變——是和農民問題密切地聯繫着的。近衛們由大貴族的世襲領地上吸收農民，捕回了以前的逃亡者，並簡直搶劫了農民的財產。在不動產等級表中，常常碰到『因近衛制度而來的貧困』的表現：農民的耕地，在近衛制度後大大地縮減了。『尤利耶夫日』，對於比大貴族更小的地主——貴族，成了更加不利的，因為這個日期，被大規模的世襲領地的所有者利用來『吸收』農民。取消『尤利耶夫日』和採用所謂的『禁制年』，在這個年限內，禁止農民由一個領主轉屬別個領主，顯然是和近衛制度的政策有着聯繫的。一五八一年，就是第一個著名的禁制年。也就是在這時期，發生了一句俗話

：「老婆婆，尤利耶夫日你到這裏來」。

採用「禁制年」，是和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重大的經濟危機有聯繫的。農民因為避免加強了的封建——農奴的壓迫而逃到邊疆去，國內的中央部分空虛起來了。因對地主借債（這最後也歸着到封建——農奴的從屬）而加大了對農民的奴役，使農民和農奴接近了。費多爾·伊凡諾維契的政府，一五九七年施行了關於有五年時效的搜捕逃亡的農民的法律。十七世紀的前夜就表現出來了羣衆運動的增高——十六世紀的末葉和十七世紀的初葉，開始了農民戰爭。一五九四年伏洛科拉姆斯克教堂的農民的起義，是運動增高的標誌。在展開了的農民戰爭的情況中，波利斯·哥杜諾夫採取了一些迫不得已的和時間太遲的辦法，這些辦法的目的，是要反宣傳地來制止展開了的農民運動：一六〇一年至一六〇三年的勅令，取消了「禁制年」並恢復了法典中關於農民外出的條例，一六〇一年至一六〇三年，在飢荒的時候離開了主人的農奴，解除了他們的農奴身份。但這些辦法已經不能阻止加大了的農民戰爭。這次農民戰爭的壓潰，是在十七世紀的十年代至二十年代間，這時開始了對農民羣衆更加強烈的農奴化：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這種強化不變地加大了，獲得了農民的農奴從屬的完成形態。

列甯規定了區別封建——農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農奴關係的三種特徵：（一）農奴經濟是自然經濟，而不是貨幣經濟；（二）在農奴經濟中，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這是採取工具；爲着取得收入（即剩餘生產品），農奴主——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必須有這樣的農民：這些

農民是有分地的，是有農具和耕畜的；沒有土地的和沒有馬匹的農民，對於農奴制度的榨取是不適用的對象；（三）分地使農奴人身上從屬地主，因此農奴依然被迫去做地主的工作；經濟制度產生了『經濟以外的強制』、農奴身份、法律上沒有完全的權利。

農民狀

况的繼

續惡化

沙皇亞列克塞意·米哈意洛維契的會典，是農民狀況繼續惡化的巨大步伐，在這部會典中，規定了無限期搜捕逃亡的農民，並把農民澈底作成了地主的農奴。十七世紀下半期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拉秦起義，是對於強化封建——農奴壓迫的答覆。十八世紀，繼續加強了對農民的封建——農奴壓迫。

賦役是占優勢的榨取形態，尤其在十八世紀的中葉。在南方農業區域中，全體農奴化的農民的百分之七十四，都是賦役；在北方工業區域中，有百分之四五是賦役，百分之五五是賦貢。賦役，一星期中，由農民那裏常常平均最少占去了三個日子，而且有時更占去了整個星期日。以賦役為基礎的地主的農場，已經大部分都是為市場而工作，尤其到了十八世紀末葉的時候。

地主有權出賣、典質和交換沒有土地的農民。地主從各方面干涉農民的私生活。『監護』農民，目的是由農民身上吸取更大的收入，地主依照自己的專斷，使男農奴和女農奴結婚，來替自己創造榨取的『單位』。一七三〇年的勅令，剝奪了農民收買和收押宅第、地窖、小店等等的權利；強迫禁止農民立票據及做證人。地主裁判農民的權利（這是在封建時代發生的），在這個時期獲得了完成的形態，地主甚至取得了這樣的權利：不經過審判，就把自

己的農奴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一七六〇年的勅令），以及罰做苦役（一七六五年的勅令）。地主鞭打農民，把農民交給士兵處罰。被主人討厭了的農奴，被主人鞭打至死為止。有時地主在自己的領地中，組織了真正的刑房，有着各種各樣的拷問器具、特別的刑吏等等。地主把農奴來賭博，把農奴來交換狗，置有由農奴的女兒出身的小妾，如果她們拒絕滿足主人的性慾，就會遭到拷打。一七六七年，農民被剝奪了控告地主的權利，地主完全成了自己領地中的『皇帝』，專制政體——農奴主的專政——保護着地主的權利。

十八世紀賦役的強化以及農奴壓迫的加緊，準備了普加切夫起義的基礎。新的農民戰爭的威脅，在拔佛爾統治的時期就存在了；所謂的『三日賦役的勅令』（一七九七年），更正確說來是在星期日不壓迫農民工作的勅令，這是削弱農民運動的反宣傳的企圖，但沒有得到重大的結果。在：業「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影響下，農奴經濟的崩潰，使亞歷山大一世的政府頒佈了所謂的關於『自由農夫』的法律（一八〇三年），使尼古拉一世的政府頒佈了關於『有義務的農民』的法律（一八四八年）。這兩種法律，都沒有切實應用。

農民運動
農奴經濟的崩潰，使農民運動尖銳化了，改革前夜的革命形勢，致令政府實行把農奴制度以法律正式廢止了（一八六一一年）。下面這些數字，說明了農民運動的高漲：

從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三四年有一四八次騷動
從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四年有二一六次騷動

從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四年有三四八次騷動

從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一年有四七四次騷動

農民運動不僅次數加多了，牠的性質也大大地變化了。起初，這是反對農奴榨取最殘酷的事件的地方零零碎碎的行動，但越接近十九世紀的中葉，農民運動就越成了大衆的行動。在五十年代，農民運動已經包括了許多的省份，不是提出局部的要求，而提出了完全廢止農奴制度的口號。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改革，大使農民失望：在牠保留那種束縛農民的農奴制度殘餘的分佈網的時候，使農民缺少土地及對地主經濟的從屬永遠不朽化了。強迫農民『由土地解放』的企圖，又惹起了重新爆發農民的騷動（總數達到了二千次），然而，因為是零零碎碎的和自然發生的，所以被政府毫不困難就壓潰了。

五 俄國的農民改革

俄國的農民改革是搶劫農民的手時

俄國一八六一年年的農民改革，是地主搶劫農民的手段，地主們由農民那裏奪取最好的土地拿來自己利用，徵收農民的贖金，把農民造成更低賤的、毫無權利的納稅社層，這預定了直到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前俄國鄉村中社會關係的特性。缺少土地，迫使農民去租賃地主的土地，以耕種主人的田地作酬報，農民冬季只能賺取極小的工資、自然品等等，來對主人做傭工。在許多區域中，地主的農場專門是藉這種農奴殘餘制度維持着，這種殘餘制度不僅阻礙了農民的農場的發展，而且也阻礙了地主的農場的發展。

展。農民公社及牠的強制重行分配土地、連環保證等等制度，對於農民的農場也是這樣的障礙物。農民被交給特別法院判決，不用經過審判就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罰處笞刑。根據一八八九年七月十二日的法令所實施的由貴族担任地方行政長官的制度，使貴族占有了無限制的權力，他們殘酷地應用這些權力，並依據自己野蠻的專斷來實行。

被苛捐雜稅搶光了的、因改革而貧窮化的農民，穿草鞋和粗布衣裳，吃雜有樹皮和草根的麵包，有幾百萬人因飢餓的傷寒病和霍亂病而死亡了，和牲口一同住在不通煙的小屋中，也被富農殘酷地榨取着，富農搶奪農民的分地，把農民變成自己的雇農。

那些用機器生產價廉物美的穀物的海外國家方面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對於俄羅斯的農業發展顯出了異常不利的影響。

農民騷

動與民

主革命

大批農民反對絞殺他們的半農奴的榨取制度的騷動，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發生了。蔓延了歐俄二十省，主要是在中央黑土地帶和烏克蘭的北部區域。農民搶奪地主的穀物，伐取森林，拒絕繳納高額的地租。多次破壞了地主的領地並搶奪了地主的土地。在頓河區域，在庫邦，在南烏克蘭，雇農們實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在農民的這些騷動的影響下，稍稍免除了一點欠租，減低了贖金，組織了農民銀行，這種銀行幫助地主按高價把土地賣給農民，然而購買者大部分都是富農。在九十年代，農民的騷動幾乎包括了歐俄一半的省份，但運動的規模却仍是不很大的，根本上還是發生在那些區域，並且仍是採取那樣的形態。九十年代俄羅斯工業的迅速發展，把被自己的無產

階級政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作為戰鬥的政治力量，推上了歷史舞台。早在一八九四年，列寧就寫過：『……昇高到了全體民主分子的首領的俄羅斯工人們，打倒專制政體，引導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會同各國的無產階級），經過公開的政治鬥爭的直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去』。『列寧全集』，第一卷，一九四頁。『民主的分子』，這首先是千百萬的農民，他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列寧早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就竭力指出來了。列寧所起草的農業綱領，在黨的第二次大會上通過了。在這同時，史達林在後高加索的農民中間做了很大的工作，他組織了一九〇六年開始的革命起義。在烏克蘭，在伏爾加河流域，在庫邦，幾乎同時展開了羣衆的騷動，在這些地方，農村工人破壞了那些排斥他們的勞動的農業機器。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鄉村中廣泛地散佈了列寧的祕密小冊子『告貧農』，號召農民會同無產階級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

六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農民

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俄國各區域的農民中，找到了猛烈的響應。布爾塞維克黨的第三次大會（一九〇五年四月至五月），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熱烈歡迎後高加索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英勇鬥爭（是以史達林為首腦的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要竭力援助革命的農民，直到完全沒收地主的、官有的及其牠的一切土地。布爾塞維克在鄉村中的政治工作，達到了在許多區域中創設農民革命委員會、農民代表蘇維埃及其

第一次民
主革命
對農民
的影響

地等等。到了一九〇五年的秋天，農民運動已經包括了歐俄的二六一郡。在卡爾墨赤克原野中，貧農奪取了喇嘛——僧人的首領——的土地。在巴式克利亞、卡柴赫斯坦、西伯利亞，被沙皇制度所奴役的民族，提出經濟性質和政治性質的要求而行動起來了。這時，羣衆的起義也包括喬治亞、奧塞第亞、北高加索的許、區域、沿波羅的海區域。在中央黑土區域各省，在伏爾加河流域，在烏克蘭，在白俄羅斯、立陶宛，農民焚燒了地主的田莊，採取了和地主同盟絕交及其他的辦法，同時，更努力把地主由鄉村中驅逐出去，奪取地主的土地，秋天，各省的農民焚燒了二千所地主的宅第。一九〇五年，農民共計騷動了七千次以上。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漲的最高點——秋季和冬季，農民的騷動也達到了最大的規模。但這種力量仍不能使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得到勝利。列寧寫過：『農民是過於散碎地、無組織地、攻勢不足地騷動了，革命失敗的一項根本原因就是包括在這裏面』。（『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三五四頁）。一九〇六年的夏天，發生了農民騷動新的怒潮，但這種運動在討伐隊的鎮壓及其他的壓迫下，很快就進到了低落；一九〇七年，這種運動『麻木了』。

因為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結果，農民達到了免除贖金。暫時減低了租費；稍稍提高了農村工人的工資。從一九〇六年起，政府開始實行史托勒平的改革，到了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又惹起了農民騷動的新風潮。中農和貧農，在對地主鬥爭的同時，也威脅了富農階級（富農們曾經把公社的土地占爲己有），焚燒了區公所，拒絕繳納捐稅，以及其他等等。在世界大戰的時期，農民運動削弱了，但依然沒有停止，就土地統制的問題而和史托勒平的代

理人及富農發生了衝突。

七 偉大的十月革命和農民

農民在十

月革命的

偉大作用

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惹起了農民運動新的異常猛烈的發展。農民更加堅決地提出了無代價取消土地私權、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取消地租及其他等等的要求。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支持下，公然出面保護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開始用武力來鎮壓農民運動，把討伐隊派到了鄉村中，農民組織的代表遭到了逮捕。在這個時期，布爾塞維克黨主要是打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目的是要暴露他們的本質，使他們和羣衆隔離，奪取並團結勞動農民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在這個時期，鬥爭已經不是在人民和沙皇制度（沙皇被打倒了）之間進行，而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進行；因此，當然，農民也不是統一地行動着，而且也不能統一地行動着，在農民中，一方面是雇農和貧農，別方面是富農，他們之間的分裂深化了，這時中農的立場是動搖不定的。因為和這事的聯繫，布爾塞維克提出了戰略的口號：『在中農中立的時候，和貧農一同反對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爭取無產階級革命』。但使中農『中立』，絕對不是說叫他們站在鬥爭的旁邊。使中農『中立』，是說要他們不去妨礙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如果可能的話，也要號召他們來幫助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內戰史」第一卷，在編纂這部書的時候，史達林直接參加並指導了，有許多新的引人注意的資料，容許這樣來說

明一九一七年夏天的幾個月間的情況：「恰恰是換上了軍裝的基本的農民大眾，中農，直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遭到了最大的動搖，價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才能作為我們臨時的助手，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解決農業問題及和平問題。但正因為中農是動搖的同盟者，所以列寧主張『資產階級和貧農同盟』。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以不可壓制的力量加大起來了。根據克倫斯基警察局的檔案，破壞地主的田莊及奪取土地及農具的次數，一九一七年五月是一五二次，六月是二一二次，七月是三八七次，八月是四四〇次，九月是九五八次。布爾塞維克號召立即沒收地主的土地，同時指示了：無論有怎樣的原因，都絕對不許使農場遭到損害，不許毀壞家畜、工具、機器、建築物等等。

十月革命

取消土地

地私有制

一九一七年十月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革命結束了地主土地所有權及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都變成了全體人民的財產。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宣佈的土地國有化，以和廣大的農民羣衆妥協的方式實行了，農民們要求平等利用土地的制度。這種妥協，幫助鞏固了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同盟，幫助實現了中農中立化的政策，幫助鞏固了對富農的打擊，並創造了後來改取和中農堅固同盟的政策的基础。蘇維埃政權，實現了完全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時候，轉來直接實行傾向組織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許多辦法。這些辦法中最重要的是：

（一）設立蘇維埃農場；（二）獎勵農業合作社，即農民為着實行公共經營、為着大家一同耕作土地及其牠的自願的同盟；（三）國家動員農業學的一切力量，來爭取提高農業技術水

澤及其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勞動者農民由地主的壓迫下解放了，取消了土地私有制，取消了土地的買賣，開拓了沒有地主的榨取、沒有奴役的農業發展的廣大可能性。勞動的農民，才開始真正理解他們和工人階級同盟的重大的意義、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爭取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的重大的意義。

十月革命

改善了
農民狀況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大大地改善了貧農的狀況，而且大大地改善了中農的狀況，這使中農也來設法鞏固蘇維埃政權，最堅固地並決定地站到工人階級方面來了，站到革命方面來了。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內戰的戰鬥中，中農和工人階級及貧農肩並肩地一同作戰了。在克服中農的動搖性的事件中，蘇維埃政權和富農的鬥爭中所獲得的勝利，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富農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猛烈地反抗蘇維埃政權，把穀物收藏起來，拒絕把這些穀物交給國家去供應軍隊和都市。在這個時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糧食問題成了異常尖銳的。全國陷在飢餓的狀態中，尤其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在這些條件中，爭取穀物的鬥爭就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目的是爲着和富農鬥爭及鞏固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陣地，黨和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貧農委員會。鄉村貧農的這些組織，有成績地處理了放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在準備由『中農中立化』的口號轉到『和中農堅固同盟』的口號的事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第八次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一項決議，在這項決議中指出了：鞏固中農的關係說來，俄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對於漸漸地並有計劃地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中。黨立起了自己的任務，是要使

中農和富農分離開來，藉對中農的需要極深切的關心，而把他們吸收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影響的方法而絕對不用壓迫的方法，來對中農的落後性進行鬥爭，在觸及中農一切重大利益的情況中，力求和他們切實妥協，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的決定中，對他們實行讓步。這種對待中農的政策，在繼續向前鞏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陣地的事件中，在保護蘇維埃政權在內戰前線的勝利的事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新經濟政策
與農工
的鞏固

撲滅了國內的反革命派及干涉者的勢力，才許可蘇維埃政權轉到全國經濟復興的任務、恢復工業和農業的任務。但這種轉變，是在國民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的情況中來完成，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歉收更加深了這種困難，是在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頓河流域展開了富農叛亂的情況中來完成。在這些條件中，關於鞏固工農同盟的問題，獲得了異常的重要性。爲着這事，必須由內戰的經濟政策——軍事共產主義的政策，轉到這樣的政策：牠是列甯一九一八年春天，在關於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的四月報告中竭力指出了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召開的第十次黨大會，通過了由糧食徵發制改取糧食稅的決議；這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道路上的最重要的步伐。鞏固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大眾之間的同盟、建立工業和農業之間正常的相互關係的必要性，是十分明顯的。新經濟政策是對中農讓步，是爲着鞏固無產階級和中農的同盟所必要的讓步，是爲着有成績地恢復國民經濟、而且以後更對他們實行社會主義的根本改造所必要的讓步。在這些條件中，商業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經濟結合

的主要形態。牠保障了商品流通的發展、農業和工業的活躍，創造了全部國民經濟猛烈發展的條件。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在這個時期，主要是表現在市場關係中，表現在統制的國營商業中和貨幣流通中。蘇維埃國家，在自己手中握有全國國民經濟生活的最高統制權，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指導下，克服了富農階級、新經濟政策時代的資產階級、各種機會主義流派的富農代理部的反抗，同時沿着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堅毅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成分反對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在復興時期，黨得到了這種結果：在全國總生產力不斷地大大提高了的狀態下，社會化的經濟增長的速度，比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速度，更加迅速得多地進行了。黨以新經濟政策做基礎，獲得了全國生產力總的提高，並且首先要說到大规模社會主義的工業，而且也把基本農民大眾吸收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系裏。和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猛烈增長的同時，就絕對數字說來，資本主義的成分也增大了。在農業的領域中，展開了兩種發展途徑——社會主義的途徑和資本主義的途徑——的頑強鬥爭。十分尖銳地立着『誰戰勝誰』的問題。黨對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在這個時期，並且直到一九二九年，是在鄉村中排斥並限制富農的榨取傾向，在城市中排斥並限制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產資階級的榨取傾向。這種政策，以充分的堅定性和一貫性，奠定了這些成功的基礎；牠們是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事業中、在發展並鞏固鄉村合作的經營形態的事件中、在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同盟的事件中所獲得的成功。在新經濟政策的軌道上，黨達到了完全恢復國民經濟，準備並展開社會主義在城市及鄉村中的攻勢，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戰

勝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這種勝利，是在和反革命的托羅茨基派及齊諾維耶夫派的無情戰鬥中所獲得的。

農業集體化與富農階級

在史達林的領導下，黨撲滅了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的聯合，並掃出了對於實現全國工業化的偉大的『史達林計劃』及在牠的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的路線。在新階段上，在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的條件中，黨的政策，是在

全國工業化增大的過程中來提高農業的技術裝備。爲着補充商業的結合形態，黨提出了生產的結合形態。把曳引機、打穀機及其他複雜農業機器供給鄉村，而且也發展了各種的合作，來協助中農創造公共生活、集體工作的習慣。蘇維埃政權對富農實行斷然的進攻（富農在一九二八年糧食困難的環境中，企圖組織穀物罷工來破壞黨的政策）、蘇維埃農場的經驗以及老的集體農場的經驗（這些經驗對農民指示了大規模社會化的生產的優越性），——這一切，把中農引到了『偉大的急變』，引到了轉上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富農是集體化的最大的敵人。聯共（布）內部所形成的右派反對派，是富農階級的代理局，他們在黨內爲反對工業化的政策鬥爭了，出而反對列甯——史達林的農村集體化的政策。黨粉碎了右派反對派，在頑強的鬥爭中，在富農階級及他們的代理局的猛烈抵抗下，一步一步地把千百萬農民大眾引到了集體農場的制度。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全面集體化，採取了強有力的、加大的反對富農的奔進的性質，這種奔進在自己的道路上，掃除了富農的抵抗；富農是最後的人數最多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集體化的思想的勝利，許可了由限制富農的榨取傾向的政策，改取在全面集體

化的基礎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的政策。全面集體化繼續向前的展開，及在牠的基礎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是在更加尖銳化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中進行了，在這種鬥爭中，被擊碎了的榨取者階級，得到了歐洲帝國主義者的幫助；這些帝國主義者們，組織、鼓勵並支持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們危害的、暗殺的、恐佈的及其他行動。在這種鬥爭中，蘇維埃政權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自己的敵人，破滅了世界帝國主義軍事參謀部的一切努力，（牠們企圖憑藉農民和那些被擊碎了的榨取者階級的殘餘來反對蘇聯）。爭取社會主義的時期最困難的任務，是把千百萬小有產者大衆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把小的、細碎的個人農場變成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農場，由生產手段和工具的私有轉到集體農場的公有，——勝利地解決了這種任務。黨在對被擊碎了的榨取者階級的殘餘不斷鬥爭中，克服了右派機會主義者和『左派』的反抗，並在爭取鄉村中集體農場制度勝利的鬥爭中，把他們徹底粉碎了，和這同時，組織上——經濟上鞏固了集體農場，並展開了爭取文化的、富裕的集體農場生活的羣衆運動。加大了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的技術幫助。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農業勞動的減輕、鄉村中文化的增高，——這一切，創造了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的條件、克服『鄉村生活的愚昧無知』（馬克斯）的條件。現在，全面集體化已經完成了。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了，完全肅清了一般榨取者階級。蘇維埃國家是工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人和農民——集體農場員之間的區別，是由存在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形態之間的區別所推演出來的區別，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公有形態中，一種是國家全體人民徹底社會主義的生產手段所有形態（工場、工廠、鐵路等等，在鄉村中是蘇維

埃農場、機器（曳引機供應站），別一種是合作社——集體農場的生產手段所有形態。蘇維埃社會，是不知道階級敵對的社會。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階級差異還沒有消滅，但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之間沒有根本的矛盾，因為他們構成着統一的勞動者的家庭，大家向着統一的目的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消滅階級差異、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走去。

第九講 職工

一 資本主義各國的職工運動

職工運動
是怎樣
組織和
發生的

資本主義各國的職工運動，是按職業或生產在職工會中聯合起來的工人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是在於保衛工人們的經濟、法律和政治利益，最終的目的是在於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斯早在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一八六六年）的決議案中，就在職工會面前，和保衛工人階級日常利益的同时，更提出了工人階級解除資本主義壓迫的任務。職工會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職工會 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階級的巨大進步，是由工人的分散性和孤立無助轉到階級團結的開端』。（「列甫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九四頁）在西歐，職工會『在出現工人階級政黨的很久以前……就發生了和鞏固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由職工會孵化出來的』。（史達林：「論反對派」，一九二八年版，一九七頁）。

在職工會發展的最初階段上，資產階級的法制，因為工人聯合的種種企圖，而制裁了工人，禁止組織職工會。最初的職工會，在英國取得合法的存在（一八二四年）。在法國，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八四年的法律，保障了組織職工會的自由。在德國、奧國及西歐其他的國家，

確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職工會才取得合法存在的可能性。但現今，在許多國家中，工人依然不得不以猛烈的鬥爭，來保衛自己組織職工會。權利。在意大利、德國及其他法西斯主義國家中，法西斯主義在取消工人階級其他的組織同時，也取消了階級的職工會。

在職工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依於個別國家工人運動發展的具體條件，發生了世界職工運動的各種流派。戰前時期的主要流派是：職工會主義的、無政府—新提加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職工運動。

社會改良

主義與

職工運動

英國是職工會主義的祖國，在英國，依照列寧的表現，『資產階級創造了大地資產階級化了的無產階級的士層分子』。（『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九頁），亞美利加勞動聯盟，也是職工會主義的明顯的代表。爭取僅在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內改善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放棄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是職工會主義的根本特色。

在法國，也在羅馬族其他的國家（西班牙、意大利）及在拉丁美洲，組成了無政府—新提加主義的職工會。在美國，『世界產業工人會』，是無政府—新提加主義的變種。

社會—改良主義的職工會，最初發生在德國。以後，牠們在奧—匈帝國、瑞士、荷蘭、比利時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取得了發展。這種職工會，大多數的組織，都是在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下而發展的。起初，這些職工會，是遵奉階級鬥爭的原則。跟着資本主義轉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收買了一部分工人並創造了勞動貴族階級，這些階級

的職工會，也就走向了改良主義方面。社會——改良主義的職工會上層的特色，是和無產階級羣衆分裂、拋棄階級鬥爭的立場，和資產階級合作。這些被資產階級所收買的職工會的官僚們，一九一四年澈底出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時他們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無政府——新增加主義，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和戰時，也以改良主義的精神改造了。這樣看來，以改良主義做基礎，職工運動中的各種流派彼此接近了，這主要表現了勞動貴族階級的利益。

在許多國家中，早在世界大戰以前，資產階級爲着對抗階級的職工會，就創立了自己的職工會，牠們否定階級鬥爭，並且在實踐上不只一次採取了破壞罷工的手段。民族主義的職工會和自由主義的職工會（例如德國的希爾世——東克爾的職工會，捷克斯拉夫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職工會），各種宗教信抑的職工會（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的天主教職工會，德國、奧國、比利時的基督教職工會），末了，明顯的企業者的聯合會——公司的職工會（在美國），就是這種職工會。

世界大戰以後，爲着對抗階級的職工會，法西主義着手創立法西主義的職工組織。自從法西主義掌握政權以來，德國和意大利一切職工會都被破壞了，法西主義把工人大衆編入了法西主義的職業組織中（例如德國的『勞動陣線』，意大利的法西主義的職工會）。

職工會
的力量

在戰前的時期，職工會就有了巨大的勢力，在全世界大約聯合了一千五百萬會員。但在戰後最初的幾年（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因爲和工人運動高漲

的聯繫，職工會尤其有力地增大了，牠聯合了三千萬以上的會員（蘇聯除外）。在戰後的時期，職工會的官僚們，用一切手段，企圖保留職工會作為勞動貴族階級的組織——牠對工人的革命行動進行鬥爭，實行了各階級合作的政策——，把職工會變成了附屬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動局。這種政策，惹起了職工會下層的不滿，在世界大戰以後的初年間，就使他們和機會主義的上層發生了鬥爭，這些上層分子，採取和資產階級合作及迫害革命分子並把他們大批開除的政策，和這同時，在許多國家（法國、捷克斯拉夫、西班牙、墨西哥）引來了職工會按全國規模的分裂，為着對抗改良主義的職工會的國際聯合、一九一九年創立的所謂阿姆斯特丹的職工會國際，而成立了赤色職工會國際。後來，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時期，也在世界經濟普遍恐慌的時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改良主義的職工會，以自己的機關出面，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機關及企業組織勾結，支持了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實行了『經濟的民主主義』，『產業中的和平』的政策，中面反對罷工，破壞罷工，為鞏固資本主義而鬥爭。同時加強了對革命分子及左派職工會的鎮壓，恰好在這樣的時機對職工運動的行動統一加給了打擊：當時法西主義在德國獲得了政權（一九三三年），正是迫切地要求工人階級全力團結的時候。這樣看來，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和爭取職工會的統一及爭取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鬥爭配合着的。職工會統一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上尖銳地提出了。季米特洛夫說過：『我們堅決主張在每一國及在國際規模中恢復職工會的統一。我們贊成在每一個國家中職工會統一的聯合。我們贊成按生產的職工會統一的國際

聯合。我們贊成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統一的職工會國際。我們贊成把統一的階級的職工會作為工人階級防止資本及法西斯主義進攻的一個最重要的堡壘。在我們看來，關於職工運動在民族規模中及在國際規模中的統一的問題，是把我們的階級結成反對階級敵人的強有力的統一的職工組織的偉大事業的問題」。（「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和結論」，六一頁）。

職工會的聯合，鞏固了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使工人階級得到很大的勝利。比如說，在法國，聯合的職工運動，在一年間（一九三六年）加大到了五倍（由一百萬會員增加到了五百萬會員），達到了提高工人的工資，承認集體條約及職工會的代表，實行工資照給的休假，有成績地擊退了資本家的進攻。爭取國際職工運動的統一的鬥爭，成了不容稍有遲延的現實的問題。托羅茨基派的代理部，在許多國家中，企圖破壞並分散職工運動的統一，破壞國際職工運動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同情。恢復職工會的統一的過程，協助了創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及人民戰線，也協助了克服職工會中的改良主義，並且使職工運動的革命原則在其中得到了勝利。

二 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職工運動

在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中國、印度、東印度羣島、埃及及其他），很早以來就有了同行公會、同業公會、同鄉會，在這些組織中加入了大批的工人、手工業者、手藝店主、手藝工匠。然而現代式的職工會，僅在戰後的時期

殖民地職
工與民族
解放運動

，才在殖民地國家發生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戰前就已經表現了的經濟進步——因為和帝國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的增大而連帶發生的工業發展、手工業的零落、農民的貧窮化和土地被剝奪、城市的擴大、殖民地的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發生——，因為戰爭而異常加強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惹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巨大的高漲，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出動（常常採取各種罷工的形態），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項最重要的因素。罷工委員會是職工會的組織者。但無論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和宗主國一樣，工人大衆是四分五裂的，形成了職工運動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然而改良主義的根基，在宗主國和殖民地却不是一律的。在殖民地，勞動貴族階層很薄弱。極低的工資，是保障外國資本獲得巨量額外利潤的極重要的條件。工業的性質，大體說來都是輕工業，幾乎完全沒有機器製造業，這指明了高度熟練勞動在殖民地無產階級中間只有很小的作用。在殖民地，只有一小羣事務員和管理員（工頭、買辦等人），才是勞動貴族階級。

民族——改良主義，對無產階級影響的基礎，是異常廣大的。殖民地如半殖民

民族——改良主義
與無產階級政黨

，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幼稚的；他有一隻腳還站在鄉村和手工業中。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通過小資產階級的環境，極有力地影響了這些新近剛剛形成的無產階級。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形成在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時代，在許多國家，領導這種鬥爭的還是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這種情形，創造了民族——改良主義影響印度、菲律賓、埃及、突尼斯、巴力斯坦、敘利亞等地的無產階級的順利條件。

然而東印度羣島和中國，從產生最初的職工會的同時，就成立了無產階級的政黨，牠們成了職工運動的領導者，職工會一舉就是站在階級的軌道上。中國一九二七年以前，革命的職工會占着極大的勢力。以後雖然會員的人數減少了，但牠的影響依然是很大的。現在，絕大多數的工人大衆，都積極參加了民族解放的神聖抗戰。東印度羣島，在壓潰了一九二六年的武裝起義以後，革命的職工會遭到了極殘酷的破壞，牠們被迫採取秘密活動的方式。

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以後，努力創造工人的統一戰線，並且首先是創造職工運動的統一，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各國、首先是在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印度，加緊了這種工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創造統一的職工運動，是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階段，是他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鬥爭的最重要的武器。

三 帝俄的職工運動

俄國發

生職工會

的特點

俄國發生職工會的歷史情況，和西歐各國發生及發展職工會的情況大不相同。西歐的職工會，發生在成立工人階級政黨很久以前。在俄國，牠們『是在黨以後，黨的周圍及在和黨的友好中發生、發展和鞏固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一六頁）。在俄國，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結合，早在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就進行了，當時列寧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同盟』，成了工人羣等運動的首腦。以列寧和史達林爲首腦的革命社會民主黨，粉碎了『經濟主義者』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後來更粉

碎了孟塞維克的改良主義的思想，這些改良主義者，企圖把職工會主義搖種到俄國工人運動身上去。沙皇的保安局想在工人階級內部培植所謂的「警察社會主義」的企圖，也陷入了同樣的命運。職工運動從自己形成的時候起，就站在承認階級鬥爭及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思想——政治的領導的道路上。

在革命鬥爭中產生了職工會

職工會是發生在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時期（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跟着罷工運動的擴大，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以後，許多城市中都展開了關於組織職工會的籌備工作。一九〇五年列寧寫過：『現在，的確，剛剛開始了職工會的迅速發展。應當不躲避，並且首先不應當提供想一下是否應當躲避的機會，而要努力去參加、影響及其他等等』。（「列寧全集」，第八卷，二八七頁）。

在一九〇五年全俄十月政治罷工的日子，處處都創立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工廠的工人組織和職工會。在這些日子，彼得堡有四十四個職工會宣告成立，牠們包括有三萬五千會員；在莫斯科，有五十個職工會宣告成立，牠們包括有二萬五千會員。在其牠的城市中也發生了職工會的組織。西伯利亞，在基羅夫的直接參加下，成立了鐵路員工的職工會。

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失敗以後，大多數職工會都被破壞了。但革命的勞力還沒有消滅。創立職工會的組織工作也沒有停止。在金屬工人那裏、採礦工那裏、紡織工人那裏、木器工人那裏，職工會的建設特別緊張地進行了；曾經利用了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頒佈的關

於社會團體的法律。在莫斯科、伊瓦諾夫、鞏齊涅生斯克、科斯特羅姆、根據當地布爾塞維克委員會的發起，組織了紡織工人的職工會。伏羅希洛夫擔任了盧根斯克的加爾特曼工廠金屬工人會的首領。最有勢力的巴庫石油工業工人會，大約有九千會員，是一九〇六年底在史達林、散烏曼、德查拍利齊的直接參加下組織起來的。牠的理事會完全握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在史達林的參加下，出版了職工會的雜誌「汽笛」。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資料，一九〇七年的年初，俄國有六百五十二個職工會，包括有二十四萬六千會員。

在工業無產階級中間，職工會主要是按生產的原則建立起來的。集中的傾向，在以創立中央機關為目的而召集的各區和全俄的職工會的會議中，找到了自己的表現。猶太人勞動同盟和達世拉克黨（民族主義的政黨），企圖創立按狹窄的民族原則的職工會，遭到了完全的失敗。一九〇五年的年底，在莫斯科、哈爾科夫及其他的城市中，組織了職工會的聯合會——總工會。一九〇七年，已經大約有四十四個聯合會了。召集了兩次全俄職工會的會議：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初，第二次是在一九〇六年二月。

在革命的烽火中發生的俄羅斯的職工會，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直接參加了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鬥爭。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是牠們公認的無產階級的策略。

多數派和少數派
於職工會的鬥爭

孟塞維克，用種種方法，主張這種改良主義的「理論」：職工會脫離黨而獨立及中立。關於這種問題，資產階級的一切政黨都和他們一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聯合的）大會上（一九〇六年），被他們通過了有着中立精神的調

於職工會的決議案。但倫敦第五次大會（一九〇七年），在布爾塞維克的決議案中，以全力指出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有積極參加職工運動的必要性，在牠們承認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領導的時候，有用種種方法協助職工會的必要性。以同樣的精神，在社會主義政黨斯圖加特國際會議上，也通過了這種決議案。

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沙皇政府大批地封閉了職工會，逮捕並放逐了職工會的委員。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間的五年間，批毀了六百零四個職工會的登記，封閉了四百九十二個職工會，封閉了一百零一個職工組織的刊物，逮捕了九百零六個職工會的活動分子。在這種行動的影響下，職工會大大地削弱了。在史托勒平反動的各年間（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參加罷工的人數，由一九〇五年的二百八十六萬三千人，減到了一九一一年的四萬六千五百人。政治鎮壓的同時，資本案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收穫，更實行了加緊的進攻。布爾塞維克黨根據合法的鬥爭形態配合不合法的鬥爭形態的策略，避免了反革命的打擊，無產階級的前衛力量，在殘留着的合法的工人組織和職工會中，進行了革命的工作，這些合法的職工會，是秘密的布爾塞維克組織的掩護及黨和羣衆聯繫的手段。

準備工人大衆走上新的革命高潮，布爾塞維克對於革命和黨的公然反對者（取消派）及隱秘的取消派（召還主義者），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這些取消派希望把黨封鎖在秘密的組織中，並割斷黨和工人階級的聯繫，決然拒絕在職工會及其他合法的工人團體中做工作。跟着罷工運動的高漲（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職工會的建設重新活躍了。

布爾塞維克，和取消派及召還派進行猛烈鬥爭的時候，把絕大多數的工人組織奪到了自己方面，其中也包括職工會（在莫斯科，由十三個職工會中，有十個屬於布爾塞維克；在彼得堡，由二十個職工會中，有十六個屬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三年彼得堡金屬工人職工會的理事會選舉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獲得了特別光輝的勝利：在三千金屬工人的大會上，只有一百五十人投了取消派的票。

在帝國主義大戰的各年間，職工會遭到了破壞。殘留着的會員不多並且組織薄弱的九十六個職工會，對於組織經濟和政治鬥爭，沒有力量展開廣泛的活動。雖然有着種種困難，布爾塞維克，對於一切成長起來的罷工，仍進行了有力的領導，暴露了這次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四 蘇聯的職工運動

十月革命
以前的
職工運動

僅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才取得了創立自己的職工組織的廣大合法的可能性。與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同時，異常猛烈地創立了工廠工人委員會和職工會，在這些工人組織中，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月（三月至四月）間發生了一百三十個職工會。出席第三次全俄職工會會議（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代表，已經代表了五十一個總工會和九百六十七個職工會，有會員一百四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九人。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臨時的全俄

職工會中央會議，奠定了組織全俄個別生產部門職工會的總會的基礎。

布爾塞維克黨，贈給了職工會對於動員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巨大意義。彼得堡布爾塞維克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號召工人『立即宣告組織職工會』。在彼得堡工廠工人委員會的會議上（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已經有四分之三的代表擁護布爾塞維克。列寧提議第三次全俄職工會議解決關於組織全俄農業工人聯合會的問題。第六次布爾塞維克黨大會，駁斥了孟塞維克關於職工會中立的理論，並指出了：牠應當『在自己一切行動中都遵奉一貫的階級鬥爭的原則，竭力並有計劃地保衛工人階級的總利益，排斥限制職工運動及使牠服從戰爭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種種企圖』。（『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六次大會的記錄』，二四六頁）。大會指出了：如果作為階級戰鬥組織的職工會接受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就能夠執行立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的歷史任務。布爾塞維克，對於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在職工會內部的勢力，繼續進行了持久的戰爭，因為『巨大的小資產階級的波濤捲括了一切，不僅牠的人數壓抑了自覺的無產階級，而且思想上也壓抑了自覺的無產階級』。（『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一一五頁）。

在第三次職工會的會議上，由二百十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一百二十個人是保衛派（主戰派）；布爾塞維克及和他接近的六個國際主義者，一共只有八十個人。布爾塞維克在這次會議上，主張採用革命的職工會策略，提議把毫不妥協的階級鬥爭的原則寫做俄國職工運動的基礎，『駁斥限制及使職工運動服從戰爭及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種種企圖』。因為改良

主義者的表決權稍微多些，致令一切重要決議都以改良主義者的精神通過了。全俄職工會中央會議當選者的黨的成分，也和這適合地分配了：孟塞維克及和他接近的派別占十九人，布爾塞維克占十六人。

社會主義的叛徒們的一切策略，都歸着到這一點：在『政治中立』的外觀下，把職工會作成資產階級手中用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延長帝國主義戰爭的忠順的工具。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對於採用工人監督、組織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及酌報定額表的鬥爭，表示了明白的反對。但廣大的羣衆，很快就拋開了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欺騙和反叛的策略。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經驗，一步一步地相信了布爾塞維克的口號的正確，並且用一切方法來擁護這種口號了，尤其是在七月事件及科爾尼羅夫叛亂以後。一九一七年的八月和九月間，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中的和職工會中的大多數工人，都轉到了布爾塞維克方面。母大的職工會——金屬工人的、紡織工人的、採礦工人的、皮革工人的職工會，完全採取了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史達林說過：『在十月以前，我們已經有了正式的職工組織，牠們在工人中間有巨大的威信。列甯在那時就已經說過：如果沒有俄職工會這樣的支柱，無論獲取或保存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不可能的』。（『列甯主義問題』，一一六頁）。

十月革命
與職工會
的變遷
更務

在準備和實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事件中，職工會是黨的撐持點。牠們積極參加了赤衛隊的創立、組織和科爾尼羅夫叛亂的革命鬥爭，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日子奪取政權。僅僅那些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職工會指導部（牠們是包括

在全俄鐵路員工聯合會執委會中的），和印刷工人、醫師、店員的聯合會，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組織無產階級政府表示消極。

列甯和史達林，在作成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的整齊學說的時候，清清楚楚規定了職工會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中的主要任務。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職工會由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學校』，變成了統治的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牠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的重要樞杆，由黨到羣衆的傳動帶，教育、訓練、吸收羣衆到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的組織。『這是學校、管理的學校、經營的學校、共產主義的學校』。（『列甯全集』，第二十六卷，六四頁）。列甯說：『如果沒有像職工會這樣的基礎，就不能實行專政，就不能執行國家的機能』。（同書同頁）。史達林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牠是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其中也包括職工會）的作用的特性——，任何長期的和持久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不可能的』。（『列甯主義問題』，一一四頁）。

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牠最積極地參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經濟和政治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階段，在內戰的各年間，蘇維埃的職工會，參加了經濟管理、紅軍、糧食徵集隊的組織，進行了爭取提高工業中和運輸中的勞動紀律的鬥爭，組織了共產主義的星期六。

生產和
民主集權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職工運動史中揭開了新的一頁，奠定了職工運動發展的鞏固基礎。蘇維埃職工運動發展的初年間所積聚的組織建設經驗，作成了

「的原則」——整齊的體系，並在實踐上檢定了。

在建設職工會的基礎中，是放着生產的原則（一種企業有一個職工會）和民主集權的原則。但這些原則不是一下就貫入了職工會的建設中。第一次職工會的大會（一九一八年一月），承認了工廠工人委員會和職工會合併是必要的，並且指出了把混亂的職工會合併成爲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按生產的職工會的道路。然而，在第二次職工會的大會（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前，還沒有完全消滅組織上的雜亂。在紡織生產中有十五個職工會，金屬工人有三十五個職工會，採礦工人有十四個職工會，商工職員有十四個職工會，以及其他等等。在以後的各年，明明白白地結晶化了如下的「直的系统」的建設職工會的圖式：地方工廠委員會（牠是職工會最初的細胞，其中聯合了企業和機關的全體工人和職員）、區委員會（邊區委員會或共和國委員會）、聯邦中央委員會。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一年，蘇聯有二十三種職工會。蘇聯職工會建設的集中，是和創立按「水平」的聯盟間的組織同時發生的，這些組織是：區職工會、州職工會、邊區職工會、共和國職工會會議、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職工會建設的這門整齊的、清一色的圖式，保障了職工會和羣衆的聯繫，以便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與種種
反對派
的鬥爭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各年間，徹底粉碎了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殘渣，牠們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聯合成了所謂的「職工運動統一和獨立派」。但在小農農場、工人主要藉鄉村來補充、極深入的經濟破壞等事仍存在的時候

（牠對工人階級也有影響），就還不能排除職工會內部出現行會的窄狹性、遲鈍、冷淡的危險。在尚軍事共產主義轉到復興時期的時候，尤其加強了小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把職工會來和黨及無產階級對立的不只一次的企圖，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托羅茨基派和布哈林派叛黨的活動的表現。在第十次黨大會（一九二一年）的當前，現在才澈底暴露了的民衆的敵人們、日—德法西主義的卑劣的代理人——托羅茨基、布哈林等八——提出了反列寧的關於職工會的『綱領』，企圖破壞職工會並損害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羅茨基在第五次全俄職工會會議共產主義代表集會上的演說中，提出了可疑的『雌螺旋旋緊』和『職工會飛昇』的口號，要求把職工會即刻國家機關化。托羅茨基和托羅茨基派，代替說服工人大衆及在職工會中展開民主主義的方法，而主張在職工會中改取赤裸裸的強制和指揮的方法。在職工會的工作中憑着托羅茨基派的地方，他們就帶來了衝突、分裂和分化，使工人和黨對立起來了，脫離了工人大衆。在反對列寧和黨的鬥爭中，布哈林幫助了托羅茨基，爲着這種目的，布哈林創立了『發銜』集團。跟着托羅茨基出面反黨的、就自己的實質說來是無政府—新提加主義的團體『工人反對派』，把黨和蘇維埃國家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到了零。同時認爲職工會是工人階級最高的組織形態。

列寧和史達林粉碎了這些反黨的『綱領』，並規定了作爲管理、經營和共產主義學校的職工會的真實作用，牠應當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說服的方法上，並且像這樣把全體工人引上了和被毀的鬥爭，把他們吸收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第十次黨大會上粉碎了這些敵視工人

階級的綱領以後，不久，托姆斯基，爲着對抗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在第四次職工會大會（一九二一年五月）的黨團上，提出了自己的孟塞維克的關於職工會脫離黨的指導而獨立的議案。列寧揭穿了這種孟塞維克的議案，這個議案被否決了，並且把托姆斯基由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指導部中開除了。

列寧的黨，對於蘇維埃職工會內部敵意的表現所進行的毫不妥協的鬥爭，保障了職工會有成績地轉入新經濟政策環境中的新的工作形態。在復興時期，在第十一次和第十四次黨大會的決議的基礎上，職工會得到了巨大的成績。執行保衛的機能，和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的表現進行鬥爭，牠們同時實現關於這些事情的日常關心：提高勞動生產性、經過生產協會來培植和提拔幾十萬前進工人擔任經濟的和蘇維埃的職位、把全體工人吸收到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職工會中黨政工作的強化、職工會中民主的擴大、文化——教育工作的加緊——，這一切，更加提高了職工會在教育羣衆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作用。

跟着對資本主義分子改取展開的進攻，跟着對富農採取堅決的鬥爭，出現了富農保護者的反黨的布哈林——勒科夫的團體，他們通過托姆斯基，在職工會中集合了政治上腐敗了的和官僚主義化的職工會的上層分子，他們出而反對列寧——史達林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右派資本主義復辟者——他們和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一同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密探、殺人犯、危害者——布哈林、勒科夫、托姆斯基，企圖把職工會來和黨及蘇維埃國家對立，企圖使職工會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分裂。托姆斯基和他的附和者（這些人是鑽進了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

會議中的，而且是加入了反革命的右派組織的，遵照那時結成的、非法的、反蘇維埃的右派中央（托姆斯基、勒科夫、布哈林）的命令來活動，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期改組職工會的工作表現了卑劣的反抗。隱蔽在職工會中的右派——托羅茨基派的黨徒，努力破壞「史達林五年計劃」的執行，同時損害了職工會「面對生產」的轉變，破壞着克服改造時期的困難而對羣衆的動員，企圖解散羣衆，破壞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的競賽和突擊運動。

在第八次職工會大會的時期（一九二八年），一小羣脫離了工人階級的職工會的官僚分子，以厭物頭兒托姆斯基爲首的、非法的、反革命的右派組織的可惡的代理人，企圖破壞史達林黨的中央委員會關於這事的提議；加強對職工會的布爾塞維克領導，指派黨中央委員的書記卡岡諾維契担任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全會和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大會揭穿了這種卑劣的敵意的攻擊，特別熱烈地通過了黨中央委員會的史達林的提議，並號召職工會，積極參加解決黨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偉大的蘇聯的歷史任務。一九二九年六月間，戴着假面具的、工人階級的醜惡的敵人和他的反革命的走狗，都由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中被擲出去了。

面對着
生產的
轉變

根據第十六次黨大會的決議，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實現了職工會「面對着生產」的根本轉變，以社會主義的競賽和突擊運動做手段，動員大衆團結在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周圍。職工會在實行農業集體化的事件中，用鞏固農業工人職工會的方法，對黨和政府表現了巨大的支持，派遣了二萬五千優秀工人，來鞏固集體農

場、展開工作的指導及其他。爲若保障這些任務的執行，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領導部，一九三〇年，由職工會的機關中，實行清除了一切異階級的、職工會主義的分子，在職工會機關中，吸收了好幾千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突擊隊員，加強了會員的階級—政治教育。目的是要使職工會的組織有優良的設備，一九三一年，根據第八屆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第五次全會的決議，實行了職工會的細分：由二十三種職工會，創設了四十七種職工會，一九三四年，根據第九屆中央會議的第四次全會的決議，創立了一六三種職工會。

跟着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在列寧—史達林黨所領導下的蘇維埃的職工組織，變成了工人階級強有力的組織。職工會會員的人數，跟着工人階級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加多，由一九二〇年的五百二十二萬二千人，增加到了一九二八年的一千零九十九萬四千六百人，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七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人，一九三八年的二千三百萬人。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環境中，在以「史達林憲法」爲基礎的真正社會主義政治廣泛興盛的環境中，職工會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及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件中更加獲得了巨大的意義。蘇維埃政府，責成職工會去執行社會保險、勞動保護、下層監督的機能。對於滿足會員的文化—生活需要，牠們具有巨大的物質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却沒有被職工會充分利用，因爲牠還沒有肅清在採用「史達林憲法」的時期以前所經歷的特殊危機，這種危機表現在職工會的指導機關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規模的落後中，表現在會員大眾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增加中，表現在牠們和職工會的羣衆的分裂中。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在職工會機關領導部的實踐中有地位的是：破壞職工會的民主、苟安、不徹底進行粉碎反革命的職工會主義的殘餘。利用職工會領導部的不注意和政治的盲目，在職工會的機關及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機關中，鑽進了人民的敵人（托羅茨基派和布哈林派），他們在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的事業中，在供給工人的事件中，進行了危害的工作，他們破壞着史達哈諾夫運動。

第六次和
第七次全
會與職工
會改組

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第六次全會（一九三七年四月），剖明了惹起職工會落後的主要原因，並根據史達林的指示，計劃了肅清落後的途徑。中央會議的全會，採用了這些主旨：展開職工會的民主、實行職工會機關由下到上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提高會員大眾的階級警戒性、加強幫助史達哈諾夫運動的發展。全會同時指出了：『文化—教育工作應當是職工會活動的最重要的一環』，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實行對羣衆的政治教育。中央會議的第六次全會，也決定了解散職工會的各區、各邊區、各共和國的會議，牠們以前在鞏固蘇維埃的職工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職工會細分的時候，變成了多餘的環圈，牠們妨礙了生產總工會和這些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的作用的提高。

根據中央會議第六次全會的決議而改組了的職工會，在第七次全會（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前，在自己的工作中達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這個時期，在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及牠的指導者（世威爾尼克、莫斯科托夫、尼科拉耶瓦、伯列格曼）領導下的職工會的羣衆，在列寧—史達林黨的指導下，由職工會的機關中踢出了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法西斯主義代理人、

一切反革命的職工會主義的分子，並提拔許多新人——黨內的和黨外的布爾塞維克——來担任職工會工作的指導。職工會更加積極地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了牠們和羣衆的聯繫，改善了牠們在社會保險及政治上教育羣衆的領域中的工作。中央會議的第七次全會，割出了職工會的工作中所有的歪曲和缺點，命令職工會組織堅決進行對工人和職員生活需要的服務，加強職工會機關在建設住宅和生活設備、社會給養和商業的區域中的工作。全會要求加強在勞動保護、工資、爭取提高勞動生產性及發展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區域中的工作。

全會上討論了的職工會的模範章程草案，確定了聯共（布）在職工運動中的指導作用，並規定了蘇維埃職工運動的目的和任務。目的是爲着熟習布爾塞維克主義，全會通過了這樣的決議：職工組織的全體指導者和活動分子，都要去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並且要他們用種種方法，幫助職工會廣大的會員羣衆去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牠會提高勞動者的警戒性和思想水準，使他們更加團結在列寧——史達林黨的周圍。

第三屆五年 計劃與職 工運動第 一戰線

爭取實現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史達林五年計劃」，職工會關於這些事情在工人和職員中間展開了很大的訓育工作：鞏固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充實工作日、改善勞動和生產組織。實現蘇聯人民委員會、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的下述的決議案有着巨大的重要性：「關於整頓勞動紀律、改善國家社會保險的實務、和在這種事件中的過失進行鬥爭的辦法」，——職工會機關，和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破壞者（怠惰者、偷懶者、貪慾者）、和一切不忠實於自己的勞動義務的人們

，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蘇維埃職工會的政策，是要鞏固全世界職工運動的統一和國際主義。蘇維埃的職工會，是職工會國際的組織者。蘇聯全國職工會中央會議，為爭取統一戰線的策略為基礎的國際職工運動的統一，時時進行了鬥爭。蘇維埃的職工會，以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了會員大眾，不只一次表現了自己和國外的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罷工的時候，蘇聯職工會中央會議，募集了一千一百萬盧布的捐款；一九三七年挪威工人關廠的時候，募集了五千萬盧布的捐款。現在，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知識者羣，對於中國和西班牙人民的英勇鬥爭，表現了特別的關心。職工會組織了西班牙產婦和兒童——法西主義侵略的犧牲者——的援助。蘇維埃的職工會，在保衛和平的事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十講 殖民地

一 殖民地的定義

什	麼
是	殖
民	地

殖民地，就最初的歷史意義說來，是建立在被羅馬人所征服的國家中的羅馬人的居留地和城市，就一般的意義說來，也是腓尼基人、古希臘人及其他民族在別國領土中的居留地。就以後的意義說來，（一），是說一國的移民在別國的居留地（例如保加利亞人在烏克蘭的居留地）；（二），是說一個國家在別國城市中的全體公民或移民；（三）是說各種勞動的、教育和指導勞動的、以及其他牠的機關的名稱；（四），是說屬於某國的隔離了的或邊疆的領有地；這些領有地，是宗主國領土中沒有平等權利的部分，並且根本是以特殊的、和宗主國不同的政治制度來治理，這種政治制度是被宗主國的政權所制定，或完全剝奪了自治權，或享有極有限的自治權，這是以宗主國的判斷為轉移的；（五），就廣義說來，就社會—經濟的意義說來，殖民地是說那些被更強的國家所征服和榨取的落後的和衰弱的國家；在這下面，要區別殖民地（其中全部統治權是屬於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和半殖民地（如拉丁美洲各國、中國），半殖民地事實上是處在對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狀態的從屬中，但保留着形式上的獨立。

二 古代的殖民地

古代及希臘的殖民運動

在古代，殖民運動的發展，起始在紀元前十一世紀至十世紀腓尼基的殖民運動，全部地中海，都包括在牠的商業勢力的範圍中。腓尼基的殖民地，建立在非洲向北和西歐向南的地區中，尤其要說到大西洋的人口附近。加太基是腓尼基人最有實力的商業殖民地。希臘創造了強大的殖民運動。紀元前八世紀，希臘向東方殖民，主要是帶着農業的性質。愛琴海各島和小亞細亞的西岸，佈滿了希臘的殖民地。貨幣經濟代替了自給經濟（紀元前八世紀），是希臘殖民史中的轉向點。商業的發展，小農被剝奪土地、手工業者的零落、商業——中介資本的統治，擴大了殖民運動。地中海和黑海兩岸，佈滿了希臘的商業殖民地，南部意大利取得了大希臘的名稱。在馬其頓、亞歷山大世界強國和希臘文化凋落時代，希臘的殖民運動尤其廣泛地擴張了。

羅馬的殖民運動

羅馬的殖民運動，首先在羅馬征服全部意大利的事件中表現出來了。後來，羅馬帝國的侵略政策和希臘——羅馬的商業資本，在西歐（向北包括了不列顛），在中歐（在多瑙河上），在西南歐，在西南高加索，在前亞細亞，在非洲北部海岸，創立了許許多多軍事的和商業的殖民地。希臘的殖民地 and 希臘文化的國家，都加入了羅馬殖民帝國的構成中。

三 歐洲封建制度時代的殖民地

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殖民地運動

跟着商業資本在封建社會內部的發展，意大利在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的期間，就感到了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十字軍遠征，奠定了威尼斯和熱那亞在地中海和黑海上的殖民地的基礎。從十五世紀末葉起，加強了的殖民運動的發展，偉大的地理發現是牠的前提。搶劫殖民地，是原始積蓄的一項最重要的因素。西班牙和葡萄牙，首先走上了世界殖民政策的舞台。西班牙人在發現美洲的時代，就在西印度羣島上確立了基礎，並在十六世紀的前半葉征服了墨西哥和祕魯。葡萄牙人十六世紀初葉，就在巴西、馬來羣島、錫蘭、爪哇確立了基礎，並侵入了東印度羣島、中國（占領了澳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利用由非洲運來的黑人的奴隸勞動，在美國創立了殖民地經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優越地位，是不很長久的。以後，荷蘭、法國和英國代替了牠們。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殖民地運動

十七世紀的前半葉，荷蘭人就從摩鹿加羣島，從錫蘭，從馬來半島上，排斥了葡萄牙人，開始從印度把他們排斥出去，暫時在巴西海岸奪得了最重要的地點，並使北美海岸殖民地化，在這個地方，一六二六年就創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現在的紐約。爲着榨取殖民地，荷蘭的商業資本，首先成立了特別的獨占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〇二年）和荷蘭西印度公司（一六二二年）。法國的殖民運動，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在十七世紀的初葉，法國人奪得了加拿大。在這同一個世紀，他們奪得了路易斯安那

、西印度羣島的許多島嶼，侵入了印度和非洲。然而，法國人殖民的成功，却也是不很長久的。在十七世紀的期間，英國變成了頭等的殖民強國。荷蘭把新阿姆斯特丹割給了英國（一六六四年）。在多次戰爭以後，法國也把紐芬蘭和哈得孫灣讓給了英國。從十七世紀初葉起，英國人侵入了印度（英國東印度公司，是一五九九年設立的，一六〇九年在印度海岸一帶確立了基礎），並由印度把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排斥出去了。在十八世紀的期間，英國由法國手中奪得了加拿大（一七四四年至一七六三年），由印度把法國人驅逐出去了，但因為北美獨立戰爭的結果（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喪失了自己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絕大部分。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殖民地對於手工工場保障了銷售市場。在歐洲境外用搶劫殖民地、奴役和撲滅土人的方法而搜得的財寶，都流入了宗主國。

四 工業資本發展時代的殖民地

十九世紀的殖民運動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英—法戰爭，剛剛和這個時代的轉變一致。因為這些戰爭的結果，英國的殖民地的領有，藉犧牲法國和其牠國家的殖民地而有了擴充，英國人把印度完全包括到了自己的殖民領有地的構成裏。他們侵入了南非洲，把澳大利亞和西南蘭殖民地化了。法國的殖民政策，主要是在有計劃地侵略北非洲、創造向非洲大陸內部推進的據點中表現出來了。到了這個時期的末了，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對中國加給了極大的注意。英國和法國殖民領有地擴大的同時，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國崩

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民族革命運動，在十九世紀的初葉，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得到了獨立。

五 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

瓜分
殖民地

十九世紀的特點，是殖民地瓜分完了。搶奪大批殖民地，發生在八十年代，特別要說到非洲。德國走上了爭取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的世界鬥爭舞台，牠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奪得了西南非洲、西非洲的喀麥隆、多哥、德屬東非洲、新幾內亞（在大洋洲）、馬紹爾羣島，以後又奪得了馬利安羣島、加羅林羣島。（一九一四年，德國殖民地的領土，有面積二百九十五萬三千平方公里，有居民一千二百三十萬人）。跟在德國後面，有美國、意大利和日本，也爲奪取殖民地而和老的殖民帝國（英國、法國、西班牙）進行了鬥爭。美國奪得了夏威夷羣島（一八九八年）、菲律賓羣島、波多黎各、關島（一八九九年），保護了古巴（一九〇二年）、巴拿馬運河地帶（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奪得了亞薩伯港（一八六九年）、馬蘇阿（一八八五年）、索馬利蘭（一八九一年）。日本，因爲和中國戰爭的結果，奪得了台灣、澎湖羣島（一八九五年）。

老的殖民強國，在這個時期，也奪得了許多新殖民地。比如說，英國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期，把自己的殖民地『擴充』了四百萬平方英里以上，在非洲奪得了這些地方：德蘭士瓦（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九五年）、埃及（一八八二年）、貝專納（一八八五年）、喀

刺哈利沙漠（一八八四年）、英屬索馬利蘭（一八八四年）、桑給巴爾（一八九〇年）、尼亞薩（一八九一年）、烏干達（一八九四年）、埃屬蘇丹（一八九九年）、尼日利亞（一八六一年）、南非洲（一九〇二年）、法尼亞（一九〇六年）；在世界其他部分奪得的是：斐濟羣島（大洋洲）（一八七四年）、吉泊爾（一八七八年）、婆羅洲的北部（一八八八年）及其他。根據一八九九年的條約，把大洋洲中處在英國、美國和德國共同支配下的各島嶼瓜分了。

在這個時期，法國在非洲奪得了這些地方：突尼斯（一八八一年）、塞內加爾、上厄日爾（一八八一年）、丁布各都（一八九三年）、索馬利蘭（一八八四年）、北部剛果（一八八四年）、馬達加斯加（一八九六年）、阿爾及爾（一八九〇年）、達荷美（一八九二年）；在亞洲奪得了東京（一八八四年）、安南（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五年，比利時開始侵入剛果。

爭取再分

割殖民

地的鬥爭

到了二十世紀的初葉，地球上的全部土地，都被帝國主義者瓜分了，爭取世界再分割的鬥爭，成了國際關係的主要特徵。從九十年代的下半期起，開始了爭取再分割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世界的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八九六年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一八九八年西班牙—美國的戰爭，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英國和波爾人戰爭，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的起義，以及其他等等）。戰爭直接參加者的背後，是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整個時期，有過許

多衝突和戰爭，牠們準備了世界大戰。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一年意大—土耳其的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意大利取得了的黎波里、荷爾尼加，牠們後來行政上用古羅馬的名稱——利比亞——統一了），是世界大戰的局部準備，牠們銳化了帝國主義者們因為下述的原因而來的衝突：瓜分殖民地（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一年摩洛哥的衝突），新的吞併（從一九〇八年起波西尼亞、希爾茨哥維那被奧—匈帝國的吞併），末了是帝國主義者們劃定牠們在半殖民地的勢力範圍（一九〇七年關於劃分英國和俄國在波斯及在阿富汗的勢力範圍的條約，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六年關於劃分俄國和日本在滿洲的勢力範圍以及關於共同保護牠們雙方在這個區域的利益的條約，一九一一年關於法國保護摩洛哥而把剛果的一部分讓給德國作為交換的協定，以及其他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領有的變更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的結果，戰敗了的德國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帝國的大部分，都拿到戰勝者們之間瓜分了。多哥、喀麥隆分給了法國和英國，幾乎全部德屬東非洲（但喀尼喀）、德屬西南非洲都分給了英國，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馬利安羣島分給了日本，新幾內亞分給了澳大利亞，土耳其的領有地分給了英國（巴力斯坦、特倫西奧達尼亞、伊拉克）和法國（敘利亞、黎巴嫩）。

下面，我們引用一個一八七六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二年帝國主義各國的殖民領有地和半殖民地表：

一九三二年的半殖民地 (中國、阿剌伯、伊拉 克、不丹、尼泊爾、中 美和南美各國、阿比西 尼亞、利比里亞)	—	—	三四·三	—	—	五二〇·〇
殖民地 的總計	—	—	—	—	—	—
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 的總計	—	—	—	—	—	—
	八九·四	九一·三		九二九·九	一一八一·八	

(註：本表引自列甫的著作「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新資料，一六六——一六七頁)。

中國的半殖民地 中國變成了最大的半殖民地。法國由自己的印度支那的領有地中，向中國的西南各省(雲南、貴州、廣西)擴張了勢力；英國利用自己在香港的根據地，在廣東省獲得了勢力，在廣東，英國的勢力和日本在福建的勢力發生了衝突，日本

從一八九五年起，就把台灣做侵入福建的根據地。美國在中國沒有領土的勢力範圍，牠在中國竭力爭取「門戶開放」，即是爭取和其他帝國主義者有平等採取中國的權利。美國的利益，和英國及日本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英國和日本的矛盾，在中國大動脈——揚子江盆地——上，特別有力地表現出來了。在華北，帝俄、日本和德國，為爭奪勢力範圍而鬥爭了。德國創造了自己的支點，一八九七年奪得了青島，俄國一八九八年租借了旅順和大連，英國租借了威海衛，法國租借了廣州灣。藉放債與租借利權來奴役中國的政策，和直接侵奪及建立勢力範圍結合起來了。奪得了菲律賓羣島的美國，準備建築巴拿馬運河，也熱心干涉太平

洋的事件，對中國主張『門戶開放』的政策。一九〇〇年，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的聯軍，在德國華德西將軍的指揮下，殘酷地壓潰了中國義和團的起義，把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中國要對牠們付給巨額的賠款。

怎樣奴役

朝鮮·波
斯·印度

一九〇二年，正式成立英日同盟，英國承認了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並允許了在作戰的場合對日本給予援助。日俄戰爭中俄國的失敗，致令建立了日本對朝鮮的保護，並使南滿變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

波斯的命運，如同中國一樣，也被劃分了。一八九二年，牠由英國借得了第一次外債。一九〇〇年，在北部關稅的担保下及在交還英國借款的條件下，波斯由俄國得到了大批借款（二千二百五十萬盧布），這使俄國成了波斯唯一的放款者。一九〇二年，俄國由波斯取得了聯絡波斯北部和高加索的鐵路權利的時候，給了波斯第二次借款。波斯被債務所奴役，致令允許英國和俄國開採礦藏，建設鐵路和電報的利權，及允許牠們商業和放款的獨占權。

因為利用和這一類的債務奴役制度，比波斯更早，就把土耳其變成了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各國借給土耳其的放款，一九一四年共計一萬四千三百二十萬土耳其的里爾，其中法國占百分之六十，德國占百分之二六，英國占百分之一四。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並且不繳納捐稅，這些捐稅却無限制地要土耳其的工業家和商人來繳納。在資本輸入的事項中，法國占第一位，占百分之六〇，其次是德國占百分之三三，英國占百分之一三。在鐵路建設的事項中，德國占第一位。從一九〇三年起，牠取得了建築巴格達鐵路的權利。一九〇八年，俄國和

英國締結了關於在土耳其的共同政策及使馬其頓由土耳其脫離的協定。

十月革命
對殖民地
的影響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解放了一切被帝俄所奴役的被壓迫民族，並把以前帝俄的一切殖民地變成了自治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區域，牠們都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有力地並迅速地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和民族文化。在戰後的時期，外蒙古獲得了獨立，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都由帝國主義的從屬下解放出來了。中國也有許多區域由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在這個時期，却有許多以前的獨立國家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日本佔領了滿洲和華北，把被佔領的區域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小的強國的殖民地，更加落到了大的強國的影響下；比如說，葡萄牙和荷蘭的殖民地陷在英國重大的影響下，比利時和西班牙的殖民地陷在法國的影響下。亞洲巨大的領土，雖然因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解除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從屬，但在一九三二年，地球上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九（一九一四年是百分之六七）和全體居民的百分之五八（一九一四年是百分之五六），却依然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從屬中。

同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的被壓迫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搶奪，爭取解放的鬥爭，雖然是不平衡的，但大大地發展了。爭取重新瓜分世界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也轟轟烈烈地提起來了，日本侵略中國，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全世界——尤其要說到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和日本（牠們是新的世界戰爭的主要策源地）——瘋狂的軍備競賽，就是這種戰爭的前奏。

殖民地 的經濟地 理分配

如果把現在屬於殖民地的一切國家的領土（五千七百萬平方公里），加上半殖民地 and 從屬國的領土（三千四百三十萬平方公里），整個拿來看，那末就表明出來了：地球上全部領土的百分之六九，都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屬的狀況中。雖然以前帝俄的殖民地，占有一千七百萬四千平方公里的巨大領土，因為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脫出了殖民地的狀況；雖然亞洲以前的許多從屬國和半殖民地國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外蒙古），完全或大致由帝國主義的從屬下解放了。地球上全體居民的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八），仍是生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

主要的大批殖民地，就現在說來，都集中在四大強國的手中：兩個歐洲的強國（英國和法國），一個美洲的強國（美國），一個亞洲的強國（日本）。這四個強國，自己的總面積是一千零五十五萬平方公里，却統治了四千七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的殖民領有地，而歐洲七個較小的強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和葡萄牙），總面積不過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却支配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最大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取殖民地的勢力而進行了鬥爭，這些國家也為爭取半殖民地的支配權而進行了鬥爭。

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以後，意大利吞併了阿比西尼亞（總面積大概有一百萬平方公里，居民約有一千二百萬人）。殖民的列強，屬有兩大洲主要的領土：澳大利亞加上玻里尼西亞（百分之百）和阿非利加（百分之九六·六）。美洲領土的百分之三〇·四和亞洲領土的百分之二〇·六，也屬於殖民地。至於說到半殖民地，那末牠

們主要是位在南美洲、中美洲和亞洲（阿剌伯、伊拉克、不丹、尼泊爾、暹羅和中國）。

殖民地

國家的經

濟狀況

對殖民地的奴役，在帝國主義時代，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有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首先是被資本向殖民地的輸出所決定。和資本輸出同時，商品向殖民地的輸出也加大了。對外國商品徵收低額的入口關稅及完全免除國內的關稅和地方政權的捐稅，致令土著的商品不能和外國的商品競爭，土著的企业及手工業都被產了，居民大眾貧窮化了，阻礙了土著的生產力的發展。

金融資本，阻礙了土著工業的發展，使手工業破產了，同時，也引來了農業的衰敗、鄉村中封建——高利貸關係的保存和鞏固、創造對自己有利的獨佔的農業培植，這種培植是在培植者的、半奴隸的條件中發展了的。土著的封建領主和高利貸者，在農民要繳納高額的地租和償還高利貸者的債務的時候，按賤價由農民那裏收買農民的生產品，經過代理人的中介網，把這些農業原料轉賣給外國的銀行和聯合機關。像這樣，收取低廉的原料，使金融資本和維持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封建——高利貸的奴役關係、及和農民大批破產聯繫起來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和殖民地的封建——官僚政府的密切聯繫，也因高利貸債務對他們的奴役而造成。在對這種債務的保證下，把關稅用做担保品，把各種的專賣權奪到了手中（在土耳其是煙草專賣權，在中國是鹽的專賣權等等）。土著的政府，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搶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勞動大眾的恭順的政治代理人，無論有着怎樣的法律上的和國際法上的地位，這些國家都是被奴役的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勢力範圍、保護國、委任統治地及其他

。帝國主義者方面來的經濟和政治壓迫，伴來了用野蠻手段撲滅被奴役的民族的文化。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的範圍以內，不僅加入了殖民地和平殖民地。而且那些作為帝國主義獨占團體的勢力範圍、資本輸出市場和銷售市場、原料來源的落後的、主要是農業的國家（巴爾幹各國、墨西哥、南美各國），牠們也有着這樣的命運。

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完全依賴着統治國在牠們裏面所培植的某一種生產品，並變成了獨占的農業培植的國家；全國人民的命運，都依存這些獨占的農產商品的價格在世界市場的變動。比如說，一九二七年，咖啡占薩爾瓦多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六九，占危地馬拉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三，占海地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六，占可倫比亞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六六，占巴西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一；糖占古巴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九，占聖多明各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二，占荷屬印度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三二，占菲律賓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三二；茶葉占錫蘭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四九；橡膠占英屬馬來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四九，香蕉占閩都拉斯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八，占巴拿馬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六三，占哥斯達黎各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三八；錫占玻利維亞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七；石油占墨西哥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四三，占委內瑞納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六二；棉花占埃及出口總量的百分之八六，占蘇丹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三九，以及其他。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一九二九年底所展開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顯出了尤其艱苦的狀況。恐慌使幾百萬勞動者大眾都破產了。恐慌銳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矛盾，尤其要說

到爭取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日本，國內階級鬥爭和內部矛盾有着特別緊張的性質，利用恐慌時期所展開的帝國主義陣營中的矛盾，第一個開始了爭取重新瓜分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接着日本後面，走出了意大利，牠在一九三五年開始了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以後，更走出了法西斯主義的德國，牠對戰爭進行了加緊的準備，對於德國，收復喪失了的殖民地或獲取新的殖民地，是一項主要的渴望。

殖民地

和

從屬國的

法律地位

殖民地，就形式的——法律的意義說來，在帝國主義的辭典中，是稱呼這樣的國家：牠不僅事實上是帝國主義者的領有地，而且形式上也是帝國主義者的領有地。殖民地的『領有』，是殖民地統治的公開形態。但在許多情況中，牠的『掩蔽的』形態，却依然遮蔽了殘酷的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的領有，就國家制度說來，對牠等於殖民官吏直接管理。牠們的帝國主義『宗主國』的一般憲法標準，都不適用於殖民領有地。

僅僅住在殖民地的殖民者的人民，才享受有限的自治權和政治權利。土著的居民，限於起碼的個人的權利。殖民地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就對土著居民的關係說來，享有極廣大的代理權，由牠產生出來了殖民地的專橫。殖民地的土地法，造成了並加強了土著居民的土地被沒收。土著居民要負擔自然稅，以廣泛的規模實行了強制勞動及其牠等等。

在老殖民地中，地方上獨立的榨取者社層的發展，致令許多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美國脫離英國，拉丁美洲各國脫離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且輪到美國，又自己發生了殖民地。在分配

殖民地的財富的基礎上，某些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和宗主國統治階級的鬥爭，使大英帝國的某些殖民地變成了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同盟）。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幾乎完全撲滅了土著的居民；在南非同盟中，土著的黑人占居民的絕大多數，就自己的政治制度說來，在對土著居民的關係中，是一個最陰暗的殖民地。印度是稍稍類似採用憲法制度的殖民地。

有很大一羣這樣的國家：牠們外表上是獨立的國家，但就實質說來，却是從屬的國家，或簡直就是殖民地。在英美的殖民辭典中，有時把這些國家叫做『監護國』。

那類國家中，要特別注意這些殖民地國家：牠們是被某個帝國主義國家由別國的政權下『解放了的』。巴拿馬、古巴、菲律賓、埃及就是這樣的國家，『滿洲國』是這種關係中十分特別的例子。巴拿馬，以前是可倫比亞的地區，一九〇三年，美國把牠『解放了』，那時美國在巴拿馬組織了暴動。因為承認巴拿馬『獨立』的結果，美國獲得了巴拿馬運河地帶、一些海岸附近的島嶼、以及對巴拿馬的實際監督。古巴和菲律賓，因為一八九八年西班牙與美國戰爭的結果，美國把牠們由西班牙的殖民地統治下『解放出來了』。埃及，一八八二年被英國占領了，名義上却繼續保留作為是土耳其的臣屬；在世界大戰的時期，埃及，於一九一四年，被英國人把牠正式『解除了』對土耳其的『從屬』，同時却被迫接受英國的保護；在埃及全國革命運動的壓力下，英國於一九二二年承認了埃及是獨立的國家，但有着這樣的保留條件：保護大英帝國的交通線，用大英帝國的軍力來『保護』埃及免除外患，以及其他

等等，牠們事實上是使埃及喪失了獨立。

因爲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的結果，日本替朝鮮「解除了」對中國的臣服；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於一九〇七年正式建立了自己對朝鮮的保護，一九一〇年更使朝鮮服從日本的總督。近年就對滿洲、內蒙古、華北的關係說來，日本又扮演着和這一樣的實習。

常常因爲國際條約各種形態，使「獨立」國家陷於從屬地位，這些形態是：強迫締結的攻守同盟，一般的「合作」，關稅同盟，財政和經濟監督，尤其要說到聘請財政和經濟「顧問」，外交監督及外交職能的轉讓，軍事監督和軍事教練，海軍和煤炭根據地的長期租借或永久利用的轉讓，內外保護的全權，種租的不平等條約，納降，大使館區域和租界的特殊治外法權，國際的、指定區域、占領的和其牠的特殊地帶，以及其他。

怎樣	解決，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不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唯一能夠
解放殖民地	實現民族完全平權的制度』。（『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二二八—二二九頁）。

自願的聯邦的革命口號，是和殖民地民衆實際解放的問題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種自願的聯邦，是社會革命所解放的先進和落後國家的勞動者大衆的國家聯盟形態。『聯邦是轉向各民族勞動者完全統一的過渡形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二八七頁）。然而，爲着這一點，這種聯邦應當是蘇維埃的：『只有蘇維埃制度，才有力量實際提供各民族的平等

權利』。(同書二八八頁)。「在現今的國際情況中，除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都不能救助從屬的和弱小的民族」。(同書二九〇頁)。「蘇維埃聯邦，是建立在加入其中的各國的相互信任和自願的同意上，這些國家中大多數都是帝俄的殖民地。『只有這樣的聯邦，才能是走向一切國家的勞動者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最高團結的過渡形態』。(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六九頁)。

六 列強再分割世界的鬥爭

帝國主義
與發展的
不平衡性

世界分割完了和資本主義列強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是列寧所規定的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帝國主義是在這種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當時形成了獨占和金融資本的統治，資本輸出獲得了卓越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瓜分世界，及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地球的一切領土分割完竣」。(「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一四三頁)。
史達林，發展了在列寧的著名定義中所包含的帝國主義的特徵，同時更特別注意了世界再分割：「帝國主義，是資本對於原料泉源地的輸出、爭取獨占領有這些泉源的瘋狂鬥爭、爭取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鬥爭、尋求『太陽下的土地』的新的金融團體和強國方面特別激烈地反對頑固地抓住捕獲物的舊的團體和強國的鬥爭。各資本家之間的這種猛烈的鬥爭，在這種關係中顯明地表現出來了：牠在自己本身中，作為不可避免的成分，包含着帝國主義戰爭、奪取別人領土的戰爭」。(「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三頁)。

世界瓜分完了及爭取重新再瓜分的鬥爭，是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徵之一，是和帝國主義其牠的特徵有機地聯繫着的，這些其牠的特徵是：獨占和金融資本的統治、資本出口的重大意義及資本家獨占同盟的瓜分世界。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是由作為資本主義的獨占階段、牠的朽腐的階段的帝國主義的天性中必然地推演出來的，因這種鬥爭產生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和無產階級的革命。

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而且是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法則極密切地聯繫着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牠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列寧）——，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中加強了並銳化了，並引來了帝國主義國家和團體的勢力比率常常的變更。在兇猛的鬥爭中所確立的和檢定的這些變更，在世界瓜分完了及沒有『自由的』領土下，把周期強制再分割世界造成了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對牠賦給了特別慘酷的性質，引來了全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是由什麼出發呢？牠是由這些事物出發：（一）老的、獨占以前的資本主義，長成了並發展成了獨占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二）帝國主義的團體和列強已經把世界分成了勢力範圍；（三）世界經濟的發展，是在帝國主義的團體爭奪市場、原料、擴大舊勢力範圍的拚死鬥爭的情況中進行着；（四）這種發展不是平衡地進行着，而是飛躍地進行着，是按照從市場上驅逐那些跑到了前面的列強及把新的列強推向前進的程序進行着；（五）這樣的發展程序，是被這種可能性所決定：對於一個帝國主義的團體，因為損

害其他的帝國主義的團體，而有飛快地發展技術、使商品低廉及奪取市場的可能性；（六）這樣看來，周期地再分割已經瓜分了的世界，成了絕對的必然性；（七）這樣看來，這些再分割，只能使用強制的方法來進行，只能按照武力檢驗某個帝國主義團體的實力的程序來進行；（八）這種情況不能不引來帝國主義各國團體之間的武力衝突、大規模的戰爭；（九）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帝國主義者的相互削弱，並創造在個別國家中突破帝國主義陣線的可能性；（十）在個別國家中突破帝國主義陣線的可能性，不能不創造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順利條件」。〔史達林：見列甫和史達林的「對於研究聯共（布）黨史的著作選集」，第三卷，一一三頁〕。

正是因為分割及再分割世界和最高階段資本主義的獨占天性的有機聯繫、和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尖銳化的有機聯繫，所以，領土侵奪的努力和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不只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一種可能的』政策。

瓜分世界 與再分 割的鬥爭

實際上，戰爭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旅伴。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戰爭尤其成了不可避免的，當時資本主義長成了帝國主義。在這個時期，金融資本特別努力為瓜分土地而鬥爭了，尤其要說到牠們為瓜分殖民地而鬥爭了。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三十年間，大體結束了對亞洲的瓜分，進行了對非洲和大洋洲的瓜分，創造了極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巨大殖民帝國。『殖民地的領有，在一八七六年以後，以巨的規模擴張了；六個最大的列強的殖民地加大到了一倍半以上，從四千萬平方公里加到了六千

五百萬平方公里；增加了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這比宗主國的全部面積大了一倍半（這些宗主國的總面積是一千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一八七六年，三個強國沒有任何的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法國，也幾乎沒有殖民地。到了一九一四年，這四個強國，獲得了一千四百一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的殖民地，即是近於歐洲總面積的一倍半，約有居民一萬萬人。（『列強全集』，第十九卷，一三五—一三六頁）。

到二十世紀初葉的這一整個時期，世界已經瓜分完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和軍事勢力的變更，惹起了重新再分割世界的熱望。二十世紀初葉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按一定的程度說來，已經就是爭取再分割地球上某一區域的戰爭。帝國主義的發展所創造的矛盾，積聚起來了並尖銳起來了，同時也就準備了普遍的世界再分割的鬥爭的爆發，牠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戰爭中（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實現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雙方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掠奪的、搶劫的、強盜的戰爭），是由於分配世界、瓜分及再分割殖民地、金融資本的『勢力範圍』及其他而來的戰爭』。（『列強全集』，第十九卷，七三頁）。

帝國主義
第一次大
戰的目的

參加這次戰爭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的主要關結點，是英—德爭取世界霸權的鬥爭，法—德在歐洲、北非、近東的矛盾，德—奧向巴爾幹及近東的膨脹和帝俄利益的衝突，以及其他等等。比其他國家更晚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德國，

促進了自己的工業輸出量，從世界市場上排斥了大英帝國，擴大了商船隊，威脅了大英帝國海上的統治權。牠開始緊張地輸出資本，把大英帝國和法國由牠們以前的勢力範圍（土耳其帝國等等）中排斥出去，着手建築柏林到巴格達的鐵路幹線，努力摧毀大英帝國在近東的優勢，替自己開拓走到米索不達米亞和伊朗的石油蘊藏地去、走到波斯灣去及軍略上進攻印度的道路。牠企圖使中歐和東南歐的一切國家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服從自己，利用牠們的資源和領土作爲向前膨脹的作戰根據地；牠貪心地力求達到領土的奪取，企圖割取英國和法國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由俄國割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牠在陸上和海上都澈底武裝了，並和自己的同盟國——奧匈帝國積極準備了侵略戰爭（根據三國同盟條約，意大利是德國的別一個同盟國，牠從開戰的時候起就背叛了德國，沒有加入德國方面參戰，而且後來更率直地轉到了協約國方面）。在對立各國的聯合中，英國希望粉碎自己最危險的競爭者，藉犧牲土耳其帝國（巴力斯坦、米索不達米亞）及位在計劃中的三瓦（開普敦、開羅、加爾各答）軍略鐵道上的德國殖民地（坦噶尼喀），來努力擴充自己的領有地。法國努力收回亞爾薩斯——洛林（牠們是因爲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法——普戰爭的結果而被德國奪去了的），並奪取德國西部的石煤富源（薩爾區域）。帝俄站在協約國方面參加帝國主義戰爭，主要是因爲自己對大英帝國和法國資本的經濟從屬的原故；同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也妄想由土耳其奪取海峽（這些海峽會提供對黑海的支配權），占領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亞，奪取新的市場，同時利用軍事狀態來鎮壓國內增長着的革命運動。

帝國主義

第一次大

戰的結果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幾乎把全世界各國都捲進去了，犧牲了一千幾百萬人的生命，消滅了好幾世代的勞動所創造的物質價值。工人階級的叛徒——第二國際的『活動家』和他們的從僕們，如托羅茨基、布哈林、拔塔科夫等人，都幫助了資產階級政府或掩護牠們，事實上幫助了血的世界再分割。

世界戰爭最重要的結果，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部分上推翻了資本主義，並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牠在自己的國內着手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勝利地實現了這種建設。『戰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反映，牠銳化了這種危機，並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俄國的工人們和布爾塞維克黨，有成績地利用了資本主義的削弱，世界上頭一個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推翻了沙皇並創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七三頁）。

在地球其餘的六分之五的部分上，戰勝者列強實行了大規模的世界再分割。然而這種再分割却没有排除、也不能排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之矛盾、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矛盾。

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的地圖改變了顏色，勝利者也再分割了德國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帝國的巨大區域。在歐洲創立了新的國家。但戰爭產生了新的、更加深入的矛盾。不久就開始了爭取再分割世界、改變國界、分配殖民地等的新鬥爭。

戰後對半

殖民地的

在戰後的時期，銳化了瓜分半殖民地 and 從屬國的鬥爭。帝國主義列強，不限於瓜分還沒有入占領的領土，而且使世界大戰以前許多形式上獨立的國家隸屬自

「加緊侵略」已，創造了『各種形態』的從屬國，牠們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事實上却是被金融和外交從屬的密網所縛的』（『列甫全集』，第十九卷，一三九頁）。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上的獨占的天性，及對於『沒有被人占領的、即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列甫』）土地瓜分完了，必然會銳化瓜分這一切半殖民地的、從屬的和半從屬的國家的鬥爭。『……由於爭奪這些半從屬的國家而來的鬥爭，在金融資本時代，當時其他的世界已經瓜分完了，當然會特別尖銳化』（『列甫全集』，第十九卷，一三七頁）。並且事實上，在帝國主義時代，加緊了爭取瓜分阿比西尼亞、中國及這一類的國家的鬥爭，在戰後的時期採取了特別殘酷的性質。德國奪取奧地利，瓜分捷克斯拉夫，德——意干涉西班牙，指出了這些侵略的列強正在努力奪取、瓜分、征服歐洲的小國，爭取再分割小國殖民地的鬥爭，也異常尖銳化了。和大國的殖民帝國同時，因為瓜分世界的結果，也有很多的殖民地落在一些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比屬剛果、荷屬印度，葡萄牙在非洲的領有地，以及其他）。這些殖民地，對於大的帝國主義野獸們，是有誘惑力的狩獵物（有價值的原料資源、重要的銷售市場、輸出資本的市場等等）；由這一羣小殖民地中，有一些殖民地，作為以後繼續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中的軍路支點，是很重要的。列寧指出了：『這些小國的大部分，僅僅因為這種原故才保持了自己的殖民地：大國之間有着利害關係的對立、磨擦及其他，牠們妨礙了關於分配這些狩獵物的同意』（『同書』一三六頁）。小國的殖民地，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殖民地』再分割』的最近對象』（『列甫全集』，第十九卷，一三六頁）。牠們常常成了最大的野獸們之間進行鬥

賣的時候的『小錢』。

資本主義
與
帝國主義
戰爭準備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世界經濟恐慌，引來了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激化，尤其引來了最好戰的、同時也是最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列強方面來的爭取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的激化，牠們努力把自已因恐慌而來的損失，藉犧牲別國來求補償，並利用軍事冒險來鎮壓自己國內的革命運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日本占領了滿洲，並把滿洲變成了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在滿洲創立了進攻蘇聯遠東邊區的軍事根據地，而且也企圖奪取上海。這種侵略行為沒有引起大英帝國、法國及牠們領導的國際聯盟方面的反抗（也沒有引起美國方面的反抗），因而獎勵了其牠侵略者類似的行為。一九三五年意大利沒有宣戰就侵入了阿比西尼亞，把牠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並着手狂熱地擴充自己的海軍和空軍的武裝，並着手在地中海流域建築海軍和航空根據地，在這些地方，造成了由歐洲到亞洲及東非洲去的最短的海道上的軍事根據地。一九三六年，開始了意大利和德國對西班牙的武裝干涉，目的是企圖去幫助牠們所教唆的沒有成功的反革命的暴動。一九三六年，法西斯主義德國，以片面的行為破壞了自己許多條約的義務，同時更在萊茵地帶設防，猛烈地擴充軍備。一九三八年初，牠吞併了奧地利。在這同一年，在軍事攻擊的威脅下（在英國和法國反動政府的協助下），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強迫捷克斯拉夫割讓了大部分領土。一九三九年，德國法西斯主義奪取了捷克斯拉夫其餘的部分，並把捷克斯拉夫變成了自己事實上的殖民地。更小的野獸們——波蘭和匈牙利，也利用德國這種行動而分得了自己的份額；牠們每一個都奪

得了一小塊捷克斯拉夫的領土。一九三七年，日本沒有宣戰又重新攻擊中國，並進行了戰爭，企圖奴役中國的民衆。這樣看來，早就事實上開始了爭取世界再分割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牠沒有宣戰就不聲不響地開始了。各國和各民族，好像不知不覺地就陷入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中。三個侵略國家——德國、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統治者羣，在世界各端開始了戰爭。戰爭是在由直布羅陀到上海的巨大空間進行着。戰爭已經做到了把五萬萬以上的居民捲入自己的漩渦裏。牠最終的打算，是反對英國、法國、美國資本主義的利益，因為牠自己的目的，是要有利於侵略國家，及犧牲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來再分割世界和勢力範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三一八頁）。

法西斯主義侵略者集團爭取再分割世界的強盜戰爭，首先是傾向反對『民主』國家的利益；然而，這些『民主』國家却沒有抵抗侵略者，甚至在許多情況中直接或間接獎勵了他們（『不干涉』法西斯主義列強侵略西班牙的滑稽劇，英國和法國參加宰割捷克斯拉夫的慕尼黑協定，英—意協定及其他）。這要用這些事實來說明：這些『民主』國家『害怕歐洲的工人運動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三一九頁），因此和法西斯主義侵略者進行妥協。

然而，爭取重新再分割世界的鬥爭，却銳化了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意大利對法國領有地的要求（要求法國割讓薩夫、尼西、科西嘉、突尼斯、法屬索馬利蘭及其他）；日本損害

英國、美國、法國資本在中國淪陷區的地位；意大利和德國深入拉丁美洲及威脅美國的利益；德國要求歸還以前德國的殖民地；德國和意大利威脅大英帝國的生命線；侵略的列強方面新的冒險的不可避免性——這一切，創造着擴大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

殖民地
的
反抗運動
與蘇聯的
和平政策的

藉犧牲半殖民地 and 從屬國，來努力實現再分割世界的同時，碰到了那些成爲帝國主義搶奪對象的民族的猛烈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就已經碰着了阿比西尼亞民衆的猛烈反抗。僅在實力和資金大量支出的代價下，僅在英國和法國政府事實上的放任下（英法政府不願真正實行制裁，蘇彝士運河沒有禁止意大利的軍運，沒有禁止對意大利供給石油，以及其他），才使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擊破了沒有現代軍事技術的阿比西尼亞軍隊的抵抗，並在阿比西尼亞立下了基礎；但阿比西尼亞人民對侵略者進行的遊擊戰爭一直在繼續着。意大利和德國對西班牙的干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碰着了這些國家的民衆的抵抗。西班牙和中國民衆的英勇鬥爭（他們得到了全世界廣大勞動者羣衆的響應和支持），摧毀了法西斯主義侵略者以及大英帝國和法國反動資產階級陣營中對他們的庇護者的如意算盤。

徹底一貫實行和平政策的唯一國家，這是蘇聯。蘇聯不能不注意這些威脅的事件。侵略者發動的種種戰爭，甚至不大的戰爭，對於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危險，而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牠是這樣『不聲不響地』就撲到了人民身上的，並且是把五萬萬以上的居民捲入了的戰爭，對於一切民族、並且首先對於蘇聯，更加不能不是重大的危險。德國、意大利和日本

之間創立「反共同盟」，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蘇聯在實行自己的和平政策的同時，更展開了國防能力及紅色陸軍和紅色艦隊的戰鬥準備的繼續強化。一九三四年的年底，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雖然知道牠的弱點，但牠仍然可以用做暴掠侵略者的地方，仍是能夠阻止戰爭展開的相當的和平工具（雖然也是力量薄弱的工具）。蘇聯認為：在這樣的時期，甚至不應當輕視像國際聯盟這樣薄弱的國際組織。一九三五年五月，締結了法國和蘇聯之間關於反對侵略者可能進攻的互助條約。……一九三六年三月間，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締結了互助條約，一九三七年八月間，蘇聯和中華民國之間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三一—三二〇頁）。

日本軍人對蘇聯挑戰的企圖，因為蘇聯對於和平的不變的傾向及蘇聯不可擊破的軍事實力，致令這種企圖失敗了。一九三八年秋季，日本的軍隊越過了蘇聯「滿」國界，並占據了蘇聯領土上的哈桑湖附近的張鼓峯。然而，這一次，也和一切時期一樣，日本軍人遭到了重大的反擊；蘇聯的國境守備隊和紅軍部隊，在英勇的戰鬥中，把可憐的侵略者驅逐出去了，這種事件指出了：在任何的情況，任何人都不能藉犧牲蘇聯來實現世界再分割的企圖。

七 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

二次大戰的協助下，由英國和法國取得了分割捷克斯拉夫的同義，這是著名的慕尼黑協定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佔領了奧地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德國在意大利

「前 奏」。德國開始佔領蘇台德區，後來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它就完全佔領了捷克斯拉夫。不久意大利也就佔領了阿爾巴尼亞。

慕尼黑協定的失敗，一方面暴露了法西斯主義者的貪慾沒有止境，另一方面暴露了英法藉犧牲弱小國家來避免戰爭的忘念根本無效。東西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加速進攻，使世界各方面的戰爭合成了一個總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正式爆發已經成了迫在眉頭的事實。

雖然是這樣，英—法方面企圖使法西主義德國進攻蘇聯的想頭却仍然沒有放棄。所以英—法代表團在莫斯科締結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遲遲沒有結果。這不能不引起蘇聯關於本身安全的疑慮。八月廿三日德蘇秘密進行的談判有了結果，宣佈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

二次大戰 九月一日希特勒派遣了一百個師團的兵力閃電式的進攻波蘭，幾天的工夫就把波蘭的軍隊完全擊潰了。九月十七日蘇聯的軍隊開入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解放了這片被波蘭佔了二十年的土地。

德軍進攻波蘭的第三天，英國正式對德宣戰，法國也跟着對德宣戰，於是第二次大戰正式揭幕；然而因為地理上的關係，英法軍隊對於援助波蘭沒有起一點作用，不過在西線和德軍互相對壘罷了。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希特勒進軍挪威和丹麥，短期間就把這兩個國家變成了自己作戰的基地。五月十日的黎明，德國軍隊又開始了一次閃電侵略戰，突然攻進了荷蘭和比利時，這兩個小國雖然得到了英—法的軍隊增援，可是仍然抵不住德軍的威力，荷蘭女王威廉明娜

早在五月十三日就逃往倫敦組織流亡政府，比利時的軍隊也在五月廿八日全部投降了。這時，增援的英法軍有了一次神奇的表演，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終於從海上由敦克爾克撤退了三十多萬沒有了退路的軍隊。可是法國沒有因為這種原故解消自己的苦難，在德軍的猛進下，巴黎於六月十四日陷落到了德軍的手裏。這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於六月十五日正式對英法宣戰了，目的是希望由希特勒手裏分一點殘羹。歐洲大陸這個領導國家——法蘭西，在兩星期的戰爭中就遭到了亡國的慘禍。

自這以後一直到蘇德戰爭爆發的時候止，中間雖然經過地中海兩岸的戰爭，英國這方面也間或得到一點小小的勝利，歐洲的小國却都變成了希特勒的俘虜，牠們的人民大眾都在法西斯徒的高壓下暫時過着奴隸的生活。

德 國 進 攻 蘇 聯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希特勒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經長達二千公里的東線全面進攻蘇聯，動員的兵力是空前的，總共有兩百個師團以上，其中有二十多個裝甲師，加上希特勒五分之四以上的空軍，這種兵力是足夠摧毀任何一個強國的。在德國進攻的初期，蘇聯因為動員不及，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德軍佔領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直逼近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門前了。然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人民大眾，却是不讓任何的敵人侵佔他們的國土的，利用集團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形態，發揮了空前的力量，經過幾次極猛烈的英勇戰役，終於折斷了希特勒的魔手，而保全了自己的兩個國都。

太 平

在遠東，在太平洋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更加擴大了，這時牠不僅侵入

了並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各省，而且佔領了中國的東南各省，同時更佔領了法領越南，並使泰國服從了自己的「領導」。

同時，日美間關於太平洋問題的談判正在進行，然而日本對於這種談判却是毫無誠意的，直到偷襲珍珠港以前，都是採取欺騙的方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利用美國還沒有充分軍事化的時機，突然偷襲了珍珠港，把東西兩方的戰爭釀成了全面的世界戰爭。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是得到了相當勝利的，牠佔領了上海、香港、菲律賓、新嘉坡、爪哇，幾乎席卷了整個太平洋和大洋洲的一切島嶼。甚至澳大利亞也遭到了重大的威脅。

然而日本和德國的這種好景並不長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美國已經負起了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責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中荷在太平洋區域裏更加結成了很自然的A B C D 反日陣線，同時，一九四一年八月裏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便由二十六個國家簽署發表了一個重要的聯合國宣言，表示贊成大西洋憲章，並堅持不和敵國單獨停戰或締結和約。以後經過開羅會議和墨德蘭會議，更加鞏固了聯合國的陣線，而使反侵略戰爭有了更順利的發展。

德 國
軍 事 的
逆 轉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德軍對蘇聯的進攻，是具有決定歷史性的進攻，這次進攻的初期德軍也得到了相當的勝利，但是攻到了史達林格萊的時候，却遭到蘇軍異常強堅的抵抗，經過兩個多月的爭奪戰，蘇軍終於擊潰了德軍，確保了伏

爾加河和高加索，並大大地摧毀了德軍常勝的信心，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大的轉向點。自這以後，德軍在東線的氣勢完全到落了，而且在北非的戰役中，同盟國的軍隊也擊敗了德軍的進攻，從整個非洲驅逐並殲滅了法西匪軍，於是造成了法西匪徒全面失敗的基礎。

蘇軍反攻

及解放東

歐各小國

在東線上，一九四三年七月德軍發動的夏季攻勢，不到二十天就被蘇軍摧毀了，在這以後蘇軍馬上實行了反攻，收復了奧斯陸和哈爾科夫，把德軍一直肅清到了亞速海岸。莫斯科方面的紅軍也收復了史摩倫斯克，南路紅軍收復了達曼半島，解除了德軍對高加索的威脅。跟着這種攻勢的發展，紅軍攻佔了聶伯河東岸全部區域，收復了烏克蘭的首都基輔，截斷了克里米德軍的退路，使中路德軍和南路德軍隔開了。

到了一九四四年，紅軍勢如破竹地前進，到歐洲第二戰線開闢的時候，已經完全收復了所有的失土，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打出了國境。第二戰線的開闢，盟軍於六月六日在諾曼第海岸登陸，已經進一步決定了德國的滅亡。在東西兩線的鉗形攻勢下，半年期間完全解放了德國佔領的各國，並使牠的附屬國家完全解放。

太平洋

上日軍

的逆轉

在太平洋方面，自從日本取得初期勝利以後，經過珊瑚海、中途島、所羅門島、瓜島幾次海戰後，日本海軍因美國海軍堅決的抵抗，已經遭到了殘破，再沒的逆轉。有力將進行正面的海戰了。自這以後美軍正式轉到了進攻，加緊了對日本外圍的攻擊，一直發展到了菲律賓的解放。

在亞洲大陸上，緬北戰爭也有了重大的變化，中美聯軍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突然

攻到了伊洛瓦底江上的密芝那附近，而不久就把牠佔領了。以後的幾個月間漸漸地向前推進到了八莫。然而中國戰場的形勢却是極不利的，日軍在中原戰爭中攻下了河南，接着又發動了湘北戰爭，又擊潰了湖南的守軍，一直由湖南從廣西潰退到了貴州的邊境，這是慘痛的教訓，中國內部不團結而造成的惡果。

春天

來了

一九四五年春天，東線蘇軍開始了進攻，由波蘭中部的維斯杜拉河，一直衝到了奧得河，把德國的上西里西亞、波蘭及東普魯士都佔領了。二月四日蘇軍攻到了柏林東面三十二哩的地方。南部戰線的蘇軍，於二月十三日攻佔了匈牙利的都城布達佩斯，於四月十三日攻佔了奧地利的都城維也納。

亞洲大陸的戰爭也有了一些好轉，日本軍隊退出了貴州，緬北戰場上中國軍隊攻佔了南坎，打通了中印公路，三月七日又攻佔了臘戍，英國於三月十二日收復了瓦城，於五月三日又攻克了仰光，勝利結束了緬甸的戰役。太平洋上更有了解煌的戰果，盟國海軍攻克了菲律賓以後，經過硫磺島、琉球島兩次戰役，已經突破了日本的內圍防線，而對日本心臟造成了重大的威脅。

在歐洲戰場上，西線盟軍也展開了攻勢，二月二十三日渡過了魯爾河，三月六日攻佔了科隆，七日渡過了萊茵河，十四日渡過了摩塞爾河，四月半月以前，已經衝到了柏林西面五十哩的馬德堡。二十五日美蘇兩軍就在易北河上的突爾哥會師了。四月廿二日，蘇軍攻入了柏林市郊，經過激烈的巷戰，二十五日進展到了柏林的市中心，而完全佔領了這座城市。

五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被意大利人槍斃了，二日德國也宣佈了希特勒的死訊，七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八日宣佈了歐戰勝利結束。以移過了一個月，因為蘇聯參加對日戰爭及原子彈轟炸，日本也於六月八日宣佈了無條件投降，法西匪徒發動的侵略戰爭完全失敗了。

二 次 大戰的 結果

德日意法西匪徒發動的這次世界大戰，致令全世界遭到了人口和物資不可估計的巨大損失，牠的目的却是要重新瓜分早就瓜分完了的世界，來擴大自己的殖民領有地。然而牠們在這次大賭博中失敗了，不僅沒有奪到別人的領土，而且遭到了亡國的厄運，當然自己的殖民地也完全被剝奪了。日本喪失了百年經營的收獲，朝鮮獨立，台灣歸還了中國，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併入了蘇聯的版圖，太平洋上的委任統治各島也沒有了。在滿洲一切的租借地和特殊權利完全喪失了。而且自己本國也遭到了盟國的共管。意大利在非洲的幾塊殖民地——意屬索馬利蘭、利比亞、厄立特里亞，以及新近佔領的阿比西尼亞，都被剝奪了，阿比西尼亞重新獲得了獨立，其他的殖民地暫時握在英國的手中。德國的殖民地在第一次大戰失敗後就被剝奪了，牠的本土現在遭到了盟國的分區管理。簽訂和約的時候，這些戰敗國本土也一定是不免喪失一部分的。

戰勝國方面殖民地的領有也有一部分變更：英國在印印度羣島及大西洋中的許多島嶼，都暫時移轉到了美國的手中，法國在非洲及荷屬在東印度羣島的一些地方，暫時由英國軍隊駐防，而法領越南和荷屬東印度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了，直接發展到了和宗主國的武裝衝突。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第十一 國際

一 第一國際

產生第一
國際的
時代背景

第一國際或國際工人聯合會，是工人的國際組織，創設於一八六四年，接受馬克斯的領導，牠的任務是要建立各國工人之間的密切聯繫，以便運用共同的階級鬥爭的方法，來保衛工人的利益，準備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革命。

十九世紀上半期，西歐許多國家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這些國家中惹起了無產階級迅速的成長、工人中間階級意識的成長。在反對工人的鬥爭中，個別國家的資本家們，常常得到了別國資本家的幫助，或利用更落後國家的工人們的不覺悟和無組織，把這些工人用做罷工破壞者。這惹起了工人對於一切國家全體工人利益共通性的覺悟、國際團結的覺悟。從別方面說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是還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議程上立起了這樣巨大的政治問題：德國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法國爭取共和的鬥爭、波蘭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英國爭取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鬥爭，以及其他等等。環繞這些問題所展開的階級鬥爭，引來了無產階級隊伍中階級覺悟的成長，無產階級開始注意了：在這種鬥爭中，他們應當作為獨立的力量來參加，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因為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國

際團結的覺悟加大的結果，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末葉起，在眼光最遠大的無產階級領袖那裏，就產生了建立國際組織的思想，要這個組織來保衛工人的利益及領導他們的鬥爭，並且計劃了建立這種組織的多次企圖。這些企圖中最鮮明的，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創立共產主義者聯盟，這個聯盟的口號是：『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但無產階級覺悟的程度及他們的人數，在那時還是不充分的，一切這樣的組織，在五十年代嚴重的反動時期，在無產階級廣大羣層中找不到支柱，很快就瓦解了。

政治問題的尖銳化，在五十年代的末葉和六十年代的初葉，重新開始鮮明地表現出來了；這時在中歐惹起了許多戰爭（一八五九年法蘭西與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戰爭，一八六四年普魯士和丹麥的戰爭，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戰爭，以及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和普魯士的戰爭）。國際問題的尖銳化，在這一切國家的內部生活中，和資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及貴族階級的鬥爭的尖銳化錯綜起來了。（德國進步主義者反對俾斯麥的鬥爭、法國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反對拿破倫三世帝國的鬥爭、英國爭取擴大選舉權的鬥爭、意大利在加里波利（Garibaldi）和馬濟涅（Mazzini）領導下的運動、波蘭反對帝俄壓迫的起義、俄國農民騷動的強化和農奴制度的崩潰、以及其他）。五十年代反動的時期，被新的革命高潮所代替了。馬克斯也就利用了這種高潮，來建立無產階級新的國際革命的組織。

第一圖

一八六二年夏季，倫敦舉辦了國際展覽會。法國派遣了成羣的工人來參加這

際的籌備
和成立

次展覽會。這些法國的代表團，和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們發生了接觸。決定下一年（一八六三年）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來討論英國工人和法國工人合作的可能性。一八六三年，在俄屬波蘭爆發了起義，會議的代表們決定召集大會（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來表示無產階級對波蘭起義者的同情，對頑固的反動勢力——俄國的專制主義——進行鬥爭。這次大會選舉了委員會，授權這個委員會研究下次大會以前牠所接觸的問題。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的聖馬爾梯斯堂的大議場中，召開了第二次大會。卡爾·馬克斯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德國工人中，有愛卡利烏斯，他預先和馬克斯討論了問題，由他得到了指示，並且——用馬克斯的話來說——「處理事情是很成功的」。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波蘭、愛爾蘭的代表，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選舉了委員會，有委員三十二人，授權他們繼續研究關於創立團結各國工人的經常組織的問題，以及決議案的實現。馬克斯加入了這個委員會。委員會又派出了一個小組會，來起草新組織的原則和章程的宣言草案，馬克斯又加入了這個小組會。

第一個宣言草案，是伏爾福提出的，他是意大利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馬濟涅的擁護者。這草案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因病致命沒有參加這個小組會第一次會議的馬克斯，出而猛烈地反對伏爾福的草案，並使這個草案遭到了拒絕。小組會委托馬克斯重行起草草案。馬克斯很快就執行了這種委托，他所編成的原則宣言和章程草案，委員會一致通過了。

在這篇取得了「成立宣言」或「成立通告」的名稱的原則宣言中，馬克斯敘述了那種莫

做「共產黨宣言」的基礎的思想。馬克斯發展了新組織的基本任務，是這個組織應當成爲無產階級的階級的組織，無產階級應當脫離其他階級而完全獨立。馬克斯規定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手段。和「成立宣言」同時公佈的「臨時章程」說過：『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由工人階級自己來獲取』。『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不是爭取階級特權和獨占權的鬥爭，而是爭取平等的權利與義務的鬥爭、爭取消滅種種階級統治的鬥爭。……工人們對於勞動手段——生活泉源——獨占者的經濟服從，是各種形態的奴役、種種的社會不幸、精神的屈服和政治的從屬的基礎。……所以，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的，種種政治活動，都應當作爲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而服從這種目的。……傾向着這種偉大目的的一切努力，因爲每個國家中各種勞動部門的工人之間團結的不夠、以及各國工人之間沒有友愛的同盟，直到這時以前都是沒有成績的。……勞動者的解放不是地方的和民族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牠包括了存在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牠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的各國實際的和理論的合作……』。

（馬克斯：「著作選集」，第二卷，三四二頁）。創造這種合作也是新組織的任務，這個新組織取得了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名稱。並且是在第一國際的名稱下廣泛地著名的。宣言也說到了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中改善工人狀況的手段（限制工作日、職工會的工作、合作、工廠法及其他），但牠是把這一切獲得的和可能的改善，看做達到基本目的——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幫助下來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光明之路。這是第一國際的「成立宣言」及一

切活動的特色。未了，宣言主張：一切國家的工人反對反動的國家，有統一的『外國政策』的必要，有構成『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的政策之必要。

根據章程，中央會議應當是第一國際的首腦，牠以後叫做總會。在最初的時候，大會所選舉的委員會成了中央會議。馬克斯是中央會議的委員，他在中央會議中，是擔任對於英國的書記——通信員，以後擔任對於俄國的書記——通信員。他事實上成了第一國際的領袖。列寧說過：『馬克斯是這個團體的靈魂，他是這個團體的第一件『通告』、許多會議、聲明、宣言的起草者』。根據愛列奧諾爾的話，馬克斯，『幾乎所有一切的宣言，從成立宣言起以至最後的宣言，都是經他起草的』。起初，恩格斯那時候住在曼徹斯特，因此和倫敦的總會沒有關係，對於第一國際的事務不大有直接的參加。一八七〇年，恩格斯清理了自己在曼徹斯特的事業，並且遷來了倫敦，他被補選加入了總會的構成中，成了馬克斯在這種事業中的最親近的合作者。

創立第一

國際的

主要困難

在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的事件中，立在馬克斯面前的困難，在於那時社會主義運動還是很少被他的基本思想所滲透的。牠包含許多不希望和別的團體發生任何關係的及互相敵對的流派和團體。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綱領和策略原理，對於這些團體的大多數都是完全不知道的，甚至那些自認為馬克斯的學生的人們，也常常不了解並歪曲他的學說。例如，德國在發生第一國際的時候，就有了拉薩爾(F. Lassalle)所組織的德國總工會，牠的領導者世威意測爾(J. B. Schweitzer)，在許多地方都背離了馬克斯

主義的原則，就對第一國際及馬克斯的關係說來，也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也有這樣的工人的啓蒙團體，牠們是受到了自由主義者很大的影響的。在法國，普魯東派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最有勢力的團體。在比利時，普魯東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在英國，職工會是唯一的工人的羣衆組織，牠避開政治鬥爭，並且是那些受到了自由主義者很大的影響的人們在領導。馬克斯主義的幹部，除去那時還是人數不多的馬克斯個人的朋友和學生以外，幾乎沒有，甚至這些朋友和學生中，也有一些人，例如倍克 (T. B. Baker) (在瑞士)，在自己對無產階級事業完全的忠實下，却對馬克斯天才的學說及他的策略理解得很壞。在這些條件下，馬克斯立起了自己的任務，是要這樣來組織國際：一切的工人組織、那時社會主義的各種流派，都能加入國際，打算藉無產階級廣大鬥爭的實踐，來教訓他們理解運動的任務，並指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根據恩格斯的語，馬克斯也正是向着這一點起草了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章程。第一國際的成立和這個組織在馬克斯領導下的工作，是應用這種策略的光輝的實例，這種策略後來取得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名稱。在領導無產階級羣衆鬥爭的過程中，實際上正確地設計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策略的基礎，養成的馬克斯主義的幹部，而廣大的工人羣衆，也習慣了把國際看做自己唯一的階級政治組織。

第二種困難，在於加入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團體和組織中有許多都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的基礎上，是中央集權的領導的反對者。牠們希望脫離總會而獨立地存在着和工作着，不服從總會的指令。馬克斯主張：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如果是更密切地聯繫着的，他們的組織的內部紀

律如果是更嚴格的，那末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也就會是更有力的和更成功的。馬克斯熱望把各國的工人運動組成統一的階級的政黨，並把各國工人的政黨和組織看做這四統一的政黨的『支部』。因此，馬克斯對於許多國家的支部（牠是受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的）的分離主義（獨立主義）及不守紀律所進行的鬥爭，鮮明地通過了第一國際的全部歷史。

第一屆

根據第一國際的章程，每年應當召集一次大會。一八六五年，代替大會而召集了會議（在倫敦），在這次會議上，主要討論了組織的問題。一八六六年九月

大會

間，在日內瓦召開了第一國際的第一屆大會。約有六十個代表出席了這屆大會。大會成了馬克斯主義者和普魯東主義者猛烈鬥爭的舞台。普魯東主義者否定階級鬥爭，主張必需用和平的手段來使無產階級得到解放。他們提議把作爲交換組織的手段的合作社用做這樣的和平工具，因爲，照他們的意見看來，僅僅是在交換的領域中，而不是在生產領域中，才產生了對工人的榨取。他們也否定罷工的鬥爭。爲着和失業鬥爭，他們提議組織工藝的教育和很好的統計，這種統計會指示什麼地方勞動力不夠以及什麼地方勞動力過剩，具備了工藝教育的工人，就能夠找到工作，根據這種統計的指示由一種生產而轉入別種生產。他們提議把家庭作爲教育的基本因子，他們認爲家庭是『天然的機關』，如果沒有家庭，人類就不能生存。婦女應當是家庭的基礎，而且爲着使婦女有執行這種機能的可能性，應當把她們由生產領域中的工作下解放出來。普魯東主義者甚至規定了兒童的人數（四個嬰兒）和生育的密度（經過兩年）。馬克斯沒有親身出席大會，但作成了中央會議的報告，把普魯東主

義者的這些妖魔鬼怪的「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對比了。在這裏，也就說明了馬克斯的這種策略的正確，他是努力在組織上包括各種流派的工人的。普魯東主義的工人們，站在馬克斯主義者提案的方面，雖然他們繼續自認是普魯東主義者。大會以馬克斯提案的精神通過了決議案。這種決議案勸告工人建立職工會，職工會不僅應當為改善工人的狀況（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日、改善勞動條件、工廠法及其他）而進行鬥爭，而且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組織中心。大會不否定合作社對於改善工人狀況的意義，同時指出了：不應當誇大牠的意義，因為牠不能成為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武器，因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大會也通過了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章程，而且把中央會議改名為總會。大會表示反對常備軍，提議把人民普遍武裝起來。這次大會對於工人大眾有了很大的影響。在許多國家中，工人運動活躍起來了，罷工鬥爭也尖銳化了。

第二屆

一八六七年九月間，在洛桑召開了第一國際的第二屆大會。有七十一個代表

大會

出席了這次大會；其中五十六個代表是由法國和瑞士來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魯東主義者。馬克斯也沒有出席這次大會；他也很少參加對大會的決議案的準備工作。這，因為大會上是普魯東主義者占絕大多數，他們在大會的決議案上也印上了自己的痕跡。這屆大會的理論關係中是比日內瓦大會更低的。

第三屆

一八六八年九月間，在布魯塞爾召集了第一國際的第三屆大會，有九十九個代表參加。在這次大會上，也是普魯東主義者占絕大多數。但到了這個時期，他

大會

們已經分裂成了幾個團體，其中一個以比利時人特·派普(O. De Paep)為首的團體，在階級鬥爭的經驗和馬克斯主義的宣傳的影響下，接近了馬克斯主義，覺悟了階級鬥爭的必要。這個團體反對了普魯東主義者把合作社作為鬥爭的唯一武器的熱中，表示贊成有採取罷工的必要，贊成成立職工會作為領導這種鬥爭的戰鬥組織。總會利用了普魯東主義者的這種分裂，並在特·派普的團體及其他工人代表的幫助下，通過了要求把礦山、耕地、鐵路和土地改為集體財產的決議案，也通過了關於把職工會作為無產階級鬥爭的戰鬥機關的決議案。

第四屆大會

一八六九年九月間，在巴塞爾(Basel)召開了第一國際的第四屆大會。七十個由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奧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國來的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重新——但已經是占絕大多數——表示了贊成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取消遺產繼承權、把職工會作為工人反對廠主的階級鬥爭的機關。下一屆大會的地點決定在巴黎。在巴塞爾大會上，巴枯寧反對馬克斯和他的策略的鬥爭已經很顯明了。(以前，在意大利工作及對馬濟涅的後繼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巴枯寧曾經擁護馬克斯)。這種鬥爭在大會以後更加厲害了。巴枯寧和他的追隨者，使用最卑劣的手段進行了這種鬥爭，努力在第一國際的範圍內創立無政府主義的小組織，並利用這種小組織來奪取馬克斯在國際工人聯合會中的領導權，希望使第一國際整個崩潰。巴枯寧在自己的陰謀中，不措採用任何的手段。

第四屆 大會後 的情況

一八七〇年八月間，爆發了法—普戰爭，牠使這一年召集常年大會成了不能的。因為拿破倫三世宣戰，所以第一國際的總會從這次戰爭的開初就承認德國方面的防衛者，但堅決地反對把牠變成侵略戰爭。從別方面，總會警告法國的工人們，要注意他們的領袖，在他們中間，努力把他們的政府所發動的戰爭，依照一七九二年法國國民公會的戰爭模型，宣佈為民族的戰爭。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的政變以後，這次政變推翻了拿破倫三世，並在法國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馬克斯忠告法國的工人們利用共和國來鞏固自己的組織。但普魯東主義者——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領袖——，在這個時期，却絲毫沒有設法鞏固組織。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及宣佈巴黎公社以後，第一國際堅決地站在巴黎公社方面。並努力用一切方法來支持牠，但因爲法國支部的軟弱無能，牠對巴黎公社的影響是不很大的。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第一國際的總會，立即（五月三十日）發出了馬克斯起草的「爲一八七一年法國內戰」的宣言，在這篇宣言中，他熱烈地辯護了巴黎公社，鞭責了牠的仇子手的野蠻殘酷，並闡明了牠作爲歷史上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實例的巨大意義。這篇光輝的宣言，惹起了各國資產階級狂怒的惡意及加給第一國際的許多迫害。這些迫害，使第一國際的工作感到了異常的困難，致令一八七一年召集大會成了不可能的。代替大會，一八七一年九月間在倫敦召開了會議（有二十三個代表）。在這次會議上，進行了總會的擁護者和巴枯雷派之間的尖銳鬥爭。這次會議討論了關於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最重要的問題，這種問題是因巴黎公社而銳利地提起了的。特別要說到，馬克斯在當時，主張有

利用議會的講壇來宣傳無產階級革命의思想和第一國際의原則의必要。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在這項決議中指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只有在這種情況中才能作為階級來行動：如果她創造了自己特別的政黨，這個政黨是和統治階級的一切政黨不同的，而且是和牠們對立的；只有用這樣的方法，牠才能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社會革命和消滅階級。這項決議案，更加燃起了資產階級對第一國際的嫌惡，並使第一國際的地位更加陷於困難。同時，更加緊了巴枯寧和他的追隨者的陰謀和破壞的活動，他們在第一國際的範圍內組織了自己的小派別，叫做『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是以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法國的許多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做基礎的，他們把自己主要的攻擊，集中在馬克斯身上，把最卑污的誹謗潑到了馬克斯身上。在這同時，和英國職工會主義者發生了重大的磨擦，他們要求脫離總會而完全獨立。

英國職工會的領袖們這種由第一國際的脫離，是被這些事件所惹起的：一方面，馬克斯在保衛巴黎公社中的策略，明白地表現了馬克斯主義的面貌及他領導的第一國際的革命趨向，把職工會的半自由主義的領袖們一脚踢開了；別方面，是一八六七年英國實行擴大了政治選舉權，這些領袖不希望利用這種選舉權來進行工人獨立的階級政策，而希望利用牠來擁護自由主義的政黨。

第五屆大
會及第
一國際

一八七二年九月初，在嘉谷（Geneva）召開了第一國際的第五屆大會，參加了六十五個代表（英國、德國、法國、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西班牙、匈牙利

利、捷克、亞美利加、澳大利亞）。馬克斯出席了大會。巴枯寧的擁護者占少數。在激烈的討論以後，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在這項決議案中聲明了：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最偉大的任務。大會提議由第一國際中開除巴枯寧和他的追隨者希爾奧姆，他們幾個人是小組織「同盟」的組織者。但巴黎公社以後歐洲各國政府加給第一國際的猛烈鎮壓，破壞了第一國際的工作；巴枯寧派也從自己方面繼續了反對第一國際的鬥爭，並且不惜和資產階級及牠的政府手挽手地來活動。到了一八七二年秋天，歐洲開始了有力的工業恐慌，牠損害了工人組織的力量，第一國際的地位成了危險的；因此恩格斯（取得馬克斯的完全同意）提議把第一國際總會的駐在地移到美洲去，以便保護牠脫離陰謀的氣氛，巴黎、社失敗以後的初年間，歐洲的這種陰謀運動是異常興盛的。大會贊成了這項提議。把紐約定為總會的駐在地。在大會閉幕以後，馬克斯發表了演說，在這篇演說中，雖然有着極恐怖的環境，但再一次竭力指出了：『爲着勞動者統治的最後確立，要把握一定的時機並有賴於武力』。他以後說過：『我不退出國際，並且我的生命的殘餘，也如同我以前的活動一樣，將獻給那種傾向使社會思想勝利的工作，這種思想，如同我對這事深刻確信的，遲早會引到無產階級的統治』。

紐約的總會再存在了四年，但因爲隔離了歐洲的工人運動，牠不能發展自己的工作。巴黎公社失敗以後，幾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的鎮壓，也妨礙了牠的工作；這也是一八七三年企圖在日內瓦召開第一國際大會沒有成功的原因。一八七六年七月，在菲列得爾菲亞（美國）召開了第一國際的會議，牠提議解散總會並停止第一國際的活動。

第一國際 歷史的概 史意義

第一國際的組織和工作，是馬克斯根據無產階級國際組織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天才企圖，牠領導了工人階級一切政治和經濟的鬥爭。第一國際，在對廣大工人羣衆解釋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綱領、戰術和策略的事件中，在創造馬克斯主義的幹部的事件中，牠的功績是巨大的，雖然牠只存在了一個很短的時期。『第一國際，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思想基礎』（第三國際綱領）。第一國際工作的這些結果，表現在馬克斯主義迅速的成長中，也表現在歐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成立中，這是在無產階級由巴黎公社失敗中恢復了元氣以後發生的。第一國際的活動，也對普魯東主義和巴枯寧主義加給了重大的打擊。牠們在馬克斯主義的批判的打擊下，很快就開始喪失了自己對無產階級的影響。末了，第一國際是建立工人革命組織的光輝的試圖，這個組織努力使自己成爲統一的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們革命進攻資本制度的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列甫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

二 第二國際

產生第二 國際的 時代背景

第二國際，是社會主義的工人組織和某些其他的工人組織的國際聯合，牠是一八八九年夏季在巴黎發生的。第二國際的性質，在牠的歷史經過中有着變化。七十年代的初葉，在資本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對於爲確立自己的統治權而提

起的任務，一般都得到了解決（德國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法國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那些最有力量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時已經完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進入了資本主義平穩發展和鞏固的時期，只有周期的工業恐慌才會使資本主義遭到中斷。

從別方面說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敗，對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加給了有力的打擊，這惹起了無政府主義在一個相當時期中的強化。這是第一國際停止活動的一項原因。但經過很短的時期，無產階級就恢復了元氣，在西歐的許多國家中開始了羣衆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常常有着雜亂的形式）。列寧把一八七一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叫做「階級的、無產階級成分的、羣衆的社會主義政黨形成、長大及成熟」的時期，叫做「社會主義廣泛地巨大傳播」的時期、「種種的無產階級組織空前的成長、各方面準備牠走上執行牠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目的」的各種進路」的時期。（「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五四五頁）。

那時，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面前，立起了這樣的任務：藉建立個別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和組織之間的接觸，來交換編製這個時期無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的經驗。這樣看來，發生了創造社會主義政黨的國際組織的需要。

第一屆

大會

法國的希德（Guesde）主義者的政黨，負起了召集大會的發起責任，這次大會是要奠定這種國際組織的基礎的。那時鮮明的機會主義者——法國的坡西貝里派（意譯是「可能主義者」，是由拉丁字 Possibility 而來的——譯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反對這種籌備工作，他們懼怕希德主義者所召集的大會會引到他們所嫌惡的馬克斯主義的鞏固。英國人加印德曼、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一部分英國的職工會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最機會主義的分子，都擁護了坡西貝里派。但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却贊成了希德主義者的發起，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占領巴士的獄的百年紀念日），在巴黎召開了第二國際的第一屆大會（出席了三百九十五個代表）。除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以外，英國職工會主義者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坡西貝里派同時召集的大會，却遭到了完全的失敗）。大會規定了每年五月一日舉行慶祝，爲着是『在一切國家中，在一切城市中，在一個規定的日子，工人們一致要求限制工作以爲八小時』。大會也指出了民衆普遍武裝的必要性。馬克斯主義者在大會上占絕大多數，代表們的情緒，一般說來都是革命的；但他們中間依然對革命的馬克斯主義沒有鮮明的理解，機會主義的動搖是很有力的（尤其要說到和坡西貝里派聯合的傾向）。下一年——一八九〇年，五一紀念在許多國家都很有成績地並與高彩烈地舉行了。

第二屆大會

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二國際的第二屆大會（出席了三百八十個代表）；在這次大會上，也有美國的代表出席。大會議決了：僅在這種情況中才允許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如果他們承認政治的鬥爭，尤其是承認議會的鬥爭的話。大會承認了罷工是工人在經濟鬥爭中必要的武器，但否決了荷蘭人多米拉·紐文休士（Domela Nieuwenhuis）關於在戰爭的情況中宣佈總罷工的半無政府主義

的提議。

第三屆

大會

大

一八九三年八月六日至十二日，在蘇黎世（Zürich）召開了第三屆大會（出席了四百十一個代表）；在這次大會上也和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鬥爭，他們企圖鑽進第二國際中。日姆茨（德語民衆團體）提議把五一節改在五月最初的一個星期日來舉行，但大會否決了這項提議。大會表示反對和資產階級的政黨妥協。恩格斯出席了蘇黎世大會。

帝國主

義與第

二國際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半期的初葉，資本主義開始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這伴來了大工業藉犧牲小工業和手工業而來的成長，即伴來了無產階級的成長和他們在各大中心地點的聚集。帝國主義的發展，在進入了這個階段的國家中大大地加強了，形成了執練工人的社層，資產階級努力把他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對他們付給相當高的工資，並且對他們指示：他們的福利，是和國家力量的增大密切地聯繫着的，尤其是和牠們殖民地的加大密切地聯繫着的，這些殖民地是對於工業的原料來源和銷售市場。這種社層——所謂的勞動貴族階級，在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政黨中，創造了機會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和這同時，依照西歐社會主義政黨的成長的程度，並且依照牠們在議會、自治會、職工會、合作社及其機關中工作擴大的程度，增進了他們對於執行這種工作的工作人員的需要。這些分子，開心黨的改良主義的活動的發展，把牠推上了改良主義的道路。勞動貴族階級和黨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官僚們，成了營養機會主義流派的泉源。依照這些社層成長的

程度，社會主義政黨中加強了機會主義。許多第二國際的領袖，從最初就不理解要怎樣明白地提起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問題。比如說，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就寫過：任何的無產階級專政都不需要，只要通過和平的民主政治和議會主義的發展，就會最好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但基本的工人大眾，情緒上都依然是革命的。迎合這種情緒，黨的領袖們，在大會上發表了革命的演說，並通過了革命的議案，但絲毫都不去實行真正的革命政策。例如，合法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自己的不合法的機關；黨不知道把自己的改良主義的工作和革命鬥爭聯繫起來，雖然有着關於和軍國主義鬥爭的決議案，但沒有進行軍隊中的革命煽動。

在第二國際的生活和行動中，帝國主義及和牠密切地聯繫着的機會主義的成長，表現在機會主義的流派在牠的黨中和大會上勢力的加大和強化上，而且，和他們同時還有所謂的中央派，他們口頭上進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實際工作中却對機會主義讓步並實行機會主義的政策。在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的大會上，從九十年代的後半期起，就開始時時提出了這些問題：農業問題、殖民地問題、關於議會工作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者可能成為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員的問題，根據中央派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採取了意義曖昧的、『富於彈性的』決議案。

第四

一八九六年在倫敦召開的第四屆大會上（出席代表五三五人），在關於農業問題的討論中，而且在關於允許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出席大會的問題的討論中，已

大會

經表現了這種機會主義的強化。倫敦大會，關於民族問題，通過了反對民族壓迫及贊成被壓迫民族自決的議案，後來，在把牠正確應用的時候，這項決議有着革命的價值。

第五屆

在一九〇〇年第五屆大會上（巴黎，出席代表七九一人），更有力地表現了機會主義的傾向。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考茨基的著名的『橡膠性的』決議案，這項決議案宣佈了：『在現代的民主國家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已經不能是簡

大會

單的革命的的事情了，而只能是無產階級政治和經濟組織過程長期和實際的努力，牠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復活、漸漸地奪取市議會和立法機關中的議席的最後結果』。這種公式指出了：中央派的決議案，承認議會的選舉是取得政權的唯一手段。這項決議也允許了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如果這種參加是取得黨的同意的話。這項決議得到了大多數的贊成。

因為加入第二國際的各國的黨的工作，主要是在利用議會鬥爭及各國各不相同的其他的基礎上來進行，所以第二國際成了適應這些國家中各種不同的環境的首腦，而不是團結無產階級的首腦，牠逃避了製定對於自己所有一切各國政黨根本統一的策略。這也在下述的事件中表現出來了：在第二國際存在的最初十年間，沒有任何指導兩次大會之間的運動的常設的聯合機關。僅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上，才以『國際事務局』的名義創立了這樣的機關，但這種事務局的作用，從最初就不過類似『郵政信箱』的作用吧了。

第六屆

一九〇四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了第六屆大會（有代表四七六人）。布爾塞維克初次出席了大會。大會工作的中心，是關於允許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

【大會】府的問題。右翼中央派〔凡德文 (VanderVelde)——亞德列爾 (Adler)〕所擁護的這種參加的贊成者（卓列斯 (J. Taurès) 等人）構成少數派。然而，多數派（由倍倍爾 (F. Bebel) 所領導的左翼中央派和羅渣·盧森堡所領導的左派的聯合所構成的）所通過的決議案，也都帶有明顯的妥協的痕跡。大會雖然承認了總罷工是鬥爭的武器，但認為牠不過是『最後的手段』。然而，大會急進的決議案的實際意義，是被這種事實所約制了的：在這時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所進行的鬥爭中，第二國際的全體領袖都站在孟塞維克方面。

第七屆

一九〇七年，在斯圖加特 (Stuttgart) 召開了第二國際的第七屆大會（出席代表八八一人）。在這次大會上，發生了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尖銳鬥爭。

鬥爭是因討論殖民地問題發生了。機會主義者（王—科爾 (G. Van Kol)、伯恩斯坦因、達維德 (E. David) 等人）提議承認『大會不否定種種殖民政策的原則』。這種企圖辯護殖民地侵略的公式，被剛剛還是很薄弱的布爾塞維克所否決了。就關於對華爭進行鬥爭的問題，列甯和盧森堡也使這種決議有了改正，牠要求社會主義政黨，以反軍國主義的精神，來進行青年中間的教育工作，並號召在戰爭的情況下『利用』爭所惹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來喚醒人民大眾的政治意識，來加快資本家階級的統治的破滅』。就關於職工會的問題，大會通過了關於有採取社會主義理想的同盟、建立黨和職工會之間的密切聯繫的必要的決議案。在斯圖加特大會上，列甯企圖把第二國際革命的左翼團結成爲一個特別的黨派，但因爲西歐社會民主黨左翼的不堅定，及在他們的見解中有着機會主義的成分，這種企圖沒有成

功。

第八屆

大會

一九一〇年，在科平哈根(Kopinhaagen)召開了第二國際的第八屆大會(出席代表八八六人)。列席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在這時，已經感到了世界大戰就要到來，不安的工人大衆堅決要求提出關於對軍國主義及戰爭的危險進行鬥爭的問題。在羣衆的這種壓力下，提議修改關於軍國主義的決議案，因為牠的原故，決定在宣戰的情況下，接着就用宣佈總罷工——尤其是那些不戰而工作的生產的總罷工——來答覆。這種就實質說來是空想的——和平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因為牠沒有說到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內戰)提議，被大會用外交手腕的方式交給執行委員會去審查了。

就關於職工會的問題，大會採取了有利於職工運動統一的決議案，拒絕了捷克的社會——民族主義者(所謂的『分離主義者』)的請求，這些捷克的社會——民族主義者，要求自己擁有權在奧地利組織捷克族特別的職工會及事實上已經實行了的分裂。

戰前第二

一九一二年，爆發了巴爾幹的戰爭，因牠更感到了可怕的世界大戰的迫近。

國際的非常大會

這種情況，惹起了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底在巴塞爾(Basel)召開非常大會(出席代表五五五人)。在牠的議程中，只有一個問題——國際形勢與反對戰爭的統一行動。大會上的全體發言人(甚至右派也一樣)都明明白白表示了反對戰爭。這次大會是在異常的情況中召集的。巴塞爾州的資產階級政府的代表，受政府的委託，對大會表示歡迎並預祝成功，教會當局允許大會利用著名的宗教會場開會。在慶祝會上，會場裏出席了資產階級

的州議會、市議會、宗教會議、教會的代表。示威運動得到了教堂的鐘聲的響應。倍倍爾感到了教會——資產階級的這些歡迎和慶祝的全部虛偽，他在自己的演說中聲明了：『和平在地上，仁慈在人間。經過幾星期，這些話會從成千的基督教會的教堂講壇上狂叫着，但事實上這些話却是最大的虛偽，因為那些宣傳這些話的人，本身就喜歡爬到講壇上去對人民讚美殺人的、破壞一切的戰爭』。

大會上的許多發言人，都是說得很革命的。華倫(Vallant)說過：『反對戰爭，可以用應用暴動，也可以應用總罷工。……但如果資本主義對於自己固有的不幸，能夠把事情引到戰爭的話，那末牠就應當負起無產階級所做出的這一切結論的責任。這些結論是社會革命』。然而在許多人的演說中，高聲喊叫的却不是表示完成革命的意志，而是希望用革命的威脅來恐嚇政府。例如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維克托爾·亞德列爾說過：『我們相信：如果這種犯罪（戰爭）遂行了的話，那末跟着牠後面，就會自動地——我再說一次『自動地』——引來這些犯罪者的政權的末日的開始』。

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在這項決議案中說過：『要政府不要忘記：在現今歐洲的情況及工人階級的情緒下，牠們不能放出戰神，同時，這也就不會創造對於牠們本身的危險，要牠們回想一下：在法——普戰爭以後，接踵而來的是巴黎公社；日——俄戰爭引來了俄羅斯帝國民衆革命勢力的高漲；陸軍和海軍軍備的增大，使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階級衝突有了空前的尖銳，引來了巨大規模的罷工。如果政府不理解這一點——只要關於可怕的世界戰爭的思想一項，

就當然會惹起工人階級的憤慨和激怒——，這種不理解只有用十分的無知和愚蠢才能說明。無產階級認為：這種彼此相殺的犯罪，是爲着擴大資本家的利潤、王朝的野心或外交密約的光榮。〔列甯全集〕，第十八卷，四一〇頁。一九一二年，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通過了這樣的決議案，沒有經過兩年，他們就起來號召無產階級直接參加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的中央派的革命辭彩，不過是用來掩護已經接近的叛變吧了。

世界大 戰與第 二國際

這種叛變的掩護，甚至在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的時候也繼續了。在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以後，國際社會主義事務局，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還通過了一項決議案，牠建議一切有害關係的國家的工人們，繼續舉行反對戰爭的示威運動。但在這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職工會的領袖，就關於擁護戰爭的問題，已經和軍部取得了妥協。在七月三十一日殺死喬來斯（J. Jurek）以後，法國社會主義者也和自己的政府進行了這樣的談判。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八月二日就要求工人停止罷工的鬥爭。八月四日，德國帝國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的團體，就一致通過了軍事信用案。在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第二國際的委員長凡德文，加入了內閣。在法國，希德和塞巴（U. Sembat）也加入了內閣。在英國，漢德森（A. Henderson）加入了政府，海曼（Gwynn）要求戰到最後的勝利。一句話，第二國際的領袖們，都沿着一切路線背叛了。由社會民主黨中，只有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和保加利亞的『緊密的社會主義者』，反對了軍事信用案，就對戰爭的態度說來，他們一下就站在十分敵視的立場上，是的，在塞爾維亞的

議會中，沒有兩個社會民主黨員反對了軍事信用案。荷蘭社會民主黨的左派也反對了戰爭，在大戰的初年間，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也反對了戰爭。在德國，左派急進主義者、羅渣·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也站在革命的立場上。

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們的行爲，是說：『大多數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員，對於自己的信念，對於自己在斯圖加特和巴塞爾國際大會的演說中，這些大會的決議案等等中的莊嚴的聲明，有了令人嘆息的背叛』。（『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三九頁）。這種背叛，就是說：因爲戰前在第二國際中公然發展了的機會主義及保護牠的中央派主義的結果，第二國際破產了。列寧寫過：『機會主義，在十幾年的期間，因爲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而產生了，當時享有特權的工人社層，有着比較平安的與文明的生存，使他們『布爾喬亞化了』，把自己民族資本的利潤的極小部分給與了他們，使他們脫離了貧窮、苦難，也就拋掉了破產的和貧窮的大衆的革命情緒。帝國主義戰爭，是物質的這種狀況的直接繼續和完成，因爲這是爭取大國民族特權的戰爭，爭取牠們之間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爭取牠們統治其他民族的戰爭。……戰爭改變了十幾年養成的機會主義，把牠提昇到了最高的階段上，擴大了牠的陰影的數量和各種樣式，加多了牠的擁護者，用一堆新的詭辯充實了牠的論據，這樣說來，是把許多新的小川與支流和機會主義的主流匯合了，但主流却沒有消滅』。（『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六七—二六九頁）。

世界大戰

從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起，作爲社會主義政黨聯合的第二國際，事實上終止

了自己的存在。沒有召集國際社會主義事務局的會議。世界大戰期間，在第二國際的許多黨中，有着三種流派。第一種流派是社會——愛國主義者，他們公開地站在帝國主義的政府方面，並且對牠給與了種種協助。西歐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們，大多數加入了這個陣營中。第二種流派是中央主義，他們看到工人大衆深深地不滿意戰爭，於是繼續自己的老政策，用『左的』辭彩來掩護右的叛變。外表上，中央派是站在反對社會——愛國主義的立場上。他們提出了和平的口號，但沒有運，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內戰的方法而來對帝國主義戰爭進行鬥爭。反過來說，他們——首先要說到考茨基——努力證明：社會民主黨不負戰爭的責任，因為牠不能預先防止戰爭。而且，考茨基寫過：『大家都有保衛自己祖國的權利和義務；真正的國際主義，是在於承認各民族——其中也包括和我們的民族作戰的民族——的社會主義者的這種權利』。中央派用這些話辯解了社會——愛國主義的叛變並和他們妥協，準備將來在那些對戰爭熱中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相互寬恕的基礎上，來恢復舊的第二國際。

以列甯爲首腦的布爾塞維克，對這種背叛的政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從戰爭最初，就提出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內戰的口號。但西歐政黨左派的、革命的分分子，在戰爭以前，無論就民族的規模說來或就國際的規模說來，早就成了零零碎碎的。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沒有做出召集第二國際的各國政黨大會或會議的任何企圖。僅僅有過一些中立國的會議（牠們是有着曖昧的和平主義的傾向的）或參戰國的團體（牠們是有着

顯明的帝國主義的傾向的)的會議。屬於第一類的，要說到意大利—瑞士的會議(一九一四年九月)和瑞典、丹麥、挪威和荷蘭的會議(一九一五年一月)。屬於第二類的，要說到協約國在倫敦的會議(一九一五年二月)以及德國和奧國在維也納的會議(一九一四年四月)。

左 派

的幾次 會 議

一九一五年，根據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的發起，三月間在伯爾尼(Bern)召集了國際婦女會議。中央派和左派出席了這次會議。中央派占多數，因此布爾塞維克的提案都被拒絕，而通過了中央派的提案。也在伯爾尼召開了國際青年會議(一九一五年四月)。一九一五年九月間，召集了兼米爾華德(Zimmerwald)會議(出席代表三十八人)。以列甯為首腦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和右翼中央派出席了這次會議。布爾塞維克提出了提案，在這項提案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不要國內各階級之間的和平，而要內戰』、『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得到全人類永久的和平與解放』。這項提案被否決了。這次會議發表了宣言。布爾塞維克對這件宣言不滿意，因為牠『沒有包含對於那種露骨的機會主義的特性說明，也沒有包含對於那種用激烈的辭彩來掩蔽的機會主義的特性說明，即是沒有包含對於那種不僅是第二國際破產的主要罪人、而且是希望這種破產永遠不朽的機會主義的特性說明。宣言沒有包含那種對戰爭進行鬥爭的手段的明白的特性說明』。(『列甯全集』，第十八卷，四一九頁)。在這裏，布爾塞維克却仍然贊成了這件宣言，因為在牠身上看出了鬥爭的號召。這次會議選舉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開始有組織地聯合着左派分子，成立了兼米爾華德左派事務局(列甯加入了這個事務局)。一九一六年四月，在肯德爾

(Kienthal) 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出席代表四十三人，其中有十二人屬於左派）。牠通過了決議案，這項決議拒絕了資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和平主義的空想要求，並且斷定了：『爭取永久和平的鬥爭，只能包括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肯德爾會議，比較兼米爾華德會議是向左前進了一步，在這裏却是右翼占多數，他們後來漸漸地更加向右走去了。兼米爾華德的多數派，或兼米爾華德的右派，不是向着和社會——愛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方向走去，而是向着獻出一切陣地的方向走去，向着在空洞的和平主義的辭句的政綱上和他們合流的方向走去。

第二國際的破產

從戰爭開始的時候起，列寧就確定了第二國際的破產，同時提出了創立新的、共產主義國際的思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他更加堅決提出了這種思想。列寧在自己的四月綱中寫道：『不能再陷在兼米爾華德的泥沼中。不能因為兼米爾華德的『考茨基派』，而再留在和普列哈諾夫及沙特曼(P. Scheidemann)的愛國主義的國際的半聯繫狀態中。應當立即和這種國際破裂。僅僅爲着情報才留在兼米爾華德。正是我們，正是現在，應當馬上就創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或更老實說，不怕公然承認牠已經創立了並在活動着』。（『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一三〇頁）。

第二國際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在二月革命以後，一方面鑒於布爾塞維克所採取的立場，別方面鑒於工農羣衆增高着的革命情緒，感到了在他們面前有着怎樣巨大的危險，想用老的、他們有經驗的『掩蔽』的方法，把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和社會——愛國主義者包括在一個

組織裏面，利用牠們來影響羣衆。他們把自己的許多代表派到俄國去了。協約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這樣活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從自己方面，間接通過丹麥的社會主義者波爾比爾格，提出了在斯托哥爾姆（Stockholm）召集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會議的思想。在四月的黨會議上，布爾塞維克拒絕了這項建議。列寧在這時候聲明了：『在這樣的社會主義大會的一切滑稽劇後面，隱藏着帝國主義最現實的政治步伐』。（『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二五四頁）。

但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那時，其中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占多數，卡末涅夫也加入他們裏面），表示贊成召集這種會議。然而大多數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却起來堅決地反對這種會議，因此牠沒有召集成功。從別方面，齊諾維耶夫提議繼續兼米爾華德的路線，並『奪取兼米爾華德的國際』。列寧堅決反對這種和中央派共同政策的路線，同時把牠叫做『最機會主義的和有害的策路』。一九一七年九月初，召集了第三屆兼米爾華德會議，布爾塞維克中有伏羅夫斯基和塞馬世科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起草了反對戰爭和擁護俄國革命的宣言，但沒有決定把牠公佈（懼怕政府鎮壓的德國獨立派反對公佈）。根據布爾塞維克的懇請，這項宣言仍然公佈了，但已經是在十月革命以後。

第二屆
國際的恢
復及第一
屆會議

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者開始企圖執行自己的反叛工作，恢復了第二國際。一九一九年二月初，在伯爾尼召開了第二國際的會議。革命政黨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第二國際的許多政黨也沒有代表。牠的主要的調子，是頌揚民主政治以及作為這種民主政治的體現的、作為『承認社會主義的理想』的國

際聯盟。在這次會議上，就關於誰應當對戰爭負責的問題，進行了嚴重的鬥爭。這種責任是放在德國身上。考茨基聲明了：『如果德國勝利了的話，這不僅對全世界是不幸，而且對德國自己也是不幸』。就關於德國是否應當對戰勝者割讓領土的問題，也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在這次會議上，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擁護本國政府的領土要求。這次會議提議和國際聯盟的委員會合作。

一九一九年三月創立了第三國際。

戰後第二屆會議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了戰後第二國際的第二屆會議。在這裏，又重新發生了關於戰爭的責任的狂烈的爭辯。列寧寫道：『我們認為整個伯爾尼的國際都是黃色的、反逆的、背叛的，因為牠的一切政策都是對資產階級讓步』。『由「伯爾尼國際」方面來的最危險的東西，這是口頭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些人們，只要能夠保留是工人運動的首腦，就可以承認一切、簽署一切，……相信他們一絲一毫都沒有去做。需要的不是口頭的承認，而是事實上和改良主義的政策完全決裂，和資產階級的自由及民主的偏見完全決裂，事實上實行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九七頁）。

倫敦代表的會議

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應當在倫敦召開第二國際的全世界大會，但只有四十個代表出席。代替大會，改開了代表會議。重新進行了關於戰爭罪魁的討論。希爾費丁（R. Hilferding）為着蒙蔽工人大眾的左的情緒，把沙特曼為首腦的

德國社會—愛國主義者，叫做『反革命的黨』，並提議第二國際把他們開除。根據李諾德（P. Renaudel）的提議，這次會議承認凡爾賽條約是國際關係的基礎。

日內瓦會

議與第二

個半國際

一九二〇年八月初，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會議。德國的、法國的和奧國的中央派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這次會議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裏，重新開始了關於戰爭罪魁的問題的鬥爭。承認了德國是罪魁。

一九二〇年，許多中央派的社會民主黨和團體（他們反對第三國際，但又認爲暫時不願表示和第二國際的黨有明白的接近），提出了團結他們同類的分子的問題，並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初成立了第二個半國際。中央派成立第二個半國際的目的，是要用虛偽的革命的辭彩，來阻止工人離開中央派的政黨而轉向第三國際，並藉此來幫助帝國主義逃出戰後的艱苦狀況。

柏林的

三個國

際會議

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召開了三個國際的會議。三個國際中的每一個，都派了十個代表出席這次會議。第三國際參加這次會議，目的是在於實行統一戰線的策略，並在工人大眾的眼前，暴露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虛偽的和反革命的實質。第三國際的代表團發表了宣言，在這件宣言中，要求全體無產階級共同鬥爭，『爭取廢止凡爾賽和約，爭取承認蘇俄，爭取蘇俄的經濟復興，爭取在一切國家監督生產』。這次會議提議設立九人委員會，授權這個委員會，召集一切共產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舉行全世界的工人大會。但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代表們，在種種的藉口下，

遷延了這種大會的召集。五月底，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的改良主義的政黨，提出了召集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不要第三國際參加）的聯合大會的草案。這撕裂了和第三國際的妥協，因此第三國際的代表也就退出了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三月間，在法蘭克福（Frankfort）召開了國際共產黨的會議，曾經邀請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代表出席，但他們都拒絕參加。

第二國際 與第二個 半國際 的統一

中央派，在對於帝國主義者困難的時期，執行自己的使工人遠離革命活動的任務，他們又回到了第二國際中。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間，在海牙召集了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聯合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議決了召集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聯合大會。一九二三年五月間在漢堡召集了這種大會。中央派各方面都對社會—愛國主義者讓步了。這個聯合的組織叫做『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列寧關於這次大會寫過：『第二國際和第二個半國際的統一，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帶來了利益：虛偽更小，欺騙更小，這是時常對工人階級有利益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三三七頁）。

馬賽和 布魯塞爾 的大會

一九二五年八月在馬賽召開了第二國際的大會（出席代表四二七人），一九二八年八月又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二國際的大會（出席代表六〇八人）。到了這個時期，戰後初年間的猛烈的革命波濤平靜了，無產階級的進攻被資產階級在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協助下擊退了。因此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也就拋棄了革命的辭彩，已經公開地實行了自己的政策，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思想作為這種政策的基礎。從別方面說

來，這個時期，在許多國家中，法西主義已經獲得了勝利，而在別一些國家中，牠也集合了自己的力量。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努力遮蓋法西主義的危險，相信法西主義的勝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得薄弱的地方才有可能。和這同時，第二國際的政治家的鋒尖，是傾向着反對蘇聯，反對布爾塞維克和第三國際。在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中，布魯塞爾大會，原則上以『合理的』殖民政策為基礎，而拒絕允許殖民地落後民族的自治權。

世界經濟 恐慌與 第二國際

一九二九年，開始了世界經濟恐慌。在無產階級大眾中，重新高漲了革命的情緒，弄得社會民主黨無法對付。爲着和無產階級鬥爭，資產階級漸漸地更加推重法西主義了。社會民主黨起初隱藏着這種危險，後來就改取了利用法西主義來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的政策。社會民主黨用自『的手消滅了『民主政策的收穫』，這種收穫是社會黨誇耀過的，並且是他們戰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牠的發展上的。社會民主黨解散了革命工人的戰鬥組織（赤色衛隊同盟），允許成立並武裝法西主義者的衝鋒隊。在德國和奧國，社會民主黨唆使那些處在他們的影響下的德國退伍軍人會和奧國保衛團，來攻擊革命的工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察爾希貝爾，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掃射了工人的示威運動。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擁護了資產階級的內閣，牠替法西主義掃清了道路。社會民主黨號召選舉興登堡，相信興登堡比希特勒『作惡的程度要小些』。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奧國及其他的國家，拒絕和共產主義者建立對法西主義進行鬥爭的統一戰線。

維也納

一九三一年七月間，在維也納召開了第二國際的大會（出席代表七四〇人）

納會

在這裏，第二國際的領袖們，面對着殘酷的世界工業恐慌及他們自己對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希望破滅，表現了他們對於逃出既成情況的道路完全無知。請求戰勝國的政府給予德國資產階級金融援助，藉此來阻障法西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維也納大會唯一「積極的」決議案。

巴黎

一九三三年，在巴黎召開了第二國際的會議，討論德國希特勒獲得政權有聯繫的問題。這種討論，表現了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完全不了解法西主義勝利的原因及社會民主黨的錯誤。這次會議沒有提出任何和法西主義鬥爭的實際辦法，也沒有在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中帶來任何新的東西。第二國際在種種的藉口下，繼續拒絕了共產主義者所提議的反法西主義鬥爭的統一戰線。一九三四年十月間，第二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拒絕了第三國際關於共同保護西班牙的工人——尤其要說到阿斯杜里亞的礦工——的革命鬥爭的提議。然而，在羣衆的壓力下，第二國際不得不放棄禁止自己的個別支部和本國共產黨締結統一戰線的主張。一九三五年十月，第二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叫自己的支部中七個最反動的支部，向自己提出最後通牒，拒絕第三國際對於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共同進行鬥爭的提議。

第二國際

第一項 主要特性

第二國際的主要特性，第一是：第二國際的支部，一般說來都是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工具，都和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政府勾結着。但限在這些政黨的後面，還有人數很多的工人大衆。像這樣，發生了黨員的無產階級成分和牠的領導

的上層分子之間不可解決的內部矛盾，這些上層分子實行者敵視無產階級大眾的政策。黨的和職工會的上層分子經常實行帝國主義政府的政策，把這些上層分子變成了接受政府指揮的官僚，工人大眾不再把這些上層分子看做自己的人了；在戰前的第二國際中，工人大眾曾經把他們看做自己的人。在戰前，第二國際的首腦，是最有力量進行工人運動的政黨（德國的黨）。在現今，第二國際中的領導作用，屬於這樣的政黨了；牠們參加了大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或接近政府，或短期內就有可能加入政府。現在，這種領導作用屬於英國的黨了。

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實行本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因為這些政府利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使第二國際沒有制定共同採取的路線的可能性，即是不許有共同行動的可能性。而且，造成了第二國際的個別政黨及黨團之間的政策中的重大分歧。這種分歧，例如就這些問題不只一次表現出來了：關於戰後獲得領土的問題、關於償付賠款的問題、關於一九二二年法國人占領魯爾的問題、關於軍備的問題、關於殖民地的問題及其他等等。

在許多國家，社會民主黨參加了資產階級的政府，或接近政府（英國、比利時、捷克斯拉夫、丹麥、瑞典）的同時，其他國家的黨（德國、奧國、意大利等國），在法西斯主義獲得政權以後，成了不合法的。這產生了第二國際的各國政黨之間的新的矛盾。掌握政權（或接近政府）的黨，在第二國際的實際活動中，當然不願允許秘密工作的方式。而且，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間，對於那些迫不得已成了不合法的政黨——第二國際的支部，成立了關於縮減他們出席第二國際大會及牠的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的人數的決議案。

第二國際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工具，自然不能支持殖民地解除榨取的鬥爭。反過來說，爲着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第二國際成了殖民地民族自決權的反對者。這使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農民，都遠遠地離開了第二國際。因此，當第三國際幾乎在殖民地全世界都有自己的黨的同時，在第二國際中却沒有殖民地國家的黨。

第二項主要特性

第二是：從帝國主義開初的時候起，即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下半葉起，第二國際及加入其中的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中及在自己的政策中，就已經漸漸地更以勞動貴族階級爲基礎了，即是以高度熟練的、報酬較好的工人社層爲基礎了。但這些社層的力量，『因爲資本主義的總崩潰而來的取消無產階級個別團體的特權的過程，而漸漸地削弱了』。（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的論綱）。經濟恐慌更加破壞了這個社層的力量和重要性。『資本主義國家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第二國際和第二个半國際就是牠的先進部隊），現在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支柱，因爲在牠的影響下有着大多數或絕大部分工業的和商業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懼怕在革命的情況中，會喪失自己那種因帝國主義的特權而創造的比較好的小市民的福利。但加大着的經濟恐慌，處處都惡化了廣大羣衆的狀況，以及這種情況——在保留資本主義下，帝國主義的新戰爭更加成了顯明的不可避免性——，把上述的這種支柱造成了更加不安定的』。（第三國際第三屆大會的論綱）。

第三項主要

第二國際的第三項特性，是在自己從九十年代下半葉以來的全部期間，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發展上，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改良上，牠完全沒有

【特 性】

觸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同盟者的問題。這是由牠對民族問題的改良主義的態度（牠企圖在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範圍內來『解決』民族問題）、由對農民的態度（不過把牠們作為選舉者大眾來對待）所推演出來的。『第二國際的政黨方面對農民問題冷淡的、而且簡直是否定的態度，不僅要用西歐發展的特殊條件來說明。牠首先要用這種事實來說明：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使無產階級獲得政權；而誰懼怕革命，誰不希望無產階級獲得政權，那末就不能關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用不着關心的、非現實的問題』。（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三四頁）。

第四項主要特性

第四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在無產階級的廣大羣衆中，培養了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作為有力量用和平方法把無產階級引到社會主義的全能工具的有害的信仰。世界經濟恐慌和法西斯主義在許多國家中的勝利，對於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初年間所獲得的民主權利，加給了重大的打擊，而在某些國家中，致令完全喪失了這些民主權利，把無產階級向後拋退了幾十年，把他們擲退到了毫無權利的艱劣的時代。這損害了追隨社會民主黨的廣大社層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救助力量的信仰，即是由第二國際及牠的政黨手中奪下了牠們的主要武器。『第二國際遭到了深入的危機。社會民主黨和整個第二國際內部，分成了兩個主要陣容：和存在着的、努力繼續實行和資產階級合作政策的反動分子的陣營同時，還形成了革命化的分子的陣營，他們挺身爭取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

並漸漸地更轉到了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立場上」。(第三國際第七屆大會的決議案)。

三 第三國際

第三國 際的 先驅者

共產國際，幾乎先於無產階級鬥爭、失敗和勝利的時代一百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夜，就創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的國際工人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牠的綱領——「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斯和恩格斯起草的。以後，一八六四年，組織了第一國際，牠是在個別的國家還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政黨的時候就發生了。列寧寫過：「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們革命進攻資本制度的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牠的成長是在這樣的場面中進行了：牠不得不暫時降低革命水準的高度，不得不暫時加強機會主義，這種機會主義最後把這個國際引到了可恥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第二國際發生在一八八九年，當時在多數國家中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政黨，這些政黨幾乎都是彼此獨立地組織起來的。第二國際沒有力量把牠們造成統一的世界政黨；牠的領導者，在本國進行了最機會主義的政策，而且後來更進行了窄狹的民族主義的政策，也就沒有去努力創造這種統一的世界政黨。在第二國際中，包括了各種社會主義的政黨。第三國際意識形態強有力的統一，提出了組織中央集權的、新型的統一世界政黨，各國的黨都是這個統一的世界政黨的支部。

第三國際的變遷

早在世界大戰以前，列寧就『進行了在第二國際中……和機會主義者破裂、分離的路線』。(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四六八頁)。最初，列寧在『備註』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論文中(這篇論文、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寫的，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就號召創立第三國際：『第二國際死了，牠被機會主義征服了。打倒機會主義，不僅把『脫逃者』掃除了……而且把機會主義掃除了的第三國際萬歲，……在第三國際的面前立起了這樣的任務：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實行革命進攻資本主義的政府，來實行反對各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權、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內戰！』(『列寧全集』，第十卷，七一頁)。象米爾華德和肯德爾的會議(一九一五年九月和一九一六年四月)，是在世界大戰最高點的時候團結國際主義分子的第一步，然而在這兩次會議上，布爾塞維克領導的象米爾華德的左派，比中央派及和平主義的分子是占少數。一九一七年四月，當時不僅中央派，而且也有露骨的社會—愛國主義者，決定召集斯托哥爾姆會議，列寧就主張即刻創立第三國際。『正是我們，正是現在，應當馬上就創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一三〇頁)。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彼得格勒召開了籌備召集國際會議的討論會，而且提出了參加這個新國際的條件：(一)爭取立即和平、對本國政府進行革命鬥爭，(二)擁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蘇維埃政權。出席這次討論會的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是史達林。僅在世界大戰結束及德國與奧國爆發革命以後的一年，才真正實現了創立新的國際的思想。『第三國際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經事實上創立了，當時和機會主義及和

社會——愛國主義多年的鬥爭過程——尤其是在大戰的時期——，使許多國家成立，共產主義的政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在牠的第一屆大會上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的。這個國際的特色、牠的使命是：執行、實施馬克思主義的遺訓，實施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幾百年的理想，——第三國際的這種特色，一下就表現了這種事實：新的、第三「國際工人會」，依照一定的程度說來，現在就已經是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致的。〔「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

第三國際
的成立
及第一屆
大會

一九一九年一月間，以聯共（布）為首領的八個組織，發出了通告，邀請一切站在革命的——共產主義立場上的政黨和團體，來參加第三國際的成立大會。三月二日，突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線，在莫斯科召集了由三十國來的五十二個代表（其中三十個有表決權），三月四日通過了成立第三國際的決議案。第一屆大會所作成的主要文獻是：「關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論綱」（根據列寧的報告）及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第三國際宣言」。大會對於在伯爾尼（一九一九年二月）召開的會議（牠的目的是要復活第二國際），通過了特別的決議案。指出了在舊的國際中有三種流派——社會——愛國主義者、中央派、革命的共產主義者——的時候，大會竭力說明了有和中央派進行無情鬥爭的必要，這些中央派是用假的急進主義的辭彩來掩護着自己和愛國主義者的一致的。關於過去的無產階級運動和共產國際的作用，大會這樣規定了：『如果第一國際預告了將來的發展並計劃了牠的途徑的話，如果第二國際集合了並組織了幾百萬無產階級的話，那末第

三國際就是羣衆公開行動的國際、實行並實現革命的國際」。(「第三國際宣言」)。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寫道：「第三國際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在於牠開始實現馬克斯的最偉大的口號、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幾百年的發展的總結果所得出的口號、用這種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所表現的口號」。(「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八頁)。

第一屆大會和第二屆大會之間的時期，是戰後革命運動猛烈的攻勢發展的時期：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亞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許多所謂的緩衝國家的鬥爭，意大利的鬥爭，殖民地鬥爭的發展。在第二國際的陣營中，繼續了瓦解，成長出來了對於第三國際的牽制力，右翼中央派的分子企圖把第二個半國際來和第三國際對立。

第二屆大會(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六日)，出席了由四十一國來的會及其以後的情況。第二屆大會(其中一六九人有表決權)。第二屆大會的決議案，在許多最重要的問題中，對於第三國際向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第二屆大會上，暴露了第三國際內部的各種流派。除中央派的分子以外，還出現了左派共產主義者，列寧在大會的前夜，反對左派共產主義者，寫了一本小冊子「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目的是要和中央派的分子(他們是在羣衆的壓力下而敵第三國際的鬥的)劃出界限，大會列舉了加入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規約(根據列寧的演說)。武裝第三國際來和機會主義鬥爭，大會反對某些支部中隱約表現了的拒絕參加議會選舉的「左的」傾向，而採取了關於在準備爭取政權的時期革命地利用議會主義的論綱。關於農業問題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是第二屆大

會的歷史功績。關於農業問題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論綱，是列寧起草的。由許多東方的國家（印度、土耳其、波斯、朝鮮、爪哇）來的代表參加大會，特別有力地說明了採用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論綱的意義。大會在特別的論綱中規定了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並通過了第三國際的章程。

在第二屆大會和第三屆大會之間的時期，繼續了革命的攻勢（蘇俄的紅軍推進到了華沙，意大利工人奪取工廠，一九二一年德國中部的三月起義），但同時也表現了資產階級攻勢的強化。

第三屆大會及其以後的情況

第三屆大會（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出席了由五十二國來的六百零五個代表（其中二九一人有表決權），把注意集中在戰略和策略問題上。列寧作了關於第三國際的策略的報告。大會考慮了各個國家的鬥爭經驗，同時竭力指出了暫時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那種有力最領導羣衆的革命進攻的團結一致的共產黨（意大利），革命前衛和沒有跟隨他們前進的羣衆的脫離（德國的三月起義）。大會提出了奪取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基本口號——「接近羣衆」的口號。大會指出了，在爭取羣衆的鬥爭中革命策略的韌性、局部要求和最終目的的聯繫的必要性，並指出了：職工運動的革命的——一翼，有在職工國際中實行國際團結的必要。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批准了聯共（布）的策略及由軍事共產主義轉到新經濟政策。大會第一次特別討論了合作社及關於婦女中間的工作問題。

第三屆大會和第四屆大會之間，爲着實現第三屆大會「接近羣衆」的口號，曾經展開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月和六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的第一屆和第二屆擴大的全會），作爲把全體工人集合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及暴露改良主義的領袖的方法。抱着這種目的，第三國際的代表參加了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個國際的柏林會議。在這個時期，第三國際開始了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的冒險及和平主義的幻覺的運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參加海牙和平大會）。第四屆大會的前夜，法西斯主義者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

第四屆大會及其以後的情況

第四屆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出席了由五十八國來的四百零八個代表（其中三四三人有表決權，這是列寧參加的最後一屆大會，他在這屆大會上，作了「俄國革命五年及世界革命前途」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列寧闡明了第三國際的許多最重要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問題。大會發展了以前各屆大會的決議並把牠們應用到了許多國家的具體條件中。在展開了的資本進攻的面前，計劃了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強化，並確定了作爲完成這種策略的工人政府的口號。開始擬定第三國際的綱領，並通過了關於東方問題、農業問題及職工會問題的決議。也討論了合作社問題、婦女中間的工作問題、教育工作問題；堅決地協助了國際革命家救濟會和國際工人救濟委員會的創立。

第四屆大會和第五屆大會之間，在許多國家中發生了革命事件（德國、保加利亞、波蘭、中國開始了革命的高潮），某些國家通過了「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的」地帶（英國的工

人政府，法國左翼同盟的勝利及其他）。這些事件暴露了在一些黨內右傾危險的開始，以及在別一些黨內這種危險的強化。在發生這些最大的事件以前召開的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三屆擴大的全會（一九二三年六月），討論了關於『工—農政府』的口號的問題、關於和法西主義鬥爭的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第五屆大會及其以後的情況

第五屆大會（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出席了四十九國來的五百一十個代表（其中三四六人有表決權）。第五屆大會議程中的主要問題，只考慮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改良主義者全線的進攻、羣衆的共產黨的創立及牠們的布爾塞維克化。在大會、尤其要說到牠的最重要的委員會的領導中，領導作用屬於史達林。大會看出了德國失敗的主要本源，是因爲機會主義的領導的錯誤（領導德國這次革命的是伯爾德列爾，得到了拉狄克和托羅茨基的支持），他們沒有根絕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歪曲了統一戰線的策略，沒有利用直接的革命形勢來展開羣衆的進攻，在決定的時機沒有經過戰鬥就獻出了陣地，大會也竭力指出了其牠支部中許多這一類的現象，而且牠們也關涉到了聯共（布）中的托羅茨基主義，大會提出了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口號，即是在思想和策略領域中，使牠們完全接受列寧主義及布爾塞維克的經驗。大會主要是對機會主義開火，同時排斥了退出改良主義職工會的『極左的』傾向，憑藉對英國職工會羣衆日益加大的影響，在職工運動統一的口號下，宣佈對阿姆斯特丹的職工會國際實行進攻。除此以外，大會也討論了民族問題、以及對於戰後的歐洲許多國家革命地應用民族自決權直到脫離的口號的問

題，也對組織問題加給了很大的注意，目的是爲着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大會責成一切支部，把那些還保留着舊的社會民主黨典型（按地域原則的組織）的下級組織，改組成爲工廠——工場的細胞。因爲關於討論聯共（布）的聯帶關係，大會斥責了托羅茨基反對派，牠在那個時期是第三國際中一切機會主義分子的集合的中心，而現在，托羅茨基反對派墮落到替法西斯主義服役的反革命的恐怖主義者的角色了。

第五屆大會和第六屆大會之間的四年，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故，牠們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這幾屆全會的決議中找到了表現：第五屆擴大的全會（一九二五年三月至四月），第六屆擴大的全會（一九二六年二月至三月），第七屆擴大的全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第八屆全會（一九二七年五月），第九屆全會（一九二八年二月）。從一方面說來，這是資本主義局部的和暫時的安定、『合理化』、技術進步的時期；從別方面說來，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戰勝國各國間矛盾的加大和尖銳化的時期，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根本矛盾的尖銳化時期。在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中，這個時期最大的事件，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的革命以及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國的總罷工。在第三國際的生活中，除考核這些事件的經驗及和牠們取得聯繫以外，通過了在組織領域中（生產的細胞）及在政治領域中（和托羅茨基主義及附和牠的『極左派』進行鬥爭，也和右派團體進行鬥爭）的第三國際支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同時，在職工會的戰線上進行了爭取革命的統一的鬥爭，起初是在英

——蘇委員會的幫助下，後來運用了對罷工戰鬥獨立領導的方法；展開了反對未來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尖銳化了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社會民主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機關合成一體了，和這種情形適合，在實行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同時，更在選舉的策略中採取了新的方法（在英國和法國），提出了「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即是說：以共產黨為首腦的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牠的工具——社會民主黨。因為中國革命、東印度羣島起義和印度鬥爭的經驗，深入地研究了成熟着的殖民地革命的新階段的問題。

在這個時期，要注意下述的史達林關於第三國際問題的最重要的演說：在第五屆擴大會的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兩次關於中國問題的演說（在第七屆擴大全會的中國委員會上的「論中國革命前途」，在第八屆全會上的「中國的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中國革命問題」的論綱，「和孫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在第五屆大會和第六屆大會之間的時期，第三國際和托羅茨基反對派進行了堅毅的鬥爭，而且後來更和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的集團進行了堅毅的鬥爭，這些反對派企圖在第三國際的許多支部中創造自己的巢穴。在第七屆擴大的全會上，史達林作了有歷史意義的報告：「再論我們黨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偏向」。第八屆全會，斥責了托羅茨基、齊諾維耶夫等人的工作，把他們的工作看做是「個別的政治上的逃兵反對全世界共產主義者陣線的拚死鬥爭」。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和監察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史達林發表了演說：「俄國反對派的政治特徵」。第九屆全會，完完全全和聯共（布）第十五屆大會團結一致，

粉碎了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的集團，這個集團是和其他國家中最卑劣的叛徒們有聯絡的。

第六屆大會及其以後的情況

第六屆大會（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出席了由五十七國來的五百三十二個代表（其中三八一人有表決權）。通過了「第三國際綱領」，牠是在史達林直接參加及指導下所作成的。「在國際形勢與第三國際的任務」的論綱中，正式規定了把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分為三個時期：（一）極尖銳的危機、直接的革命行動的時期（最高點是一九二一年，分界點是一九二三年）；（二）資本主義局部安定和資本攻勢的時期，同時也是蘇聯恢復過程的時期；（三）資本主義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技術成長，和這事有聯繫的國際和國內巨大矛盾的增高，無產階級由防守轉到進攻的戰鬥的時期。因為和第三時期的特性及有對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和牠的「左派」領袖）加強鬥爭的必要的聯繫，大會認為右傾及對牠妥協的態度是這個時期的主要危險。「在殖民地和平殖民地國家中的革命運動」的論綱中，大會根據這些國家階級力量的具體分析，而發展了列寧和史達林關於這種運動的戰略（拒絕了所謂的「揚棄殖民地」的理論，這種理論，是由於某些殖民地工業發展的事實，而作出了下述的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結論：這些殖民地能夠「漸漸地」、自動地脫出殖民地的行列），並因為中國革命所達到的新階段、印度鬥爭的高潮、拉丁美洲各國展開了的鬥爭的聯繫，而對各國共產黨發出了訓令。大會證實了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矛盾加大及牠們對蘇聯共同敵視的基礎上，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總括了並發展了和

這種危險鬥爭所積聚的經驗的時候，更大大地注意了對戰爭的危險進行鬥爭。在特別的決議案中，大會批准了聯共（布）第十五屆大會的總路線，並拒絕了被開除的機會主義者（托羅茨基、馬斯洛、魯特·菲塞爾等人）的「上訴」。大會收容了近年發生的拉丁美洲的許多共產黨，同時對於把第三國際的影響向世界各洲及各國擴張，作出了新的步伐。

第三國際的第六屆大會和第七屆大會之間經過了七年。這個時期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並不可挽回的勝利，這大大地提高了作爲全世界被擄取者和被壓迫者的堡壘並鼓勵他們走上反對資本主義、反動勢力及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的蘇維埃國家的作用；資本主義歷史中最大的經濟恐慌，牠結束了局部安定時期，引來了牠的一切矛盾空前的尖銳化；法西斯主義的進攻、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獲得政權、新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及對蘇聯攻擊的威脅加大；政治危機在這些事件中表現出來了：奧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者的武裝鬥爭、法國強大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資本主義全世界勞動者大衆的革命化，牠是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及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而發生的，也是根據無產階級在德國（在奧地利和西班牙也一樣）暫時失敗的教訓而發生的；國際工人階級對於統一的傾向大大的增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擴大；階級力量的比率，在世界規模中，因爲革命力量的加大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第十屆全會（一九二九年七月）、擴大的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一九三〇年二月）、第十一屆全會（一九三一年三月至四月）、第十二屆全會（一九三二年九

月)、第十三屆全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工作和決議案，就是第三國際和牠的支部，在這個時期的每一階段上，對於發生的變動的分析及當前任務的規定。史達林在第十六屆和第十七屆聯共(布)大會上的報告中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對於解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問題有了巨大的意義。在第六屆大會以後所展開的事件，都明明白白地證實了牠的決議中——尤其要說到關於那時所經歷的資本主義安定的最大成就的前途、以及關於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問題的決議——所提供的立場的正確。這些事件，粉碎了第二國際布魯塞爾大會(是和第三國際的第六屆大會同時召開的)關於這些問題所占有的陣地，第二國際的布魯塞爾大會，宣佈資本主義的安定是建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鞏固的和重要的一環，而把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說是第三國際的『捏造』，好像是第三國際在『策動』戰爭。在第六屆大會以後不久，第三國際就不得不打擊對牠的決議實行機會主義的偽造的企圖，這種企圖是各國支部中的右派及附和他們的分子在聯共(布)右派的理論家布哈林的領導下而發生的。這些分子，陷於『對資本主義安定的最大動搖的事實作機會主義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到了否定工人運動新高潮的成長』。(第十屆全會的決議案)。史達林在自己的演說「論德國共產黨中的右傾危險」中，批判了這些分子、他們的理論和實踐，這篇演說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第三國際，對公開的右派機會主義及和牠妥協的態度，進行了不容妥協的鬥爭，同時，對於狹小的機會主義的宗派主義的表現，都加給了極大的注意。這種機會主義的宗派主義，早用『左的』辭彩掩護着的，在有力地要求黨在極大的羣

乘中展開工作、在職工會中進行極緊張的和熟練的工作、爭取創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堅毅的鬥爭的條件中，這種宗派主義成了特別有害的。

第七屆大

第七屆大會（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是在第二次戰爭與

會及其以

革命決勝點的險灘的邊界上召集的，把列甯—史達林的戰略和策略的原則，應用

後的情況

到了新的、複雜的、就許多關係說來特殊的情況上，從新提出了並解決了第三國

際和牠的支部活動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在這屆大會中，參加了由七十六國來的五百十三個代表（其中三七六人有表決權）。第三國際的舵師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法西主義的進攻和第三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統一的鬥爭中的任務」，以及根據這項報告而來的討論，是這屆大會工作的中心點。季米特洛夫，因為是在列潑茨格案件上和德國法西主義戰鬥中的勝利者，而在羣衆中得到了世界的聲望和極大的權威，他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的問題中，表現了真正的熟練。季米特洛夫，把史達林在聯共（布）第十七屆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敘述的主旨，作爲自己分析的出發點，史達林在那個報告中說過：「法西主義在德國的勝利，應當不僅把牠看做工人階級衰弱的標記和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階級叛變（這替法西主義掃出了道路）的結果。更應當把牠看做資產階級衰弱的標記，看做這樣的標記：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老的議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方法來統治，因此牠不得不在內政上求助於恐怖主義的統治方法了；看做這樣的標記：牠再也沒有力量，在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基礎上，找尋逃出現現的情況的出路，因此牠不得不求助於戰爭的政策了」。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規定了法西主義是『金融資本最反動的、最愛國主義的、最帝國主義的分子公開的恐怖獨裁』，並且規定了德國法西主義的特性是『國際反革命的突擊隊』，注意了對其牠國家法西主義危險的估計不夠，同時堅決排斥了關於法西主義勝利的不可避免性的宿命論的見解。這種見解的目的，不過是要削弱預防法西主義的鬥爭吧了。這項決議案證明了『法西主義的勝利是不鞏固的』，但認定關於法西主義自動崩潰的幻想却是有危險的，並要求用工人階級領導全體勞動者的革命鬥爭的方法，來推翻法西主義。在許多國家——尤其在法國、奧國和西班牙——開始了的統一戰線的運動，應當用一切方法擴大起來、鞏固起來、向其他國家擴張，直到建立國際的統一戰線。第二國際的內部，分化出來了反動分子的陣營，他們主張和資產階級合作，也形成了革命的分子、統一戰線擁護者的陣營。決議案提供了關於在實踐上展開爭取統一戰線的鬥爭的方法的指示，主張和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活動分子、組織進行最密切的合作的同時，不僅不除去、而且更要求加強和改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和社會民主黨的反動部分的鬥爭。共產主義者把無產階級團結成了統一戰線，同時更應當努力把勞動者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的勞動者大眾，作為必要的同盟者，吸收到反對法西主義的鬥爭中，來創立廣大的反法西主義的人民戰線。在羣衆運動大大地高漲了的時，能夠提出關於創立統一戰線或反法西主義的人民戰線的問題，這種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牠要負責實行反對法西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堅決的政策。因為存在一定的條件（資產階級無力維持政權，反對法西主義，但還沒有成熟爭取蘇維埃政權鬥爭的羣衆運

動的規模，同盟者要求對法西主義採取無情的政策的堅決性），共產黨應當用一切方法支持這樣的政府，而且要依於具體的情況解決參加這種政府的問題。決議案的特別的一章，討論了職工運動統一及黨員們在反法西主義運動的個別領域上的任務的問題（反對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尤其是在民族問題的領域中；加入反法西主義的羣衆組織；失業者的運動；吸收青年和婦女；在合作社中的工作；創立羣衆的反法西主義的自衛）。在特別的一章中，討論了殖民地國家中創立反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線的任務。末了，決議案以特別的堅毅性，注意了繼續向前各方面鞏固黨本身，發展牠們的唱導性、牠們的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政策、正確的圓熟的策略，作爲有成效地動員廣大羣衆走上反對法西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統一鬥爭的條件的問題。鞏固黨，要求由牠的隊伍裏根絕自滿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現在已經不是「幼稚病」，而是根深蒂固的罪惡了。同時，必須加強對於右派機會主義的警戒，在廣泛地應用統一戰線的策略的時候，右派機會主義的危險就會加大起來，牠也能在自然性和自動主義中表現出來。關於在個別的國家中，使用聯合社會民主黨或個別的組織和共產黨的方法來創立統一的羣衆政黨的問題，大會責成這一國的黨要把建立統一的主導權奪在自己的手裏。在這下面，必須對工人說明，這樣的聯合要求執行許多條件：要破毀那種防止行動統一的實現的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承認革命地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採取蘇維埃的形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拒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支持本國的資產階級，末了，要建立以民主中央集權主義做基礎的政黨。大會宣佈了第三國際準備和第一國際進行談判，

目的是要建立工人階級反對資本進攻、法西斯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的行動統一。決議案用這幾句話來結束了：『革命的勝利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自動到來。牠必須準備和爭取。但只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才能準備和爭取這種勝利』。（史達林）。

根據愛爾科爾的報告「論準備帝國主義新的世界大戰的聯繫中的第三國際的任務」，第三國際通過了一個決議案，牠的最後幾行說道：『如果開始了的反革命的戰爭，迫使蘇聯把工農紅軍推上社會主義的保衛，那末黨員們，就要號召全體勞動者，用一切手段和任何的代價，來協助紅軍戰勝帝國主義者的軍隊』。馬魯意斯基的報告「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及其有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在第七屆大會上放出了勝利的豪言。在關於這一點所通過的決議案中，大會斷定了：『列寧和史達林天才地預先見到的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成了現實性，是全世界千百萬人都接觸到了並感覺到了的現實性』。完成了『世界規模中階級勢力比率有利於社會主義、有損於資本主義的新的極大的變動，開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中的新階段』。

第三國際的第七屆大會，不僅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和殖民地各國的黨，在牠們爭取羣衆的鬥爭中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裝了牠們，而且對於社會主義的無黨派的工人的廣大社層也顯出了巨大的影響。雖然第二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在自己七個最反動的支部（牠們用脫離來加以威脅）的壓力下，拒絕了第三國際關於兩個國際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統一鬥爭的提議，但在許多國家中，仍有力地向前推進了無產階級的

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戰線。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議會選舉中，人民戰線得到了極大的勝利，打開了西班牙革命發展中的新階段。法國人民戰線，尤其要說到共產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底的議會選舉中，得到了光輝的勝利。希臘的黨（一九三六年一月）和比利時的黨（一九三六年五月）在議會選舉中也都得到了巨大的勝利。

應用工人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的策略，允許勞動者大眾在許多國家中更有成效地保護自己的日常利益，打擊反動勢力，暫時延緩歐洲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但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在歐洲戰爭開始以前，就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職工會上層的叛徒們破壞了。在歐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中，關於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及創立統一的人民戰線的問題，重新提出來了。在現今的情況中，工人階級的統一，農民基本大眾、城市勞動者和前進的知識分子的團結，在展開羣衆運動、脫離並反對社會民主黨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的基礎上，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反動勢力的鬥爭中，當然是可以達到的。第三國際在自己多年的工作中，都是彼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偉大的學說所指導。

第三國際 與構成

第三國際，和建立在『分權主義』的原則上的第二國際相反，是統一的世界性的機構。共產黨，牠是建立在民主中央集權主義及國際紀律的原則上的。加入第三國際的各個黨，都取得『某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的名稱。企業中的細胞，是每個黨的組織基礎。全世界大會，是第三國際的最高機關。大會選舉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選舉常務委員，作為經常活動的機關。一切支部的中央委

員會，都必須遵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及牠的常務委員會的決議案。常務委員會任命以總書記爲首的書記局。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會，每年召開一次。

第三國際每屆大會的時期支部和同情組織的數目如下：

台	期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支	部	一九	三五	五〇	五八	四七	五六	五八
同	情	一六	三一	五三	八	一三	九	一八
的	組							
織	織							

由上述的表中，第三國際的第七屆大會，把三個民族革命黨（塔拉—杜芬國民革命黨、外蒙古國民革命黨、內蒙古國民革命黨），以同情組織的資格，接受了牠們參加第三國際。近東和拉丁美洲十五國的黨和組織，大會以全權政黨的資格，接受了牠們參加第三國際。這種問題，是根據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而改變的。

到第七屆大會的時候，在全體世界各國的黨中，共有三百十四萬八千黨員，其中，資本主義各國占七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到第六屆大會的時候，資本主義各國共有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個黨員）。青年共產國際的支部，有權加入第三國際的構成中，青年共產國際共有三百七十七萬三千黨員。

因爲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及法西主義者在許多國家獲得政權的聯繫，秘密活動的黨的數目

加多了。到第六屆大會的時候，有三十個秘密活動的黨，而到第七屆大會的時候，已經有五
十個秘密活動的黨了。德國、奧國、西班牙及其他國家的黨，不得不改取地下（秘密）工作
的方式了。

和黨員人數減少了的政黨同時，也有許多國家的黨，因為實行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及反法
西主義的人民戰線的結果，大大地加高了自己的影響力量，擴大了黨員和黨組織的數目。法
國的黨，由一九三三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八萬人（一九三六年九月，牠
的黨員人數增加到了二十五萬人）。西班牙的黨，到第三國際第六屆大會的時候，有一千五
百黨員，而一九三五年就約有二萬五千黨員了（一九三七年約有十萬黨員）。奧地利的黨，
到第三國際的第六屆大會的時候，有七千零五十四個黨員，而一九三五年就有了一萬六千黨
員了。美國的黨，由一萬零七百六十五個黨員，增加到了四萬三千黨員。中國的黨，把自己
的黨員的人數，由八萬人擴大到了四十二萬人（現在據說有六十萬人了）。

第七屆大會，爲着對戰爭及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而組織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和廣大的人
民戰線，這種新的策略的確定，加強了各國的黨對於羣衆的影響，開闢了黨組織和黨員人數
增加的廣大前途。

程教明術學科會社

幣法價實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發 行 者	出 版 者	輯 譯 者	原 版 本
宗 韻 松	光 華 出 版 社	詔 菲	蘇 聯 新 百 科 全 書

有著作權者不許翻印

所行發社版出菲光

室四一二號八七一弄一九五號西京南濱上
號一四號菜和四首街寺音觀外門前平非

版初月七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版三總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单册 0.40

2



光華出版社



基本定價
現售實價

四海書店

THE UNIVERSAL BOOK CO.

上海英大馬路一四二號